武俠世界



$2.00

589

・特別介紹・

鐵拐俠盜呂偉良故事：**木偶奇兵** 馬雲・著



一連串神奇莫測的怪事發生了，一般人認爲沒有可能的事，當揭開內幕之後，才知道故事中的主角是一種機動木偶，但到那時候，已經發展爲一件驚天動地的駭人事件。是期刊出，請參閱內文第3頁。☆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中篇故事

木偶奇兵 （兩期完鐵拐俠盜故事）◀上▶
慈母愛子 無微不至
木偶寄情 千里傳音……馬 雲 3

冷槍追魂 （游俠呂奇傳奇故事）◀下▶
殘酷的情 英勇之男……龍 驤 65

中篇新派奇情鬥智連載故事

亡命護槍 （無名英雄列傳之一）
生死一髮 勇將成仁……魏 力 37

劍星豪 （中原第一劍故事之四）
蛇蝎其心 柔腸寸斷……宇文瑤璣 91

釵影龍魂 （十二追魂十二釵故事之四）◀下▶
釵影繽紛龍喪胆……諸葛青雲 103

長篇新派俠義緊張連載故事

過關刀
同是天涯尋師人……秦 紅 28

鏢旗
尋幽探秘擷嬌花……臥龍生 47

香車劫
長春宮中 狠心拘芳魂……曹若冰 53

禍水雙侶
藏禍侶 血染芦葦叢……高 庸 78

紫鏢囊
犯險安排離間計
迫使簽署城下盟……東方英 115

江湖浪子
除魔衞道義竿揭……單于紅 125

無毒丈夫
變幻變卦 奇人奇事……孫玉鑫 137

七星堡
智勝羣魔無敵手
誰憐花國斷腸人……慕容美 151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45.00
一年港幣	$ 8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1.00
一年港幣	$1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58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故事

木偶奇兵（上）

馬雲・文
培新・圖

慈母愛子 無微不至

假期裏是孩子的世界，酒樓茶室，公園遊樂場及玩具店等處，都擠滿了這輩未來主人翁。他們一直受到父母的愛戴，眞的是不知天高地厚，富有人家的孩子固然如此，窮家兒童亦未必個個知道人間痛苦。

在一間規模龐大的百貨公司裏面，玩具部正擠迫不堪，「吱吱喳喳」的，差不多全是小孩子的聲音。

一個大亨型的中年男子，正給他心愛的兒子糾纏着，孩子要購買一種機動性的玩具，那是一隻會說話的木偶，起初這位大亨也給木偶的趣怪吸引住，但一看價錢，便想把孩子拖走。可是，這個寶貝兒子却一步也不肯走，他一定要買。

結果，大亨大破慳囊，以四百九十九元的高價，購下了這個會說話的木偶。

木偶身高二尺，會走路也會說話，製造非常精巧，衣着也十分光鮮，要不是製作者把它的面孔彫塑成小丑般的臉型，很容易會被誤認它是一個小孩子的。

玩具部的售貨員在向大亨推薦這種名貴玩偶時說：「這是手工製成的，並非機製品，所以來價特別貴，外表是木製的，裏面則是一些小儀器，全部按鈕設備，包保孩子會喜愛！」

大亨心裏道：「五百元鈔票豈不更可愛？現在五百元一張大鈔只剩回一元。」

但他口裏却担心地問：「既是木製的，豈不是很易摔碎麼？」

「不會的！」售貨員解釋道：「這是非常堅固的木材，目的是不許孩子隨意把它拆開，因爲許多孩子都有這種拆玩具的習慣，但裏面的儀器很複雜，利用這種外殼可以制止他們把儀器弄開。」

售貨員又作了一次示範，他按了紅色的按鈕，木偶便會行走，按了黃色的，就會講話——因爲裏面已隱藏了一卷用慢速錄音，快速播出的「木偶聲」，這包括了一個滑稽故事和一支美妙音韻的「搖擺曲」，要是須要把新的聲音灌進去，必須利用一個藍色的按鈕，至於白色按鈕是按停木偶行走的，黑色的則是令木偶停止講話。

如果細看這種複雜的構造和精心的設計，五百元的代價，也委實物有所值。難怪那位口齒伶俐的售貨員說：「這是最後一個，在此之前，我們已經售出超過了十個以上。」

可是，誰曉得他們的貨倉裏還有多少存貨呢？也許大亨這邊出了百貨公司的門口，那邊他又搬出了另一個同樣的木偶，到時他又會對另一位顧客說

：「先生，這是我們存貨中僅有的一個，你想買多一個也沒有了。」

這是商場上的心理戰，人們往往「物以罕爲貴」，這也難怪的。

大亨夫婦拖着他們的寶貝兒子回到停在百貨公司門前的大房車裏，吩咐司機開車返家，可是，孩子却說：「不！我不返家！你們答應過帶我逛遊樂場的。」

大亨不樂的道：「今天你已經買了一個這麼好玩的木偶，已化去了我五百元啦，改天再去遊樂場吧！」

「那够五百元，還差一元才够五百元。」孩子吹着嘴說：「你說過的不算數麼？我可不依！」

身旁的慈母道：「算了算了，就帶他去遊樂場玩玩吧，反正時候還早。」

大亨無可奈何，嘴裏咕嚕道：「眞是慈母多敗兒！」

司機把車子改了方向，駛向一間著名的遊樂場——這是全市最大的一間。

這位大亨並非別人，正是著名的富商布如龍，那小童布小寶，已經八歲了，却是布氏夫婦唯一的兒子，也難怪布太太如珠如寶。

假期的遊樂場裏，人山人海。

布太太拖着布小寶到各處攤位去玩機動遊戲，布如龍說他有心臟病，不適宜太過刺激，約好在餐室裏等，其實他却靜悄悄地溜進了脫衣舞劇場裏去了。

玩機動遊戲是須先要購票，然後去排隊輪候的，布太太拖着小寶兩邊走，即使滿額大汗，她仍不以爲苦，只要孩子開心就是。

布太太本來請了一個女傭專責看管小寶的，可是，今天星期日却是工人的有薪假期，女傭也有她們的私生活，何況還是七天之中才有一天是屬於她們自己的，自然要好好利用了。

玩完了一輪機動遊戲，布太太帶着小寶去餐室找她丈夫，可是，餐室裏那裏有布如龍的影子？

「知夫莫若妻」，布太太當然明白丈夫的性格，心想他可能去逛攤位吧，因爲許多攤位女郎實在美得動人，可是，找遍了所有的攤位，也找不到布如龍。

「不用說了，一定在脫衣舞劇場。」布太太心裏想：「但我怎好意思到那種地方去？」

於是，布太太到外面去把司機阿王叫來，敎他到脫衣舞劇場去，把布如龍找出來。小寶這時又嚷着要去逛「魔鬼洞」，但布太太却沒有心情再去遷就他，她要等阿王出來。

小寶在發脾氣，布太太眞想摑他兩巴掌，幸而這時阿王終於由劇場裏走出來了。他說：「老闆不在裏面啊！太太。」

「看清楚了沒有？」布太太在懷疑裏面人太擠，阿王可能看得眼也花了。

阿王說道：「裏面剛好清場休息，下一場還沒有上演呢。」

「那就奇怪了。」布太太終於又帶着小寶和阿王回到餐室裏來。

餐室裏這時却擠滿了人，就是沒有布如龍在着。小寶嚷着要去「魔鬼洞」玩，布太太心煩意亂中，終於忍無可忍，摑了他一巴掌！

布小寶吃了一記耳光，哭得震天的响！

女人就是這種奇怪的動物，儘管她如何疼愛自己的兒子，或者嗜賭如命也好，只要想到丈夫與別個女人相好時的情景時，便會怒火冲天、妒火如焚的！

於是，布太太開始不顧一切的，令司機阿王看管住小寶，她却跑到總管理處去，對遊樂場的負責人表示了她的身份，要求他們利用廣播系統，設法把布如龍找回來。

布太太一邊在焦急地等待，一邊却在心裏咕嚕着：「該死的，這頭老色狼一定是找女人去了，早知如此，我就一步也不會離開他！男人眞的沒有一個是好東西，沒有一個靠得住的！」

遊樂場總管理處的電話忽然响了起來，是布如龍打來的。

負責人立即請布太太來接聽。布太太接過聽筒，只聽得布如龍在電話中有點生氣：「你幹什麼？大驚小怪的，人家會見笑的啊！」

布太太比他更生氣地說：「我要問你幹什麼啊？明明是約好在餐室裏等的，你却不知道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誰知道你的寶貝兒子這麼快就玩完啦？每次到這兒來，他都非玩上大半天不肯走！我等得納悶，跑到西門這邊來玩角子機啊！」

「那裏西門？」

「當然是遊樂場的西門咯。」

「好吧！你在那兒的出口處等着，我立刻就過來。」

「唉！我眞的怕了你！以後可別再拿我的名字去廣播啊！」

布太太「哼」一聲，便掛了綫。

她正離開總管理處，要到外面去找回司機阿王和小寶二人，阿王正由那邊匆匆忙忙的走過來。

布太太看見阿王面色蒼白的，心裏就感到不妙，她忙着問道：「小寶呢？」

「他……他要我爲他買雪糕，回頭就不見了他啦！」阿王呑呑吐吐的在震顫着。

「該死的！我叫你好好的看管着他，怎麼你會去買雪糕也不帶着他？」

「你知道小少爺的脾氣啊！他要在這裏等你出來，想不到……」

「還在嚕嗦什麼？快些跟我到魔鬼洞去！」

是的，小寶一定是到「魔鬼洞」去了，這孩子的性子硬，也是母親寵壞了他，他要什麼就什麼，但阿王却想不到這小小的年紀，他竟會使用這種「調虎離山」之計。

布太太匆匆忙忙來到「魔鬼洞」的入口處，向那個管理員查問有沒有一個八歲大的孩子進洞去。

管理員稍爲回憶一下，反問道：「是不是抱住一個大娃娃的？」

布太太歡喜若狂：「對了對了，那不是大娃娃，是一個機動木偶，他進去多久啦？」

「才不够二分鐘。」

「還要多久才出來？」

「我記得他購了一元票，一元票可以遊歷十分鐘。」管理員說：「還有八分鐘啊！」

布太太掏出了一張十元面額的鈔票，遞了過去：「我想入去找找我的兒子，可以嗎？」

「當然可以，你購一元票還是二元票？票子上有時間印上，出來時如果過了鐘便要補票，這是我們的規矩，明白嗎？」

「那就給我兩張一元票，其他的不必找續，算是給你的小賬。」

管理員做上這份差使以來，從來就未有人給過這麼多的小賬，他立刻按動那副自動打票機，吐出兩張一元面額的票子，都是經由機器印上了年月日和詳細時間的。

布太太帶着司機阿王，進入「魔鬼洞」去，分頭找尋小寶。

小寶雖然年紀只滿了八歲，但胆子可不小，每次隨父母到這兒來，就總喜歡跑進「魔鬼洞」去，但從來沒有試過獨個兒進內。所以，布太太實在担心洞內的情景會把孩子嚇破了胆！

遊樂場的「魔鬼洞」佈置的有如地獄一樣，甚麼鬼鬼怪怪多的是，再加上燈光效果的配合，的確有令人置身於地獄中一般的感覺。

布太太與司機阿王二人在洞內分道揚鑣，向着相反的方向找，約莫五分鐘不到，二人便可以在中途會合。

但是，當二人會合時，彼此都找不到小寶。司機阿王的手上，却抱着那個機動木偶。

布太太大吃一驚，問道：「小寶呢？」

「見不到小少爺，這木偶在閻王殿裏給我找到的。」阿王說。

在陰森森的「魔鬼洞」內，聽到「閻王殿」三字，再想到一些極之微妙的迷信問題上去，布太太幾乎要昏了過去。

在司機阿王的帶領下，布太太再回到「閻王殿」，只見陰暗的綠色燈光籠罩下，一對牛頭馬面瞪大了雙眼對他們虎視眈眈，至於坐在案後的閻王，更是嚇人。

布太太抖着聲音說：「阿王，快到後面去看看吧，也許他貪玩，躲到案下去了。」

阿王雖然也有點怕，但也要硬住頭皮，跑了過去。他一邊叫着「小少爺」，一邊走到案下，可是，那兒黑漆一片，那裏有人呢？

在驚惶失措中，布太太無可奈何，只有離開「魔鬼洞」，到遊樂場的西門去，會合了她的丈夫布如龍，將情形告訴他。

布如龍也吃了一驚。夫婦二人正在考慮是否應該報警之際，司機阿王突然叫了起來：「你們看，這是什麼？」

布氏夫婦回頭一看，只見他懷抱中那個機動木偶，有一張字條附在木偶衣服的口袋裏。

字條上寫着：——

「切勿報警，迅速返家等候消息；否則先殺你子！」

布氏夫婦呆了一陣，渾身的血液幾乎凝結在一起！

布如龍心有不甘，與布太太和司機阿王等三人回到「魔鬼洞」的出口處，向一名管理員查問。

「一個八歲大的孩子？」管理員苦笑道：「一天到晚，到洞內遊覽的孩子多得很，叫我怎麼可以記得？」

「他穿了一套灰色的西裝，白恤衫，結黑色的蝴蝶領結，雖然只有八歲，但看來却像十歲的小孩子，請你想想看，有沒有人帶他經過這裏？」布太太描述着她的兒子的外型。同時，她將一張鈔票塞進了他的手裏去，她覺得，鈔票可以不斷製造奇跡的。

出口處的管理員不同入口處的，入口處的管理員，只負責打票，出口處的就是負責驗票和補票，所以對人客可能更有印象。這一點，曾經帶着小寶來過幾次「魔鬼洞」的布太太，當然也明白，所以她才促使管理員仔細回憶。

果然，那位管理員接過了鈔票之後，想了想，就說：「是不是一個高大男人抱着他的？那孩子好像睡着了。」

「什麼？睡着了？」布太太反嚇得一跳，「那男子怎麼樣的？」

「我倒沒有留心，反正他給我交出票子時沒有過了時間，也就是不必補票。」管理員說：「不過，我記得一個高大的男子抱着一個穿西裝的小童，他好像伏在男子的肩膊上睡了過去。」

布太太還想說些什麼，却給布如龍扯一扯衣袖，把她叫開了。

布如龍低聲說：「爲孩子的安全設想，不要再問了。這樣很容易惹起人家注意的。」

布太太六神無主，含淚問道：「這……這可怎麼辦呢？」

「這分明是有計劃的綁票，先返家裏去等消息，再決定是否報警。」

布氏夫婦於是離開了遊樂場，趕返家裏去，布太太在途中却諸般埋怨她的丈夫。她說：「要不是你，這些事就永不會發生，我爲了找你，才把孩子交給阿王的，想不到這就中了人家的詭計。」

布如龍道：「一切都是注定的，我怎麼知道你這麼快就到餐室去找我呢？」

返抵布宅，還未坐下來，電話就響了。

「誰？」布如龍拿起了聽筒就急急問道。

對方是一個陌生男人的口音：「你就是布如龍先生對嗎？」

「是的。你是……」

「你小心聽着，你的寶貝兒子，現在安全在我的手上，你要不要聽聽他的聲音？」

「好的，請你叫小寶跟我說話吧！」

布太太在旁，緊張地搶過了電話聽筒。對方果然又出現了小寶的聲音：「你是爸爸嗎？」

「不！小寶，我是媽媽，我的心肝，你怎麼樣啦？」布太太飲泣問道。

「他們綁上了我的眼睛，我現在什麼也見不到。」小寶說。

「他們有沒有難爲你？」

「還好，我只是在『魔鬼洞』裏給他打了一針，我睡了一覺，現在只覺得有點兒頭痛。」

「他們有沒有告訴你，他們是什麼人？」

「沒有，只是他們警告我，不准我亂走。媽媽，你快些……」

對方的電話聽筒顯然又給人奪了過來，那男子說：「你把你丈夫叫來，我有話對他說。」

布太太渾身發抖，震顫顫的，把電話聽筒交到她丈夫的手中。

那男子說道：「布先生，我們近來手頭很緊，請你準備好三十萬元的現鈔，全要一百和五百元面額的舊鈔，切不可報警，明白我的意思嗎？」

「明白了。」布如龍又問：「可是，我們如何連絡呢？」

「只要你把鈔票紮成一包，放在你孩子的寢室中，明晚我們派人來取去，數目準確的話，小寶後天可以回來見你。但是，如果你報警的話，他永遠也見不到你們了！」

「我們可以當面談談嗎？」

「我們沒有什麼好談的，三十萬元在你來說，一定不成問題，這一點，事前我們查得一清二楚，決不會亂來的。」

「坦白說，我沒有這許多現金啊！」

「別裝蒜！這可不是玩的，我們已經調查過你的銀行存欵，你瞞不過我們的。」那人又說：「明天晚上，由晚上十點開始，你們要閉門睡覺，一個人也不能在屋子裏隨處跑，否則，我收不到那三十萬元，小寶也就完了。」

布太太在旁，雖然一邊飲泣着，但電話裏傳出的聲音，她仍清楚可聞。

她担心丈夫說錯了話會氣怒對方，忙搶過聽筒說：「先生，請你千萬別難爲小寶，錢，我們給你就是！」

布如龍要阻也阻不了。對方最後只說：「那好極了，明天還有一天給你們準備呢。」

電話掛斷了！布宅之內，有過片刻的沉寂！因爲這時候，沒有一個人知道應該怎麼樣做才好！

布如龍在客廳中來回踱着方步。

布太太在飲泣着。

布宅的男女僕人，心情沉重有如壓上了一塊鉛，尤其是司機阿王，他難過得想哭。儘管這是歹徒有計劃的行動，但是，他總覺得這份責任是要負上的。

布如龍知道埋怨誰也是沒有用的，目前擺在他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是報警，一是照那人的吩咐去做。

「三十萬元！」布如龍忽然又喃喃自語地說：「好大的口氣啊！我這些錢可不是打刦回來的，是用我的腦汁賺回來的！」

布太太抹了一把淚水道：「算了算了，你不給他，讓我變賣我的首飾湊足這數目吧！我早就知道你這份人視財如命，連自己親生兒子的安全也不會計較到了！」

「我不是不給他，是太不值了！」布如龍咬牙切齒的，握拳擊桌，「這班歹徒簡直是社會的寄生蟲！如果不報警，靜悄悄的給他們三十萬元，下次可能又再想別的方法向我下手。我怎麼可以這麼輕易就讓他們得手呢？」

「你簡直瘋了，這種人說得出做得到，你萬萬不能報警，否則，小寶會遭毒手的！」布太太叫了起來，「過去也有過這種案件，撕票的例子難道你不曾見過麼？我求求你，千萬別把小寶的性命開玩笑！」

「孩子不是你一個人的，我也有份兒，其實我比你更重視他；但是，如果我們不報警，只怕後禍無窮。」

「有什麼後禍呢？只要你給錢就是了。」

「好了，別嚕嗦吧！我自有主張的。」

「我先警告你，要是孩子有什麼三長兩短，我也跟你拚了。」

布如龍沒有再答她，他走到電話機旁邊，正想撥電話到警局裏去，電話就在這時候響了起來。他平空嚇了一跳，這是每一個人心情緊張時所難以避免的事。因爲電話鈴聲是突如其來的。

布如龍終於握起聽筒，他以爲是親友們打來的，豈料「喂」了一聲之後，他聽到的聲音竟是剛才聽過了的陌生男子。

「怎麼啦？你想報警麼？」那男子一陣格格大笑，「你簡直在玩火，到頭來終歸會把你自己也燒死的。」

「……」布如龍對住講筒，張大了嘴巴，他實在驚奇得不知說什麼好。

是的，綁匪怎麼知道他企圖報警？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只有一個可能，就是預先在他的家裏裝下了無綫電偷聽器。

他獃了一陣，終於說道：「你別疑心大，我不會報警的。」

「我也不妨警告你，你們家中每一個人的行動，我都瞭若指掌，想瞞騙我是不可能的；其實，警察也無奈我何，何況你的孩子還在我手上，這一點，你必須弄明白。」

布如龍道：「請你依時來取欵好了，我不會報警的。」

對方掛斷了綫，布如龍開始留心着家中的每一件事物，但他不是專家，很難找出綫索來的。布太太不知道他要找的是偷聽器，還在聲聲求他切勿報警。

布如龍知道在家中說出每一句話都可能被人偷聽到，所以他口頭上同意了妻子的說法，決不報警；其實，他心裏另有打算。

晚上，他靜悄悄地離家外出，跑到路邊的電話亭去打電話給夏維探長。他們是朋友，但布如龍有了戒心，他不希望公然會見探長。於是夏維探長叫他候在電話亭附近，他立即開車來接他。

布如龍在黑夜的街頭裏等候着，連抽香烟也不敢；因爲烟火在黑夜中會引人注意。即使如此，他仍時刻覺得有人在暗中監視着他似的。

他第一次以做間諜似的心情，在閃閃縮縮的躲藏着。幸而不久之後，一輛汽車由街口那邊開過來了；布如龍仍不放心，直至認清楚車子裏坐着的人是夏維探長，他才敢由隱蔽處竄出來。

布如龍匆匆竄進車廂內，夏維探長立刻把汽車開走，一邊問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布如龍把今天的遭遇說了一遍，然後又說出他的假想。他說：「探長，你想想，如果不是他們在我家裏裝置了偷聽器的話，怎麼會有辦法知道我們夫婦間的談話內容呢。」

「是的，你的假設是極有可能的。」夏維探長說道，「照你剛才所說，我以爲你的司機阿王最大嫌疑。」

「但是，阿王對我一向都非常忠心啊！」

「人心隔肚皮，有時很難說的，照我推測，他起碼是內綫之一。」

「然則，我到底應該怎樣做？」

「你首先要冷靜，表面上裝得若無其事，同時，準備付錢給他們，只是別眞的付三十萬元給他，只是底面用眞鈔，中間用白紙，其他的聽我來安排好了。」

「孩子的生命有問題嗎？」

「在他們未收到錢之前，應該十分安全的。但是，站在我們警方的立場，我們決不能讓他們得手，而且要把他們一網成擒。問題却在於你是否切實與我合作。」

布如龍道：「坦白說，我的錢都是正正當當賺回來的，三十萬元可不是一個小數目啊！」

「對了，你如數照付，等於寵壞了他們，這次你做得非常之對。」夏維又問：「你家女傭通常什麼時候外出購物的？」

「煑飯的通常是早上八點鐘左右上街市去；帶孩子的，今天放假，明天早上會回來的，因爲小寶是在下午上課的。」

「司機呢？」

「他通常在九點鐘送我往辦公地點。」

「府上總共幾多個男女僕人？」

「一個司機，一個花王，他們都是男工；一個煑飯的，一個帶孩子的，以及一個做雜務的，她們則是女工。」

「好了，明天我會設法把府上的男女僕人全都換上了男女探員，此外，我們會在府上四週佈下一個保護網，你表面上要若無其事的上班及到銀行提欵，其他的事由我來安排。」

布如龍担心地說：「如果他們知道，孩子的生命就十分危險。」

「相信我們吧，這些事我們最有經驗。只要你合作得好，他們會逃不了的。」夏維探長又說，「現在我先把你放下，你自己截一輛街車回去，我主張你用寫字的形式，靜靜通知你太座，以免她發覺男女下人都是陌生人的時候，會大驚小怪。當我的下屬喬裝僕人進入府上之後，府上是否有偷聽器等物，就會找出答案了。」

夏維探長說着，把汽車靠路邊停下，讓布如龍獨自下車。

× × ×

翌日，布宅一名女傭外出購物時，給一名女警探捉上車去，然後儎返警局問話；最後由一名女警探喬裝女傭，挽住菜籃，回到布宅去。

由於布太太已經得到丈夫的提示，有了默契，所以她並不感到驚奇；只是心裏不舒服，她担心綁匪會害了她的兒子。

這位女偵探非常有經驗，她進入布宅之後，迅速在各處展開偵查，發覺並未裝置什麼偷聽器，心裏不免有點奇怪。

在另一方面，司機阿王也給警探暗中帶走，由一名探員冒充司機，同時數名男女探員也隱藏在布如龍的座駕車裏，隨着布如龍，返回布宅之內。

布如龍表面上已經由銀行裏提取了三十萬元的現金回來。但是，他在警探的指導下，全部換上一束束的白紙；只有底面各一張是眞正的大鈔。

卽使再三經過檢驗，仍然找不出偷聽器隱藏的地方。

探長助手辛尼喬裝花王，在屋內各處展開一連串愼密的偵查，同時在各隱蔽處把他帶進來的探員隱藏起來。

儘管搜不出偷聽器，各探員仍不敢胡亂說話，只是打手勢和寫字。

屋子外面，由夏維探長直接指揮的一隊探員，已經分別化裝成各種各式的人物，在布宅附近佈置成一個龐大的包圍網；只要一聲號令，任何人也不能在各處通道上經過。

根據夏維探長的分析，綁匪最有可能下手的時間，是在晚上。所以，日間他們忙的是佈置工作，晚上才緊張戒備起來。

一袋鈔票已經被送入布小寶的寢室之內，這是依照了綁匪的吩咐去做的。

可是，布如龍忽然又接到了一個電話，又是那神秘男子打來的，他不知道怎的，竟會知道鈔票用帆布袋儎住，因此在電話中他要布如龍把鈔票自帆布袋中取出，一束一束的，放在地板上。

電話已經暗中給警方接了綫，所以很快便查出了來源。那是一個電話亭的電話；可是，當警方趕到那兒去的時候，電話亭裏，却是空空如也。

所有躲在布宅裏的警探，心裏都有一個疑問：爲什麼綁匪會曉得鈔票用布袋儎住？

他們懷疑附近的樓宇之內，隱藏着綁匪的綫眼，故此居高臨下，用望遠鏡便可發現屋子裏的一切情景。

布如龍夫婦則認爲對方可能窺破了警方授予的詭計——就是以白紙冒充鈔票的詭計。所以，爲了孩子可以確保安全起見，他們終於靜悄悄的將一束束眞正鈔票，放進孩子寢室的地板之上。

辛尼等一班警探，焦點却放在研究他們這班綁匪如何可以混入來。

他們分工合作，一方面留意各門戶，一方面派人專責監視孩子的寢室——一名女警，自始至終的，躲在門外偷窺室內的情形。

終於到了晚上入黑之後，那女警正在全神貫注之際，電話又响了起來，有人要布宅之內全部燈光熄滅。這也沒有什麼出奇，他們不過是爲了在黑暗中方便行事而已。布如龍只好答允了他。

又是同樣一名綁匪打來的，但警方根據綫路追踪至一間餐室時，又是一無所獲。

布如龍夫婦開始担心起來，因爲到了目前爲止，綁匪仍然處處佔優勢，警方能否抓到他們，眞的是一個謎。

燈光熄滅之後，布宅之內，靜得有如一座巨大的墳墓。幾乎連步聲也可以聽得清清楚楚。

室內各探員分別盤據在出入口地方，孩子寢室門外的女探員，因爲室內沒有燈光，也只能靜耳細聽。忽然之間，她聽到了一陣奇怪的聲音好像是儀器的發動聲。

女探員再聽下去，是一些沉重的脚步聲。

她無法再忍受了，立卽設法通知辛尼。辛尼跑至孩子寢室門外，傾耳細聽，果然是一種脚步聲和一些儀器發動聲。

辛尼正想打開房門衝入去，但是，一切靜止下來。他急忙以無綫電通話機把情形告知夏維探長，探長指示他用手電筒入內察看。

根據夏維探長說，屋子外面，什麼動靜也沒有；除非綁匪由地道進來，否則，他們在外面多少也會看見一些的。

辛尼於是亮了電筒，帶着他的伙伴，衝入孩子睡房中。

燈光亮了，房內一些異樣也沒有。就是錢不見了。

在他們衝入來之際，已經吩咐一名探員守在花園裏，因爲孩子的睡房，有一個窗口是通往花園中去的。

辛尼發覺房內毫無動靜，探首窗外問花園中的一名探員：「有沒有人由這兒逃出去？」

「沒有啊！」花園中的一名探員答了過來。

辛尼在孩子的睡房作更澈底的檢查，並沒有發現什麼可疑的綫索。

地板沒有鬆，房間之內也沒有任何可以隱藏一個人的地方。

然則，剛才的步聲從何而來？鈔票怎會不翼而飛？

各人苦苦沉思，但仍然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布太太提出抗議道：「你們亮了燈，如果給匪徒在外面看見了，我們的孩子豈不糟糕？」

辛尼看見地板上的鈔票不見了，大局已定，立卽令人開門，讓夏維探長等人入來查看。

夏維仔細檢驗，也想不出這是什麼緣故。

各人正在分頭搜索之際，電話又响了起來。

布如龍剛拿起聽筒，就聽到了一陣格格笑聲：「布先生，謝謝你那三十萬大元；你的孩子大約數分鐘之後便會回到你身邊。不過，你太不守信用了，你不該報警，他們浪費了時間，也徒然令我反感而已。」

夜深人靜，夏維探長也依稀聽到了聽筒中傳出的聲音。

夏維探長正要奪過聽筒，對方已經掛斷綫。

布如龍把對方的說話向各人複述一遍。辛尼說道：「他說得手了，這是沒有可能的事。」

夏維探長道：「鈔票已經不見了，他們當然已經得手了。」

「但是，他們如何進來？」辛尼又問：「他們卽使有方法混入來，出去時也無法瞞得過重重包圍的警探啊。除非……」

「除非怎樣？」夏維問。

「除非警探中有內鬼。」辛尼的視綫，忽然盯住剛才被派到花園中去的一名警探。

那名警探立卽反應道：「我怎麼呢？你們別疑神疑鬼。」

夏維探長再率衆往花園搜查。如果警探中有內奸，他們可能先將鈔票埋藏起來，而最有可能就是埋在花園中。

豈料就在各人正隨着探長步向花園之際，派駐花園中的一名武裝警員，突然大驚小怪，驚叫起來。各警探握槍在手，直衝出花園裏去！

可是，花園中除了那名武裝警員之外，並沒有其他人。

夏維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鬼……鬼……」那警員面色蒼白的，指住一叢灌木，震顫顫地說。

夏維立卽令各人小心戒備，將那兒包圍起來。武裝警員又說：「剛才我看見一個黑影由窗口跳出來！」

辛尼問道：「什麼樣子的？」

「黑暗中，像個鬼！」警員說道：「只有二尺左右高，不像是個人，一步一跳的，那……那簡直是鬼啊！」

夏維斥道：「別胡說八道，世間上那裏會有鬼的？快些搜搜花園中各處。如果是人，他一定無法逃得出這裏！」

是的，別說花園中有警員和警探十多人，屋外也有警員把守各處要道，如果是一個普通人，眞的是任他插翼也難飛！

豈料就在這一剎那間，一團黑影驀地自花叢中跳了出來！

警探們立刻包圍過來。

黑影果然是高僅二尺左右，樣子滑稽，跳躍得也快。夏維高喝一聲：「站住！不准再動！否則我們便開槍！」

可是，黑影却沒有理會他們，驀地躍起，攀住一棵大樹的樹枝，踢盪間，將一名武裝警員踢倒；一名便衣警員也不理探長的命令，趕緊向他放了一槍，「砰」然一聲，劃破了黑夜中的沉寂，也驚動了屋外的警員和警探們。

布氏夫婦見狀，立卽高聲叫道：「別放槍，別放槍！」

各警探不大明白他們的意思，但是，事實上探長也沒有下令開槍，所以各探員只是一湧而上，企圖合力將那「小人」捉住。

在各人的眼中，這黑影分明是「小人」，可是他的身手委實驚人，那名警探的一顆子彈可不知道有沒有擊中他，只見他一個翻身，又登上了樹上，這猴子似的身形，使夏維探長想到，他隨時會失了所在。

因此，夏維又鳴放一槍，同時朗聲叫道：「快下來！否則我們會亂槍把你射死！」

可是，布氏夫婦已經撲了過來。

布太太說道：「探長，請你不要亂開槍！」

「爲什麼？」

「坦白說，我眞懷疑，那是我的孩子。」

各人都呆了一呆。夏維說道：「你孩子有這麼一副身手？」

布太太道：「我不知道！總之，外型很似，剛

才所見的黑影，分明是個小孩子啊！」

布如龍却說：「是的，探長可以說對了，我們的孩子那裏有這副身手？」

剛才給黑影踢了一脚的警員走過來說：「不！他不是人，是鬼！」

夏維瞪他一眼道：「別又胡說八道……」

話未完，樹頂上一條黑影又躍登了牆頭，急急跳進了街中。

夏維探長立刻用無綫電通話機通知外面的警探們展開追捕。

屋外的警探其實早已聽到了槍聲，再看見牆頭上出現一條黑影，先是吃了一驚，再看看是個小孩子身形的人，便感到奇怪！

一隊警探持槍撲了過來，路燈照耀之下，他們發覺這是一名小丑！

他的滑稽樣子，幾乎令到圍捕的警探們，忘記了這是「捉賊」；再看見他跳跳蹦蹦的，簡直像個頑皮的小童。

一名警探喝道：「站住！你再動我就開槍！」

可是，這小丑却沒有理會他的警告，三步兩跳，竟從他們中間竄了出去！

各人大驚，急急追上！但是，小丑步履如飛，各警探竟追得上氣不接下氣。

剛剛拐了個彎，突然一陣濃烟自小丑的屁股冒了出來，各警探嗅到了一陣催淚瓦斯的氣味，紛紛嗆咳不已。

這是不可能的事，這小小年紀，如何會作賊？除非是受過特殊訓練的。

夏維探長帶住辛尼等人趕來，但小丑已趁住混亂中逃得無影無踪。

「小丑？」布如龍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來，「是不是一個木偶？」

「木偶？」被小丑踢了一脚的警員也回憶着說，「對了，那一脚踢得我好痛，孩子決不會有此氣力，可能是木偶。」

布如龍匆匆又趕返家中，跑進了他兒子的睡房裏去。

睡房中一切如常，就是不見了那個機動木偶。

至此，布如龍恍然大悟，他說：「一切全是那個玩具木偶作怪。自從購了它之後，孩子失踪，我被人勒索金錢，我懷疑木偶中藏有武器。」

「你在什麼地方買的？」夏維問。

「一間大百貨公司的玩具部。」布如龍說。

夏維探長於是一邊通知總部，一邊趕到那家百貨公司去。

雖然時在深夜，但由於案情嚴重，警方漏夜把那家大百貨公司包圍起來。結果，他們把玩具部中的所有機動木偶都搬走，希望可以由這兒查出一些端倪來。

可是，就當木偶被警員們搬上警車的一剎那間，奇事發生了。

首先是一具木偶的體內儀器不知怎的，突然發動起來，負責搬運的警員們以爲自己錯手觸發了按鈕，連忙伸手至木偶背後，把其中一個停止的按鈕按動；但是，木偶不但不聽指揮，反而一拳擊向警員的鼻端，痛得他連忙放手；木偶並不就此干休，下一拳竟把那警員擊得朝天仰倒在地上！

一位警長發覺了，忙拔槍喝止，然而那木偶並不理會他，一脚踏在倒地警員的身上，飛躍而至；警長大吃一驚，急忙開了一槍！

「砰」然一聲槍响，驚動了所有在場的警方人員，包括夏維探長在內，紛紛趕來。這時候，那木偶已經跳跳蹦蹦的，躍向馬路旁邊的行人道上。

一名探目急步縱前，繞到它的前頭，飛起一脚，逕踢它的胸前，可是那木偶只是搖搖擺擺的往後一仰，隨卽又站直了身體，尋且揮拳還擊，來勢之兇，出手之猛，直令那名受過柔道訓練的探目，也暗暗地吃了一驚。

幸而就在這時候，數名警員與探員，分別撲到，他們一湧而上，合力將那具二尺高的機動木偶抓住。

各人正鬆一口氣，因爲木偶並沒有反抗；豈料就在這一剎那間，一陣强烈的酸性刺激氣體，自木偶身上冒出，各人一陣嗆咳，無法不紛紛將手中的木偶放開。

木偶趁住這陣忙亂中，又沿住行人道逃走！另一隊警員奉命包圍過去，但木偶身體所噴出的催淚氣體，却令到他們無法迫近。

當今世界上各地的警察，都普遍受到起碼的「防暴訓練」；而這種訓練課程中，發射催淚氣體又是不可少的項目之一。因此，散佈在木偶四周的警員和探員們，也都明白到這種令人流淚的氣體就是催淚瓦斯。

一名警長以手帕掩鼻，另一隻手握住手槍，正待瞄準開槍，眼睛已經感到刺激難受，只有匆匆閉上雙目，任憑那木偶在跟前掠過。

催淚氣體雖然在街頭擴散，但是，夏維探長並不因此而放過那具作孽的木偶；他站立的位置較遠，而且是逆風的，所以催淚瓦斯沒有吹向他這邊來。他跑進汽車裏去，把車窗的玻璃絞上，然後開車追過去。

可是，木偶的速度好快，轉眼之間，已經在黑暗的街頭上消失了。

夏維探長駕着車子在附近兜截，希望可以再發現那木偶之所在。可是，四處街頭一片沉寂，連人影也找不到一個。

回到百貨公司門前，許多警員和探員仍在涕淚交流。夏維探長跑到一輛大卡車旁邊，打開車門一看，已經被搬運上去的木偶，依舊一個一個的躺在那裏，看來並無異狀。但夏維探長仍恐防有變，令數名未受催淚氣體的警員，以鐵鍊將各大小木偶連鎖在一起。

夏維探長認爲事態嚴重，除了一方面將各大小木偶趕緊運返警局加以研究之外，還派人將百貨公司的東主和玩具部的負責人找來。

這件事立刻轟動了全市。

天亮時份，布如龍又接到了一個電話，又是那個陌生男子打來的。

他說：「令郎還在我們手中，但那三十萬元，已經收妥了。本來，按照規例，你已經報警，令郎將被殺。現在我再給你一個機會，這一次我們仍要求三十萬元這數目，但你必須瞞着警方進行。」

布如龍道：「不可能的，你也知道，他們一直派人守在這裏。」

「那麼，我首先問你一句，你是否仍然愛你的兒子？」

「當然，誰個父母不愛他們的兒女？」

「那麼，我再問你，其餘三十萬元，你準備付給我們嗎？」

「太多了吧？我已經付過了三十萬啊！坦白說，我並不如人們想像中那麼富有。」

「不要忘記你已經犯了過失，你不該報警的。現在我是給你機會啊！」

「好吧！那麼，我自願再給你十萬元。但是我必須聲明，這是最後一次了。」

「讓我們考慮一下，再與你連絡。」

「喂……」布如龍想再說些什麼。

電話掛了綫。

布太太自房中趕出來，她整夜未睡，連眼眶也黑了。

布如龍極力安慰她，她却在埋怨丈夫不該報警，以致節外生枝。

在另一方面，警方派到電話局的人員，已經查出了剛才打到布宅去的電話來源。立刻通知總部，派人前往該處包圍。

一時之間，海堤大道如臨大敵；大隊警員將這裏重重包圍。而各報記者及通訊社的外勤人員，紛紛趕來採訪，再加上街頭巷尾看熱鬧的人羣，把平時頗爲沉靜的海堤大道，弄得熱鬧非凡。

根據警方在電話局竊聽的結果，綫路顯示出那具電話是安裝在一間貨倉裏的。而海堤大道一帶，就全是一間一間的貨倉。

夏維探長正在警探部等候機械人員的檢驗結果，但那一批木偶並無可疑之處。一些機動木偶已經機械人員弄開，裏面只有些極簡單的結構。卽使細心再加以研究，亦未發覺有什麼可疑之處。

就在這時候，夏維探長又接到消息，知道綁匪又再打電話給布如龍，所以他率領了一批下屬，匆匆駕車趕到海堤大道去。

這一次，夏維探長吩咐了每一個探員，都携備了防毒面罩。有過兩次的經驗，他們已經明白到：木偶散播出來的氣體，是一種强烈的催淚瓦斯。難怪警探們嗅了總有短暫的不適。

海堤大道一帶已經由警方佈成了一個袋型的包圍網；只有海面這一邊似乎較爲鬆弛，但如果有人由海面這一邊逃出的話，相信十九也會逃不過警方的掌握。

夏維探長問一名警長：「貨倉是存儲何種貨物的？有沒有查過？」

「查過了，那家出售機動木偶的世界百貨公司，就有不少貨品寄存在這裏。」那位警長答道。

世界百貨公司和貨倉的東主，都同時奉召到場。一大隊警員已經開進貨倉之內搜索。

貨倉裏，除了一名老年看更人之外，並未找到第二個人。

根據那老看更說：貨倉晚上有三名看更人，但每到天亮之後不久，另外二名壯年看更便會跑去早茗，只留下他一個人。直至到辦公處的人員上班，他才把責任交到其他人的手上，下班去！

老更夫年已六十，看他一副老態龍鍾的樣子，相信也做不了什麼。但警方仍把他看管起來。

貨倉內的警員，什麼人也搜不着，一箱箱堆積如山的貨物，有不少是屬於世界百貨公司的。

「電話爲什麼要由這裏打出？」夏維探長在跟一位警長討論，「除非是綁匪住在這裏，他由這裏打電話比較方便。」

「是的，所以，老看更人最可疑。」警長也說，「否則，貨倉可能與其他地方有暗道相通。」

夏維探長對貨倉的主人說：「爲澈底查清楚這件事，我們要求把全個貨倉的貨物搬開，讓我們查看各處的設備。」

「這太麻煩了吧？」貨倉主人說，「我這間貨倉這麼大，要是逐箱搬了出來，可能搬到滿街都是，豈不費事失時？」

「這也沒有辦法，我們希望找到綁匪所在。」

貨倉主人終於無可奈何，答應下來。

夏維探長又對世界百貨公司的主人說：「貴店的機動玩具，還有存貨在這間貨倉嗎？」

「有的。」百貨公司的主人說，「大約還有一打這類機動木偶。」

「謝謝你。」夏維又說：「等會兒當貨物搬出來時，我們必須看看貴公司的玩具存貨，希望閣下不致會反對。」

「這是對治安有幫助的事，我怎麼會反對？不過，貨物是由外國訂回來的，即使有問題發生，也跟我們沒有關係啊！」

「現在要追究的已經不是責任問題，而是這一類可怕的機動木偶，貴店前後出售了若干個，存貨中的那十二個，是否同一類貨色。」

世界百貨公司東主說道：「是的，都是同一類的名貴貨色。由於售價太高，我們不敢訂得太多，只訂了兩打，總數是二十四個。這裏存放的十二個，剛好是我們全部訂貨的一半。」

警方在較早時候，已經把世界百貨公司玩具部主任找到。根據他說：這種高價的玩偶，前後只售出十個，而布如龍所購的，就是該公司最後出售的一個，逃脫的一個是屬於這一批機動木偶的。

還有一個壞了，目前扔在世界百貨公司的儲物室內，等待修理。

貨倉之內既然找不到任何可疑人物，警方的視綫便集中在屬於世界百貨公司的存貨上，尤其是那一箱機動木偶。

十二個木偶，當衆拆開，內臟雖然都是一些比較複什的儀器，却沒有什麼催淚瓦斯之類，更找不出其他可疑之處。

世界百貨公司的主人說：「這些玩偶不可能如此厲害的，除非有人將它改造過。」

夏維探長道：「是的，我也這樣想，如果有人將它加以改造，它是可以到處作怪的。綁匪們，可能是一個有組織的匪幫。他們可能利用了貴公司的玩具部。請問你，玩具部那位主任，幹了多久？」

「差不多一年了。」

「幹一年便做到主任級？」

「他對玩具別有天才，除了會修理之外，還會捉摸顧客心理。所以，大約半年前，給敝店經理提升爲玩具部主任。」

世界百貨公司是本市一間大規模的百貨商場，裏面出售的貨品，應有盡有，而且都是世界名廠的高貴貨品，東主胡世杰也是本市的名流之一。所以他的合作態度，也令到夏維對他表示尊重。

至於那個玩具部主任鄧占士，則年僅三十許，夏維探長經過問話之後，也把他打發走了。因爲這些機動木偶來自外國，責任誰負，目前尚在未知之數。

忙了半天，可以說是一無所獲。

布氏夫婦反而覺得警方的過份緊張，可能會令到綁匪反感，因而加害他們的兒子。

然而目前警方除了緝捕綁匪之外，就是要查明這些機動木偶的性能。還有其他已經售出的木偶，到底有沒有問題。

在世界百貨公司東主的同意下，那一箱十二個機動木偶，被搬返警局去，再仔細查驗。對於貨倉內部，經檢查後，並無暗格等設備，大部份貨物均經搬出，結果還是徒勞無功。

由於當時貨倉內唯一的老看更年事太大，即使有人混了入內，利用辦事處的電話，也不足爲奇。所以警方最後亦只好收隊離去。

連串有關綁票與機動木偶的新聞傳出後，警方也開始追尋已經售出的九個木偶的下落。他們在報章公開發佈消息，也在電台廣播。結果不到數小時，九個木偶的買主，都把木偶送到警局中來。

因爲這種機動木偶售價昂貴，購買這種玩具給孩子玩的家長，都是非富則貴的；既然機動木偶涉及綁票這類可怕的事情，所以，家長們豈敢怠慢？他們也就匆匆忙忙的，把木偶送到警局中來，等候有關方面的檢驗。

布宅之內，一片愁雲慘霧。布如龍雖然付出了三十萬元的代價，孩子還沒有平安歸來，布太太哭得雙眼紅腫，淚也流乾了。

布宅的每一個男女工人，全都給警探們仔細問話，但並無可疑之處。最可疑的汽車司機阿王，也證明他的供詞是眞的——就是他在遊樂場內，如何給小寶走脫等等，經警探到遊樂場調查過之後，認爲沒有說謊，才把他釋放。

現在布氏夫婦眞希望綁票的匪徒再打電話來，可是，電話一直沒有再響；那是由於許多親友已經知道布家的電話綫已經給警方接駁和偷聽之故，人們總有一種避免麻煩和被懷疑的心理。因此，平時也有打電話來的親友，這時也可免則免。

警局裏，軍火專家與機械工程師等等，正在檢驗着每一個機動木偶。可是，全是一些自動儀器，由貨倉搬出的十二個，以及孩童家長交出的九個，全是一些機動玩具，實在沒有什麼可疑之處。於是，警方又想到他們目睹逃脫的兩個機動木偶，可能是給人改裝了的。

誰最有可能將玩具改裝？首先當然是玩具部裏的職員們。

夏維探長立即根據專家的意思，帶隊趕到世界百貨公司去。

玩具部的人已經上班，就是少了一個人，他就是主任鄧占士。

根據公司裏的負責人說：鄧占士因爲警方一早派人把他吵醒，傳去警局問話，所以睡眠不足，打電話回來，告了半天假，在家睡覺；下午才上班。

夏維探長覺得事情不似這麼簡單。他後悔不把鄧占士早點拘捕，只問了話就把他放走，這是最愚蠢的事。

夏維探長立即帶隊趕往鄧占士居住的地方。

在途中，他的助手辛尼問：「鄧占士可能就是綁票布小寶的人嗎？」

「極有可能。」夏維探長說道，「坦白說，我們不該把他放走；這是十分明顯的事，只有他可以隨便搬動玩具。我們早就應該想到了這一點關鍵。但是，現在可能太遲了。」

車子幾乎還未停定，夏維探長已經推開車門下了車，帶着他的手下衝上一幢樓宇去。

夏維探長的手下表現得十分有默契，他們分頭工作，有些跟上樓梯間佈防，有些留在街上，有些繞至屋後，有些則留在車上戒備；完全不必夏維再吩咐，他們已經習慣了應該怎樣做了。

登上二樓——這就是鄧占士的住宅。

一個老婦人開了門，出奇地問：「你們幹什麼的？」

夏維探長的手下負責向她解釋，而夏維本人則已帶了一小隊的探員，衝入了屋內。他們分別向屋內各處搜查。

可是，出乎意料之外，夏維探長所要找的鄧占士，此時正作元龍高臥。

即使如此，夏維探長仍然無法盡釋疑心。把他推醒，要帶他返警局。

鄧占士老大不高興地說：「你們警方到底搞什麼的？天未亮已經吵醒我，現在又來一次，我到底犯了什麼事？」

夏維探長冷冷道：「我們懷疑你與機動木偶有關。」

「我所知道的，今天早上都講得一清二楚了。你們到底還須要知道一些什麼？」

「你有沒有拆過那些精巧的機動木偶？」

「所有玩具，差不多都經我檢查過的，但如無必要，我是不會拆開的。」

「請你穿回衣服，我要帶閣下回去，再進行詳細的問話。」

「你要我回去相信也沒有用的，我知道的，都已經說了。」

「但是，你可能隱瞞了一部份事實。」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例如有人利用你，把一些特殊的儀器，安裝進機動木偶之內。」

「這是你的幻想罷了。」鄧占士說，「不過，你要我跟你到警局去也可以，就是先讓我打一個電話。」

「你想打給誰？」

「我的上司。」

「你想怎樣？」

「我不過把情形告訴他，因爲你既然懷疑到我的身上，可能下午也不能上班去。」

「這點你放心，回到警局之後，我們警方自然會通知你的上司的。」

鄧占士表現得十分合作，他穿好衣服之後，告訴他母親——就是剛才開門給警方人員入來的那個婦人，便與警探們，返回警局裏去。

但是，由於太過順利，夏維探長和他的手下們，都有一種預感：鄧占士可能眞的是無辜的。

木偶寄情　千里傳音

「鐵拐俠盜」呂偉良和阿生駕車經過大街時，已是午夜十二點多鐘，街上許多店舖都已經關門停止營業了。

他們師徒二人是剛從「飛鏢俱樂部」出來的，今晚當他們在那兒練靶的時候，聽人把木偶綁票的怪事，說得有聲有色。而今天他們已經在報章上知道了整個事件的過程。

當然，就像其他案件一樣，表面和內情有時是兩回事的。

呂偉良對這一類事情，一向不大感到興趣，因爲這是有錢人和匪徒之間的鬥智。但是，阿生對於那機動木偶，却發生興趣。

在俱樂部裏，阿生已經從一名警探的口中知道了一些內容。

那名警探是被派到俱樂部中去，暗中打聽一些什麼的，可是阿生却認識他，所以向他問及一些關於木偶的事情。

阿生忽發奇想，對他師父說：「我們好不好到世界百貨公司去看看？」

「看什麼呢？」呂偉良說道，「這個時候，那兒已經關門了。」

「我想偷入去看看。」

「有什麼好看的？」

「我懷疑那條小肉票，可能就藏在百貨公司之內。」

呂偉良忍不住笑道：「想不到你比我更富於幻

想。」

「我這樣猜想是有根據的。你試想想，除了百貨公司裏面的人之外，還有誰可以知道布小寶當日購下了一個機動木偶呢？所以，我有理由相信，這宗綁票案跟百貨公司甚有關連。」

「如果眞的這麼簡單，警方也會想得到。」

「姑勿論怎樣，我也希望入去看一看。」

呂偉良很明白阿生這種好奇心，爲了滿足他，終於把汽車開到世界百貨公司去。

可是，呂偉良只是將車子在那兒門前駛過，沒有停下來。

阿生問道：「爲什麼你不停車？你又改變主意啦？」

「不！你沒有看見嗎？門前有警探埋伏啊！」呂偉良說。

阿生怔了一怔，心裏道：「師父果然是師父，我就疏忽了這一點。」

呂偉良把車子繞到後街去，然後在路旁停了下來。他這才對阿生說：「要進去，就由這兒後門吧！我在車中等你。」

阿生應了一聲，下了車。

他一邊往行人道走過去，一邊戴上了一對手套；在路燈底下稍爲停留一下，左張右望沒有人，這才一個轉身，閃向後門轉角處。

百貨公司後面也有人看更，但這時剛好巡到裏面去了。

阿生正想施展開鎖技巧之際，看更人由裏面走出來，阿生一看見手電筒的光圈，立刻又縮回後門轉角處躲了起來。

看更人是把自己關在閘內的，閘內的空檔處有一張安樂椅，看情形，他可能在巡視了一遍之後，起碼在那兒躺上好一會兒。

阿生回頭望向汽車那邊，向着呂偉良做了個鬼臉，聳聳肩；呂偉良明白他的意思，但此時若然朗聲說話，可能引起閘內那看更人的注意，因此，呂偉良打着手勢，往上一揚，姆指向車頂指了一指。

呂偉良的手伸在車窗之外，所以在路燈底下，阿生可以看得一淸二楚，也明白了他的意思。因此，阿生往上一望，但見一塊闊達數尺的水坭屋簷，伸了開來，他立卽雙足一頓，身子上縱，雙手攀住了水泥屋簷的邊緣，身子一盪，轉眼已翻了上去。

水泥屋簷之上，是一排封閉了的玻璃窗，窗內陳列着一個個穿上了時裝的模特兒——當然全是木偶。

阿生左摸右摸，終於迫於無奈，利用手上一枚鑽戒，將玻璃鎅開一小方塊，開了玻璃窗入內。

按照高度計算，這可能只是閣樓；從陳設推測，這分明是女裝部。

阿生放輕脚步，下樓摸到底層的玩具部，發覺那兒許多玩偶已被搬走，只餘下一些積木和汽車之類。阿生有點失望，他此行的目的，本來是要看看那些木偶的。可是現在一個也見不到。

他持着手電筒，在各處走動，希望可以查出一些綫索來，但是，找了很久，仍然一無所獲。

在阿生的想像中，這家百貨公司可能是掛羊頭賣狗肉之類的「黑店」。因此，它可能有密室、暗格之類的設備。

但是，阿生左攢右攢，也找不出什麼可疑的地方。

他心裏正感驚奇之際，手腕上的「特製手表」，開始向他發出一種緊急訊號——這是他師父呂偉良和他作連絡用的通訊儀器之一。

阿生立卽把手表的「把的」拔了出來，呂偉良的聲音立刻出現：「阿生，快設法逃走，有警察來啦，看樣子可能有人偷偷報了警。」

阿生這一驚非同小可。雖然他跟着他的師父在江湖上闖蕩了不少時日，但這樣獨自行動的機會不多，何況現在被困在這裏，萬一失手被擒，眞的是水洗也不淸。

呂偉良沒有再說什麼，阿生想像到他可能開車走了；因爲他必須避開警方的視綫。

阿生無可奈何，由原路退出。但當他抵達閣樓時，隔住玻璃窗俯視街上情景，只見大街之上，軍警林立，幸而這是正門；阿生連忙退到後街這一邊，街上同樣也佈滿了警察。

這時呂偉良也向他發出了通話訊號。呂偉良說道：「阿生，你被包圍了，你暫時不能出來，否則就會被擒。你自己在裏面想想辦法，躲一陣再說，我在外面看見前後門都佈滿了警察。」

阿生焦急地說道：「師父，快想辦法救我出去吧。」

呂偉良道：「這是考驗你的時候了，我根本沒有辦法救你啊！」

呂偉良說完，隨卽又將通話器的開關關掉了。

阿生正在徬徨之際，已經聽到下面人聲吵鬧，警察已經進來了。

阿生估計由原路退出，勢將被街上的警察逮捕，獃在這裏麼，也必然會被人擒獲。

他憑着路燈折射入來的光綫，打量了閣樓的環境一遍，靈機一觸，隨手將一個木偶模特兒移開，戴上假髮髮套，穿上衣服，站到飾柜中去。

就在這時，樓梯已經傳來了步聲，一隊警員在看更人的帶領下，衝上閣樓來。

看更人一邊走在前頭，一邊說道：「不可能有賊人偷進來的，到底誰打電話向你們報警呢？眞奇怪啊！」

一名警長道：「一個男子打電話給我們，說有人偷了入來，此人可能就是操縱木偶綁票的主謀人，所以我們才這麼緊張。」

阿生心裏一凛：這告密的人眞陰毒，竟然想把他作代罪羔羊。這傢伙到底是誰？

這時各人已經登上閣樓。

看更人「拍」的一聲，把閣樓的燈光按亮了。

阿生動也不敢動一下。

阿生除了要戴假髮套和穿上女性服裝之外，還要假裝一個美妙的姿勢。破綻當然是有的，起碼他的面孔不像個女人，手脚不似，那雙鞋更加不似。幸而他身上所穿着的，是一件流行的「密實裝」，要是「迷你裙」之類，那更糟了。

阿生現在的面孔是向着街外的，他面對着那一排玻璃——這批玻璃之中有一塊給他偷進來時劃破了，而那一扇窗門也給半掩着。卽使如此，這裏仍然是首先引起了警方注意的地方。

各人走過來察看。看更人說：「果然是有人偷了進來啊！」

警員們持着手電筒，在閣樓各處照射着，阿生雖然面對着街，但從他面對着的玻璃反映中，也可以看得出背後的情形。

有個警員開始注意到那個木偶模特兒，他喃喃地說：「爲什麼這模特兒沒有衣服穿？」

看更人說：「也許售貨員趕緊下班吧，明天他們下班時，就會替它穿上了。」

另一名警員說道：「不對，每一個玻璃窗前，擺放了一個時裝模特兒，怎麼這裏會多出了一個來的？」

阿生心裏暗自吃驚，但他仍然動也不敢動一下。僵在那裏想着：這傢伙好厲害啊！

玻璃窗雖然在外面看來分開了一格格的，但是室內只是在離地數寸高的地方，架起了一條長木板，木板上包上了厚絨，所有木偶模特兒就是給擺放在這條長木板之上。

那位帶隊上來的警長正把注意力集中在半閉着的窗門上，看着那塊給劃破了的玻璃。但他聽到背後一名警員提到模特兒時，又回頭查問起來。

阿生心臟快要爆炸了。他知道如果落入警方的手中，沒有人相信他是爲了「好奇心」而偷入來的，最低限度的罪名也是「入屋爆竊」！

阿生眞恨不得學會神話中的隱身術，像電影特技一般，漸漸隱形起來。但這只是他的幻想而已，事實是不可能的。

阿生忽然看見街上的警察仰望上來，心裏更加害怕不已。雖然站在街上仰望上來，他們未必就能看得出他的廬山面目，到底也是作賊心虛的！

街上的警員問上來：「找到他嗎？」

靠近窗緣的警員答了下去：「不見他，可能在我們趕到之前，由這窗口逃跑了。」

就在他們一問一答中，樓下搜查的一小隊警員，又在屋內的樓下問上來：「喂！你們找到什麼沒有？」

警長跑到閣樓的梯間答下去：「沒有啊，你們有什麼發現？」

「也沒有……」

可是，話猶未完，枱櫃上一個電話響了起來。電話是安放在樓下梯口一個柜櫃之上的，警員就近拿起聽筒接聽，一個男子說道：「我就是剛才報警的人，你們快到前門外面去，那傢伙就在那兒啊！」

警員再要追問來歷時，電話掛斷了。

閣樓的警長問下去：「什麼事？」

樓下的警員答上來：「剛才報警的人說，那傢伙在前面門外！」

於是，閣樓的警員們，一窩蜂的，湧了下去！

阿生悄然鬆了一口氣，但他仍不敢動，因爲樓下衝上來的警員，仍在仰望着這上面的情形！

這時阿生又聽到呂偉良的聲音，由「手表」上傳了出來。

幸而阿生本來就學着模特兒的姿勢，將雙手舉在半空，所以呂偉良的說話聲音，他仍然可以聽得清楚。他聽到呂偉良說道：「阿生，我剛剛打電話引開他們到前門去，現在我開車由後門來，車頂打開，你可以跳下來，明白嗎？」

阿生雖然依舊不動，仍答道：「明白了，但後門也有警方的人呢！」

話猶未完，街上的警察忽然開始調動起來。一名警長叫他們開到前門去協助那兒的警員捉賊。阿生不禁爲之暗自驚喜。

阿生一個箭步撲向那扇半掩的玻璃窗旁，豈料一個不小心，碰倒了一個模特兒，「隆」然一聲，木偶倒在木板上，自然是份外響亮的，樓下的警員聽到了，立卽撲了上來！

這時阿生還未將假髮及女裝衣服脫下，心裏一凛，一不做二不休，回身將一個個模特兒拋向樓間，直往樓下滾去！

衝上來的警員，正跑到半途，紛紛給這些一個個木偶模特兒撞倒，直滾下樓梯去！

幸而街上的警員似乎並未發覺這兒閣樓出了事

，他們正紛紛衝向正門上包抄過去！

阿生趁勢拉開窗門，竄至外面的水泥屋簷之前蹲着，俯視之下，只見一輛汽車正由街上那邊，疾馳而至，但是，車子未到，背後人聲已到：「喂！不准動！你們快上來，他由窗口逃出去啦！」

阿生回頭一看，一名警員正匆匆趕了過來。

他再往街上俯視，呂偉良的汽車這時已經駛向屋簷之下，車頂拉開了一個大洞孔，阿生立即不顧一切，像跳水一樣，看準了就往下跳！

呂偉良只聽到背後的沙發「蓬」的一聲，便踏上油門，把車子開走！

他隱約仍聽到閣樓之下，有人在大聲疾呼：「抓住他抓住他……」

可是，可惜樓下街上的警員，已經繞到前門去了。他們只能在閣樓上目睹一輛車子在黑暗的街道上消失。甚至連車子的形狀也無法看得清楚。

呂偉良一口氣將車子開過了幾條街，直至駛到翠紅路附近，他才慢了下來。

返抵家中，阿生猶有餘悸，他透一口大氣，說道：「誰這麼靠害？聽說打電話的人指出我們與木偶有關呢！」

呂偉良道：「也許你沒有想錯，綁匪可能躲在百貨公司之內，他們不想我們揭秘，所以偷偷打電話報警，要不是我臨時想出了調虎離山之計，這回總是凶多吉少啦。」

阿生道：「難道他們不怕警察們發現麼？」

「是的，本來報警是平常的事，但爲什麼有外人替他們報警？」

「報警的人，又怎麼知道我們偷偷入了百貨公司？眞奇怪！」

呂偉良沉思着說：「這件事看來可眞不簡單。布如龍付出了三十萬元的代價，對方仍不放走小寶，這不似是江湖上一般綁票匪徒的習慣。」

「布如龍這個人的底子如何？」

「還沒有聽人說過他的壞話。」

「那麼，我們何不插手這件事，幫幫他？」

「本來我想先弄清楚對方的來頭再說，但現在我看等不及了。」

阿生大喜，問道：「你的意思是要插手了，是不？」

「是的，但我只是爲了那無知的孩子，並非幫忙警方，也不是爲了幫着布如龍這個有錢人。」

「但我的興趣，却在於揭開木偶之謎！」

「明天，我和你分別到布如龍的家中和世界百貨公司去。」

「布宅可能仍有警探把守。」

「我會想辦法的。」

「爲什麼要我到世界百貨公司？」

呂偉良道：「你不是說過，要研究一下那些機動木偶麼？」

「是的。」

「那你可以向玩具部開始。」

× × ×

在布宅之內，布如龍夫婦仍在等候着綁匪們打來的電話。

客廳裏那個古老大鐘已經敲過了十二下，現在已是午夜過後，可是，電話仍在寂靜中。

布如龍安慰着他的妻子道：「去睡吧！這麼深夜了，他們不會再來的，也許他們已經知道警方一直在偷聽電話呢！」

布太太的淚水早已流乾，聲音也啞了，她苦着臉說：「你去睡好了，我要留在這裏想。」

「還有什麼好想呢？一切都已成定局的了。」

「不！我想想，到底我們做錯了什麼事，會有此種報應！」

「這不會是我們的錯，也不是孩子的錯，是綁票的匪徒不知怎的，揀中了我們。」

布太太忽然又問：「你猜，他們會將小寶怎麼樣呢？如龍。」

「孩子是沒有罪的，大概他們不會難爲他吧？小寶一定很乖。」

「我的寶貝孩子，晚上怎麼過呢？他一定怕黑！他們一定也是讓小寶獨個兒睡的。」

「放心吧！小寶整天嚷着要遊『魔鬼洞』，可見他胆子也大啊！」

「這眞的是殘酷的世界，人們往往爲了錢，什麼事也敢做出來。」

布如龍悻悻然道：「我說他們簡直是社會上的寄生虫，錢而已，滿地都是錢，但他們偏不去想辦法正正當當的賺錢，而要在別人的身上打主意，這不是人渣是什麼？」

布太太連忙制止她丈夫往下說，左張右望的，像是担心綁匪就在身旁出現一樣。

客廳裏，越夜越靜。

雖然警探守在布宅外面，但布太太仍覺得綁匪神通廣大，他們能够在警察手中逃脫，自然也有辦法在任何時刻入來。

就當她胡思亂想之際，她似乎聽到了一陣奇怪的步履聲。

「誰？」布太太神經質地叫了起來。

可是，布如龍什麼也聽不到，他說：「你兩晚沒有睡過覺，精神難免有點恍惚，我勸你還是先去睡一覺吧，說不定天亮到了之後，一切也都會轉

好的！」

布太太雙眼直瞪，傾耳細聽，喃喃地說：「不是我神經質過敏，是眞的有人來了。這步聲，倒不像是……是人的！」

「你別嚇人，不像人又像什麼？」

「我記起了，這……這是木偶的步聲啊！」

「木偶？」布如龍也吃了一驚。

是的，是那機動木偶，它曾令到這幸福的家庭起了極大的變化，也令到這位視財如命的富翁損失了三十萬元，仍未能與他唯一的兒子重逢。

那小丑面孔的傢伙，正一步一步的走過來，布太太幾乎忍不住要高聲大叫！

布如龍比較鎭定，他知道這是談判的「使者」，雖然他至今仍未知道它是怎樣可以避過警方的耳目而跑了入來。

但是，當布如龍想到這傢伙曾在神不知鬼不覺中，將爲數三十萬元的鉅欵帶走，他就明白這木偶極有可能是綁票帶來的。

布太太倚在她丈夫的身旁，目睹那木偶一步步迫近了他們，她握緊了丈夫的手，布如龍感覺得到，她在微微發着抖。

同時他也知道，只要這木偶再迫前幾步，他的妻子就會高聲大叫，那時屋外的警探亦勢必入來一看究竟，那時一切也可能完了。

幸而就在此千鈞一髮之際，那木偶忽然站停了，那位置與他們相距，尚不足三碼。

即使木偶動也不動的，呆站在那裏，但布太太仍在渾身發抖。

一種輕微的儀器發動聲，在夜深人靜之中，聽得份外清楚。

木偶終於說話了。

但是，令到布氏夫婦大感意外的，就是木偶的聲音，不再是以前聽過那一種聲調，却是布小寶的。布小寶說道：「爸爸、媽媽，我是小寶，希望你們別替我担心，我在這裏他們對我很好，有很多玩具給我玩，也有許多東西給我吃！」

布小寶說到這裏，「卡察」地輕輕一响，又轉換了另一個人的聲音——這是那個經常打電話給布如龍的男子的聲音。

他說：「你們聽到了吧？你們的小寶仍然平安留在這裏。」

布氏夫婦覺得這木偶實際上只是一具機器而已，內臟可能隱藏了一具傳音的自動儀器或者錄音機之類，因此，他試探着問：「小寶乖嗎？」

如果是預早錄好了的聲帶，不可能會臨時回答問題的，但是，那木偶竟然回答道：「小寶很乖，只要你再付出三十萬元的代價，他便會回到你們的身邊來。」

當然，這聲音又是那個經常打電話來給布如龍的男子的。

就由這一點可以確定下來，木偶之內顯然收藏着一具最新式的自動通話儀器，就像間諜所用的一樣，也許比較間諜用的更加新式。

布太太看得呆了。好一會她才問：「可以讓我和小寶多談幾句嗎？」

「不！」那木偶回答道：「孩子要睡啦，已經深夜了。要不是府上外面的警探太多，我早就已經進來了，這是你們的愚蠢所造成的嘛煩。你們以爲警察是萬能的，其實，我比起他們聰明得多了，以後還有事實證明的，眼前，我要你把那些錢交給我帶走。」

布如龍道：「我已經在電話中告訴了你，我手上不可能再調動太多的現金，頂多我只可以給你十萬元。那等於說，我前後已經付出四十萬元了，這數目差不多等於我財產的一半。」

「哈哈……」木偶眞的笑了起來，但他却沒有搖動身體，仍然呆站在那裏，說道：「那是說，你的身價只值八十萬元麼？」

「大概是這樣。」

「誰相信呢？」

「信不信由你。」如布龍說：「你別以爲有錢人眞的很有錢，許多人只得一個外壺，他們極力爭取一些銜頭，未必盡是爲了出風頭而已，另一個作用就是這些銜頭可以幫助他們向銀行透支。即如一些大公司大工廠，若非清盤，外人很難獲知他們的資產與負債總額。人家看得我十分有錢，但事實上，眼下我可以調動的現金，都給了你，請你別再迫我了！」

木偶想了想，終於說道：「好吧！我相信了你的說話，十萬就十萬，大家不要阻時間了。」

布氏夫婦難得他答應，異口同聲地問：「是不是付了錢，小寶就可以回來啦？」

「是的！」木偶答得非常爽快，「但是，你們不要再耍花招，否則，下一次我不會是要錢，我會要孩子的命！」

布太太連忙說道：「你千萬不可，他是我的命根！」

「我當然清楚這一點，否則這小鬼那值數十萬元？」

布如龍想起屋外仍有警探監視，只怕節外生枝，說道：「我立刻就付錢給你。但是，你怎麼可以帶走呢？」

那木偶笑道：「三十萬元我也可以帶走，別說

這區區十萬元。」

是的，上次孩子房中的三十萬元大鈔，要不是這木偶將它帶走，還有誰呢？雖然當時在黑暗中，沒有人明白到它如何運走那批鈔票，以及它如何能在黑漆漆的環境中工作。但是，五百元一張的大鈔，十張便是五千，百張便是五萬，三十萬也不過是六百張。木偶身高二尺，軀體頗肥胖，要是塞進了肚皮之內帶走，也是極有可能的事。

布如龍說道：「那麼，請跟我入房，還是你在這裏等我？」

「當然是跟你入房。」木偶說。

「好吧！我再付給你十萬元，但孩子明天就要回家來啊！」布如龍說。

「這個當然。」

於是布如龍夫婦，由客廳裏，回到他們的睡房裏面去。

躲在走廊上偷窺的一名僕人，簡直以爲自己在發夢，甚至以爲自己跑進了一個卡通片似的世界中去，幾乎不敢相信這一切。

自從警方公開對付木偶的要脅後，布宅裏的男女僕人已經回到這兒來，躲在走廊上偷窺的女僕，正是帶孩子的那一個。

布氏夫婦入房，木偶也亦步亦趨的，跟了他們入內。

布如龍以爲木偶只會傳音，所以安然拉開了房內一角的保險箱，正待搬出十萬元大鈔之際，那木偶突然喝住了他：「不准動！」

布如龍吃了一驚：「怎麼一回事？」

木偶一邊走過來，一邊說道：「請你走開，讓我自己來拿吧！」

「這怎麼可以？」

「爲什麼不可以？」

說時木偶已經走到了他的跟前。布如龍心裏想：保險箱之內，有的盡是珠寶首飾，要是給它拿走了數件，價值已在數十萬元以上。

想到這裏，布如龍就不能不制止它。但是，木偶這時已經停在保險箱之前，瞪住箱內的珠寶，看得出神地說道：「你眞會說謊啊！你的身價何止百萬？」

說着就伸手進入保險箱之內，布如龍忙阻止它，反而給木偶一掌推開了！

他身不由主地跌開數尺，撞在一張木椅上，「隆」然一聲响！連人帶椅翻倒地上！

布太太在旁看得清楚，連忙過去扶起他。

布如龍想起保險箱內的珠寶價值不貲，便匆匆再撲過去！布太太欲加勸阻，也來不及，布如龍轉眼已經衝到木偶背後。

布如龍估計這木偶只不過高二尺，與他比較只是一個小孩子一般，於是攔腰將它摟抱；豈料木偶突然透出電流來，震撼得布如龍渾身痲軟，連忙放手，倒退了幾步。

而剛才布如龍撞跌了椅子的聲响，已經驚動了客廳外面的女傭，她急忙跑去告知守在門外的一名便衣警探；警探非常冷靜，他首先以無綫電通話機向一名探目請示；那探目坐在一輛汽車中，這汽車就停在布宅不遠處的路邊。

探目命令他嚴密監視住屋內一切，他又利用汽車中的無綫電通訊系統向總部連絡；總部裏的夏維探長，只要求他們暗裏跟踪那木偶，切不可輕舉妄動。

原來有了兩次經驗之後，夏維不敢再讓下屬們冒險，只希望跟踪木偶，查出他們這帮綁匪的藏身之所。

探目接到總部命令後，轉知守候在布宅內外的一名警探，也同時通知了其他數名散佈在布宅附近的同伴，要他們小心跟踪。

不久，果然見了一條身高二尺的黑影，飄越過牆頭，由後街飛奔而去！那身形去得好快，簡直好像在雙腿之上裝了一對滑輪一樣；要不是警探們早有準備，以汽車代步，可能轉眼便會失去了它的踪影。

看木偶在黑夜街頭上的走勢，果眞是在雙脚底下裝上了一對滑輪，就像一個孩子在街上使用一對「雪屐」走路一樣。

探目開着汽車追踪，一邊以無綫電與總部保持着連絡。

突然間，車內的探目暗叫不妙，因爲他在黑夜中看見那木偶拐進了一條狹窄的橫巷裏去，那兒是汽車無法進入的。

探目連忙棄車，拿了一具通話機，便衝進了橫巷中去。

可是，木偶已經失了踪。

探目在那兒用手電筒找了一會仍無所獲，立刻通知總部。

不到數分鐘光景，大隊警員開至現場，首先把隣近一帶大街小巷完全封閉。然後由夏維探長親自率領便衣探員，配合着武裝警員在附近展開了地毡式的搜索行動。

這是一條聚居了不少富貴人家的住宅區，警方自然不可能進行逐屋的搜查。

他們只能够根據那個探目的口供在那條平滑的後巷裏，找尋那機動木偶的足跡——滑輪所留下的痕跡。

由巷口至巷尾，都有着滑輪遺下的磨擦痕跡，就是到了巷尾的出口處時，那種痕跡便不見了。

這是通往另一條大街的出口處，要不是那木偶跳進了這附近的一幢樓宇裏面，便是預先有一輛車子在這兒將它載走。

但是，夏維探長是假定它躲進了巷口一幢樓宇之內的。因此，下令將那幢四層高住宅，進行逐屋搜查；這自然是一項十分痲煩的事，但爲了及時捕獲那木偶，也沒有辦法。

四層住宅都搜過了，並未找到任何值得懷疑的綫索。

夏維探長又一次在失望中收隊歸去。

他帶了一部份探員，回頭趕往布宅。這時候，布宅裏正忙作一團。

原本守候在屋外的警探，這時也入屋帮忙宅內的男女僕人，將布如龍夫婦救醒。

布如龍是在房間中企圖制止木偶將保險箱內的珠寶搬走，而被它噴出一種氣味迷昏的。布太太當時也昏迷過去，但兩人都沒有大碍。

保險箱中價值數十萬的鑽石首飾和現鈔都不見了，留下來的，只有些零碎的金飾和鈔票。

夏維探長細心聆聽着布如龍夫婦的複述，覺得這木偶果然眞是厲害，它不但會講話，會走路，還有這副身手。

「看來它顯然受到一名歹徒或多人操縱着的。」夏維沉吟道：「要不是及時將它捕獲的話，只怕這只是一個可怕的開始！」

布如龍嘆息着說：「我覺得這是毫無辦法的，但我却想不到他如此貪婪！」

「你不該把它帶入房，即使你答允給它再付出十萬元贖金，這些錢也不應該放進你的保險箱裏來的。」

「誰知道它竟然能够目睹一切？」

「是的，它不但能講，也能睹物，否則，上次在令郎的房間之內，它又如何可以運走那三十萬元？」夏維探長說道：「它不但能看見一切，照我推測，它還能在黑暗之中看見一切，這是常人所不能做到的。你試想想，當時令郎的睡房之內，不是已經熄了燈麼？」

「是的。」布如龍又嘆了一口氣，「他眞的是一個可怕的魔鬼。」

布太太飲泣道：「錢財本是身外物，我只希望孩子能平安歸來！」

夏維探長說道：「目前這情形，令郎的安全相信絕不成問題的。」

就在這時候，布宅裏的電話响了起來。

布如龍飛撲過去接聽，是布小寶打來的。他喜極而泣，問道：「小寶，你在那裏？」

「我在一個公共電話亭裏，他們叫我在這兒等你的。」小寶又說，「他們說警察會查得出這電話亭在什麼地方的。」

一名探長助手早已跑到街上警車裏去，利用車上的無綫電通訊系統與總部連系。

總部這時也接到了派駐電話局的警員通知，查出那電話的來源，位於海傍十五號碼頭附近的一個電話亭裏。

於是總部的無綫電網，立即通知所有巡邏中的警車，紛紛包圍那個地區。

夏維探長和布氏夫婦，也乘坐着警車趕到了現場；可是，電話亭中，就祇有布小寶一個人。

布小寶的手中摟抱着一個玩具，那是一個小木偶，雖然這小木偶的體積與作孽的木偶相差頗遠，也令到各人不由自主地吃了一驚。因爲兩者之間的形狀，竟然似了九分。

布太太不顧一切的撲了過去，擁抱着布小寶狂吻，涕淚交流地問這問那。

夏維探長最注意小寶手上的小木偶，小心地將它沒收。

布如龍明白探長的用意，可能小木偶之上留有歹徒的指紋，所以也帮着夏維，將小寶手中的小木偶騙取過來，答應另外買過一個更大的送給他。

孩子就是孩子，他至今仍未知道曾經身歷險境，只說出曾經在遊樂場的「魔鬼洞」中被人噴上一陣悶烟之後，醒來時已經在一輛汽車之上。此後便給人綁上了一對眼睛，帶進一幢樓宇之內。

那裏有吃的，也有玩的，有兩個人在屋內，一個年紀較輕的陪他玩，由於所有的玩具都是最新式設計的，所以玩得非常開心。

夏維探長初步聽了小寶的描述之後，由於他口中所講的兩個男子其一年紀較大，另一個則是少年人，夏維爲了進一步明白和了解孩子的意思，就地選出了兩名探員來；可惜小寶只能指出高度，却無法說出他們的面型和年齡。

夏維探長在海傍一帶搜不到任何可疑人物，把各人帶返警局備案。

那個由助手小心翼翼保護住的小木偶，經印取了指紋之後，再交由軍火專家檢驗過，這才小心拆開。裏面竟是一具小型的盒式錄音機。

錄音機上的聲音，正是那個經常打電話到布宅裏來的男子的聲音。

他的態度十分囂張。這副小型盒式錄音機，也分明是故意經由小寶的手轉交給警方的。

那男子說：「警察先生們，你們小心聽着，這

只是一個開端，在未來的日子裏，你們將有更多，更大的麻煩，因為我的木偶奇兵，將層出不窮，務令你們疲於奔命，除非你們把田加西釋放！」

夏維探長一怔：「田加西？田加西是誰？」

他的助手辛尼提醒他：「田加西是一名殺人兇手，年前被判誤殺罪成立，入獄服刑十年。」

「原來是殺人犯的同黨。」夏維探長又吩咐一名手下：「去找出田加西的檔案來。」

是的，事情發展到這裏，總算有點綫索可尋，不致茫無頭緒了。

田加西年前曾殺了一名商人午中天，後被警方拘捕，控以謀殺罪，但經著名律師莫忘本為他辯護後，法官終於判謀殺罪不成立；誤殺罪入獄十年。此案當年曾經轟動一時，但想不到至今差不多一年之後，竟然有人要為他出頭。

根據那聲帶的顯示，木偶主人要不是田加西的同黨，也是他的親人——這是警方的初步判斷。

由布小寶手中取來的小木偶，上面的確有兩個人的指紋。

指紋組人員，開始忙於核對；一般習慣是先核對罪犯們的指紋。但是，結果證明此二人並非罪犯。於是這兩組指紋，便被送進電腦去，在數百萬人口的指紋檔案中，希望可以找出答案來。

可是，結果也找不到一些綫索；換句話說，這二個指紋沒有底稿存在警局的檔案裏。

夏維探長開始頭痛起來。

他要求布如龍夫婦追憶一下，是否認識田加西其人或者他的親友。

布如龍夫婦發誓說：他們與田加西這個人，完全不認識，也扯不上關係。

但是，布如龍於孩子獲得平安歸來之後，他除了要求警方給予人身保護之外，還要求警方加緊替他追回那批珠寶。

其實，難過的何止布如龍夫婦？最難堪的，應該是夏維探長，他的手下在布宅四周佈防，結果作孽的木偶還是得手。

警方遭到上流社會的責難，認為他們辦事不力，甚至於有些有錢人說：在本市居住，等於與賊為隣。

警察局長陶青天也感到面目無光，受氣的畢竟又是夏維！

他帶着助手辛尼，輕車減從，跑到世界百貨公司裏面去。

這是翌日早上的事。夏維探長希望在毫無辦法中，在玩具部方面再獲靈感。

他想過了，這時候如果跑到獄中去找田加西，他也會推得一乾二淨；事實上，田加西一直躲在獄中服刑，他可以說什麼也不知道。

忽然間，夏維探長發覺了一張熟悉的臉譜在玩具部流連。他，就是阿生！

這幾天以來，由於木偶作怪的新聞，世界百貨公司玩具部特別顯得熱鬧。但是阿生的出現，令夏維想起了小寶的口供。

小寶的口供指出，他只見過兩個人，一個高些，一個矮些。

夏維探長不知道怎麼樣會想到呂偉良師徒二人的身上去，他只覺得呂偉良是高的，阿生是矮的。他看見阿生在跟玩具部主任鄧占士談話，便更加覺得事有蹺蹊。

他擠到人叢中去，偷聽鄧占士和阿生的對答。

鄧占士說：「先生，你要買那種機動木偶，可惜目前我們被迫暫停發售。」

「什麼時候才有得買？」阿生問。

「要待警方檢驗過之後，發還給我們，我們才可以出售。」鄧占士反問道：「你對那些機動木偶也有了興趣嗎？」

「是的，看見報章上的描述，我想像到這些玩偶一定很好玩。」

鄧占士打量着阿生說道：「也難怪的，你到底還是個大孩子呢。如果你是個成年人，尤其是富有的人，你可能聞而生畏！」

「為什麼？」

「你不是說：已經看過了報章上的報導麼？那你一定知道這些木偶如何作孽為患了。」

「但是，我又聽人說，警方在其他的木偶身上，却又找不到答案。」

「這一種機動木偶，本來是整批自外國訂回來的，由於價錢昂貴，平時我們已經小心看管，想進行高買的人也不易下手，可不知怎的，竟會有人能够在這裏動了手脚；警方甚至還懷疑到我的身上來，真的是寃哉枉也啊！」

阿生說道：「既然其他木偶沒有問題，而你又是主管這個部份的，他們懷疑你，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鄧占士道：「但是，如果我是綁匪，我還會獃在這裏麼？」

「你也許明知逃不了吧？」阿生半開玩笑地說道。

鄧占士瞪住他：「你這是什麼意思？」

阿生道：「因為據我們所知，警探一直沒有離開過你。」

鄧占士又像見鬼似的，四下裏張望。果然，給他發現了夏維和辛尼。

夏維探長想不到阿生早已發現了他們的踪跡，有點不好意思地說道：「阿生，怎麼你也會在這裏的？」

阿生笑道：「本來想買個大木偶回去玩玩，可是想不到你比我更加孩子氣，竟然一口氣把它買個清光；可否讓一個給我玩玩？」

「小鬼，你師父呢？」夏維探長問道。

「我不知道，一早我就出來了。」阿生反問道：「你找他嗎？」

「是的，你跟我走！」

「什麼事？」

「你等會兒就知道了。」

阿生笑道：「你不下警誡詞便拉人，這是犯例的啊！」

「小鬼！少嚕囌，我跟你師父更是好朋友，這是私事，不是公事！走吧！」

鄧占士想不到探長的目標是阿生，他不禁悄悄然鬆了一口氣！

夏維探長和辛尼把阿生帶上車，然後開往布如龍的家裏。

阿生實在有如丈八金剛，不知道他葫蘆裏到底賣些什麼葯，問道：「買玩具也犯法嗎？」

探長沒有答他。

辛尼安慰他說：「只是要你去見一個人，不會有什麼麻煩的，你放心吧！」

車子停在布宅門前，夏維探長看見一輛銀灰色汽車也停在前面，不由得一怔，回頭問阿生：「你師父來了這兒麼？」

阿生聳聳肩道：「我不知道。」

夏維探長帶着阿生進入布宅之後，「鐵枴俠盜」呂偉良果然也在着。他正與主人布如龍在傾談着一些什麼。

呂偉良和布如龍看見探長突如其來，也不由得怔了一怔！

這時候，布小寶正由母親和一名女傭帶着出來，看他受到小心翼翼的照顧，使人想到那些在街上橫衝直撞的赤足街童們；這世界有錢與沒有錢的分別，大概就在這裏吧？

夏維探長趁機上前招呼小寶，布太太的心情比起未找回小寶時，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她以慈母的口吻，教導小寶叫探長。

小寶果然叫了一聲：「探長。」

夏維含笑抱起他：「小寶，你真乖，我想問你，關於昨天晚上你所講的兩個人——就是曾經跟你一起玩的兩個，如果你現在就見到他，你會認得他們嗎？」

「當然認得！」小寶天真地說，「我跟他們玩了好久啊！」

阿生到了現在才明白過來，原來夏維探長竟然會懷疑到他們師徒二人的身上來，他忍不住笑了起來：「探長，想不到你也是小兒科。」

夏維探長的面上紅了一陣。

現在，呂偉良和布如龍等人也明白了這是怎麼一回事。雖然夏維探長沒有明言，但聽他這麼問小寶，明眼人一看就知！

夏維探長放下小寶，回頭問呂偉良：「你來這裏幹什麼？」

呂偉良笑道：「這是布公館，可不是警局，你問得有點出奇！」

布如龍代他答道：「呂先生是一片好意，到來問候我的。」

夏維探長正想說下去，辛尼這時却匆匆忙忙的，由外面走進來。他說：「總部有無綫電話打到你的汽車上來，木偶又出現了！」

這一句話，把所有在場的人都嚇得一跳！

是的，這幾天以來，木偶的新聞幾乎佔去了報章上所有重要的地位。

夏維探長立刻離開布宅，跳回到他的汽車裏去。利用他車上的無綫電話與總部取得了連絡之後，他才知道一具機動木偶，正在鬧市中心出現。

他立刻命令辛尼匆匆將車子開走。

呂偉良和阿生也告別了布如龍夫婦及小寶，駕車趕到鬧市中心去！

鬧市中心有一個大鐘樓，當時還未够十二點，但不知怎的，鐘聲忽然敲響了十三下。

十三——這是一個不祥的數字，凡住在當地的人，也都記得有一年這個古老大鐘，每於午夜十二時正敲響十三下的那一晚，必有個人被殺。（詳情見「奪魂鐘聲」一文。該故事附於「中子炸彈」一書中。）

大概正是由於市民們有了這麼深刻的印象，所以當鐘聲敲響十三下之時，人們的心裏便有一種不吉的預兆；鐘樓附近的人，更是紛紛仰望那座古老大鐘，當時不過是十一點半。

就在各人仰望鐘樓之際，竟發覺一個小丑面孔的木偶，站立在鐘樓之頂！搖搖欲墮的，途人立刻打電話報警。

大隊警員和消防員趕到了現場。

鐘樓建築在一幢十五層高的大厦之頂，這是一幢古舊的建築物，但當時十五層高在當地已是首屈一指的最高大厦了。時至今日，二三十層高的建築物，觸目皆是，它反而顯得像個矮子。

夏維探長和辛尼匆匆趕到，以望遠鏡往上仰望

，發覺那木偶正是世界百貨公司玩具部所出售的那一種。不禁爲之吃驚起來。

「這只是一個開始……」這是夏維探長不易忘記的一句話；布小寶帶回來的小木偶內藏着的錄音帶，就有此一句。

消防員駕起雲梯，警員們也衝上那幢鐘樓大厦的十五樓之上。

夏維探長喃喃自語地對辛尼說：「這是甚麼鬼把戲呢？」

辛尼說道：「也許是他們的綁票成功了，所以把這個玩具木偶，還給小寶。」

「這樣還法，簡直是向我們警方示威。」夏維含恨地說。

這時候，雲梯已經逐漸接近鐘樓之頂。警員們在十五樓的天台之上，戒備着！

呂偉良和阿生駕車趕到現場，發覺人山人海，堆積得重重叠叠的看熱鬧。

阿生說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希望這不是詭計，那就好了。」呂偉良仰望着說。

豈料話猶未完，那百多尺高的雲梯之上，一名消防員驀地慘叫一聲，飛離雲梯，直墮向街心，「叭」的一聲，撻在地上，登時五孔流血而死！

衆目睽睽之下，這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

只有十五樓天台之上的警員才看得較爲清楚：這名消防員是先伸手企圖摸觸那木偶時，他便有如觸了電似的，凌空墮下。

呂偉良果然不幸言中，這木偶原來只是一項陰謀而已。

警探在人羣中查問，有沒有人看見誰把這木偶放上鐘樓去的，結果沒有一個人可以回答，也就是說，沒有知道是誰放上去的。

夏維探長和辛尼最後也登上十五樓的天台上去。那兒有一度生了銹的鐵梯，可以沿此鐵梯爬上鐘樓裏面去。

但是，那是沒有甚麼用的，因爲鐘樓內只是一些時鐘的零件，而那木偶，却給人放在那圓頂型的尖端地方。

如果爬上這圓頂型的尖端地方，必須小心翼翼，否則一滑跌下去，便會墮入街上，因爲那兒東南兩面是向街的。

即使如此，仍沒有人可以就這樣爬上去！因爲那圓頂型的地方又斜又滑，唯一可以駐足的地方，經已給那木偶站在那裏了。

最安全的方法，應該是由消防員駕雲梯去取下來。

想不到悲劇就此發生。

警方因爲這木偶已經引起了市中心區的一陣混亂，人們紛紛駐足而視，所以無論如何也要把它取下來，以免阻碍交通。

一隊消防員改由天台這方面爬上去。但由於天台離鐘樓之頂仍有三四十尺高，一不小心，仍有粉身碎骨之可能，因此，消防員又自下面將一乘梯子運到天台上面去。

身手敏捷的消防員，剛剛摸到那木偶，便立刻震抖起來，身不由主地，直往下墮。幸而這一次，下面的消防員有了預防措施，一個救生網將那名消防員由生死邊緣救回來。

那名由上面墮下的消防員，驚魂未定，說道：「有電！那木偶通上了電流啊！」

是的，許多人也想到了，墮斃街上的消防員渾身瘀黑，這就是觸電致死的緣故。

警方與消防當局立刻在現場舉行了一項緊急聯席會議。結果，夏維探長代表警方，贊成以飛索套着那木偶，整個兒將它拉倒。

一名受過特殊訓練的消防隊長，他的飛索絕技，有如西部片常見的牛郎那般準確。飛繩凌空一拋，繩圈套個正着，把木偶套住了。

由於拋繩的地方是在十五樓的天台，也就是鐘樓的西北面，估計對街上的羣衆不致造成太大的危險，所以在將木偶拉倒之前，天台上的警員和消防員們，均嚴加戒備，以免給木偶上的電流，造成傷害。

一切妥當後，那名消防隊長用力一拉，豈料不拉猶自可，一拉之下，「轟隆」一聲巨响，聲震遐邇，登時飛沙走石！

街道上聚集的羣衆，固然爭相走避，附近一帶寫字樓的職員們，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爲之吃驚非小。至於天台上躲在一角的警員與消防員們，更是嚇得呆了一陣。

尤其是夏維探長，他發夢也想不到那木偶竟然是一顆炸彈！

炸彈而安置在市中心區，已經罪無可恕，何況更安置在大鐘樓之頂，這簡直是狂人的所爲，只有沒有人性的人才會這樣視生命如草芥。

但是，一件令夏維探長和所有在場的人都意料不到的事，也在同一時間內發生了。

無數的鈔票，隨着一聲爆炸聲之後，隨風飛舞，紛紛飄到街上！

一聲爆炸，已經造成了極大的混亂，再加上人們的貪念，紛紛爭奪飛舞而下的鈔票，那種混亂的情形可想而知！

但是，在極度混亂中，更有一件事令到所有在場的人發夢也想不到的，就是一間資金雄厚的外資銀行，突然闖進了幾個木偶來。

這三個木偶高僅二尺左右，面孔十分的滑稽，像個小丑，守衞員心感到不妙，那是由於關於木偶的新聞太多了，而外面大街上，也正給一個木偶弄得天翻地覆的。

因此，他立刻發出了警告，其他的守衞員也持槍衝了過來。

可是，四五個武裝守衞員，也無法把這三個木偶驅逐！

三個木偶拳起脚踢，轉眼把幾個守衞打退。銀行中人心裏一驚，隨即按响了警鐘。

警鐘是直接通往警局去的。

就在這時候，三個木偶突然噴射出一種氣體，把銀行中的人，全都迷倒。

然後，三個木偶分別衝入櫃圍之內，把三袋鈔票抬上了肩膊，跑出銀行外面，登上了一輛汽車離去！

它們的動作非常敏捷，前後不及三分鐘，所以，當警方趕至現場時，它們已逃得無影無踪。

這是一件駭人聽聞的事，三個木偶在三分鐘時間內，刦去了三大袋的現鈔，總數達到一千萬元。

銀行當局在埋怨警方姍姍來遲，警方却埋怨大街上的羣衆在爭住執鈔票，而造成了空前的大混亂，警車是絕不能够不顧人命，橫衝直撞的趕來捉賊的。

銀行內的人，前後只昏迷了五分鐘左右，便紛紛醒了過來。

夏維探長在附近聞訊趕至，知道又是木偶的傑作，不禁在心裏高呼上當！

這是十分明顯的事，幕後人在利用大鐘樓的木偶先製造驚人的混亂，然後趁機打刦全市最大的外資銀行。

這計劃是天衣無縫的，難怪冷眼旁觀的呂偉良，也在暗地讚嘆！

阿生說道：「這傢伙果眞是詭計。用散發鈔票的方法，最容易造成混亂！」

「是的。」呂偉良也怔怔地說：「我早就想到了，此中可能另有陰謀，想不到果然給我不幸而言中。」

「鈔票會不會是假的？」

「不！我也拾得了一張五元的，我看過了，那是眞的啊！」

「其實，照我看全是五元面額的。」

「即使如此，這數目也不在少。」呂偉良說道：「但沒有人想到這是魚餌。現在，他們釣到一條很大很大的魚了。」

「眞的是天才！」阿生說：「抓住一個布小寶，要了布如龍四十萬大元已經非常了不起，這一次，更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鬧市中，在人山人海的大街之上，從容刦走了這許多錢，應該封這傢伙做賊博士才對。」

呂偉良苦笑道：「難爲我們的探長先生，竟然還會懷疑到我們的身上來。」

「是的，我幾乎忘記告訴你。」

「什麼事？」

阿生道：「你不是叫我去查世界百貨公司的玩具部麼？」

「是的，有些什麼結果？」

「沒有，鄧占士似乎沒有什麼可疑之處，正如他所說，如果他是綁匪，他不會再留下來的，早已經在得手後離開本市。」

「嗯！」呂偉良沉思着說：「我看，這個利用機動木偶作孽的人，還會再有好戲上演。」

「是的，有了布如龍的四十萬仍未心足，可見他們是個大胃口的匪帮。」

這時候，呂偉良看見夏維探長由銀行裏出來，

手上拿着一些東西，好像是一卷菲林。他想走過去，但給一名警員推開了。

呂偉良正要退後，夏維探長已經發現了他，跑過來打招呼道：「呂老兄，今天的事，請你忘記了它！」

「什麼事？」呂偉良問道。

「就是把阿生帶到布家去的事。」

「噢！原來是那件事！」呂偉良笑道：「你把我們師徒二人看得太高，才會把我們當作木偶主人，這該是我的榮幸呢。」

「別開玩笑了，請到我車上談談。」

「有什麼指敎？」

「連串的事件已經發生，怎麼你還在袖手旁觀？」夏維探長道。

「這應該是警方的事啊！」

「但我知道你一向站穩正義立場的。」

「我還未明白對方的目的，況且，這件案我也知得不多。」

夏維探長道：「只要你有興趣，隨時來找我，我會把我們警方知道的，都告訴你。這一卷菲林，是銀行裏自動攝影機拍攝下來的，如果你要看，我也可以賣個特別人情啊！」

「先謝謝你。」呂偉良說道：「照我估計，菲林中也沒有什麼好看的，如果眞的是三個木偶，這便是破天荒的大刦案，比起倫敦的郵車大刦案會更加轟動。而影片中映出來的，不過是三個木偶，對誰也沒有幫助的，可不是嗎？」

「是的是的，」夏維探長也覺得有點道理，他又說：「警方正考慮出花紅緝兇，你有興趣的，銀行方面還有暗花。」

呂偉良只笑了笑，便目送探長登車離去。

阿生說道：「這是一件十分棘手的，別說探長做事一向死板板，我也覺得有如狗咬龜——無處可以下手。師父，你有什麼意見？」

「沒有。」呂偉良突然面色一沉，臉上的笑容消失了，他沉聲說道：「這是一件可怕的事，一名勇敢的消防員，在衆目睽睽之下犧牲了。這，就是令我決心插手這件事的主要原因之一。」

「是的，我也這麼想，這幕後人太殘忍了。」阿生嘆息着說，「但，我們如何着手進行？」

「我還沒有想到一個好辦法。」呂偉良一邊說着，一邊拄杖走向他的汽車停泊處。

回到汽車上，呂偉良要阿生開車往警局。

阿生最了解他師父的性格，每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須要他大動腦筋的時候，他便不想開車，因為他要集中精神去想。

所以，在汽車行進途中，阿生也不去問他，讓他靜靜的想。

到了警局之後，呂偉良終於去找夏維探長。

夏維有點喜出望外，他幾分鐘之前才見過呂偉良，正担心他對這件事採袖手旁觀的態度，想不到他這麼快就來了。

過去有過不少實例，凡是「鐵枴俠盜」呂偉良師徒二人插手的大案，十九會迅速破案。夏維探長也正由於此點，他才會對這位亦俠亦盜的江湖好漢，敬畏三分。

呂偉良要求看看那些由百貨公司搬回警局檢驗的木偶，夏維探長於是令辛尼帶着他們到一個房間裏去參觀！

參觀完那些由外國運來的機動木偶之後，由銀行帶回來的底片冲好了。夏維探長特意把呂偉良請進試映室去參觀外資銀行被刦的過程。

從影片中看，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三個木偶的身手靈活，直如一個百厭的小童一般；當銀行的人都中了它們噴出的迷魂氣體之後，它們由擊破玻璃，躍入櫃圍之內，把三袋鈔票抬走等等過程，都像是受過了訓練的特工一樣，既不似木偶，更不似是普通的刦匪們。

三個木偶都是同一面孔——小丑的模樣。

呂偉良把它們比較一下，覺得影片中所有的，與剛才所見的玩具木偶，並無多大分別；最顯著的，也許就是衣飾方面。

「以這麼一個木偶，訓練成這麼好身手的刦匪，你猜可能嗎？」呂偉良開玩笑地問。

夏維說道：「當然不可能。這是他們這幫匪徒利用這些木偶，無非在木偶之內，裝上更精細的儀器而已。」

就在這時候一名探員走進來，對夏維探長說道：「局長請你到他辦公室去！」

夏維一怔：「一定又是向我發脾氣，呂老兄，你隨便坐一陣，我很快就回來了。」

「別客氣！」呂偉良說。

夏維走後，辛尼問呂偉良：「對于這一連串事件，你有何高見？」

「我拜訪過布如龍了。」呂偉良說道，「我相信他的說話，他與綁匪拉不上關係的。」

辛尼說道：「綁匪要我們放了田加西，這是重要的綫索之一。可惜，探長認為找田加西也沒用，因為他一直在牢中，探長認為他不會知得太多。」

「田加西？」阿生問，「是不是年前犯了殺人罪，後來被判誤殺罪，判入獄十年的殺人犯啊？」

「對了，你眞好記性。」辛尼又說，「所以這個木偶的操縱者，十九是田加西的好友。這一點，

似乎毫無疑問的。」

「這些事，似乎未向外間透露，是不？」呂偉良問道。

「是的。」辛尼又說，「交由布小寶帶回來的小木偶，內中就附了一卷聲帶，那傢伙聲明如果警方不設法釋放田加西，便會幹完一宗又一宗，令到警方忙個不了。」

「好大的胆子啊！竟敢公然向警方勒索呢！」阿生道。

辛尼低聲說：「不過，你們知道便好了，切不可對外面的人說。」

呂偉良道：「我一直以為警方的事每一件都會公開的。」

辛尼說道：「這是面子關係，局長要把這事暫時隱瞞一下。剛才把探長召去，可不知是否又是為了這件事。」

呂偉良道：「如果我所料不差，可能是為了外資銀行被刦的事。」

辛尼道：「也許給你猜對了，外資銀行的老闆，是局長的好朋友啊！」

話未完，夏維已經拉長臉走入來。

辛尼不敢看他，但是，呂偉良却笑道：「是不是外資銀行的老闆有電話來找你上司？」

「是的，你怎麼知道？」夏維道。

呂偉良突道：「可以想得到的，還有什麼事能比外資銀行被刦更重的？其實，以我個人的觀感，一千萬元仍買不到那消防員那份勇敢！坦白說，他的死才是眞正促使我插手這件事主因。」

夏維嘆一口氣說：「三天——三天之內，如果沒有辦法把那一千萬贓欵找回來，我便要倒霉退休，而不是光榮退休。」

辛尼忍不住開腔了：「這麼喜歡限期破案，為什麼不叫他自己去辦呢？」

呂偉良道：「因為他是局長啊！所以他不必做，只要懂得叫你們就行了。這就是人們為什麼一定要爬到最高的位置才甘心！」

阿生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對呂偉良說：「我到車子裏等你好嗎？」

呂偉良看了看腕表，下午二時了，他也跟夏維和辛尼等人告辭。

在走到停車場去的時候，呂偉良問阿生：「你想到那裏去？」

「沒有啊！」

「我看得出的，你顯然有企圖。」

阿生尷尬地笑了笑：「我覺得局長太不講理，想氣他一氣罷了。」

「別傻氣！」呂偉良說道：「我們正須要集中精神去想一想，怎麼樣才可以找到那木偶的幕後操縱者呢？」

阿生本來想出來打電話給陶局長，氣他一氣，聽了呂偉良的勸告，只好作罷。

是的，現在他就要集中精神去想，尤其是這件案，可以說毫無綫索，偏偏阿生又是對於那機動的木偶大感興趣。

從表面上看來，木偶是由無綫電操縱的，木偶本身極有可能裝置有電眼，所以對于木偶身歷其境的事，幕後操縱者十分了解；要不是如此，布如龍的珠寶首飾，又怎麼會失去？

另一方面，阿生對于他自己設計的儀器，也恨不得有地方可派用場；可惜呂偉良老早不想插手這件事，否則，阿生已經可以大演身手了。

呂偉良却覺得綁匪妬忌有錢人，所以才向無辜的小孩下手。但是，現在看來，却又不是這麼一回事，綁架布小寶，只是牛刀小試；現在打刦外資銀行和大派鈔票，才是主題戲！

要警方釋放田加西，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世間的事，往往亦有不可能的事，變成可能的；例如國際間一連串的刦機的事，儘管世界輿論在罵這是卑鄙下流的低能手段，但到頭來，各國政府還是要就範的。

呂偉良終於決定明天就到監獄中去一次；他要探望一下從不認識的田加西。

由於鬧市中心區連串發生兩件轟天動地的事件——爆炸鐘樓散銀紙以及三個木偶刦銀行，兩件事都是罕見的大事，所以一時之間，轟動了全市，晚報用作頭條新聞，電視也派出了外景隊前往現場拍攝新聞片。

平時已經够熱鬧的鬧市中心，如今就更加熱鬧了。

呂偉良親自駕車到那兒附近去，來回的兜着圈子。

但是，他並非來看熱鬧，就算要看熱鬧，剛才也看過了。他是來視察現場情形的；呂偉良首先研究匪徒的逃走路綫，然後又研究他們如何把鈔票，炸彈和木偶運上鐘樓。

在那兒逗留了一小時有多，這才返家去。

那天下午和整個晚上，街頭巷尾，無人不談論今天鬧市中心發生的兩件大事。

由於兩件事俱與木偶有關，於是敏感的家長，凡是孩子玩過的木偶或洋娃娃，都紛紛被扔到垃圾桶裏去。儘管警方在作出一連串的安定民心的廣播，但是，人心惶惶，似乎是勢難避免的事。

翌日，兩件木偶怪事，更是佔據了報章大部份

的篇幅。

呂偉良和阿生購備一些食物和香烟之類，駕車到市郊監獄去！

他們要探望的，是田加西。可是，田加西却出奇地瞪住呂偉良：「我不認識你啊！」

呂偉良舉一舉他的鐵枴杖：「這就是在下的標誌，只要你想一想，就知道我是誰。」

「鉄枴俠盜？」

「對了。」

「我們一向沒有來往。」

「但是，我一直留意你這件案的發展，外面發生的事，你可知道了？」

「不知道。」

呂偉良道：「有人準備來救你出去！」

田加西的心情突然緊張起來，沉聲問道：「可是有人請你來救我？」

「是的，你可知道他是誰？」

「一定是我的情婦。」田加西忽然又說：「不！不會是她吧？」

「事到如今，你必須對我坦白，否則，還有九年時光要你在此虛渡，明白嗎？」

「明白的。」

「告訴我，你的情婦有沒有辦法可以助我一臂之力。我只有兩個人，就是我和我的徒弟二人，我須要一個助手。」

「我也不知道她可否帮助你，她……她很久沒有來探望我了。女人……唉！女人總多是靠不住的啊！」

「對了，與我接洽的，是你的一個死黨兄弟。你可猜到他是誰？」

「是不是史彪？」

「是的。」

「他什麼時候回來了？」

「好幾天啦，」呂偉良又道：「告訴我，你那情婦的地址吧！」

「愛河道六號四樓A座。」

「她叫什麼名字？」

「安娜。」田加西又說：「不過，如果她沒有誠意，你可千萬不要把計劃說出，否則，她會破壞我們的啊！」

「我明白了。」呂偉良又問：「你還有什麼親人在外面？如果安娜帮不了我，我也可向別的方面去試探一下。」

「沒有。只有安娜一個，但她可能變了心！」

田加西感慨地說。

獄吏走過來，說道：「够鐘了！」隨即把田加西帶走！

失去了自由的人，就是這麼樣，每件事都必須受人限制住的！

呂偉良分明是欺騙了他。

但是，現在他看見這犯人如此可憐，心裏反而又有點難過！

不過，為了制止「木偶奇兵」的「幕後司令」繼續行兇作惡，呂偉良已經立下了決心，不擇手段的去對付他了。

當呂偉良按址去找安娜時，發覺安娜半裸着身體，死在浴缸之內。

（未完待續）

過關刀

同是天涯尋師人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雲彪往鬼谷應「地獄公主」甄賈谷蘭的死亡約會，途為董圖糾衆截擊，得余素貞暗助脫險，兩人結件同行，至一月老祠，突遇「酒蟲」饒徧公，楚雲彪呼之不應，對於楚雲彪反眼若不相識，旋而手舞足蹈，狂呼而去，楚雲彪只好嗒然若失的與余素貞繼續上路，在一鎮上向一老者購包子充飢，旋聞一鎮民與老者談話，楚雲彪聽知那賣包老者並非本鎮人氏，心疑有詐，乃將包子餵狗，果見狗隻中毒，楚雲彪偽作未知奸計，與余素貞在路旁一株大樹下坐下，余素貞知其要將計就計，大呼好計——

楚雲彪把包子放落地上，笑問道：「妳要先吃肉包還是豆沙包？」

余素貞道：「先吃肉包。」

楚雲彪於是拿了一個肉包給她，低聲道：「把妳的七巧斷魂針準備好，看準了再發出，懂麼？」

余素貞點點頭，拿着肉包「吃」起來。

她當然不敢眞吃，只是把包子拿近嘴邊裝模作樣罷了。

楚雲彪也拿起一個作狼吞虎嚥之狀，一面連聲稱讚道：「不錯！不錯！味道眞好……」

余素貞把「吃過」的肉包往懷裏一塞，說道：

「再來一個！」

兩人各「吃」了三個，然後就在樹下歇息聊天起來。

楚雲彪道：「我看還有六天的路程才能到達那地方……」

余素貞道：「要是再有一匹馬，可能三天就可到了。」

楚雲彪道：「不錯，過去四五十里便是永城縣，那裏大概有馬可買。」

余素貞道：「這兩天，讓你步行，眞是不好意思。」

楚雲彪道：「不妨，有妳這樣美麗的姑娘同行，我還有甚麼可抱怨的呢？」

余素貞嬌嗔的瞪了他一眼，道：「哼，油腔滑調！」

楚雲彪笑道：「妳跟一個油腔滑調的人同行不妨，要是跟一個——啊唷！」

他痛叫一聲，彎下腰身，直皺眉頭。

余素貞嚇了一跳，問道：「怎麼啦？」

楚雲彪叫道：「我的肚子好痛，好像刀子在割！啊唷！啊唷……」

余素貞大驚失色，伸手扶住他，惶然道：「怎麼搞的？怎麼搞的？」

忽然，她縮手往自己的肚子一按，愁眉苦臉道：「不好，我也痛了！」

兩人愈痛愈厲害，愈叫愈响，最後就在樹下打滾慘叫起來。

轉眼間，兩人都滾得灰頭土臉，滿身骯髒，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這時，一個灰衣老人，突如鬼魅般的出現在他們兩人跟前。

來者非別，正是賣包子的老人！

他的一臉忠厚相，業已消失得干乾淨淨，此刻臉上掛着一片兇悍冷酷的惡笑！

楚雲彪胸部劇烈的起伏着，嘴裏「嗬嗬」的喘着道：「老人家！你……你的包子不……乾淨！」

老人嘿嘿詭笑道：「老漢的包子很乾淨，只不過裏面多放了一樣東西了！」

楚雲彪口吃着道：「你……你放……放了甚麼……東西啊？」

老人簡單有力地道：「毒藥！」

楚雲彪兩眼一直，大叫道：「你！你是誰？你

……你爲甚麼要……對我們下毒？」

老人含笑道：「因爲老漢奉命取你性命！」說罷，舉手揭下兩道假眉，再揭下一撮假髯鬚，於是他的眞面目露出來了。

原來，他是北邙四醜的老二，霹靂斧花威！

楚雲彪駭然道：「天哪！原來是……是你！」

余素貞一邊打滾一邊哀叫道：「好呀！你老賊竟……竟用此下五門的……手段來毒殺我們！」

霹靂斧花威臉色一沉，冷冷道：「醜丫頭！那天妳暗中打出暗器傷害我們三個兄弟，那又該怎麼說？」

余素貞叫道：「我是路見不平，出手鋤奸！」

霹靂斧花威獰笑一聲道：「等一下妳就知道好管閒事會有甚麼後果！」

楚雲彪雙手猛抓胸口，翻來滾去，嘶聲大叫道：「姓花的！你們……你們奉誰之命要殺死我？」

霹靂斧花威轉望他冷笑道：「你想知道的話，去問閻羅王好了！」

楚雲彪嚎叫道：「你不說，我死不瞑目！」

霹靂斧花威仰頭一陣大笑，道：「正要你死不瞑目！」

楚雲彪道：「我有辦法叫你說出來！」

霹靂斧花威大笑不止，道：「是麼？你現在還有甚麼手段可以施展？」

楚雲彪道：「有！」

霹靂斧花威哈哈狂笑道：「好，那就請施展出來讓老夫拜識拜識——」

一語未畢，神色陡地一呆！

接着，面上現出了無比驚愕之色，兩眼直直的瞪望着楚雲彪，然後身形慢慢前傾，終於「蓬！」然一响，仆倒地上！

楚雲彪登時停止打滾痛叫，生龍活虎似的一躍而起，笑道：「七巧斷魂針果然名不虛傳！」

余素貞由地上盈盈而起，拍打着身上的土灰，脆笑道：「承蒙誇奬，不勝榮幸之至！」

楚雲彪低頭看着霹靂斧花威含笑問道：「妳打中了他何處？」

余素貞道：「麻穴。」

楚雲彪撥開花威的衣衫一看，果然見一支七巧斷魂針正釘在他的麻穴上，不禁又稱讚道：「認穴如此之準，實在了不起！」

余素貞擠眼一笑道：「較之我師父可謂小巫見大巫，我師父能夠同時發出七支，支支不落空。」

楚雲彪一指花威，問道：「他還可以開口說話吧？」

余素貞道：「可以。」

楚雲彪於是手掌一探，抓起花威往樹頭下一摔，讓他背靠樹身半躺着，然後沉下臉孔道：「花威，我說的不錯吧？我有辦法叫你說出來！」

花威顯然被搞糊塗了，眼皮一眨一眨的，傻楞楞的呆望楚雲彪良久之後，才開口道：「你們……沒有中毒？」

楚雲彪冷笑道：「剛才中毒，現在好了。」

花威仍然滿面驚疑的問道：「你們吃下那些包子？」

楚雲彪由懷中摸出一個壓扁了的包子，一下塞進他嘴裏，道：「這樣好吃的包子，我們可捨不得吃，所以要留下來孝敬你！」

花威嚇得趕快吐出包子，又連連吐口水，樣子狼狽極了。

楚雲彪又由懷中摸出一個，笑道：「你不吃不行，非吃下不可！」

花威緊緊閉着嘴巴。

楚雲彪道：「沒有用的，我挖開你的肚子，也要把這些包子塞入你的胃裏！」

花威又驚又急，冷汗都冒出來了。

楚雲彪伸出左手，在他兩邊牙齦上用力一揑，迫使他張開了嘴巴，然後作勢要把包子塞入他嘴裏，沉聲冷笑道：「這個包子吞下去，明年今日便是你霹靂斧花威的忌辰！」

花威哇哇怪叫。

楚雲彪道：「不過，假如你肯說出使者是誰，看在你們北邙四醜已死了三個的份上，我可以放你一條生路。」

說到此，鬆開揑住他牙齦的手指，問道：「怎麼樣？」

花威透了口氣，隨之瞪目吼叫道：「你別做夢！老夫甚麼也不會回答你的！」

楚雲彪揚眉一笑道：「那麼，你大概是想吃包子了？」

花威「哼」了一聲，又把嘴巴閉上。

楚雲彪又伸手揑開他的嘴巴，把包子塞入他的嘴裏，笑道：「我最敬佩不怕死的英雄好漢，你既然寧死不說，我也不強迫你了！」

花威雙目瞪如銅鈴，額上青筋暴現，嗚嗚的叫起來。

楚雲彪含笑道：「你是否有話要說？」

花威連連眨眼，表示有話要說。

楚雲彪便將他嘴裏的包子取出，再鬆開手指，道：「說吧！但是要說中聽的話，否則我不會再給你說話的機會！」

花威又透出一大口氣，怒聲道：「寃有頭，債

有主，你有種自己去找他算賬好了！」

楚雲彪道：「你不先說出他是誰，我如何能去找他算賬？」

花威道：「老夫也不知他是誰！」

看見楚雲彪又要動手，忙又接下道：「聽我說，我眞的不知他是誰！」

楚雲彪冷笑道：「哼，是麼？」

花威道：「是的，有一天，我們兄弟和董無常正在商量刦鏢，忽然出現了一個蒙面人——」

楚雲彪挿口道：「是男是女？」

花威道：「男的，聽聲音，約是四十多歲的年紀。」

楚雲彪又問道：「身材如何？」

花威道：「很雄偉。」

楚雲彪想起了在馬鞍山看見的那個黑衣蒙面人，心想可能是同一人，乃道：「好，說下去。」

花威道：「他一出現，就問我們願不願意賺兩萬五千兩銀子，接着說明他要收拾一個人的性命，假如我們願意替他取到那人的首級，他願每人付給五千兩銀子……」

楚雲彪微微一冷笑道：「他要收拾『那人』，自然是我了？」

花威道：「是的，起初他不肯說出，後來我們答允他殺人，他當塲每人付給一張兩千兩銀子的銀票，然後才說出要殺的是你。」

楚雲彪道：「他先給你們每人兩千兩銀子，等取得了我的首級後，再付出其餘的叁千兩？」

花威道：「正是。」

楚雲彪笑道：「他竟不怕你們拿了錢後不履行承諾？」

花威道：「江湖上所講究的就是『道義』兩字，我們以後，如果還想在江湖上混下去，豈能騙人錢財。」

楚雲彪問道：「他要你們取得了我的首級後，去何處見他？」

花威道：「講好取得了你的首級後，便去五虎嶺上放一把火，他便會來相見。」

楚雲彪道：「五虎嶺在何處？」

花威道：「登封東北約五十里處。」

楚雲彪突然沉臉冷冷一笑道：「哼，你說謊的本能倒是十分高明！」

花威叫道：「我說的句句是實，若有半句虛言，我花威便是狗娘養的！」

楚雲彪道：「好，董無常現在人在何處？」

花威道：「他……」

楚雲彪冷冷一哼，道：「如不說實話，仍得吃包子！」

花威支吾一下，才道：「要是沒逃開，就還在這附近。」

楚雲彪抬頭，四望一遍，然後又問道：「你想想，那蒙面人會不會暗中跟着你們，監視你們的行動？」

花威道：「這個，我可就不知道了。」

余素貞忽然挿嘴問道：「昨天晚上，那位酒虫饒衞公在月老祠中出現，是你們安排的吧？」

花威神色一呆道：「酒蟲饒衞公？他在……月老祠中出現？」

余素貞冷笑道：「你別裝蒜！」

花威面上登時露出受了寃枉的樣子，叫嚷道：「我們沒見過酒蟲饒衞公！我們根本不知酒蟲饒衞公在那月老祠中！昨天我和董無常暗中尾隨你們，看見你們進入月老祠，知道你們要在月老祠過夜，就離開了那兒，入鎮商量擒殺你們的計策，根本不知酒蟲饒衞公在月老祠中！再說酒蟲饒衞公是正派人物，他在月老祠出現，對你們只有好處，你們怎麼反怪起我們來了？」

楚雲彪見他情緒激動，不似說謊，便笑道：「好吧，我姑且相信你的話……」

花威道：「我已將一切據實說出，現在你須履行承諾放我走！」

楚雲彪道：「我只說要放你一條生路，並未說立刻放你逃生。」

花威怒道：「你還想怎樣？」

楚雲彪笑了笑，說道：「不想怎樣，我們馬上就要走，你則暫時在此躺一躺，等候董無常來救你好了！」

他說到這裏，向余素貞一擺手，道：「上馬，咱們該繼續趕路了。」

余素貞不以爲然地道：「就這樣饒恕他，未免太便宜他了吧？」

楚雲彪道：「得饒人處且饒人，何況他已死了三個兄弟，何必趕盡殺絕。走！走！」

余素貞嘟嘟嘴，只得上馬坐定，楚雲彪向花威擺擺手，說聲「祝你好運。」便牽馬上路，揚長而去。

不久，兩人的身形已消失在遠處的驛道上。

花威目送他們遠去不見，才大大的鬆了口氣，喃喃自語道：「媽的，眞的賠了夫人又折兵……」

他兩眼左右瞟視一陣，忽然冐冐提高聲音喊道：「董兄！你在麼？」

四下很靜，沒有人回答。

他臉上登時流露出悲憤之色，罵道：「操他娘的，他怎可一逃了之？這算哪一門子的朋友？」

一言甫畢，驀聞身後有個人應聲道：「花老二，你罵誰啊？」

花威一聽大喜，叫道：「董兄快替我解穴，我麻穴上被那醜丫頭打了一針！」

董無常由大樹後轉出，却不立刻動手替花威解穴，負手望着花威冷笑道：「花老二，你剛才在罵誰？」

花威有些尷尬，道：「老夫只道你董兄已經逃了，因此……因此罵了你一句。」

董無常陰聲一笑道：「你罵得眞對！」

花威道：「算啦！老夫只是一時口快，董兄何必放在心上，快替老夫解開穴道吧！」

董無常皮笑肉不笑地道：「眞的，老夫人稱『董無常』，就因老夫心黑手辣，見利忘義，從不與任何人眞情眞義的交友之故，所以你花老二罵老夫不够朋友，老夫並不生氣。」

花威愕然道：「董兄，你是怎麼啦？」

董無常乾咳一聲，緩緩道：「咱們打算取那小子的首級，看來已是無望了，是不是？」

花威嘆道：「正是，那小子太機警了。」

董無常詭笑一下道：「不過，雖然取不到那小子的首級，老夫仍然可以發一筆橫財！」

花威迷惑道：「怎麼說？」

董無常舉手輕捻着頷下的一撮山羊鬚，道：「老夫若殺了那小子，只能得到五千兩銀子，而現在，那小子雖然跑了，老夫却可得到一萬兩！」

花威面色微變，顫聲道：「老夫聽不懂董兄的話意！」

董無常笑道：「聽不懂，老夫可以說明白一點，那天那蒙面人付給咱們五人每人兩千兩銀子的銀票，那四張銀票，此刻都在你花老二的身上，對不對？」

花威神情遽變，駭然驚叫道：「董兄，你說笑話吧？」

董無常兩道倒眉一聳，目中露出殘酷的光芒，嘿嘿冷笑道：「老夫從不說笑話！」

花威面色陣陣蒼白，急聲道：「不！老夫知道董兄是在說笑話，咱們已是幾十年的老朋友了，若說董兄會爲了一萬兩銀子而不要朋友，那簡直是笑話！」

董無常冷冷一笑道：「你不必跟老夫敍交情，剛才老夫說過了，老夫的眼睛，只看得到錢，看不到朋友！」

語至此，在花威面前蹲下，把手伸入花威的懷中掏摸起來。

花威麻穴受制，無力反抗，一時急怒攻心，不禁破口大罵道：「好！姓董的，你這狗娘養的東西，算我們兄弟瞎了眼，認識了你這樣一個人！」

董無常毫不動怒，手在花威懷內掏摸了一陣，終於被他摸出了四張銀票，他把每一張銀票展開，仔細欣賞了一番，然後揣入自己的懷中，笑道：「這一萬兩銀子，可讓老夫舒舒服服的過個一年半載了。」

接着，他揚起右掌，舉在花威的頭上，怪笑一聲道：「花老二，念在你我往日無寃近日無仇，老夫給你一個痛快便了！」

「了」字一出，他的右掌已然落到花威的頭額上！

他不是用力拍下，而是輕輕的按落，看樣子就像沒帶出一點力氣。

但是，他的面部表情却有着劇烈的變化，原是掛着殘酷怪笑的一張臉，此刻變得陰沉沉的，兩顆閃動不定的蛇眼，也突然停止不動，直直的睜望着花威……

花威死了麼？

沒有！

他的面上也起了劇烈的變化，原來是滿面的驚駭憤怒，這時却換上了一副驚喜之色！

他喜從何來？

原來，就在董無常的手掌按落他頭額上之前的一刹那，有兩個人由對面路旁的一叢野草裏冒出，雙雙排開野草，走了過來。

這兩人，便是楚雲彪和余素貞！

花威喜出望外，語聲發顫道：「楚少俠，多謝你救了我的命！」

楚雲彪一指走在身旁的余素貞，哈哈笑道：「你該謝謝這位余姑娘，是她發出七巧斷魂針打中他的！」

花威連忙轉望余素貞，滿含感激地道：「余姑娘，謝謝妳！謝謝妳！」

余素貞含笑道：「你不用道謝，今後你如不學好，有一天可能也會死在我的針下！」

花威回望蹲在自己面前，而一隻手尙按在自己頭額上的董無常，驚疑不置地道：「他……已經死了？」

余素貞頷首道：「不錯！」

楚雲彪上前看看董無常的背部，却不見有七巧斷魂針，不由訝然的驚問道：「妳打中了他那一部位？」

余素貞微笑道：「靈台穴。」

楚雲彪大奇道：「可是針呢？」

余素貞笑道：「你說這個董無常死有餘辜，所以我出手很重，那支針已貫穿他的背部，刺入了他

的心房。」

楚雲彪心中大爲駭慄，道：「原來如此……」

他漸漸對這個認識不到兩天的余素貞生起一種莫測高深之感，因爲他以爲她的「認穴奇準」已是十分了不起，却未料到她的功力也是如此不凡，居然能够在五丈之外把一支細如牛毛的針打入人的體內。

不過，在花威面前，他不願把心中的驚奇表現出來，當下將董無常推倒地上，向花威笑道：「你沒有想到我們會轉回來吧？」

花威又驚又喜道：「正是，也幸虧兩位去而復返，否則我這條老命可就完了。」

楚雲彪微微一笑道：「我早料到他會來，可是未料到他竟是來殺害你，而不是來救你。」

花威恨恨地道：「這老賊！我們兄弟與他相交多年，那裏想到他竟是個見利忘義，只爲了一萬兩銀子，竟不惜殺害老朋友！」

楚雲彪道：「這是你的錯，不是他的錯。」

花威錯愕道：「我的錯？」

楚雲彪道：「是的，一個不走正道的人，難免會遇上一些不是道義而所能解釋之事。」

花威似乎有些憬悟，面有慚愧之色。

楚雲彪伸手扳轉他的身子，拔起釘在他麻穴上的七巧斷魂針，接着替他推拿了一番，然後退開兩步，說道：「你現在可以走了，不過我很希望你能替我做一樁事……」

花威感覺手脚已能活動，當卽站起身子道：「楚少俠有何指教？」

楚雲彪道：「這件事情，要你心甘情願才行，假如你心中不願意，可以立刻離去，我們決不爲難你。」

花威神情激動地道：「老夫願與二位化敵爲友，楚少俠有話就請說出，只要是老夫辦得到的事，絕不敢辭！」

楚雲彪道：「你說那蒙面人要你們五人帶我的首級去五虎嶺見他，這話是眞的麼？」

花威點頭道：「眞的！」

楚雲彪道：「那麼，我希望你帶一顆首級去五虎嶺見他。」

花威驚疑道：「帶誰的首級？」

楚雲彪一指地上的董無常，道：「就帶他的首級好了，但必須盛在木盒中才能瞞過那蒙面人。」

花威恍然道：「楚少俠要老夫引誘那蒙面人現身？」

楚雲彪點頭笑道：「不錯，這件事對你十分危險，假如你不願冒險，我一點也不怪你。」

花威問道：「當那蒙面人在五虎嶺上出現的時候，楚少俠就要跟着現身麼？」

楚雲彪又點頭道：「是的，我會在他打開木盒之前現身出去，絕不使你受到傷害。」

花威道：「好，幹了！」

楚雲彪問道：「你們約好在五虎嶺上見面，詳細地點是在何處？」

花威道：「他只說我們取到楚少俠的首級去到五虎嶺時，就在嶺上放一把火，他便會現身與我們相見。」

楚雲彪沉忖有頃，說道：「這樣好了，所謂五虎嶺，必是有五座山嶺很像老虎而名，你去到當地時，先打聽哪一座山嶺最高，就在那一座山嶺放火，如何？」

花威點頭道：「好的！」

楚雲彪道：「以你的脚力，大約幾天可到五虎嶺？」

花威道：「四天可到。」

楚雲彪道：「不必那麼快，你在第五天的午後到達那兒就行了。」

花威問道：「楚少俠要先去那兒埋伏麼？」

楚雲彪道：「正是，我將改變面貌先去那兒埋伏，這樣才不致被他發現。」

花威道：「好，第五天午後，老夫準時到達那兒！」

楚雲彪凝望着他，微笑道：「你不會出賣我們吧？」

花威登時臉紅脖子粗，道：「這是甚麼話？二位剛剛救了老夫一命，老夫若再出賣二位，那就等於恩將仇報，還算是人幹的麼！」

楚雲彪含笑道：「我以爲你會記恨我殺了你三個兄弟……」

花威低下頭，黯然道：「雙方相搏，非死卽傷，何況錯在我們兄弟和這個董無常，你楚少俠乃是出於自衞殺人，老夫怎敢記恨？」

楚雲彪道：「好，我們先走一步了，五天後再見！」

他和余素貞離別了花威，仍順着驛道前進，走了數百步，兩人忽然同時折身轉入道旁的樹林中。

原來，他的坐騎就拴在林內。

楚雲彪解下拴在樹下的馬，正要牽出樹林，忽然想起一事，便向余素貞低聲道：「妳在此等一會，我去去就來！」

語畢，縱身疾起，穿林而去。

余素貞似知楚雲彪欲去何處，故臉上毫無驚疑之色，只是靜靜的在林下等候着。

約莫過了片刻，只聽樹上「沙！」然一响，楚

雲彪如鳥投林，回到余素貞身邊了。

余素貞問道：「怎麼樣？」

楚雲彪笑道：「妳知道我去了何處？」

余素貞微微一笑道：「哼，你以爲我甚麼都不懂麼？」

楚雲彪聳聳肩道：「他看來確實有誠意幫助我，已將董無常的頭割下來了！」

余素貞道：「那麼，你不該把他的性命當作兒戲，現在就得改變面貌了。」

楚雲彪道：「不僅是我，妳也一樣要立刻改變面貌。」

余素貞摸摸自己的面頰，赧然一笑道：「我可不懂易容。」

楚雲彪拿下掛在馬鞍後的一隻行囊，說道：「我替妳易容。」

余素貞紅臉道：「我不要！」

楚雲彪一怔道：「爲甚麼？」

楚雲彪羞答答道：「你替我易容，那麼你的手就會摸到我的臉……」

楚雲彪失笑道：「那又何妨？」

余素貞嬌嗔的瞪他一眼道：「哼，在你當然不妨了！」

楚雲彪道：「妳若不接受易容，就眞的是把花威的性命當作兒戲了。」

余素貞默然不語。

楚雲彪又道：「妳眞不願意易容的話，那就不能跟我一起走。」

余素貞顯然捨不得離開他，撇唇道：「哼，說得這麼嚴重幹麼？」

楚雲彪正色道：「這是實在的話。」

余素貞惱笑道：「好吧，你可以替我易容，但要正經一些，不得有半點輕浮之態！」

楚雲彪道：「是的，姑娘，我會以戰戰兢兢的心情，替妳易容，絕不敢毛手毛脚，摸不該摸的地方。」

余素貞啐了他一口，背轉身去。

楚雲彪由行囊裏取出易容用物，說道：「現在請坐下來如何？」

余素貞依言在樹頭上坐下，楚雲彪開始替她敷粉，畫眉，點紅痣，然後改變她的髮型；他曾從「酒虫饒衞公」學得一門精巧的易容術，故做來得心應手。

余素貞頻頻取鏡照覗，覺得楚雲彪把她變醜了，因此頗爲不悅道：「下巴這粒紅痣點得眞是豈有此理！」

楚雲彪笑道：「這是畫龍點睛，有了這粒紅痣，妳的容貌才整個變了樣。」

余素貞問道：「這是誰敎你的？」

楚雲彪道：「便是昨夜在月老祠遇見的那位饒老前輩，有一次他對我說：『你小子若能連勝老夫三盤，老夫便傳授你一門千面術』，結果我果然連勝他三盤。」

余素貞道：「三盤甚麼？」

楚雲彪道：「圍棋。」

說話間，已將她易容完畢。

余素貞道：「也該換一件衣裳吧？」

楚雲彪道：「不錯，妳可去附近換衣，我自己要開始易容了。」

當余素貞換上一件勁衣回到他身邊時，他也已易容完畢，她見他一變而成爲一個滿面于思的中年大漢，不禁吃吃輕笑道：「嘴上長着那麼多鬍子，不覺得蹩扭麼？」

楚雲彪咧嘴一笑，道：「不會，很快就會習慣的。」

余素貞笑道：「你何不乾脆打扮作老人，咱們就可父女相稱！」

楚雲彪道：「不成，有一次我扮作老翁，過渡時，一位五十多歲的老者看我站着，連忙讓出他的座位，拉我下去，我當時不便拒絕，可是却覺欺騙善良，心中十分不安。」

他去附近換上一件衣服，然後仍由余素貞乘馬，繼續起程趕路……

這天晌午時分，兩人趕到永城，在城中吃了飯，買了一匹馬，隨即并轡出城，取道疾馳。

第二天，兩人行經一處荒野地帶，余素貞忽然勒住坐騎，急道：「停！」

楚雲彪疾忙勒住馬，問道：「何事？」

余素貞道：「你注意聽聽！」

楚雲彪側耳凝神一聽，立刻聽到左方遠處，隱隱傳來一片兵器相擊之聲，不禁面色一變道：「有人在打鬥！」

余素貞道：「去看看如何？」

楚雲彪道：「好！」

於是，兩人撥轉馬頭，一齊向着左方野地上馳去。

馳前數十丈，轉過一座土坡，但見前面數丈之處，正有一老道和一青年在大打出手！

老道年約六旬，面貌乾瘦，圓目尖嘴，蓄着兩撮八字鬍，身穿八卦道袍，對敵兵器是一把長劍。

青年年在三十之譜，四方臉，其貌不揚，頭戴一頂草笠，穿着莊稼人的衣衫，手上的兵器，竟是一把鐵鈀！

但是，別看那是一把耕作的農具，此刻在那青

年的手上舞動起來，却是虎虎有聲，一招一式都含蓄着無比凌厲的威力。

那老道的身手也不含糊，見招破招，覓隙反攻……看情形兩人已打了好久，因勢均力敵，還未能分出勝負。

楚雲彪一見到那個拿鐵鈀的青年，不覺脫口低呼一聲道：「是他——田舍郎！」

余素貞問道：「那個拿鐵鈀的青年麼？」

楚雲彪道：「正是，他叫田舍郎！」

余素貞道：「你認識他？」

楚雲彪道：「是的，他師父田舍翁與家師亦有很好的交情，曾互相拜訪過。」

余素貞好笑道：「師父叫田舍翁，徒弟叫田舍郎，這種綽號倒也別緻。」

楚雲彪道：「他們師徒一向以耕種爲活，鮮少與一般武林人往來，因此大家就送他們師徒『田舍翁』和『田舍郎』的綽號，至於眞姓名，反而少有人知道。」

余素貞道：「那老道人是誰？」

楚雲彪道：「不知道。」

余素貞道：「要不要助那田舍郎一臂之力？」

楚雲彪道：「先問個明白再作道理。」

他飄身下馬，一個箭步跳過去，大叫道：「二位且請住手，有話好說！」

那田舍郎認不出來他是無影刀楚雲彪，臉色一沉道：「朋友，莫管閒事！」

手中那把鐵鈀一點也不停頓，如狂風暴雨般的，綿綿攻了上去。

楚雲彪笑道：「趙兄，小弟是楚雲彪！」

那田舍郎一聽之下，立時拖着鐵鈀跳開，向那老道人沉道：「牛鼻子，你有種就別逃，咱們待會再來拚個生死！」

那老道人怒沖沖道：「放心！今天你小子就是叫人抬一頂八人大轎來，你家道爺也不走了！」

田舍郎說了聲「好！」這才轉對楚雲彪打量着，面呈狐疑道：「你說你是誰？」

楚雲彪抱拳一拱道：「小弟楚雲彪，趙兄別來無恙？」

田舍郎兩道粗眉一皺，側頭訝然道：「楚——雲——彪？」

楚雲彪笑道：「是的，小弟因故改變了面貌，難怪趙兄認不出。」

田舍郎朝他走上幾步，凝目上上下下端詳他一番，突然不聲不響，手中鐵鈀猛招，向他腰上猛掃過去。

楚雲彪疾忙一閃身，刀出如電，「噹！」的一聲，以刀背封擋住他的鐵鈀，笑道：「趙兄，你又來了！」

田舍郎面色一喜，撤回鐵鈀，哈哈大笑道：「不錯！你果然是雲彪老弟！」

敢情他突然發動攻擊，乃是在試探楚雲彪的刀法，現在已試出眼前的「虬髭大漢」確是楚雲彪不錯了。

楚雲彪收刀歸鞘，一指那老道人，問道：「這位道長是誰？趙兄因何與他拚鬥？」

田舍郎轉對那老道人怒目而覗，恨恨地道：「他叫『赤道子』，是殺害家師的嫌疑人物！」

那道號「赤道子」的道人聽了雙睛一瞪，接口吼叫道：「放屁！誰是殺害令師的嫌疑人物？你小子可曾親眼看見？」

楚雲彪一聽對方的道號，心中微微一懍，暗忖道：「原來是青城上淸宮的高手……」

關於這位赤道子，他曾畧有耳聞，知道他是青城山上淸宮中的傑出人物，在武林中頗享盛名，相貌雖然長得叫人不敢恭維，人却甚是正派，只是脾氣稍嫌暴躁了一點而已。

現在，楚雲彪一聽田舍郎指着赤道子是殺害他師父田舍翁的嫌疑人物，心中自是萬分驚疑，覺得和事老做不成了。

田舍郎一頓手中鐵鈀，怒叱道：「老雜毛！我雖然不曾親眼看見，但是除了你外，還有誰會殺害家師？」

赤道子暴跳如雷，道：「你說！貧道有甚麼理由要殺害令師？」

田舍郎沉臉緩緩道：「我們師徒在南山居住數十年，除了幾位與家師有深交的武林高人之外，從來沒有一個武林人去過我們的南山農舍，而你老雜毛那天無緣無故突然在我們南山農舍出現，隔了不到三天，家師就失踪了，憑這一點，我就敢認定你是殺害家師的嫌疑人物！」

赤道子氣得七竅生烟，大罵道：「渾蛋小子！貧道要說幾次你才聽得入耳？貧道那天去你們南山農舍，是因有事路過該地，因久慕令師之名，故順道前往拜訪。貧道與令師往日無冤近日無仇，有甚麼理由要殺害他？再說令師是當今武林有數的高人之一，貧道這點能耐，還殺得死他麼？」

楚雲彪一聽田舍郎說出「失踪」二字，心頭一動，便道：「趙兄，令師是被殺害在南山農舍？抑或是失踪不見了？」

田舍郎咬了咬嘴唇，答道：「是失踪不見了，不過現場有惡鬥痕跡，地上又有一灘血，所以在下斷定家師必是在家中遇害，之後又被滅屍！」

楚雲彪和余素貞聽到此處，兩人不約而同的對

望一眼，都在心中暗忖道：「怎麼有這許多人丟了師父？」

楚雲彪接着又問道：「這是甚麼時候發生的事情？」

田舍郎道：「半年前發生的事；那天在下正好入城購物，回家一看那種情形，就知發生了變故，後來在下在家等了三四天，仍不見家師返回農舍，才斷定家師已然遇害，那時在下就想到了這個老雜毛，你想他和家師並無任何交情，忽然跑去我們農舍拜訪，而隔不了三天，家師就失踪不見了，所以這老雜毛一定是殺害家師之人！」

楚雲彪搖搖頭，說道：「趙兄如不介意，小弟要說一句公道的話……」

田舍郎道：「你說！」

楚雲彪道：「誠如趙兄所言，這位道長確然有些嫌疑，但是嫌疑並不就是罪證，趙兄應該先找出證據，才可找這位道長報仇。」

田舍郎眨眨眼道：「你要我如何去找證據？」

楚雲彪道：「一個人要殺害另一個人，總是有原因的，而這個原因，可能有別人知曉，趙兄可從各方面去探聽，只要找對了人，總有蛛絲馬跡可尋的。」

田舍郎抬目一瞥赤道子，恨聲道：「這老雜毛無緣無故的去我們南山農舍，難道這不是一個證據麼？」

楚雲彪道：「令師乃是當今武林大名鼎鼎的人物，這位道長既是久慕令師之名，於路經南山時，便道登門拜訪並非全無可能啊！」

田舍郎道：「我覺得太巧了！」

楚雲彪笑道：「這世上總有許多事情發生太湊巧，譬如咱們今天在此相遇，而且有着相同的遭遇，不是很巧麼？」

田舍郎不解的問道：「你我有着甚麼相同的遭遇？」

楚雲彪道：「家師和令師一樣，也在數月前突然神秘失踪，家師所居洞府，也有打鬥的痕跡！」

田舍郎神色一呆道：「當眞？」

楚雲彪點頭道：「與家師同時失踪的，還有『抓癢老人』和『酒虫』兩位老前輩——」

田舍郎張目失聲道：「宇內三奇同時失踪？那是怎麼一回事？」

楚雲彪不答，一指身邊的余素貞，又道：「這位余姑娘，她師父『賣花婆』也失踪了，她們師徒的情形，也像你們師徒一樣，一向很少與武林人打交道，可是却無緣無故突然失踪不見。」

田舍郎望了余素貞一眼，面上驚容更盛，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楚雲彪道：「到目前爲止，小弟也還查不出一點端倪，不過有一件事情很怪，前天小弟在烈山附近的一間月老祠中見到了那位失踪數月之久的『酒虫饒衞公』——」

田舍郎急問道：「他告訴你甚麼？」

楚雲彪搖頭道：「他甚麼也沒告訴我，他甚至已認不得我是誰了！」

田舍郎驚訝道：「怎講？」

楚雲彪輕嘆一聲道：「因爲他的神智已經錯亂，變成一個瘋子了！」

田舍郎大驚道：「那爲甚麼？」

楚雲彪搖搖頭道：「不知道！」

田舍郎滿面驚疑的發呆良久，才喃喃自語似的道：「他一定遭遇到某種非常可怕之事……你想家師的失踪，與令師等人的失踪是否……是否同屬某一人造成的？」

楚雲彪微微點頭道：「也許是的。」

田舍郎回望赤道子，臉色一沉道：「那麼，咱們合力把這老雜毛擒下來拷問他一個明白，無論如何，這老雜毛是脫不了嫌疑的！」

楚雲彪道：「不，小弟的感覺是：這位道長與令師的失踪無關！」

那赤道子聞言面露笑容道：「畢竟是刀癡的傳人頭腦清楚，不像他那樣渾，被黑臉的要了去，却來找白臉的要錢！」

田舍郎大怒道：「你說甚麼？」

赤道子大聲道：「貧道說小子迷迷糊糊，像一隻瘋狗，亂咬人！」

田舍郎一掄鐵鈀，便要上前再打，楚雲彪連忙上前攔住，勸道：「好了，彼此少說一句吧，不要再打了，趙兄若肯聽信小弟之言，就讓這位道長去吧。」

田舍郎抗聲道：「我不同意他沒有一點嫌疑，好不容易今天找到他，豈能讓他就此離去！」

楚雲彪道：「就算他有點嫌疑，但他是青城上淸宮的人，所謂跑得了和尙跑不了廟，趙兄等找到証據，再找他算賬亦不爲遲。」

田舍郎悻悻然道：「他竟罵我是瘋狗！我……我是瘋狗麼？」

楚雲彪笑道：「相罵無好言，趙兄不是一樣口口聲聲罵他老雜毛？」

田舍郎哼了一聲，未再開腔。

楚雲彪乘機轉向赤道子一揖道：「這位道長，你請去吧！」

赤道子把長劍納入鞘中，怒望田舍郎道：「小子，你如懷疑令師是貧道殺害的，只管去查，但若

有一天經証明貧道不是殺害令師之人，貧道可就要找你算賬了！」

說畢，將身一縱，如飛而去。

田舍郎目送對方漸漸遠去的身形，餘怒未息地道：「這老雜毛竟罵我是瘋狗，哼哼！」

余素貞噗哧一笑。

田舍郎轉頭望她，忽然面紅耳赤，神態變得很侷促不安，吶吶地道：「妳……妳笑甚麼？」

余素貞笑道：「你的綽號叫『田舍郎』，看來有些道理！」

田舍郎更是窘迫，連忙轉對楚雲彪問道：「雲彪老弟，你們欲去何處？」

楚雲彪道：「提起我們欲去何處，說來話可長啦！」

田舍郎道：「可是欲去尋找令師的下落？」

楚雲彪道：「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

田舍郎甚是迷惑，連連眨眼道：「這話怎麼講呢？」

楚雲彪道：「來，大家坐下來談談……」

於是，三人就在野地上圍坐下來，楚雲彪便將發現師父失踪之後所遭遇的一切事情一一說出，足足說了兩刻時之久，才把全般經過叙述完畢。

田舍郎聽得很驚奇，也很迷惑，問道：「那麼，這個署名爲『地獄公主甄賈谷蘭』的女人，到底是不是墳墓場上那一個？」

楚雲彪搖頭道：「小弟至今亦還不知她們是同一人或是兩個人！」

田舍郎又問道：「她要你去鬼谷，究竟有何用意？」

楚雲彪笑道：「不知道！」

田舍郎道：「你不知她是誰，也不知她意將如何，怎可盲目前往赴約？」

楚雲彪道：「因爲敝師兄在她手中。」

田舍郎「啊」了一聲，搔搔頭道：「不錯！不錯！你師哥在她手中……」

余素貞覺得他確實有些迷迷糊糊土裏土氣，忍不住又「噗哧」一聲笑了起來。

田舍郎臉又紅，很難爲情的道：「余姑娘妳莫笑，在下是個沒讀過書的農夫，自然比……比不得你們城裏人精明！」

語至此，又向楚雲彪問道：「那麼，她既約你去鬼谷，何以又派人在路上攻擊你？」

楚雲彪道：「董無常和北邙四醜攻擊小弟，乃是受一個蒙面人收買的，而那個蒙面人想必不是『地獄公主甄賈谷蘭』一方之人。」

田舍郎點點頭道：「對！對！若是同黨之人，那就太矛盾了。」

他想了想，再問道：「老弟認爲誰與令師等人的失踪有關？」

楚雲彪道：「可能是那地獄公主甄賈谷蘭，也可能是蒙面人。」

田舍郎道：「你們現在就是要去五虎嶺等候那蒙面人？」

楚雲彪點頭道：「是的。」

田舍郎道：「我跟你們去如何？」

楚雲彪沉思了片刻，道：「趙兄願加入行動，小弟自是歡迎，不過那是很危險的事，萬一——」

田舍郎道：「放心，大家都是爲了尋找師父的下落，萬一有甚麼不測，在下絕不怪你。」

楚雲彪道：「如此便好。」

田舍郎挺身起立，道：「那就走吧！」

楚雲彪跟着起身道：「小弟和余姑娘騎馬，趙兄跟得上麼？」

田舍郎荷起鐵鈀，咧嘴一笑道：「你們騎馬一日可行幾里！」

楚雲彪道：「加緊的趕，日行兩百里路似乎不難。」

田舍郎笑道：「在下一天步行兩百里路亦是常事！」

余素貞插口道：「你都是帶着那把鐵鈀行走的麼？」

田舍郎道：「是的，這……這是在下的隨身武器。」

他似乎不慣與女人交談，一說便心跳氣急，結結巴巴的流利不起來。

余素貞道：「我可沒有聽說過鐵鈀也是武器之一。」

楚雲彪笑道：「余姑娘莫輕視那把鐵鈀，名震武林的『田舍翁』便是靠鐵鈀打出名氣來的哩！」

余素貞登上坐騎，一面說道：「我不是輕視它，而是覺得很怪。」

楚雲彪一躍上馬，又笑道：「還有更怪的武器妳還沒有見到呢！」

余素貞頗感興趣的追問道：「那種武器？」

楚雲彪道：「抓癢老人的那支不求人！」

余素貞一呆道：「甚麼？」

楚雲彪道：「不求人。」

余素貞不懂，問道：「甚麼叫『不求人』？」

楚雲彪道：「一般人用來抓癢的那種東西，它的形狀與鐵鈀有些相似，只是體積甚小，只有兩尺長，竹製的。」

余素貞輕聲一哦，道：「原來那東西名叫『不求人』……」

（未完待續）

無名英雄列傳／魏力·文　培新·圖

亡命護鎗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孟剛、鐵猴兒、萬泰、小辣椒四人，刦持劉大麻子事，會合至軍火庫，但軍火庫主任堅持要大帥公文，孟剛、鐵猴兒半途遇到帶有公文的軍官，趕回到軍火庫中來，可是，其中並無提鎗的公文在內——

生死一髮

萬泰在劉大麻子耳際所說的話是：「事情不成了，我們先走！」

劉大麻子站了起來，道：「我先走了！」

上校主任滿臉皆是疑惑之色，道：「劉處長，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劉大麻子怒道：「你別管了！」

孟剛和鐵猴兒兩人，這才知道自己白辛苦了一場，他們苦笑着，和萬泰三人，擁着劉大麻子，向外便走，上校主任遲疑了一下，送了出來。

上校主任才送到辦公室門口，便聽到電話鈴陡地响了起來，秘書一拿起電話，就叫道：「主任，大帥電話！」

上校主任忙轉過身去，秘書的叫聲，萬泰他們，是全聽到了的，一聽到了「大帥電話」四字，他們的脚步，陡地加快。

孟剛和鐵猴兒兩人，直湧着劉大麻子，奔到了卡車的旁邊，小辣椒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她只看到孟剛和鐵猴兒兩人，面色大是不對。

小辣椒人極機伶，立時打開了卡車車廂的門，萬泰向她做了一個手勢，這時，只聽得上校主任，在辦公室中，一叠聲地說着「是」字。

萬泰奔到了劉大麻子的車旁，道：「快！」

他才說了一個字，上校主任已經神色緊張地自辦公室中，奔了出來，揮着手，叫道：「劉處長，慢走！」

劉大麻子在一驚之下，幾乎整個人都軟了！他身子一幌，一個踣踉便向旁跌了出去，孟剛就在他的身邊，一伸手就將他架住。

萬泰才奔到車子旁邊，一聽到上校主任叫他們別走，他也怔住了，霍地轉過身來，手已按在腰際盒子炮的鎗把子上。

孟剛和鐵猴兒兩人胆子雖大，可是在那樣的情形下，也不禁變了色，孟剛一面架住了劉大麻子，也已抽出了鎗來，抵住了劉大麻子的背脊。

這本是在一刹那間發生的事，上校主任已經接着叫道：「大帥才來了電話，催運鎗支到北大營去！」他一面說，一面轉過頭去，對那排站在門口候命的士兵喝道：「你們在那裏站着幹嗎？還不快去搬運！」

那排長立時傳下了命令，一排士兵，便奔了開去。

突然之間，事情又有了那樣的變化，眞令得萬泰，莫名其妙，連孟剛和鐵猴兒兩人，也怔住了出不得聲，萬泰連忙走向前，在孟剛的手腕上輕輕一碰，孟剛忙將手中的鎗收了起來。

上校主任已來到了劉大麻子的面前，陪着笑，道：「劉處長，眞對不起，兄弟實在太認眞了些，但是大帥的吩咐，却也不敢違命！」

劉大麻子只是翻了翻眼睛，並沒有出聲，他並不是搭架子，不想回答，而是他的心頭，實在驚駭太甚，根本無法說得出話來了！

萬泰在一旁，唯恐上校主任疑心，忙道：「主任太客氣了，主任負此重責，理當如此！」

上校主任還在看劉大麻子的臉色，但這時劉大麻子的神色，也漸漸緩過來了，居然也能和上校主任，敷衍幾句，上校主任奔來奔去，那一排士兵，迅速地在庫中，將鎗枝，彈藥，搬了出來。

前後還不到一小時，兩輛卡車上，已裝滿了木箱，萬泰，孟剛，鐵猴兒和小辣椒四人，越來越是興奮，金大帥又來了一次電話催促，孟剛低聲對萬泰道：「萬大哥，眞是鬼使神差，金大帥竟會打電話來！」

萬泰揑着拳，道：「我還是想不通，那是何道理。」

鐵猴兒笑道：「那還不明白？金大帥本來就差人來取鎗枝，他怎知道那人在半道上，着了我們的道兒！」

孟剛笑道：「別自吹自誇了，一個大字也不認識，連哪份是取鎗的公文都不認識，差點兒沒誤了大事！」

鐵猴兒縮了縮肩，不好意思地笑了起來。

金大帥是派他的副參謀長來取鎗枝的，副參謀長將取鎗的公文，放在車中的一個秘密所在，孟剛和鐵猴兒兩人，却是在副參謀長的身上搜了搜，他們兩人，加起來，斗大的字，不認識一担，自然不知道他們到手的文件之中，根本就沒有大帥的公文在。

若是他們早知道沒有，再在車中找一找，倒一定可以找得到的。可是他們以爲一定是在副參謀長的身上了，是以急急地趕了回來。

等到趕了回來之後，文件交到萬泰的手中，才

知道根本沒有大帥的公文。事情到了這一地步，可以說已經完全失敗，他們能够全身而退，已是倖事了。

卻不料就在他們想退之際，金大帥已趕到了北大營，金大帥一到營地，正趕上他的嫡系部隊，趕到省城，開進了營地之中。

大帥一面和第三師的高級軍官見面，還唯恐副參謀長趕到軍火庫之後，上校主任會拖延時間，是以又親自搖了一個電話。

金大帥做夢也想不到，他那個電話，卻帮了萬泰他們的大忙！

因爲金大帥在電話中，只吩咐上校主任，他派來的人一到，立卽就起運那三千支新式步鎗和子彈，卻未曾說明是派了誰來。

而上校主任一聽，自然而然，以爲派來的人是劉大痲子，是以就在劉大痲子要離開之際，將他留住，命人搬運鎗械，而且還向劉大痲子，陪盡了小心！

看着鎗械已運得差不多了，萬泰沉聲向孟剛，鐵猴兒兩人道：「我先到車站去，看看他們準備得怎樣了，你們隨後就來！」

孟剛點頭道：「行！」

萬泰握着孟剛和鐵猴兒兩人的手，三個人的手心，都緊張得直冒汗。

萬泰道：「千萬小心！」

恰好在這時，上校主任又興沖沖走了過來，萬泰向劉大痲子行了一個敬禮，道：「報告處長，大帥心急，我先去報告大帥，鎗枝隨後可到，處長看可好！」

劉大痲子一疊聲道：「好！好！」

萬泰走開幾步，翻身跨上了一輛摩托車，身子一縱，發動了車子，疾馳而去。

那時候，鎗枝彈藥，也裝得差不多了，劉大痲「放心，大痲望了一眼，孟剛笑着，在他耳際道：子回頭向孟剛子，這回多虧了你，一等我們離開，你就沒有事了！」

雖然孟剛那樣說了，但是劉大痲子的一顆心，仍然懸在半空之中！

× × ×

火車站附近很靜，只有一輛火車頭，在緩緩移動着，自鐵軌上倒退了開來，退到了叉路口，有幾個壯漢，自火車頭上跳了下來，將一節車皮，掛在車頭上。

在火車頭中，另外有兩個壯漢，一個在向鍋爐中鏟煤，另一個注視着儀錶。

那鏟煤的暑歇了歇手，抹着汗，抬起頭來，道：「怎麼樣？」

注視儀錶的那個搖了搖頭，道：「壓力不正常，現在也沒有辦法可想，車駛得慢還行，快了就不行了！」

鏟煤的那個苦笑了一下，那一個扳下了槓桿，車頭又緩緩向前，駛出了幾十碼，來到了月台的旁邊。

那時，在車站的建築物中，一個穿着制服的人，走了出來，老遠就大聲叫嚷道：「喂，你們幹什麼？」

兩個在車皮上的壯漢，跳了下來，道：「站長，剛才有人來吩咐，要準備一節車。」

站長怒道：「什麼人？」

那兩個壯漢愛理不理地道：「誰知道是什麼人，只知道他披着老虎皮，能不聽他的話麼？」

站長「哼」地一聲，道：「你們別胡亂開車，我去問一問司令部！」

站長才一轉過身，一陣摩托車聲，傳了過來，萬泰已經駕車疾馳而來，那幾個壯漢互望了一眼，萬泰自車上一躍而下，大聲喝道：「車頭準備好了沒有？」

站長連忙迎了上去，說道：「你是哪一個單位的？」

萬泰斜着眼，瞧了站長一眼，道：「軍需處的，你是什麼人？」

站長道：「我是站長。」

萬泰陡地咆哮了起來，道：「他媽的，東西都快運來了，你當站長的，還在這裏閑磕牙？還不快去找人來搬運，遲了鎗斃你！」

萬泰一咆哮，那站長鐵青着臉，一聲也不敢出，直到萬泰叫嚷完了，他才連聲說道：「是！是！是！」

萬泰「哼」地一聲，站長轉過身，急急走了開去，那幾個壯漢互望了一眼，各自扮了一個鬼臉，一個笑道：「萬大哥，你眞行！」

萬泰急忙「噓」地一聲，道：「別出聲！車子可以用麼？」

一個壯漢道：「可以，但是駛不快！」

萬泰皺着眉，道：「能駛出百八十里去？」

那壯漢道：「這還可以，但是什麼時候會停下來，卻是誰也不能說。」

萬泰苦笑一下，道：「沒有辦法，只好將就着了！」

他們在說着，十幾個搬伕，已在站長的帶領下，走了過來，跟在站長後面的，卻是一個連長，那連長來到了跟前，向萬泰行了一個敬禮。

萬泰懶洋洋地還了一禮，那連長道：「我負責

守衞車站，長官是——」

萬泰不等他講完，就道：「軍需處的。」

那連長答應了一聲，卻又道：「軍需處的幾位長官，常來車站，長官是——」

他一面問，一面臉上充滿了疑惑的神色。

但是萬泰卻根本沒有將他放在心上，只是冷冷地道：「我們處長，隨後就來，這次是秘密任務，你有什麼不明白的，問處長好了！」

那連長碰了一個釘子，脚跟一靠，「拍」地立正，道：「是！」

就在這時，兩輛卡車，已經疾馳了過來，駛到了月台邊，停了下來。

卡車一停，孟剛先躍下，接着，鐵猴兒「扶」着劉大痲子，也下了車，那連長一看到劉大痲子，奔過去行了一個敬禮，就走開去了。

萬泰忙道：「快，快搬貨！」

十幾個搬運工人，立時列成了隊，有的上了卡車，有的上了車皮，將一箱一箱，沉重的鎗枝彈藥，搬到了火車的車皮之上。

萬泰不住地搓着手，四周圍的守軍，雖然全投以好奇的目光，可是也沒有行動。

萬泰來到了小辣椒的身邊，道：「等貨卸完之後，你帶着車子回去！」

小辣椒佻皮地一笑，道：「萬大哥，事情成了，想拋開我啊，那可不成，我跟你們一塊去！」

萬泰道：「洪姑娘，事情還沒有成，再向前去，更是危險！」

小辣椒一揚眉，道：「危險可嚇不倒我，剛才在曾家祠堂，還不够危險麼？」

萬泰呆了片刻，小辣椒又道：「我着那兩輛車，先回隊部去就是了！」

萬泰回頭，向孟剛望了一眼，孟剛也只有無可奈何地攤了攤手，聳了聳肩，表示他實在沒有辦法，可以說得服小辣椒！

萬泰看到孟剛這樣的神情，也就只好苦笑了一下。

這時候，一箱一箱的鎗枝，彈藥，在向火車車皮上面搬上去。

這時候，在北大營中，金大帥第三次抓起了電話。

第三師的師長，副師長，參謀長，和金大帥的參謀長，都是全身戎服，金大帥的腰際掛着馬刀，他一轉身，馬刀碰在桌子上，發出了「拍拍」的聲響。

他抓起電話來，參謀長就替他搖着，大帥一面罵着人，一面道：「替我接軍火庫，王主任，怎麼還沒有到，出了什麼岔子？」

上校主任在軍火庫，剛鬆了一口氣，又接到了金大帥的電話，道：「大帥，快到了，半小時之前出發，是劉處長親自押運的！」

金大帥陡地一呆，道：「你放什麼屁，誰叫劉大痲子來的，我派的是副參謀長！」

上校主任在刹那之間，幾乎整個人都僵住了，他一開口，講的話無法連貫起來，他道：「大……大……帥，是處長帶着獨立第一團的卡車來的，我……沒有見到副參謀長。」

金大帥怒吼道：「見你媽的鬼，走了多久？」

上校主任道：「有……有半小時了！」

金大帥「拍」地放下了電話，臉色鐵青，轉過身來，參謀長忙問道：「怎麼了？」

金大帥道：「活見鬼了，劉大痲子怎知道我要取鎗枝到這裏來？派機動部隊，沿途去看看！」

參謀長一聲答應，第三師的副師長，已一個轉身，奔了出去。

在營地上，第三師的官兵，正列隊等候着，準備聽金大帥的訓話，金大帥是準備等那批鎗械運到之後，當衆打開，分配下去，然後再訓話，勉勵一番，提高士氣的，可是現在，鎗械卻不知到何處去了！

在第三師的機動部隊，奉命出發之後，金大帥一抬頭，道：「獨立第一團的洪團長，不是也來了麼？」

參謀長忙道：「是！」

金大帥道：「找他來！」

參謀長到了門口，向一個副官招了招手，不一會，洪團長便走了進來。

洪團長雖然是省城之中的地頭蛇，橫行不法慣了的，可是這時，進了這間房間，房間中全是赫赫有名的將軍，手握重兵的魔王，他也只有戰戰兢兢，將身子挺得筆也似直地站着。

金大帥慢吞吞地道：「洪團長，劉大痲子曾向你要了兩輛車，到軍火庫去載鎗？」

洪團長聽得陡地一怔，說道：「報告大帥，沒有。」

金大帥「拍」地在桌上擊了一掌，厲聲道：「可是，你屬下有兩輛車，到軍火庫去，運走了一批鎗！」

洪團長的額上，已沁出了汗來，他想起了他的女兒小辣椒要去了兩輛車的事來，雙腿不由自主，正打着戰，張大了口，一句話也說不上來。

參謀長在一旁冷笑道：「洪團長，大帥在問你，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洪團長好不容易，才擠出了一句話來，道：「

我……實在不知道！」

就在這時，電話鈴响了起來，參謀長一把抓起了電話，連聲「啊」，「啊」，神色又驚又怒，大聲道：「大帥，副參謀長的座車，翻在路邊，他帶去的人，都受了傷，有人在半路截刼！」

金大帥發出了一聲怒吼，重重一腳，踢在筆直地站在面前的洪團長身上，踢得洪團長的五官，擠在一起，可是仍然筆挺地站着，一動也不敢動。

金大帥轉過身來，喝道：「還站着幹什麼？全城戒嚴，封鎖一切交通要道，隨我回去！」

金大帥旋風也似，走出了房間，洪團長仍然筆直地站着，金大帥一出房間，洪團長才吁了一口氣，就聽得金大帥厲聲道：「將這混賬王八蛋扣起來，我看，就是他在從中搗鬼！」

洪團長一時之間，還未曾弄明白金大帥罵的「混賬王八蛋」是什麼人，兩個副官已經走過來，狠狠地扭過了他的手臂。

× × ×

在火車站，火車頭噴着白烟，顫動着，「卡察」，「卡察」响着，已在緩緩駛離站去。

火車頭後面的那節車皮上，不但載滿了木箱，而且還覆上了油布，孟剛，鐵猴兒，小辣椒和萬泰，四個人坐在油布上。

車頭的速度，漸漸增加，風也勁了起來，風拂着他們的頭髮，使得他們四人，看來更是意氣昂揚，一駛出了車站，孟剛就哈哈大笑了起來，掀開了油布，對被蓋在油布下的劉大麻子道：「喂，大麻子，這一次，可眞是委曲你了啊！」

劉大麻子顫聲道：「你們……車在向南駛，你們快放了我，求求你們！」

孟剛道：「心急什麼，再駛遠些，自然會放你的！」

劉大麻子急得幾乎哭了出來，道：「好漢，你放了我，說什麼都行，你要錢，只管說！」

鐵猴兒「哼」地一聲，道：「睜大你的賊眼瞧瞧，我們是要錢的人家？」

劉大麻子閉上了眼睛，臉色青白，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小辣椒在一旁插口道：「我也不明白，我們不爲錢，爲了什麼？」

萬泰大笑着，高聲說道：「洪姑娘，你總會明白的！」

小辣椒笑了起來，道：「這三千多支鎗，金大帥寶貝得什麼似的，聽說他許了日本人很多好處，才得到了手，每天都得到軍火庫去放上幾鎗，這一下子，他不知該跳到什麼樣了！」

萬泰，孟剛和鐵猴兒三人，也一起笑了起來。

小辣椒可料得不錯，金大帥眞是暴跳如雷，他的座駕車，風馳電掣，回到了大帥府，他簡直是一路跳了進去的，見到他的人，每個人都捱了他的一腳。

然而，金大帥儘管暴跳如雷，辦事倒是很快，那兩個洪團長手下的司機，立時被抓了起來，一問，就問出了鎗是運到了火車站，而車是在向南駛去的。

金大帥雙手緊緊地握着拳，怒吼着，道：「要是叫他們逃得出我的手心，我也不姓金了，哼，吩咐下去，抓活的，我倒要看看，是幾個怎麼三頭六臂的傢伙，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參謀長早已接通了城南防地的電話，一叠聲地下着命令，洪團長也被五花大綁，綁到了大帥府，洪團長一見了他那兩個部下，便哭喪着臉，道：「你們，你們……」

那兩個士兵叫道：「團長，是辣椒姑娘叫我們駛到軍火庫去的，我們絕不知情！」

洪團長面如土色，連連頓足，金大帥在一旁，不住冷笑，道：「洪團長，倒看不出你還有那麼一個英雄女兒，來人，拉出去鎗斃！」

洪團長早已嚇軟了，進來兩個侍衞，就將他拖了出去，金大帥怒道：「全拉出去！」

那兩個士兵叫道：「大帥，我們是寃枉的，寃枉啊！」

金大帥早已轉過身去，又有侍衞走了進來，將那兩個士兵也拖走了。

金大帥氣呼呼地坐了下來，參謀長趨前道：「王主任在外候見！」

金大帥冷笑一聲，道：「他幹的好事，叫他進來！」

參謀長走了出去，不一刻，就陪着滿頭大汗的上校主任，一起走了進來。

金大帥一言不發，只是瞅着上校主任，上校主任的雙腿在發着抖，金大帥望了他半晌，才冷笑着道：「這一批鎗，要是到了敵人手中，你就替我去打頭陣！」

上校主任顫聲道：「大帥——」

金大帥一聲怒吼，喝道：「滾出去！」

上校主任苦笑了一下，諾諾連聲，退了出去。

城南的防地司令官，在一接到了命令之後，就派出了一連人，趕到鐵路綫附近去，火車頭在那時，已經駛離了省城，有三四里了。

火車頭向前駛着，萬泰在油布上，攤開了一幅地圖，仔細地查看着。

孟剛，鐵猴兒，小辣椒三人，正在車上，嘻哈說笑，可是突然之間，他們的笑聲，停了下來。孟

剛立時叫道：「萬大哥，你看！」

萬泰抬頭看去，也不禁呆了，鐵路兩旁的田野上，兩隊騎兵，正疾衝而來，騎兵雖然隔得還遠，可是鎗聲聽來，已經很淸脆了！

萬泰忙道：「快找地方掩蔽！」

他一個翻身，翻了下來，拉住支柱，進了火車頭。火車頭中，爐火融融，映得兩個壯漢，滿面通紅，萬泰道：「快，追兵來了！」

一個壯漢望着儀表，爲難地道：「萬大哥，快不了！」

萬泰急道：「快不了也得快，讓追兵追上，什麼都完了，快！」

他一面說着，一面又翻出了火車頭。

這時，火車轟隆，轟隆地响着，車身顫動着，向前的去勢，顯然快了不少，可是也震動得實在厲害。追來的兩隊騎兵，已經迸成一隊，就在鐵路的兩旁，距離火車只有三十多碼，一面追，一面在放着鎗。

孟剛，鐵猴兒，小辣椒三人，都伏在箱子後面，正在迎擊着。

騎兵隊中，不住有人中鎗跌翻下馬來，滾在路邊，孟剛，鐵猴兒兩人，打得興高采烈，當追兵之中，有人跌了下來，他們就大聲高呼。

萬泰就在那時，在車皮的旁邊，拉着油布上的繩子，迅速向前走了過來，鐵猴兒一回頭，看到了萬泰，忙叫道：「萬大哥小心！」

他這一句話才說出口，只見萬泰的身子，突然側了一側，一隻手仍然拉住了繩子，可是一隻腳却已經踏了空，在他的胸前，一縷鮮血，沁了出來。

鐵猴兒大吃了一驚，連忙轉頭，拉着繩子，向前走去，來到了萬泰的身前，萬泰那一隻手，拉住了繩子，顯然是支持不住了，鐵猴兒一到了他的身前，就將他死命抱住，叫道：「萬大哥！」

萬泰喘着氣，道：「叫火車駛得再快些！」

鐵猴兒大聲叫道：「喂，再快些！」

一個壯漢探出頭來，道：「不能再——」

他下面的話還未說出口，有兩個軍官，騎着馬，已快追到了火車後面，一齊放鎗，那壯漢身子一側，就從火車頭中，直跌了下來。

鐵猴兒一咬牙，連發了兩鎗，當眞是鎗無虛發，那兩個軍官已被轟下馬來。

鐵猴兒扯開了油布，將萬泰塞在油布縫中，萬泰用手掩住了傷口，鐵猴兒又爬回孟剛的身邊，大聲道：「不行，得將劉大麻子拉出來擋駕！」

他一面說，一面身子俯伏着向前爬去，可是當他爬到了劉大麻子的上面，掀開油布一看，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劉大麻子的身上，少說也中了六七顆流彈，早已經嗚呼哀哉了！

鐵猴兒罵了一聲，用力一推，將劉大麻子的屍身，推下車皮去。

那時，火車越駛越快，後面追來的騎兵，本來就已經追不上了，他們追到劉大麻子的屍體之前，又勒了勒馬，火車去得更遠了！

孟剛和鐵猴兒兩人喘着氣，孟剛道：「快看萬大哥！」

他們一齊轉回身去，和小辣椒一起，來到了萬泰的身邊，萬泰握住了他們的手，道：「只消再駛出三十里，就是我們的防地，你們……千萬要將鎗送到，負責接應的，是……是一位……」

他說到這裏，已是出氣多，入氣少，孟剛和鐵猴兒兩人，怔住了出不得聲，倒還是小辣椒機靈，忙道：「負責接應的是誰？」

萬泰張大了口，看他的樣子，像是竭力要說出那負責接應的人名字來，可是他張大了口，在他的口中，只發出「呵呵」的聲音來。

接着，萬泰的身子，陡地向上一挺，已經斷了氣。

孟剛和鐵猴兒兩人，難過地轉過頭去，火車仍然在向前疾駛着，好一會，孟剛和鐵猴兒才回過頭來，萬泰的雙眼，仍然睜得老大，鐵猴兒用手輕輕地撫着萬泰的眼皮，令他的雙眼闔上。

小辣椒皺着眉，道：「我們怎麼辦？」

孟剛道：「什麼怎麼辦，到了如今，還能退回去麼？你沒聽到萬大哥吩咐了什麼？」

小辣椒眨了眨眼，沒有出聲。

勇將成仁

鐵猴兒道：「我們還未曾出得金大帥的防地，剛才有追兵來，前面一定還有人堵截！」

孟剛道：「我們加快速度前駛，他媽的硬衝過來！」

鐵猴兒身子一翻，翻進了火車頭，那壯漢抿着嘴，仍然不住地在剷煤，鐵猴兒沉聲道：「萬大哥死了！」

那壯漢一言不發，只是瘋了一樣，不住地一鏟又一鏟，從爐中加着煤，鐵猴兒忙道：「還能快些麼？」

那壯漢抬起頭來，在他的面上，現出了一個悽慘的笑容來，道：「看老天爺的罷了！」

也就在那時，車皮上的孟剛，大聲叫道：「快停車，前面的路基斷了！」

那壯漢抬頭一看，怪叫道：「快跳車吧，來不

及了！」

他用力一推鐵猴兒，鐵猴兒身形縱起，自火車頭中，直跳了出去。

鐵猴兒的身子在半空翻了一翻，雙手抱着頭，落地之際，一連打了幾個滾，身子一挺，便站了起來。

這時，他已離了火車，再去看火車時，自然看得清楚，只見火車顫動着，仍在向前疾衝了出去，而在前面，三四百尺處，整個路基，坍陷下去，有三四丈長的路軌，都被撬了起來，那不是當地防軍故意破壞的，便是有人偷了鐵軌拿去賣了。

鐵猴兒站起了身子之後，雙手搖着，大叫了起來，只見那壯漢也自車頭中爬了出來，爬到了車頭和車皮連接的所在，他在向孟剛揚手大叫。

那壯漢在叫些甚麼，鐵猴兒卻聽不清楚，他只聽得小辣椒的尖叫聲。

別看小辣椒平時，天不怕地不怕，但到了這時候，她却也嚇白了面。

鐵猴兒起順着鐵路，向前疾奔，一面叫道：「小辣椒，快跳下來，快跳！」

小辣椒幾乎哭了出來，道：「我不敢！」

鐵猴兒一面奔，一面罵道：「他媽的，你不是小辣椒麼？小辣椒也有不敢做的事，快跳！」

小辣椒被鐵猴兒一激，一橫心，咬着牙，自車皮之上，向下跳了下來，她身子跳到了地上，隨着火車前進的方向，骨碌碌地連翻了幾下，滾出了十來尺，才不動了！

鐵猴兒看到這種情形，嚇了一大跳，連忙跑了過去，急叫道：「小辣椒，小辣椒，你怎樣了？」

在仍然疾衝向前的火車上，那壯漢自火車頭中鑽出來之後，就向孟剛大聲呼叫着，他叫的話，鐵猴兒跟着火車在奔，沒有聽到，但是在車皮上的孟剛，却是聽到了的，那壯漢是在叫：「來，快帮我將鈎子拉出來！」

孟剛向前爬着，也爬到了火車頭和車皮的聯結處，那壯漢手中拿着鎚，用力敲車頭和車皮聯結的鈎子，孟剛雙手拉着鈎子，用力向上一拔。

孟剛將那鈎子一拔了出來，車頭和車皮，便已分了開來，那壯漢的身子，掛在車頭上，車頭和車皮才一分開之際，幾乎兩者之間，沒有甚麼距離，但是車頭仍在向前衝着，轉眼之間，便有了距離。

那壯漢向孟剛揚着手，疾聲叫道：「快往下跳去！」

孟剛一挺身子，向下疾躍了下去，他這一跳，跳得十分遠，跳過了路基，滾跌在路旁的草地上，連滾了兩滾，才站了起來。

當孟剛站起來之際，也就是鐵猴兒奔到了小辣椒的身邊，高聲呼叫小辣椒的時候，鐵猴兒叫着，小辣椒仍然雙手抱着頭，縮成了一團，急得鐵猴兒伸手去拉住她抱住頭的雙手。

小辣椒這才慢慢地伸起頭來，道：「我的媽啊，我算是還活着麼？」

鐵猴兒又是高興，又是好笑，忙道：「你當然還活着，看，孟大哥也跳下來了！」

鐵猴兒和小辣椒兩人，一齊向孟剛奔了過去。

但是，他們才奔出了七八步，便呆住了，只聽得驚天動地的一下巨响，瘋馬也似，向前衝出的火車頭，已然衝出了路基。

火車衝出了路基，斜斜向下衝了下去，衝過了一片田地，又是轟地一聲响，衝進了一個滿是浮萍的池塘之中，只見白汽，水烟，一起冒了起來，骨都都的水泡，也冒之不已，轉眼之間，火車頭便沉了下去！

那時，那節車皮，仍然在路軌上滑行，雖然速度不如火車頭那麼快，但是也一定要滑出路基去的，孟剛突然大叫一聲，向前奔了過去。

鐵猴兒急叫道：「孟大哥，別傻了，怎拉得它住？」

孟剛聽得鐵猴兒的叫喚，陡地站定了身子，的確，火車在鐵軌上滑行，不要說是一個人，就是十個人，一百個人，又如何拉得住？

火車車皮向前滑行着，發出隆隆的聲响，孟剛，鐵猴兒和小辣椒三人的心，直往下沉！

他們經歷了那麼大的危險，弄到手的那批鎗，眼看就要完了！

他們呆立着，他們只是呆立了極短的時間，「轟」地一聲巨响，那節車皮，便也衝出了路基。

只不過，火車車皮，衝出路基的方向，和火車頭不同，火車頭是向左衝，衝進了那個小湖中，而車皮則是向右衝，才一衝下路基，就撞向幾間土房，再是一聲巨响，將那幾間土房子，一起衝坍，車皮陷進了土屋之中，塵土揚起老高來。

孟剛，鐵猴兒和小辣椒三人，呆立着，眼看那節車皮，衝進了土屋之中，被土坭，磚瓦，蓋住了一大半，小辣椒攤開着手，道：「好啊，玩意兒完了！」

鐵猴兒陡地跳了起來，大叫道：「沒有，沒有完！」

孟剛道：「怎麼沒有完？」

鐵猴兒道：「火車頭呢？」

孟剛瞪着眼道：「掉進湖中去了，開車的那位大哥，也未及跳得出來。」

鐵猴兒道：「是啊，我們眼看它掉進湖中去，

自然知道，可是你看看！」

鐵猴兒伸手向那個小湖一指，孟剛和小辣椒兩人，順他的指看去，只見被火車頭衝得開了花的湖水，已經復了平靜，四下散開去的浮萍，也漸漸地聚了攏來，竟是一點看去未曾有一台火車頭掉了下去！

孟剛怔了一怔，道：「猴兒，你在想甚麼？」

鐵猴兒又向右一指，道：「你看，車皮也被土屋遮了一大半，再撥弄些磚瓦上去，可以將車皮全遮住，我們先將東西存在這裏，穿過金大帥的防地，到前面去找人！」

孟剛「呸」地一聲，道：「你在做夢啦，金大帥會找不到？」

鐵猴兒道：「我有辦法叫他們找不到，孟大哥，你快跟我來，小辣椒，你留在這裏，你看，有幾堵墻快倒了，使出你吃奶的氣力，將它推倒，將車皮蓋起來！」

鐵猴兒一面說，一面已向前飛奔而出，孟剛一時之間，還不知道鐵猴兒是要去幹甚麼，但是，他一看到鐵猴兒向前奔了出去，他也立時轉身向前奔去。

鐵猴兒和孟剛兩人，就在鐵軌的中心，向前奔着，跳着，像是兩頭豹子一樣，他們一根枕木又一根枕木，跳了過去，不一會，便奔出了將近一里，他們是向着省城，奔了過去的。

在奔出了里許之後，鐵猴兒停了下來，喘着氣，道：「看，這裏有一台搖車，快抬上來，好啊，還有幾柄鶴嘴鋤，够我們用了！」

孟剛奔下了路基，和鐵猴兒兩人，將那架搖車，抬上了路軌，又各人揀了一柄鶴嘴鋤，上了搖車，兩人合力按下搖車的槓桿，搖車發出隆隆的聲响，向前滾動了過去，這可比他們奔跑，快得多了！

轉眼之間，又搖出了兩三里，孟剛和鐵猴兒兩人，已是滿頭大汗。

鐵猴兒停了手，搖車停了下來，鐵猴兒抹着汗，道：「就這裏，趁追兵沒有來，我們快動手！」

孟剛罵道：「猴兒，你究竟想幹甚麼？」

鐵猴兒跳下了搖車，道：「在這裏，將路軌撬壞一節，追兵追到這裏，一定以爲火車駛到此處，再難向前去，一定就在附近尋找，那裏想得到他媽的，車皮是在三五里之外！」

孟剛聽了，先是一呆，接着，便自搖車上一躍而下，緊緊抱住了鐵猴兒，又笑又叫，道：「好賊猴兒，你主意眞不少！」

他們兩人，揮起鶴嘴鋤，大鋤向枕木鋤去，不一會，便已撬起一塊枕木來，兩人合力抬起了鐵軌，呼喝着，將鐵軌抛向一邊。

抛開了一根鐵軌，又去撬第二條，足撬開了四條枕木，弄歪了三道鐵軌，才住了手，孟剛道：「行了，我們快走！」

他們兩人奔上了搖車，又用力搖着槓桿，搖車轟隆轟隆响着，直向前滾出去。

不多久，便已回到了火車出事，路基塌陷的地方，孟剛和鐵猴兒兩人，齊聲叫道：「小辣椒！」

隨着他們的叫聲，只見倒坍的土屋中，冒出了一個美人兒來，那人的腦後，還垂着一條又長又鬆的辮子，兩人根本不認出她是小辣椒來了！

小辣椒拍着雙手，道：「你們看怎樣？」

鐵猴兒和孟剛一起抬頭看去，均不禁喝了一聲采！

只見那四五間土屋，已全都坍了下來，看去，只見一列塌屋，那節車皮，已被塌在陷了的土屋之內，根本看不出來了！

鐵猴兒笑道：「好，還得做點工夫，弄一些有草的泥來蓋上，好叫經過的人，以爲那是早已坍了的，已長上了青草，再不忌疑其中另有乾坤！」

小辣椒道：「我早想到了，還有，那片被火車頭掘起了的田地，也得修補一下！」

孟剛張開雙手，向手中心吐了一口口水，搓了搓手，道：「快動手！」

鐵猴兒早已奔進了那片田地，田中被火車頭滾出幾條極深的車痕，鐵猴兒揮起丁字鋤，將泥土全部翻了起來，將車轍蓋上。

× × ×

孟剛和鐵猴兒才一離開被他們撬壞的鐵路之旁不久，參謀長就帶着一隊騎兵趕到了。

一到了路軌斷了的地方，參謀長便勒住了馬，下令道：「散開！」

那一隊騎兵，四下散了開來，參謀長是接到了劉大麻子的死訊，和騎兵已經發現了那節運走鎗枝的訊息之後，立時趕來的。

他在趕來之前，已經下令前面防地，在鐵路上攔截，算來，偷運鎗枝的人，是萬萬飛不出天羅地網的，尤其追到這裏，路軌斷了。

火車沒了路軌，等於是魚兒沒有了水，自然是再難前進的了。

可是，路軌在這裏斷了，火車呢，却不知道到甚麼地方去了。

陸軍大學畢業的參謀長也不禁呆住了！

他帶着騎兵，是沿着鐵路，一直向前追來的，絕未曾見到火車的影子，只是見到了一個火車司機的屍體，和許多被擊斃的騎兵，劉大麻子的屍體，則被抬到了高地上，用一塊軍毯蓋着。

火車自然是繼續向前駛的，駛到這裏之後，怎麼會突然消失了呢？

火車難道飛上了天？

跟着參謀長一起來的騎兵營長，也在參謀長的身後發着楞，問道：「參座，火車到那裏去了？」

參謀長沉聲道：「四下散開搜尋，通訊兵！」

兩個士兵策馬過頭，翻身下馬，他們的身上，背着兩個老大的布袋，腹際也圍着爬桿的繩索和踏板。

參謀長道：「快接通電話，和帥府聯絡！」

騎兵營長已下了令，騎兵分成一小隊一小隊，四下奔馳着。

但是，鐵路兩旁，除了一小片林子，和遠處有一個早已因爲兵荒馬亂，而沒有人住的村子之外，一望平陽，誰都看得出，絕沒有可以藏得下一個火車頭，和一節車皮的地方！

可是騎兵既然奉了命，却也不敢偷懶，還是不停地在策來馳去。

參謀長看到了這種情形，自己心中，也不是味兒，只得跺足罵通訊兵，事情做得太慢。

騎兵營長偏還不識趣，湊近來道：「參座，再追到前面去瞧瞧如何？」

參謀長「呸」地一聲，道：「路軌在這裏斷了，火車飛得過去？」

騎兵營長碰了一個釘子，心中咕嘀着：「火車要是不能飛過去，那麼，到那裏去了呢？」

只不過他心中雖然那麼想，口中却是不敢講出來，只是一連答應了六七下「是」字。

這時，通訊兵爬上電桿，駁通了電話，將綫拉了下來，參謀長到了電綫桿下，拿起電話來，就聽到金大帥的聲音，金大帥叫着他的名字，道：「可是追到了？活捉了那些王八蛋沒有？」

參謀長苦笑了一下，咽下了一口口水，道：「帥座，沒有追到！」

金大帥的聲音，兇得像是他整個人，都要從電話中撲了出來一樣，他咆哮着道：「怎麼會沒有追到？」

參謀長忙道：「追到這裏，路軌斷折，但是火車却踪影不見！」

金大帥怒道：「路軌斷折，火車必然翻覆，定在附近，還怕找不到麼？」

參謀長苦笑着，道：「附近一片平原，實在沒有火車的踪跡。」

金大帥更是惱怒，道：「莫非還要我親自前來麼？」

參謀長硬着頭皮，道：「帥座，若非帥座親臨，只怕誰也不明白！」

金大帥呆了一呆，道：「叫第四師部隊，自防地向北沿路推進，我不信火車會飛上天去，你別走，我親自前來看看。」

大帥放下了電話，參謀長將電話交到了通訊兵的手中，道：「接第四師師部！」

通訊兵連忙答應着，參謀長鐵青着臉，背負着手，踱來踱去。

這時，天色已漸漸黑下來了！

等到天色黑下來之後，孟剛，鐵猴兒和小辣椒三人，可以說是筋疲力盡了。

他們倒在小湖邊的草地上，不住地喘着氣，孟剛瞪了一眼，道：「萬大哥也算是英雄人物，怎料會死在半途，小辣椒，你將他葬在何處了？」

小辣椒道：「沒有葬，推倒一堵土墻，就將他埋了，有什麼辦法？現在我們怎麼辦，別說肚子餓了，連累也將我們累死了！」

鐵猴兒道：「這裏離南鎭只怕不遠了，我們先到了南鎭再說！」

小辣椒扁着嘴，道：「走去啊！」

孟剛笑了起來，道：「最好用一頂花轎，將你抬到南鎭去！」

小辣椒跳了起來，啐道：「就是你狗嘴口裏不出象牙，鐵猴兒也比你好！」

鐵猴兒笑道：「嫁鷄隨鷄，嫁狗隨狗，嫁着鐵猴兒滿山走，你要走麼？」

小辣椒恨得咬着牙，向鐵猴兒一脚踢去，鐵猴兒打了一個滚，一躍而起，孟剛也跳了起來，三人追逐着，揀着小路，向南奔去。

他們雖說做了那麼多事，但是在他們體內，精力彷彿是無窮無盡的，躺在草地上不住喘氣時，看來好像再也不能動了，但是一向前奔走，却又像是生龍活虎一樣！

× × ×

第四師的師部，就在南鎭。

南鎭是省城以南五十里的重鎭，扼省城的咽喉，也是金大帥佈防的重地，工事，壕溝，全部築在南鎭以南的田野上，第四師重兵佈防，要是南鎭的防綫一破，那就只好退守省城了！

南鎭由於有第四師的官兵佈防，一時之間，畸形繁榮起來，一入夜，街道兩旁，到處全是路燈，照得街道上明幌幌地，行人摩肩接踵，大都是軍人，也有地方上混世的大爺，更有不少打扮得花枝招展，招蜂引蝶的女人。

第四師的師部，設在南鎭大紳，周處仁的家中，周處仁還和師長陳代民攀了交情，拜了把子。

天黑之後，幾輛汽車，駛進了南鎭，車前有馬

隊開道，車後又簇湧着騎兵，等到車子一進了那所巨宅，騎兵立時四散佈防。

鎭中的人都傳說着，金大帥到了南鎭。

傳說沒有錯，的確是金大帥到了南鎭。

金大帥先到了路軌被撬斷處，和參謀長會合，然後，等第四師的一團步兵開到，報告說沿途並未見到有火車之後，他才帶着參謀長，直駛到南鎭來的。

第四師師長陳代民一聽是大帥來了，忙迎了上去，可是大帥的車子直往裏駛，害得他堂堂師長，只好跟在大帥的車後跑步。

大帥的車子，停在大堂前，馬弁跳下來，打開了車門，金大帥一躬身，出了車子，陳師長喘着氣趕到，金大帥一伸手，握住了陳師長的手，道：「代民，來，有些話，我們進去說！」

金大帥在省城中，失了那批新型的步槍，這件事，陳師長也早已知道了，這時大帥突然來到，他心中也正在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不知道大帥是來幹什麼。

這時，他看到大帥的神色雖然難看，但是對他的態度，倒像是很親熱，能被大帥拉着手一起走路，那實在是一種殊榮！

陳師長和金大帥直向前走，參謀長跟在後面，師部的高級軍官，一律列隊相迎，金大帥只是點點頭，走進了大堂，各高級軍官隨了進來，參謀長却轉過身來，道：「各位請各回崗位！」

一聽得參謀長那麼說，各人便知道大帥和師長有極機密重要的事相商，是他們不便參預的，是以他們一起站住，眼看着大帥，參謀長和師長三人，走進了小客廳，大帥的兩個副官，四個馬弁，在門口一站，虎視眈眈地望着各人，各人也就搭訕着散了開去。

一進了小客廳，金大帥坐了下來，他坐了下來之後，道：「你們兩人坐！」

參謀長客氣了一下，也坐了下來，陳師長却不敢坐，道：「理應伺候大帥！」

金大帥笑了一下，道：「代民，不敢要你伺候，只要你不抽我後腿，那就好了！」

陳師長一聽得大帥那樣說，連臉都青了，忙道：「大帥，屬下……屬下……」

他一時之間，也不明白有什麼地方得罪了大帥，令得大帥起疑，是以根本不知如何分辯才好。

金大帥則緩緩地道：「本來呢，那三千支步槍，要來裝備第三師，其他各師，看了自然不免眼紅些，但是只要第三師打了勝仗，這種槍，還會少了麼？日本人還答應給我大山炮啦！」

陳師長一聽得大帥那樣說，更是心中發毛，因爲聽大帥的話，分明是疑心他吞沒了那三千支步槍，這事情，眞是非同小可！

陳師長忙道：「大帥，我對於第三師獲得新裝備，並無不滿之意。」

金大帥面色一沉道：「好了，那麼，將那三千支步槍，彈藥還出來，第三師的士兵等着哩！」

陳師長急得幾乎哭了出來，忙道：「大帥明鑒，屬下怎有這個胆！」

金大帥的面色更陰沉，道：「代民，你想想，出省城，經南，全是你的防地，火車沒有鐵軌，何能行駛，不能行駛，難道能飛上天去？不是你屬下官民搬走了，難道有那麼大的神通？」

陳師長苦笑着，道：「大帥，這事非同小可，我怎能隻手遮天？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金大帥打了一個「哈哈」，道：「只怕到了水落石出之時，我已經不是你的敵手了！」

陳師長更是吃驚，手發着抖，一時之間，竟不知說什麼話才好。

參謀長看看氣氛不對，便打圓場道：「代民，第三師得了新裝備之後，其實也沒有什麼好處，去打衝鋒，難免折兵損將。」

陳師長苦笑道：「參座，三千支步槍，我要是能吞得下，那眞是神通廣大了，我跟了大帥這許多年，我的爲人，大帥還有不知的麼？」

金大帥雖然一上來，就一口咬定是陳師長吞沒了那三千步槍，他甚至懷疑，整件事，根本全是陳師長在暗中主持的。

但是這時，他也不禁有點疑惑起來，陳代民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他幹連長的時候，陳代民是他連裏的勤務兵，跟着他一級一級升上去，當到了師長，照說，是不會玩那手把戲的。

可是，人心難料，人心難料啊！

金大帥沉着臉不出聲，這事情變成了沒有了局，陳師長苦笑着，道：「大師要是眞不信，我寧願交卸了兵權，仍像以前那樣，追隨大帥左右，服伺大帥。」

金大帥「哼」地一聲，道：「好，今晚我在南鎭過夜，明天一亮，你就跟我回省城去！」

金大帥那句話一說，陳師長這個第四師師長，可以說已經完了！

雖說這辦法是他自己提出來的，但是陳代民心中的氣苦，實是難以形容，他鐵青着臉，答應了一聲。

金大帥又道：「你師中的事，交給副手代看，帶我去休息！」

（以下轉入第六十四頁）

正宗技擊武俠連載小說

鏢旗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虎威鏢局總鏢頭「鐵胆金鈴震八方」關中岳，求得鐵夢秋協助偵查徐督帥中毒之事，果然在鐵夢秋的巧妙安排下，擒獲一名潛伏督帥府後堂伺候徐夫人的小婢，但也不能問出甚麼來，那小婢只說是奉命要刺殺鐵夢秋而已。沈百濤聽從鐵夢秋之言，縱之使去，鐵夢秋旋要求沈百濤往傳婢女小梅來問，冀從中問出一點頭緒，鐵夢秋俟沈百濤進入內院後，向關中岳說出懷疑督帥府似爲指揮中原綠林道的神秘所在，爲此他決留下來澈查其中眞象，說罷竟除去化裝，恢復本來面目，與關中岳往督帥花廳行去——

尋幽探秘擷嬌花

關中岳與鐵夢秋行入花廳，沈百濤和小梅姑娘早已在座，小梅姑娘穿着了一身水綠衫裙，鬢邊揷着一朶白珠花。

鐵夢秋冷冷的望了小梅一眼，緩步行到木桌旁側坐下。

這時，鐵夢秋已然恢復了本來的面目，英俊飄逸，十分動人，只是有一股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冷漠氣度。

沈百濤只覺着似曾在那裏見過，但一時之間，却又想不起來。

小梅在打量了鐵夢秋兩眼後，欲言又止，似乎是不敢和他說話。却轉望着關中岳道：「老前輩找我。」

關中岳神情嚴肅的說道：「小梅姑娘，事情發展的很壞。」

小梅點點頭，道：「賤妾也感覺到情勢緊張，昨夜裏內宅中，暗流浮動，似乎是大雨欲來。」

對小梅的答覆，關中岳微生意外之感，怔了一怔，道：「姑娘昨夜中，有什麼行動了麼？」

小梅道：「沒有，賤妾一直守在臥房之中。」

關中岳回顧鐵夢秋一眼，道：「小梅姑娘，夫人幾個隨身女婢，是否都會武功。」

小梅道：「據小婢暗中觀查所得，夫人身側，包括洒掃庭院的女婢，有很多都會武功。」

關中岳啊了一聲，道：「姑娘能不能說出個具體的數字。」

小梅道：「不能，但夫人身側，包括了掃洒女婢，計有七人之多，就賤妾的看法，七人之中，至少有三個身負武功。」

關中岳道：「小梅姑娘，這些人，是否都和你姑娘很熟悉呢？」

小梅道：「大家都是女婢，各自有一番可憐的身世，不論是真是假，所以，我們從來不互相探詢身世。」

關中岳道：「小梅姑娘，那位徐夫人，是否也會武功呢？」

小梅道：「這個，小婢瞧不出來。」

關中岳臉色一變，道：「小梅，咱們是成敗與共，妳要說實話啊！」

小梅道：「小婢說的是實話，唉！小婢發覺，一個人如果是說實話，反而常常使人不信。」

關中岳回顧鐵夢秋一眼，一臉茫然之色。

鐵夢秋緩緩站起身子，冷漠的說道：「小梅姑娘，妳有爲而來，定然是常在夜間出動了。」

小梅略一沉吟，道：「不錯，小梅常在夜間出來，督帥中毒之夜，小婢亦來了花廳。」

鐵夢秋道：「妳發覺了一個穿黑衣的人，劈了你鬢邊的白珠花，是麼？」

小梅點點頭，道：「是的，那人的武功，似乎是高過賤妾。」

鐵夢秋道：「妳無法肯定那人是誰，但人家已知道你的身份，是麼？」

小梅道：「應該如此。」

鐵夢秋道：「這幾日中，姑娘的生活之中，可有異徵。」

小梅臉色微微一變，但很快的又恢復了平靜，道：「賤妾生活的很好！」

鐵夢秋冷冷說道：「不見得吧！」

小梅道：「賤妾說的句句實言。」

鐵夢秋冷笑了一聲，道：「珠花鏢暗器，在江湖上，十分有名，不知姑娘對這道暗器的手法如何呢？」

小梅道：「家傳之學，自覺着還過得去。」

鐵夢秋道：「姑娘一手能打出幾枚珠花鏢？」

小梅道：「賤妾火候淺，最多也只能够打出五枚。」

鐵夢秋道：「姑娘可否施展一次，讓我們開開眼界。」

小梅回顧了沈百濤一眼，道：「就在這花廳中麼？」

鐵夢秋道：「不錯，就在這廳中，而且就以在下作試鏢靶子。」

小梅輕輕啊了一聲，道：「這個，不大妥善的吧！」

鐵夢秋道：「你如能一鏢把我打死，那就不會再有人追問你的隱密，如是打我不死，姑娘也可以說實了。」

小梅沉吟了一陣，道：「你懷疑我……」

鐵夢秋接道：「姑娘還是先試過鏢之後，咱們再談條件。」

小梅道：「一定要試，賤妾——」

鐵夢秋接道：「姑娘只管出手。」

小梅沉吟了一陣，道：「賤妾不明白公子的用心，但賤妾似乎是恭敬不如從命了。」

鐵夢秋道：「姑娘只管施展，如是傷了在下之命，和妳姑娘無關。」

小梅道：「就在這花廳之中施展手腳麼？」

鐵夢秋道：「姑娘不是覺着這花廳太小，無法施展手腳麼？」

鐵夢秋道：「那倒不是，賤妾有兩個顧慮一個是怕傷了你，二是怕傷了這花廳中的古董字畫。」

鐵夢秋道：「這個妳姑娘不用愁，傷了我，怪我命短，傷了古董字畫，由我負責賠償。」

一面說話，一面舉步行到一面牆壁前面，接道：「姑娘動手吧！」

小梅回顧了鐵夢秋一眼，發覺他停身之處，大約在一丈左右，正是暗器最有效的距離。

沈百濤雖然強自忍着沒有說話，但臉上却是一片訝異之色。

小梅緩緩探手入懷，取出一枚珠花鏢，道：「閣下小心了。」

關中岳心中瞭然那鐵夢秋既然胆敢如此，定然是心中有十分把握，但却想不明白，何以那鐵夢秋非要小梅對他試幾枚珠花鏢不可。

但聞小梅嬌聲喝道：「小心了。」

一揚手，一枚珠花鏢脫手飛出。

銀芒一閃，疾如雷奔，飛向了鐵夢秋。

鐵夢秋右手一抬，輕巧絕倫的把一枚珠花鏢接在手中。

珠花鏢去勢極快，鐵夢秋的手法更快，只覺他一揮手間，珠花鏢就失去了踪影。

小梅閃動了一下星目，道：「好手法。」

喝聲中右手再揮，兩圈白芒並飛，直向鐵夢秋飛了過去。

原來，第一枚珠花鏢被人接去之後，這次打出了兩枚。

鐵夢秋暴袖一揮，兩枚珠花鏢有如投向海中的沙石，又失去了踪影。

這一次，手法更快，廳中羣豪，沒有人瞧出他

用的什麼手法，接去兩枚珠花鏢。

小梅怔了一怔，道：「閣下果然是有着過人之能。」

雙手並舉，寒芒飛閃，五枚珠花鏢，一齊出手了。

雙方距離不過一丈多些，五枚珠花鏢同時飛出，珠花密芒，頓使人有着眼花繚亂之感。

鐵夢秋道：「好鏢法。」雙手同時向前推出。

關中岳心中暗道：憑藉雙手之力，如何能同時接下五枚珠花鏢。

心中念動，五枚珠花鏢已同時消失不見。

小梅心頭震動了一下，欠身說道：「閣下武功高强，小婢今日大開了眼界。」

鐵夢秋神情冷肅，緩緩說道：「姑娘還有什麼能够傷人的本領，不妨再施展一些出來，讓在下見識、見識。」

小梅臉上泛現出驚愕之色，回顧了關中岳一眼，道：「關總鏢頭，這位鐵先生——」

鐵夢秋冷冷接道：「小梅姑娘，不用扯上別人，沈大人已經授於了在下全權，處理帥府中事。」

小梅鎮定了一下心神，道：「小婢聽不懂弦外之音。」

鐵夢秋道：「事情很簡單，姑娘如是還有什麼本領，那就不妨施展出來，最好是能够取了在下的性命。」

小梅道：「爲什麼？」

鐵夢秋道：「如是姑娘不能取在下之命，那就要聽從在下吩咐了。」

小梅沉吟了一陣，道：「妳要我作什麼？」

顯然，她已屈服在鐵夢秋的冷肅威武之下。

鐵夢秋道：「不一定，妳只要覺着能够勝了我，不妨盡量的施展，但妳答應了聽我的吩咐，那就別妄動反抗之念，因爲，我不願出手傷妳。」

小梅皺皺眉頭，沉思不語。

關中岳和沈百濤，都聽得有些茫然不解。

花廳中靜了下來，足足有一刻工夫之久，小梅突然回顧了沈百濤一眼，道：「沈大人，寶劍借我一用。」

沈百濤啊了一聲，緩緩的把手中的長劍遞了過去。

小梅借過寶劍，刷的一聲，抽了出來，道：「我還想試試運氣。」

鐵夢秋道：「好！姑娘只管放心搶攻，在下决不還手，不過，你只能攻出十二劍。」

小梅道：「够了，如是十二劍我仍然沒有法子傷你，我會棄劍受命。」

鐵夢秋道：「那麼姑娘出手吧！」

關中岳、沈百濤，都不覺的向後退了一步，使廳中的地方，更爲寬敞一些。

小梅緩移脚步，逼近了鐵夢秋道：「閣下小心了。」

長劍一揮，平掃過去。

鐵夢秋舉步一跨，巧快絕倫的，掠着小梅身側而過。

小梅一劍落空，劍隨身轉，又一劍橫掃。劍光凌厲，帶起一股寒飈。

鐵夢秋一仰身，長劍掠面而過。

小梅的攻勢，銳利至極，鐵夢秋既不還攻，小梅沒有顧忌，劍劍都是橫斬。

需知在攻勢之中，最難避開的，乃是橫掃之勢，但橫攻之勢，也最易留下破綻。

小梅連攻數劍，均被鐵夢秋閃避開去，心中一急，劍招連綿而出。

刹那間劍光輪轉，閃起一片凌厲的寒芒。

但見鐵夢秋的身軀，有如風中飄絮，在劍光中搖動了一陣，突然飄退五尺，道：「姑娘，够了，你已經多攻了兩劍。」

小梅收了長劍，歎息一聲，道：「你的身法高明的很……」

鐵夢秋接道：「你已經試過了暗器，沒有傷我，應該聽我之命了。」

小梅緩緩把長劍，還給了沈百濤，道：「公子有什麼吩咐？」

鐵夢秋兩道銳利的目光，凝注在小梅的身上，打量了一陣，道：「姑娘不像是八卦教中的人。」

小梅淡淡一笑，默然不語。

鐵夢秋沉吟了一陣，道：「但在下相信姑娘一定受到了八卦教的控制。」

小梅眨動了一下大眼睛，搖搖頭，道：「沒有啊！」

鐵夢秋道：「那麼請姑娘打開妳頭上秀髮。」

小梅怔了一怔，但在鐵夢秋兩道銳利的眼睛逼視之下，只好緩緩打開了頭上的秀髮。

鐵夢秋道：「姑娘自己找找看，你那頭髮之中，可有什麼東西。」

小梅在鐵夢秋的目光逼視之下，變的十分柔順，依言在頭上搜索了一陣，搖了搖頭，道：「沒有東西。」

鐵夢秋道：「那麼姑娘解下裙帶。」

關中岳、沈百濤聽得一怔，正待出言阻止，小梅已依言解下裙帶。

鐵夢秋冷冷說道：「在這裏了。」

一探手，從沈百濤的手中，取過長劍。

他的動作快速至極，沈百濤但覺手中一輕，兵刃已經跑到了鐵夢秋的手中。

所有的動作連在一起，只見寒光一閃，鐵夢秋又把劍還到了沈百濤的手中。

鐵夢秋劈出一劍之後，人却突然轉過身去。冷冷說道：「姑娘請自己瞧瞧看。」

連小梅自己在內，都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

聽得鐵夢秋的話，才凝目向下瞧去。

只見提在手中的羅裙，缺了一塊，那一塊却被鐵夢秋的劍勢，挑落在地上。

這時，太陽已升過三竿，金黃的光芒，照入花廳，廳中景物，纖毫可鑒。

關中岳、沈百濤、小梅，六隻眼睛，齊齊向地上望去。

只見那跌落在地上的一片裙子上，釘了一塊奇形怪狀，似圖非圖，似字非字的東西。

小梅啊了一聲，道：「這是什麼東西？」

伸手檢了起來，仔細的查看。

關中岳、沈百濤，都不自覺的伸過頭瞧去。

鐵夢秋冷冷說道：「姑娘，證據確鑿，妳可以說實話了。」

這時，關中岳、沈百濤，都不得不對那鐵夢秋另眼看待了，只覺他知曉的太多，使人有着一股神秘的味道。

小梅抬起頭，瞧了瞧那鐵夢秋，道：「這個是什麼？」

鐵夢秋道：「姑娘再仔細的瞧瞧。」

小梅道：「我已經瞧的很清楚了。」

鐵夢秋道：「姑娘當眞的不知道麼？」

小梅道：「小婢眞的不知。」

鐵夢秋道：「姑娘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但至少可以瞧出那像什麼了？」

小梅道：「像一個八卦圖。」

鐵夢秋道：「不錯，這是八卦教的標識，姑娘聽過八卦教吧？」

小梅搖搖頭，道：「小婢沒有聽人說過。」

鐵夢秋緩緩向前逼近了兩步，道：「姑娘，你如再借詞推搪，不說實話，那就別怪我的手段太毒辣了。」

小梅道：「我當眞的不認識這幅圖案。」

她似是已經完全的失了鎭靜，一面答話，一面急的流下眼淚。

鐵夢秋一皺眉頭，伸手取過小梅手中的布片，仔細的瞧了一陣，道：「是八卦教中的符咒——」

抬頭望了小梅一眼，接道：「姑娘幾時在衣裙上被人釘了這樣一副圖案。」

小梅道：「我不知道。」

鐵夢秋冷冷說道：「那能在衣裙上釘下符咒的人，自然是和你十分接近了。」

小梅突然伸出手，抱着頭蹲了下去，口中發出疼苦的呻吟。

關中岳急道：「這是怎麼回事？」

鐵夢秋回顧了一眼，道：「八卦教中的符咒之力。」

關中岳道：「符咒眞能制人麼？」

鐵夢秋冷笑一聲，道：「在下不相信……」

關中岳接道：「這個小梅姑娘，可不像是裝做的。」

鐵夢秋道：「她是眞的疼，但在下想其中必然別有原因，決不會是符咒之力。……」

仰起臉來，長長吁一口氣，道：「一向被武林視若詭異，神秘的八卦教，想不到竟然在督帥府中死灰復燃。」

沈百濤快步行了過來，低聲說道：「鐵兄，八卦教在帥府中復活。」

鐵夢秋道：「不錯，大江南北，已經很久沒有聽到了八卦教的消息了，但在帥府，却是第一次發現。」

沈百濤道：「八卦教中弟子，身上是否都佩有標示。」

鐵夢秋道：「佩有標識，不過，他們都佩在隱密之處，別人很難發覺。」

但聞小梅的呻吟之聲，愈來愈重，幾乎是叫了起來。

關中岳沉聲說道：「鐵兄，小梅姑娘，似是已痛的無法忍受，鐵兄，先把她痛苦止下，咱們再和她詳細談談。」

似乎是，他們已把那鐵夢秋當作了無所不能的人。

鐵夢秋緩緩向前行了兩步，點了小梅兩處穴道，小梅頓然停下了呼疼之聲。

關中岳道：「鐵兄，咱們已經發覺了八卦教在帥府之中生根，此事實是非同小可，咱們要作何處置？」

鐵夢秋道：「先不要張揚出去，設法找出控制小梅姑娘的物品，再作道理。」

沈百濤道：「控制小梅姑娘的，不是八卦教的符咒麼？」

鐵夢秋道：「在下可不相信，一張黃表上，用硃砂書幾筆，就可以使一個人，忽而頭暈，忽而腰酸。」

關中岳道：「八卦教中雖然有很多古怪的傳說，但傳言未必就完全可信……」

鐵夢秋接道：「在下希望能在小梅姑娘身上證明一下……」

沈百濤道：「證明什麼？」

鐵夢秋道：「證明八卦教中人，並非眞的會用妖法。」

沈百濤道：「這要如何證明？」

鐵夢秋四顧了一眼，道：「這花廳四週，可有閣下佈守的人手。」

沈百濤道：「有。」

鐵夢秋道：「够嚴密麼？」

沈百濤道：「他們未必能够擋得高人，但他們可以很快的傳回消息。」

鐵夢秋道：「那就够了……」

望望仰臥在地上的小梅，突然又皺皺眉頭，道：「如想找出她身上的禁制，必需要仔細的搜查，但她是一位姑娘，咱們如何能够搜查她。」

關中岳道：「事關大局要緊，也就不用拘於小節了。」

鐵夢秋道：「沈兄，你是帥府中人，這要麻煩你了。」

沈百濤道：「要在下作什麼？」

鐵夢秋道：「搜查小姑娘，在她身上取下八卦教的禁制，咱們就可以知曉很多隱密。」

沈百濤茫然地說道：「小梅姑娘身上有什麼禁制。」

鐵夢秋道：「在下覺着世間並無妖法傷人之事，坊間傳說，只是附會之言，照此推論，八卦教中的邪術之說，可能是藥物，禁制之類，冒充符咒，用以惑人耳目。」

沈百濤畧一沉吟，道：「要在下如何搜查。」

鐵夢秋道：「這就是咱們爲難的地方，我無法肯定的指出，小梅姑娘什麼部位有八卦教下的禁制，所以，咱們必需要搜查她身上每一個地方。」

沈百濤道：「這個不太方便吧！在下找兩個內宅女工下手搜查如何？」

鐵夢秋道：「找別人，咱們又無法信得過，萬一找錯了人，咱們不但前功盡棄，而且還被她們所惑。」

沈百濤望望關中岳，道：「這件事的確爲難，關兄有何高見。」

關中岳道：「如若咱們心無邪念，爲了救督帥之命，就算想搜查小梅姑娘的全身，亦是無礙。」

沈百濤道：「如能有一個範圍，咱們下手方便不少。」

關中岳轉臉望着鐵夢秋，道：「鐵兄，你何以知曉八卦教在小梅姑娘的裙子上，釘了符咒。」

沈百濤道：「八卦教昔年縱橫江湖上時，總喜在女人裙邊上動手脚……」

他似是自知失言一般，突然住口不言。

關中岳並不追問，却接口說道：「那鐵兄何不推想個部位出來，咱們一起試試，也許鐵兄能够猜中呢？」

鐵夢秋沉吟了一陣，道：「好吧！咱們碰碰運氣。」

伸手從沈百濤手中取過長劍，一陣揮動。

但見寒光飛旋，冷電在小梅身前轉動。

鐵夢秋停下手時，只見小梅前胸的衣物，已然被寶劍削的片片散飛，露出來雪白的前胸。

關中岳，沈百濤看他揮劍如飛，却只削去小梅身上衣物，和部份紅色兜胸，但竟未傷到小梅一點肌膚，心中大是震駭，忖道：「這等的劍法當眞是到了出神入化之境。」

凝目望去，只見小梅胸前之間，有一片制錢大小的紅痣。

關中岳輕輕咳了一聲，道：「鐵兄，咱們的運氣如何？」

鐵夢秋道：「運氣不錯，兩位瞧到了麼？」

關中岳搖搖頭，道：「在下未瞧出什麼。」

鐵夢秋道：「小梅姑娘胸前那顆紅痣。」

關中岳啊了一聲，道：「那紅痣怎麼了？」

鐵夢秋道：「紅痣顏色，太過鮮艷，並非天然生成……」

關中岳接道：「難道是八卦教做的手脚。」

鐵夢秋嗯了一聲，道：「小梅姑娘，可能就是被這顆紅痣威脅，使她不敢不聽從八卦教的命令行事。」

沈百濤雖然未出言反駁，但神色之間，却流露出一片不信任的神色。

鐵夢秋淡淡一笑，道：「也許沈兄還不太相信兄弟的話，兄弟解開她穴道，咱們問問他。」

左手揮動，解開了小梅身上穴道。

小梅霍然坐起，急急雙手掩胸。

鐵夢秋冷冷說道：「姑娘吞吞吐吐，不敢說實話的原因，在下已經明白了。」

小梅道：「你明白什麼？」

鐵夢秋道：「姑娘胸前一顆很大的紅痣，大約不是天生的吧！」

小梅低頭望了前胸的紅痣一眼，緩緩說道：「你能療治麼？」

鐵夢秋道：「在下既然能瞧的出來，自然是能够療治，不過，在下希望姑娘講實話。」

小梅四顧一眼，神態間似有畏懼。

（未完待續）

香車劫

魔中俠續篇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魅影拘魂玉書生」南宮逸奇，他在解救了峨嵋毀派之刦後，趕往眉山，抵埗後，彭家大院已慘遭殺刦，忙又趕往新津，聽從丐幫分舵主稟報，又趕赴成都，但成都却中斷了飛鳳香車消息，南宮逸奇知道毛病出在丐帮新津分舵上，臆測敵人定是前往青城，立又飛騎兼程趕往，但終於遲了一步，在抵達青城山下時，適飛鳳香車已從山上下來，南宮逸奇當道攔立，迫使香車主人現身答話，睹面後，方知香車主人已不是闖人解語，而換了另一嬌媚蕩人的中年美婦，南宮逸奇向她解釋，要把香車主人及隨行屬下，一併處死——

長春宮中狼心拘芳魂

南宮逸奇話音甫落，耳邊突闖一股細細如蚊蚋的聲音傳音說道：「南宮大俠，此女叫田秀秀，乃是『至尊宮』幕後主人老魔的寵姬，闖人姑娘和尉遲姑娘已被其幽禁，俗語說得好，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南宮大俠只要生擒下此女，便能解救得兩位姑娘。」

南宮逸奇聽得心中方自暗暗一動，香車主人——田秀秀已倏然一聲冷笑道：「南宮逸奇，江湖傳說你武林稱奇稱最，傲誇當世第一，如今看來，你實在是浪得虛名，根本就不配！」

這話，聽得南宮逸奇不由星目神光如電激射，劍眉高挑，道：「何以浪得虛名？怎麼不配？」

田秀秀冷冷地道：「因爲你並無丈夫氣，不是個鬚眉漢！」

南宮逸奇雙目威稜懾人地震聲道：「我南宮逸奇頂天立地，昂藏七尺，蓋世奇男，怎樣並無丈夫氣，那裏不是鬚眉漢了？芳駕請說出個道理來！」

田秀秀冷笑道：「如此，妾身請問，你說的話算不算數？」

南宮逸奇點頭道：「當然算數。」

「那就很好。」田秀秀又是一聲冷笑道：「如此，妾身再請問，妾身雖是你手下十招之敵，這話，你說過麼？」

南宮逸奇心中有點明白了，威態微歛地點頭道

：「我說過，怎樣？」

田秀秀再次冷笑道：「閣下既然承認說過這話，誇過這等海口，閣下便應該以這句話爲準，方是丈夫氣，也才不負你昂藏鬚眉七尺軀！」

南宮逸奇劍眉微揚了揚，道：「芳駕之意是要我十招不勝便放過芳駕？」

田秀秀道：「按理應該如此，十招不勝閣下有何顏面繼續再戰，另訂時地分決勝負豈不更好！」

這話有道理，南宮逸奇不由有點語塞地啞了口，接不上話。

這時，南宮逸奇耳邊又響起那股傳音說道：「南宮大俠，話已說滿無從改口，以老身看，莫若就盡力於十招之內擒下她好了，如果實在不行，便即依她之言，另訂約期再戰也好，免得落個受她譏笑的話柄！」

這傳音人是誰？南宮逸奇雖然並還不知，但是，從對方自稱「老身」的口氣上，已猜料到可能是原來隨行在「飛鳳香車」之後，聞人解語屬下的那兩位黑衣老婦人之一，而且可能還是和聞人解語關係十分秘密之人。

南宮逸奇心念電轉地暗忖道：「照眼前的情形看來，只好……」

他暗忖未已，田秀秀突又一聲冷笑，道：「南宮閣下，這道理如何？你還有什麼可說的沒有？」

南宮逸奇劍眉微揚了揚，旋即淡然一笑，道：「想不到我一時未注意，竟然落了芳駕的話柄，芳駕該算得是位高明。」

田秀秀得意地嬌聲格格一笑，道：「這麼說，閣下如今是願意聽從妾身那『十招勝負不分，便另訂時地再戰』的意見了！」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一個『理』字能壓死人，芳駕高明若此，抓住了一句話柄，一個『理』字，我又能如之奈何！」

田秀秀又是得意地格格一聲嬌笑，嬌笑聲中，倏然輕抬玉手，朝站立在兩旁的一衆屬下微微一揮，道：「你們都退後三丈去。」

一衆屬下聞言，立即紛紛躬身挪步後退三丈站立，只有一名黑衣老者突然跨前一大步，躬身說道：「屬下有言奉禀娘娘。」

南宮逸奇轉眼望去，這黑衣老者面目十分陌生，好像並未見過，顯然不是「飛鳳香車」的原來屬下之一，而是田秀秀身邊之人。

田秀秀問道：「鍾護衛有何話說。」

鍾護衛鍾承貴輕咳了一聲，道：「娘娘乃屬萬金之軀，身份尊貴，是以，屬下請令和他一搏！」

田秀秀道：「鍾護衛自信能接得下十招麼？」

鍾承貴道：「屬下當全力以赴，自信還不會給娘娘丟臉。」

田秀秀嬌靨含笑地點了點螓首，美目倏然轉望着南宮逸奇道：「南宮閣下，鍾護衛請令與閣下一戰，你閣下願意賜教麼？」

南宮逸奇冷冷地道：「我希望芳駕最好是自己出手一戰，別讓……」

田秀秀飛快地接口道：「爲什麼？閣下武林稱奇稱最，難道還怕妾身手下一名護衛不成！」

南宮逸奇劍眉一軒，道：「芳駕不必激我，南宮逸奇生就一顆天胆，從不知『怕』爲何物，芳駕既欲令他出手就令他出手好了。」

田秀秀格格一聲嬌笑，向鍾承貴道：「你好好小心向南宮大俠討教幾招絕學吧！」

鍾承貴躬身道：「屬下遵諭。」

田秀秀嬌軀一擰，後退丈外。

鍾承貴目光如電地望着南宮逸奇，抱拳一拱，道：「南宮大俠請賜教！」

南宮逸奇冷冷地道：「閣下不必客套，請出手吧！」

鍾承貴未再說話，嘿嘿一笑，身形倏然前欺，探掌直抓南宮逸奇面門。

南宮逸奇身形靜如山岳，凝立不動，直到鍾承貴五指臨近面門尺內距離，這才一側首，倏然抬手出指點向鍾承貴抓來的掌心！

鍾承貴久聞「魅影拘魂玉書生」武學功力高絕，是以，他這出手一抓，看似十分普通平常，其實暗藏極巧妙的變化厲害殺着，也是他昔年仗以縱橫江湖的成名絕技「幻影追命爪」。

南宮逸奇身形凝立如山，以不變應萬變，以靜制動，倏然抬手出指點向鍾承貴抓來的掌心，這正是武林名家高手一招攻敵尅敵的上乘手法。

鍾承貴心頭不禁凜然一驚！疾地縮掌撤招，但是左掌却同時突出，飛快橫切南宮逸奇的右腰！

他縮右掌，出左掌，全都勢疾如電，奇快驚人，顯示出他的身手之高，該是當今江湖高手中的一流！

可惜，他面前的敵手是武林稱奇稱最，傲誇當世第一的「魅影拘魂玉書生」，無論是所學功力身手，莫不比他高了甚多甚多……

他快，南宮逸奇可比他更快！

他左掌才出，驀聽南宮逸奇口中冷然一哂，右手食中二指已然變勢，快如閃電地直朝他左腕脈門劃到，而且距離已近及五寸以內。

在這等情勢下，鍾承貴心知撤招閃避已是不及，遂即倏地一翻腕，左掌易切爲抓，反迎着南宮逸奇的右腕抓去！

他應變實在不能說是不快，但是，比起南宮逸奇來，仍然稍慢了那麼毫厘！

俗話說得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高手相搏，毫厘之差，即足釀成血流五步，喪身斷命之慘禍！

因此，就在這毫厘之差中，鍾承貴驀地發出了一聲慘叫，身形倒射暴退丈外，右手捧着左腕……左腕斷了，斷處如被刀斬，鮮血泉湧，那一隻左手就掉落在南宮逸奇面前三尺以外地上。

原來南宮逸奇這食中二指劃出，竟然以指代劍，並且施展了武林上乘絕學「劈空劍訣」！

田秀秀見狀，嬌靨神色不禁倏然一變！道：「閣下好狠的手段，好毒的心腸！」

南宮逸奇冷冷地道：「芳駕應該明白，南宮逸奇若不是心狠手辣怎會被當世武林稱爲『魔』！」

這話不錯，是理，也是實情。

田秀秀冷哼了一聲，目射煞芒地道：「南宮逸奇，你少逞口舌之利，斷我屬下一隻手，我就要你一條命相抵！」

南宮逸奇淡漠地一笑，道：「芳駕且先別發狠，等十招之搏勝了我再發狠不遲！」

田秀秀語音冷凝如冰地道：「反正你今天死定了！」

南宮逸奇道：「十招之搏不算了麼？」

田秀秀道：「十招之搏不論勝負都是一樣！」

南宮逸奇淡然一笑道：「既如此，芳駕請出手吧！」

田秀秀冷哼了一聲，倏然轉首揚聲輕喝道：「取我的劍來！」

立見一名綠衣少女飛身掠出，雙手送上了一柄劍鞘鑲金嵌玉，象牙吞口的寶劍。

但看那劍鞘劍柄裝飾之名貴，令人入目即知是枝名劍，絕非凡品。

田秀秀接劍在手，左手抓着劍鞘，右手握住劍柄，姆指一捺卡簧，但聞「嗆」的一聲龍吟，劍已出鞘。

劍長三尺有餘，刃薄脊厚，劍身有如一泓秋水，光鑑明亮照人毛髮，寒氣森森逼人，顯然是一柄神兵寶刃！

南宮逸奇心中不由暗暗讚了聲：「好劍！」

田秀秀寶劍出鞘，回手把劍鞘往那綠衣少女手裏一丟，美目含煞地覷着南宮逸奇，冷聲喝道：「閣下亮劍！」

南宮逸奇神情淡漠地微一搖頭道：「不必了，芳駕只管出手就是！」

好狂！這口氣，顯然是瞧不起田秀秀了，沒有把田秀秀放在眼裏。

田秀秀芳心不由氣怒至極，陡地一聲冷叱：「南宮逸奇，你太狂了！」

冷叱聲中，玉手猛地一揮長劍，飛洒出漫天劍影，有若寒濤掠空般，威勢凌厲無匹地猛朝南宮逸奇捲去！

她所學確實不俗，劍術造詣果然精湛，出手劍式威勢足令武林高手驚凜失色！

南宮逸奇口中倏然朗聲哈哈一笑，突然展開魅影似的身法，竟以一雙空手搏戰起田秀秀的長劍。

刹時，頓見寒虹矢矯，劍影縱橫，劍氣瀰漫，形成了一座森冷緊密的劍幕，將南宮逸奇的身形罩住！

田秀秀一身所學雖然極是不俗，劍術造詣雖也極頗精湛，但是，和南宮逸奇相比仍然差遜一籌。俗話有云：「技差一着，縛手縛脚」。何況是差了一籌之多，情形如何，不言可知，那自然是要更加相形見拙了。

三招，四招，五招，六招……

儘管田秀秀劍術造詣極是精湛，每一招施展的都是奇絕之學，可是，她就是奈何不了南宮逸奇絲毫。

但見南宮逸奇身形在她那緊密的劍幕之中，有如魅影般飄忽，神情顯得十分從容而洒脫，她每一劍招發出，不是被南宮逸奇那飄忽捉摸不定的魅影般身法閃避開，而告落空，便被輕描淡寫的掌勢所化解掉。

漸漸，田秀秀發覺情形有點不對勁了。

劍幕中，突然產生了一種無形的壓力，那壓力並且在不斷的增加，越來越沉重！

七招，八招……

那壓力更形沉重了，沉重得她手裏的長劍也起了運轉不靈，施展不開的沉滯現象！

這情形，她芳心裏驚凜了，但是她還有點不大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何以會產生這種現象……

驀地，南宮逸奇朗聲一笑道：「在下自出江湖以來，還未有人在我手下走過十招，如今已是第九招，芳駕可以歇手休息休息了！」

話聲中，劍光倏歛，田秀秀嬌靨蒼白，右手長劍拄地，嬌軀搖幌欲倒！

一衆「飛鳳香車」屬下見狀，全都不禁駭然大驚失色，立時紛紛身形疾掠……

然而，南宮逸奇却搶佔着一瞬先機的跨步到了田秀秀身傍，抬手一指抵在田秀秀背心「靈台」大穴上，沉聲喝道：「站住！」

一衆「飛鳳香車」屬下人數雖有五十三名之多，但是此際掠身撲出的，只有司徒玄坤等七八人。

自然，這七八人不但是「飛鳳香車」屬下中高手中的高手，也是田秀秀的親信。

南宮逸奇的那聲沉喝，乃是以神功眞氣發出，聽者入耳如同雷鳴，司徒玄坤等人全都不禁被喝得身形一窒，立時刹住了撲勢。

司徒玄坤等人身形一停，南宮逸奇立即冷冷地說道：「你們都看清楚我手指抵着的部位沒有？」

司徒玄坤目光一瞥之下，心神不由倏然一凛！道：「看清了怎樣？」

南宮逸奇道：「看清楚了，你們就最好別輕舉妄動，否則，只要我指力一發，她便立被震斷心脈，香消玉殞當場！」

司徒玄坤臉色一變！道：「南宮逸奇，你想要怎樣？」

南宮逸奇道：「我想留下她，向你們換兩個人，你明白了麼？」

語聲一頓，側首目視田秀秀問道：「芳駕如今怎麼說？」

田秀秀於轉戰到第九招時，雖然被南宮逸奇以「無影指力」點中兩處穴道，身不能動，眞力無法提聚，目前又被南宮逸奇一隻手掌抵在背心「靈台」大穴上，更是有着隨時喪命的危險，但是，耳却能聽，口也能言。

南宮逸奇話聲一落，她立即冷冷地說道：「閣下可是想用我換取闊人解語和尉遲如蘭兩個？」

南宮逸奇點頭一笑道：「不錯，畢竟還是芳駕高明，不過，這也是芳駕自己提出的賭約！」

田秀秀美目一眨問：「閣下爲何要這麼做？」

南宮逸奇道：「我請問芳駕，她兩位是爲了什麼事情被囚禁的？」

田秀秀道：「她兩個做事不力，吃裏爬外，私通外敵，顯有背叛之嫌！」

南宮逸奇道：「她們兩位私通了什麼外敵？那外敵又是何人？」

田秀秀道：「那是本宮的事情與閣下何關？」

南宮逸奇忽然微微一笑，道：「芳駕忘記適才說過的話了？」

田秀秀微微一怔！道：「什麼話？」

南宮逸奇道：「芳駕曾說過她們兩位都是我的紅粉自己。」

田秀秀眨眨美目道：「閣下相信這話？」

南宮逸奇道：「話出自芳駕之口，我似乎沒有不相信的理由。」

田秀秀倏然嬌聲一笑道：「這麼說，閣下也承認她們兩個都是你的紅粉知己了？」

南宮逸奇道：「對此，我雖然有着受寵若驚之感，但是，爲了解救她們兩位被芳駕囚禁的苦難，說不得我只好老老臉皮來承認了。」

田秀秀美目深望了南宮逸奇一眼，道：「閣下好會說話，好口才。」

南宮逸奇笑道：「對芳駕口才我更感欽佩。」

田秀秀話題倏地一變！問道：「閣下臉上戴着人皮面具麼？」

南宮逸奇點頭道：「芳駕何必明知故問。」

田秀秀道：「你能摘下面具，讓我看看你的眞面目麼？」

南宮逸奇道：「有這必要嗎？」

田秀秀道：「江湖傳說『魅影拘魂玉書生』人品俊逸，丰神如玉……」

南宮逸奇接口道：「那只是江湖傳說，事實上並不相符。」

田秀秀道：「相符不相符，讓我看看又有何妨，你稱奇稱最武林，應該不是個藏頭縮尾之人！」

眞奇怪！她爲何突然要看起南宮逸奇的眞面目來了？這是爲什麼？她心裏在打什麼主意……

一句「藏頭縮尾」說得南宮逸奇倏然微皺了雙眉，略一沉思道：「芳駕請令諭貴屬後退三丈，如何？」

田秀秀沒有詢問原因，也沒有猶豫，立時嬌聲輕喝道：「司徒執法，你們後退三丈，不得我令諭不准隨便亂動！」

司徒玄坤和七八名高手，這時正站立在距離八尺之處，聞言不由微怔了怔！但是，他可不敢違令，旋即躬身說道：「屬下敬遵娘娘諭令。」

話落，一起飄身退出三丈以外站立。

田秀秀美目輕眨了眨，含笑說道：「閣下現在可以放心了。」

「放心」什麼？這話南宮逸奇自然懂，不由微微一笑，道：「其實我這也是爲了芳駕的安全着想。」這話說得好不奇怪，好令人不解？

司徒玄坤他們，難道還敢有不利於田秀秀的動作不成？……

然而，更怪的是田秀秀對於南宮逸奇這句話，竟然意含感激之色地嫣然一笑道：「妾身謝謝閣下。」南宮逸奇淡淡地道：「芳駕不必客氣。」

話聲中倏然抬手抹下臉上的人皮面具，露出了他那美男蓋世的眞面目。

田秀秀看得神情不禁一呆！旋而美目異采飛閃地暗暗深吸了口氣，道：「這就怪不得那個素性高傲無比的丫頭，會要心生叛背，自許爲閣下的紅粉自己了，得婿如此，雖死又有何憾！」

她口中的「丫頭」是誰？南宮逸奇心裏自然明白，她說的絕不是尉遲如蘭而是闊人解語姑娘。

這時，南宮逸奇那抵着她背心「靈台」穴上的一隻手指，已經垂了下來。

他回手重又戴上人皮面具，目視田秀秀淡笑了笑，沒有接話。

田秀秀話鋒一頓又起，問道：「南宮閣下，你可願相信妾身？」

南宮逸奇星目一凝，道：「是什麼事？」

田秀秀道：「不管是什麼事，只問你可願相信妾身不？」

南宮逸奇微一沉思道：「我生平對人對事都以信義爲先，所以也不願不相信別人，也從無不相信別人之心！」

田秀秀道：「如此，就請閣下解開妾身的穴道，放了妾身。」

南宮逸奇不禁一怔！道：「可是，芳駕……」

田秀秀接口道：「只要閣下相信妾身，妾身自必守信踐諾，交給你兩位活生生的紅粉自己！」

南宮逸奇星目倏然凝注地問：「什麼時候？」

田秀秀道：「半個月之後。」

南宮逸奇道：「在什麼地方？」

田秀秀道：「地方由你選擇，但是不能距離巫山太遠，否則，時間上恐怕會趕不及。」

南宮逸奇默然沉思了刹那，終於點頭道：「芳駕既是這麼說，我相信芳駕就是，不過……」

語聲微頓了頓，接着又道：「爲防萬一，我可得另外點上芳駕一處穴道。」

田秀秀神色十分平靜，毫無驚愕之色道：「閣下可是準備妾身萬一不守信踐約時，妾身便也無法活命？」

南宮逸奇點頭道：「不錯，我這制穴手法，除家師之外，天下武林無人能解，以半月爲期，芳駕如不履約踐信，必將嘔血而亡！」

田秀秀淡然一笑道：「閣下既然不願完全信任妾身，妾身也不多說什麼了，閣下請動手吧。」

南宮逸奇道：「如此，芳駕請恕我得罪了！」

語落，抬掌虛拍，隔空解開了田秀秀的穴道，立又飛點出一指封閉了田秀秀的「膻中」穴。

田秀秀「膻中穴」被封，除了身軀微微一震之外，並無其他一點異樣感覺。

南宮逸奇適時含笑說道：「我這制穴手法是特別，芳駕如果與人動手，仍可施展八成功力，但是，切記不可逞强將功力提聚八成以上，否則，被制穴道傷勢必將提前發作，那便無可解救了！」

田秀秀聽得芳心暗暗一凛！道：「妾身多謝相公賜告！」

說着螓首微挽，朝南宮逸奇襝衽一福。

南宮逸奇微一欠身道：「芳駕不必客氣，十五日後的夜二更時分南宮逸奇在官渡口江岸候駕。」

田秀秀點點螓首道：「妾身定當準時前往。」

話落，轉身嬝娜地往「飛鳳香車」走了過去。

× × ×

青城山上，遍地血污，滿眼盡是道士們的屍首，令人不忍卒睹那些屍首的慘狀。

南宮逸奇在青城道觀中前後繞行了一遍，他本希望發現一兩個刦後餘生的活人，結果他失望了。

青城道士全都死光了，青城派在武林九派一帮中也從此除名了。

南宮逸奇下了青城山，把青城道士們的後事交待了丐帮「灌縣分舵」弟子之後，他立即縱騎撲奔陝西長安。

在長安城內的「長春」客棧內，沈景器和八名紫衣侍衞，雲福等人全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南宮逸奇的到達。

由於丐帮弟子的全力協助，蘭陽郡主的下落雖然已經查出了一點線索，但是也只是那麼一點線索，可靠不可靠，還得進一步查探。

南宮逸奇一到，沈景器立即把丐帮弟子所查獲的線索告訴了南宮逸奇，南宮逸奇聽後不禁劍眉微蹙地道：「照此說來，這線索也只是猜料了。」

沈景器神情訕訕地道：「這雖然只是個猜料的線索，但是……還請您指示。」

南宮逸奇微一沉思道：「別的全無一點任何可疑的線索麼？」

沈景器搖頭道：「絲毫沒有。」

南宮逸奇眉鋒微皺了皺，道：「對此，沈老的高見如何？」

沈景器訕訕一笑，道：「以老朽拙見，最好能前往探查探查。」

南宮逸奇默然沉思了刹那，心中已有所决地話題忽地一變，望着雲福說道：「雲老，你立刻前往此地丐帮分舵去一趟，請他們傳書通知峨嵋分舵方面，轉告小眉師妹，要小眉師妹到這裏來。」

雲福躬身應命，立即出了客棧前往丐帮分舵而去。

南宮逸奇接着站起身子，向沈景器說道：「我到外面走走去，天黑時候我若是還沒有回來，你們就不必等我吃飯了。」

沈景器連忙道：「老朽隨您一起走走去。」

南宮逸奇擺擺手道：「不必了，我只是出去隨便走走，不會很久就回來的。」

說着，人已邁步瀟洒地往外面走了去。

× × ×

「長春宮」，在長安城北。

如今，這座昔年曾經是宮娥彩女，粉黛成羣，盛極一時的深宮上苑，那巍峨壯麗的氣派，早已隨着流光的消逝變易，成了歷史上的陳跡，那殘缺的墻垣，那漆色已經斑落的高大的宮門……

這些，令人看來心中不禁油然而生淒清冷落唏噓之感！

夕陽斜照，紅霞滿天。

這，正是一天的時光中最絢爛，最美好的剎那……就在這時候，那冷落淒清的「長春宮」外，來了位身材頎長，丰神如玉，神情瀟洒脫俗的青衫少年書生。

他，正是那位武林稱爲「魔」，事實上却是位俠骨柔情的蓋世奇豪的「魅影拘魂玉書生」南宮逸奇。

南宮逸奇站立在「長春宮」前的石階下，星目望着那兩扇漆色斑落的緊閉着的大門遲疑了剎那，終於，他舉步走上石階，抬手敲了門。

怪事，「長春宮」中住得有人麼？……有，不但有，而且是女人。

只聽門裏響起一個嬌柔的聲音道：「誰呀？」

南宮逸奇朗聲答道：「我是外地來的，特地前來瞻仰古代遺跡的。」

「哦！」嬌柔的聲音又問道：「你是幹什麼的？」南宮逸奇道：「小生是讀書人。」

「原來是位讀書相公。」嬌柔的聲音說着，兩扇大門輕輕地拉開了一條縫，露出了一張柳眉，杏眼，桃腮，櫻紅小口的嬌靨，眼珠兒流轉的打量了南宮逸奇上下兩眼，嬌媚地嫣然一笑，道：「相公請稍待，婢子這就入內禀明宮主，獲得允准之後即來奉請相公。」

說罷，也不待南宮逸奇開口接話，已輕輕地關上門，急步往內走了進去。

南宮逸奇默默地站立在門外，心裏在暗暗忖思着等會見到那位自號「長春宮主」之面時，應如何措詞談話的步驟……

片刻之後，門裏傳來一陣輕盈瑣碎的腳步音響走了過來，接着大門拉開了，是先前應門的那位柳眉杏眼的青衣少女和另外兩名年約十六七歲，眉目如畫，嬌媚俏麗的綠衣女婢。

青衣少女年約雙十出頭，她嬌靨上含着動人的嬌笑，說道：「我們宮主聽說相公是位讀書人，所以特別破例允准接待相公入內。」

南宮逸奇拱手一揖，道：「有勞姑娘了。」

青衣少女嬌笑着道：「相公不必客氣，請隨小梅小蘭進去吧，宮主鳳駕已往後園『荷香閣』中等候相公前往一見呢。」

小梅小蘭正是那兩名綠衣女婢的名字。

青衣少女話聲一落，小梅小蘭立即齊朝南宮逸奇俛首斂衽行禮，鶯聲燕語地說道：「相公請隨小婢們來吧。」

說罷，嬌軀一轉，體態輕盈地向裏走去。

南宮逸奇沒有說話，舉步瀟洒地隨小梅小蘭身後緩緩而行。

「荷香閣」，是一座建築在方圓二十多丈寬闊的荷池中央的水閣。

此際，正值荷花盛放，蓮子結實的季節，池中那有如蒲扇般大碧綠清新的片片荷葉，那粉紅色盛放的荷花，那碗大的蓮蓬……

荷香陣陣，隨風飄拂，令人聞之神清氣爽！

南宮逸奇隨着小梅小蘭二婢由一座活動軟索吊橋上渡過荷池，登上了「荷香閣」。

「荷香閣」中陳設華而不奢，富而不麗，佈置得十分高雅宜人。

南宮逸奇星目不由異采微閃地暗忖道『長春宮主』看來必然是位雅人了……」

他暗忖間，那個名叫小梅的婢女已面對一座高及九尺餘，寬有一丈五六的玉石屏風恭敬地禀說道：「禀公主，客人到。」

隨聽玉石屏風背後響起一聲嬌柔無限的」，語音甜美的說道：「知道了。」

環珮叮噹，瑣碎輕盈的腳步聲響中，南宮陡覺眼前一亮，玉石屏風後面蓮步姍姍，嬝娜出了一位美艷絕倫的少婦和兩名綠衣婢女。

這美艷絕倫的少婦是誰？不用說，她自然是住着這座古代帝宮的自號「長春宮主」的「長春主」了。

只見這位「長春宮主」年約二十五六左右，蛋臉面，黛眉美目，瑤鼻櫻口，那雙美目水汪汪的，直似兩座溺人滅頂的深潭。

一襲薄紗般的淡紅色羅衣，裹着她那身材婀娜，玲瓏凹凸若隱若現，膚如凝脂，白嫩柔膩，豐滿成熟惹火撩人的嬌軀。

那迷人的少婦風韻，那令人心蕩神馳的……艷絕，美絕，這「長春宮主」直說得上是一位美艷傾城的蓋代嬌娃，絕代尤物！

南宮逸奇雖然是位頂天立地的蓋世奇男，大丈夫，但是，面對如此風韻惹火迷人，美艷無匹的絕代尤物，心頭也不禁有點怦怦然，怔怔地望着「長春宮主」，一時竟然發了楞，發了呆！

「長春宮主」雖於那青衣婢女禀報時，已知來客是位少年美書生，但是却未料想到竟是這樣一個丰神如玉，風標絕世的美男子，因此，乍見之下，神情也不由的爲之微微一呆！旋而水汪汪的美眸中

異采飛閃，望着南宮逸奇嬌媚無比的嫣然一笑，玉手輕抬，姿態非常美妙地作了個肅客之勢，語音嬌柔而充滿魅力地道：「相公請坐。」

南宮逸奇神情倏然一震而醒，瀟洒地拱手一揖，道：「小生冒昧打擾，尙請姑娘原諒。」

「長春宮主」風情萬千地嬌笑道：「相公太客氣了，此地本是古代帝宮遺址，妾身佔住此處本已不該，豈能再摒阻來此瞻仰古跡，相公之來何打擾之有，再說……」

語音微微一頓，美眸含情地接說道：「像相公這樣俊逸風流人品的人，妾身請都請不到呢，別說目下還未打擾，就是眞的打擾妾身終宵，不眠不休，妾身也是歡迎無盡，樂而不疲呢！」

這是什麼話？「打擾終宵，不眠不休，歡迎無盡，樂而不疲。」這是什麼意思？這話裏似乎隱含着什麼玄妙……

南宮逸奇心中不禁暗皺了皺眉頭，沒有開口接話。

「長春宮主」美眸流波的望着他嫵媚地笑了笑，再度輕抬玉手，作着美妙的肅客姿態，嬌聲道：「相公請坐呀！」

於是，兩人分賓主落了座，坐定，一名綠衣婢女奉上香茗。

「長春宮主」美眸凝視着南宮逸奇的俊臉，波光流轉地嬌聲說道：「請問相公貴姓大名，仙鄉何處？」

南宮逸奇道：「有勞姑娘動問，小生乃是杭州人氏，姓宮，名大可，轉請教姑娘貴姓芳名？」

「原來是宮相公，妾身失敬了。」「長春宮主」嬌笑地道：「妾身自號『長春宮主』，相公便以『長春』之名稱呼妾身好了。」

南宮逸奇道：「姑娘不能賜告眞名麼？」

「長春宮主」螓首微搖地道：「不是不能奉告相公，而是現在還不是時候。」

南宮逸奇眨眨星目道：「姑娘之意要什麼時候才是時候？」

「長春宮主」嬌靨含春地嫣然一笑，輕聲道：「那要等到夜闌無人私語時，相公明白了麼？」

南宮逸奇是何許人，這話，他還有個什麼不明白，心裏不由暗罵道：「好個無恥的淫婦！」

他心裏雖然在暗罵着，臉上神色却故裝糊塗地淡然一搖頭道：「小生不明白。」

「長春宮主」媚笑迷人地道：「到時候相公就會明白了。」

南宮逸奇搖頭：「小生不會等到這時候的。」

「長春宮主」黛眉微微一蹙，道：「爲什麼？相公打算馬上就走麼？」

南宮逸奇點頭道：「不錯，小生此來目的只爲拜訪姑娘。」

「長春宮主」美眸凝注地道：「這麼說，相公所言瞻仰古跡也是飾詞了？」

南宮逸奇道：「姑娘不愧是個明白人。」

「長春宮主」黛眉微微一揚，道：「如此，妾身請問相公此來『拜訪』的意圖？」

南宮逸奇道：「向姑娘打聽一個人。」

「長春宮主」問道：「是什麼人？」

南宮逸奇道：「小生的一位朋友。」

「長春宮主」道：「令友和妾身相識？」

南宮逸奇微一搖頭道：「應該是素昧平生，從未相識。」

「長春宮主」眨眨美眸道：「既非妾身相識，那相公爲何？……」

南宮逸奇道：「因爲她失踪了。」

「長春宮主」道：「令友失踪，與妾身又有何關？」

南宮逸奇語調倏地一冷，道：「若與姑娘無關，小生就不會得來拜訪姑娘了。」

「長春宮主」美眸流波的轉了轉，道：「相公可是認爲妾身知道令友的下落？」

南宮逸奇哼了一聲道：「有人告訴小生，敝友被姑娘刧來了這座『長春宮』中。」

「長春宮主」臉色微微一變，道：「這是什麼人告訴相公的？」

南宮逸奇道：「是什麼人，姑娘就不必問。」

「長春宮主」道：「相公相信那人的話？」

南宮逸奇冷然一笑，點頭道：「小生應該沒有不相信的理由，再說那人他就是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欺騙小生。」

「長春宮主」美眸輕眨了眨，神色倏地一怔，道：「俗話說得好，『捉姦捉雙，拿賊拿脏』，相公無憑無據，怎可輕信別人之言，來向妾身……」

南宮逸奇劍眉微軒倏垂，接口道：「姑娘是向小生要證據？」

「長春宮主」道：「相公難道認爲不該？」

南宮逸奇劍眉再次微軒了軒道：「小生奉勸姑娘最好是立即把敝友放出來，免得有傷和氣。」

「長春宮主」黛眉微微一揚，道：「傷了和氣便怎樣？」

南宮逸奇冷道：「那對姑娘將無一點好處。」

「長春宮主」忽然輕聲一笑道：「說了這半天了，到現在爲止，妾身還未知道令友是誰，他姓什麼叫什麼大名呢？」

南宮逸奇一聽這話，自己也不禁有點啞然暗笑

了，也暗罵自己「糊塗」。

於是，他心念轉了轉，道：「她芳名倩倩，是『金陵王』的胞妹『蘭陽郡主』。」

「長春宮主」神情不禁微微一怔！問道：「她在什麼地方失踪的？」

南宮逸奇道：「十天前，在城中的『長春客棧』內。」

「呵！……」

「長春宮主」一聲驚「呵」出口，立卽警覺到自己的失態，連忙頓聲閉口。

但是，遲了。

南宮逸奇是何等高明人物，她雖然連忙頓聲閉口，但是，南宮逸奇已立刻明白了她「失態」的原因，目視她微微一笑，道：「姑娘想不到她也是個女兒身吧！」

「長春宮主」話題倏地一變，問道：「相公是『金陵王』府中人麼？」

南宮逸奇搖頭道：「不是。」

「長春宮主」眨眨美眸，又道：「那麼，相公必然是官家的人了！」

南宮逸奇道：「也不是。」

「長春宮主」美目倏然一凝，深注地問道：「那麼相公是？……」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小生是誰，那都無關重要，請姑娘立刻把『蘭陽郡主』交給小生！」

「長春宮主」忽然格格一聲嬌笑，搖首道：「蘭陽郡主她不在妾身這裏。」

南宮逸奇急問道：「她在什麼地方？」

「長春宮主」搖着螓首道：「妾身不知道。」

南宮逸奇劍眉一揚，道：「姑娘，小生希望姑娘別令小生忍耐不住！」

「長春宮主」嬌媚地一笑道：「相公忍耐不住可是要吃了妾身！」

南宮逸奇臉色一寒道：「姑娘說話請自重！」

「長春宮主」倏又格格一聲嬌笑道：「妾身這話那裏不自重了？」

南宮逸奇冷冷地道：「姑娘最好少說廢話，請把蘭陽郡主立刻交給小生。」

「長春宮主」搖搖螓首道：「相公應該相信妾身，蘭陽郡主她確實不在妾身這裏。」

南宮逸奇道：「那麼請姑娘告訴小生，她現在什麼地方？」

「長春宮主」眨眨美眸道：「有個問題妾身很不明白，相公能賜告麼？」

南宮逸奇問道：「什麼問題？」

「長春宮主」嫵媚地一笑道：「相公不是『金陵王』府中人，又不是官家的人，爲何要替官家出力找她？」

南宮逸奇道：「那是小生自己的問題。」

「長春宮主」嬌笑地道：「是因爲她是個女人，是個姑娘麼？」

南宮逸奇臉色沉寒地道：「姑娘話未出口之前，最好多攷慮一下，別太放肆！」

「相公何必假道學呢。」「長春宮主」格格輕笑地道：「相公如是要找女人，只要相公有興趣，妾身這『長春宮』中連妾身在內，燕瘦環肥，都可任君……」

這種淫言穢語，南宮逸奇如何還能聽的下去，不由星目陡睜，倏地截口沉喝道：「住口！」

「長春宮主」被喝得神情不禁微微一呆！旋而倏然一聲冷笑道：「宮相公，妾身這『長春宮』是個什麼所在，相公打聽過麼？」

南宮逸奇冷冷地道：「姑娘應該明白，俗話說得好，『善者不來』！」

「長春宮主」黛眉一挑，道：「這麼說，相公當不是位普通讀書人，不是個『善者』了！」

南宮逸奇道：「姑娘明白就好。」

「長春宮主」冷笑道：「相公雖非『善者』，可是妾身這座『長春宮』也非『善地』，相公知道麼？」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姑娘這『長春宮』縱是龍潭虎穴，小生也無所懼，否則，小生就不敢隻身冒險前來找姑娘要人了！」

「長春宮主」冷哼了一聲，道：「相公好狂妄的口氣！」

南宮逸奇道：「小生所言乃是實話。」

「長春宮主」美目一眨，道：「照相公這句話口氣，妾身這座『長春宮』是無法奈何得了相公，也不在相公的眼下了！」

南宮逸奇淡笑地道：「小生無意狂妄自誇，放眼當今天下武林，能奈何得了小生，讓小生看在眼裏的所在，只怕還極少見呢！」

「長春宮主」黛眉倏地一揚，道：「當今武林九大門派如何？」

南宮逸奇道：「當今武林九派一帮，雖都實力雄厚，高手如雲，但是，如若與小生爲敵，大概也還無法奈何得了小生！」

這種話，這種口氣實在太狂妄，太難以令人相信了！

「長春宮主」聽得心神不由暗暗一震！美眸倏然凝注地道：「這麼說，相公必定是一位身懷絕世奇學的當代武林高人了！」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武林高人之譽小生可

不敢當，小生只是個讀書學劍兩不成的江湖人。」

「長春宮主」道：「相公太謙虛客氣了。」語鋒一頓，美眸再次凝注地道：「妾身請問相公的師承出身？」

對此，南宮逸奇沒有置答，話入正題地冷聲說道：「小生來此時已很久，想告辭了，蘭陽郡主如在姑娘這裏，請姑娘卽刻將她放出來，否則，便請姑娘實告她現在何處？」

「長春宮主」道：「妾身如果說辦不到呢？」

南宮逸奇劍眉一軒，道：「小生已經盡了最大的容忍了，希望姑娘別逼小生傷害姑娘！」

「長春宮主」道：「相公自信有把握能傷害得了妾身？」

南宮逸奇道：「姑娘可是要試試？」

「長春宮主」道：「妾身不但要試試相公的所學，而且也不相信相公眞能對妾身下得了手，狠得下心！」

顯然，她不但自負一身所學功力甚高，而且也很自負她那美絕傾城的容貌，惹火撩人的胴體，認爲天下的男人見了她莫不爲她的美色所迷，不相信會漠然無動於衷，不相信會狠得起心，對她下得了辣手！

她這種自負，思想，雖然有點過份了些，但是，事實上也是一般男人們的通病，一種愛美的自然的弱點！

因爲，任何一個粗獷野蠻，心腸鐵硬的男人，於面對一個容華絕代的美女時，心底都不禁油然而生那「憐香惜玉」之感，軟下心腸來的！

可是……南宮逸奇便就不同了。

蓋世奇男畢竟是蓋世奇男，他雖然生就一副俠骨柔腸，劍胆琴心，但是，那也得要看是對付什麼樣的人。

對於一般女人，南宮逸奇他心腸固然很軟，很難狠得下心，但是，對於「長春宮主」這類淫娃蕩婦，如不激怒他則已，一旦被激怒了，狠下了心，那可比鋼鐵還硬！

若非如此，他也就不配稱奇稱最武林，不配是當代蓋世奇男了！

因此，「長春宮主」語音一落，南宮逸奇星目不禁立卽寒芒一閃，冷聲道：「姑娘，小生可是個心比鋼鐵之人，奉勸姑娘最好別……」

「長春宮主」她自然不信南宮逸奇是個心比「鋼鐵」之人，不待南宮逸奇話落，倏地截口說道：「相公不必徒說狠話了，想要蘭陽郡主不難，只要相公能答應妾身一個條件，妾身當負責交還相公一個活生生的蘭陽郡主便是。」

南宮逸奇道：「姑娘要小生答應什麼條件？」

「長春宮主」道：「答應妾身在『長春宮』中盤桓三日。」

南宮逸奇問道：「姑娘這『盤桓三日』的意思是？……」

「長春宮主」忽然嬌聲一笑，道：「妾身的意思相公不明白麼？」

南宮逸奇搖頭道：「小生不明白。」

「長春宮主」突又嬌聲一笑，眨眨美眸，嬌靨含春地道：「相公看過『金玉緣』那本小說麼？」

此時此刻，她突然提起「金玉緣」那本小說，南宮逸奇雖然奇才蓋代，也不禁被問得微微一怔！點頭問道：「看過，怎樣？」

「長春宮主」嬌媚入骨地嫣然一笑，道：「相公既然看過『金玉緣』，當必知道那賈寶玉和秦可卿的故事了，相公明白了麼？」

賈寶玉神遊太虛幻境，與秦可卿雲雨巫山，倒鳳顚鸞，使那位寶哥兒初嘗人間異味，從此領畧了人生的樂趣，也才有後來與花襲人同試「雲雨情」的故事。

這是「金玉緣」書中最旖旎纏綿的一段，「長春宮主」提到這段故事，南宮逸奇心中那還有不明白的。

於是，他星目寒芒一閃，但是，語音却平靜而淡然地道：「姑娘是打算自比那秦可卿，還是自比那花襲人？」

「長春宮主」風情萬千地媚笑道：「秦可卿雖然教會了寶哥兒翻雲覆雨的本領，但是在功力火候上，她比妾身差多了，怎能和妾身相比，至於花襲人那就根本不用談了！」

「哦……」南宮逸奇眨動着星目問道：「那麼姑娘是要自比……」

「長春宮主」嫣然嬌笑地道：「相公知道那『金瓶梅』故事中的潘金蓮麼？」

南宮逸奇道：「姑娘是要自比那潘金蓮？」

「長春宮主」美眸中閃漾着蝕骨銷魂的色采道：「妾身比那潘金蓮更爲出色。」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說道：「姑娘容華絕代，美艷無雙，的確是比那潘金蓮更爲出色甚多，只是可惜……」

「長春宮主」美眸媚波流轉地道：「只是可惜什麼？」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可惜姑娘晚生了數百年，否則，那西門慶必然會捨潘金蓮而寵姑娘！」

「長春宮主」突然格格一聲浪笑道：「相公願意扮演那西門慶麼？」

南宮逸奇搖頭道：「可惜小生沒有西門慶那種

艷福，也缺少西門慶那樣風流氣！奈何！奈何！」

「長春宮主」媚笑迷人地道：「只要相公願意扮做那西門慶，妾身保證使相公享受盡人間艷福，比那西門慶享受到更高的人生樂趣，相公既然曾經讀過不少書，當必懂得那『人生極樂是消魂』之句吧！」

南宮逸奇倏然哈哈朗聲大笑道：「多謝姑娘的美意，可惜，小生福薄命薄，無福消受那人間艷福，再說小生也不是那『消魂』的料，只懂得『拘魂』之意！」

他外號「魅影拘魂玉書生」，此際說出這「拘魂」二字，顯然是暗含警告之意。

可惜，「長春宮主」這個美艷絕代的淫娃，面對着這位丰神如玉的蓋世美男，她早已色授神迷，芳心裏只在想着如何才能說服對方，令對方心甘情願的扮演西門慶這一角色，與她纏綿消魂眞個……

在色授神迷的情形之下，南宮逸奇這「拘魂」二字的警告暗示，說了等於白說，她自然不會留心介意。

她做夢也料想不到，眼前已是「煞星照命」，這個名叫宮大可的美少年，竟是那武林稱奇稱最的「魅影拘魂玉書生」南宮逸奇。

因此，南宮逸奇語聲一落，「長春宮主」她立又格格一聲浪笑，道：「相公你太客氣了，像相公你這樣俊逸瀟洒的人品，怎會是福薄命薄之人，怎會不解風流，不是那『消魂』的……」

南宮逸奇突然冷聲截口道：「姑娘別儘說那些『消魂』語了，還是言歸正傳，談談『拘魂』語吧！」他雖然再次提起「拘魂」二字，「長春宮主」却仍然幷不介意的格格嬌笑地道：「相公很喜歡『拘魂』麼？」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小生雖然說不上喜歡『拘魂』，但因小生的外號中有着『拘魂』二字。」

「長春宮主」不禁微微一怔！問道：「相公的外號中有着『拘魂』二字？那麼相公的外號是？……」

南宮逸奇道：「姑娘何妨猜猜看呢？」

「長春宮主」美眸眨了眨，搖着螓首道：「江湖中有着什麼『拘魂、追魂、奪魂、攝魂』的外號太多了，妾身一時那裏能够猜得着，還是相公你自己說出來吧。」

南宮逸奇淡笑了笑，道：「小生外號武林人稱『魅影拘魂玉書生』，姑娘聽說過麼？」

「魅影拘魂玉書生」武林稱奇稱最，名震天下武林無人不知，「長春宮主」她既是武林中人，怎會沒有聽說過這名號。入耳「魅影拘魂玉書生」七字，她嬌靨神色不禁倏然一變！美眸中掠現驚色地道：「相公是南宮逸奇？……」

南宮逸奇頷首：「不錯，小生正是玉書生。」

「長春宮主」美眸流波的轉了轉，忽然格格一聲嬌笑道：「相公眞是好心智，好會嚇人呀！」

南宮逸奇劍眉微微一揚道：「姑娘不信麼？」

「長春宮主」點點螓首：「妾身自是不信。」

南宮逸奇道：「姑娘之『自是不信』，可是因爲傳說南宮逸奇已經死了？」

「長春宮主」道：「南宮逸奇在通州江岸，被數十名武林高手聯手圍攻除去的死訊已經傳遍江湖，也已是江湖上無人不知的事實！」

南宮逸奇淡然一笑道：「這麼說，姑娘是絕對不相信小生眞是南宮逸奇了？」

「長春宮主」點了點螓首，突又嬌媚地一笑，道：「相公縱然眞是那貨眞價實的南宮逸奇，妾身也無所懼，相公也絕不會得『拘』妾身的『魂』的！」

南宮逸奇道：「姑娘有此自信？」

「長春宮主」道：「妾身有絕對的自信！」

南宮逸奇道：「姑娘之『絕對的自信』是自以爲容顏蓋代，美絕塵寰，南宮逸奇狠不下心，下不了『拘魂』之手！」

「長春宮主」美眸流波地道：「妾身另外還有個道理。」

南宮逸奇星目凝注地道：「姑娘另外還有個什麼道理？」

「長春宮主」嬌媚地一笑道：「妾身另外的道理便是『投鼠忌器』，相公明白麼？」

南宮逸奇心神暗暗一震！道：「姑娘想以蘭陽郡主威脅小生？」

「長春宮主」道：「相公如果『拘』了妾身的『魂』，也就等於要了蘭陽郡主的命！」

南宮逸奇心神再度暗暗一震！旋忽揚聲哈哈一笑，道：「姑娘，妳這『投鼠忌器』，用得雖然堪說高明，但是，那只能對別的人，用來對我南宮逸奇那就要失靈了！」

語鋒一頓，聲調倏地一沉，道：「姑娘，妳放不放出蘭陽郡主？」

「長春宮主」神色平靜地道：「妾身已經說過了，只要相公答應與妾身盤桓三日，妾身……」

南宮逸奇劍眉一挑，目含煞威地道：「姑娘眞要逼我辣手拘魂麼？」

「長春宮主」輕聲一笑，忽然站起嬌軀，曼妙輕盈地打了個旋轉。

南宮逸奇驀覺眼前白影閃幌，肉香撲鼻……

敢情「長春宮主」嬌軀旋那曼妙輕盈的一旋之間，已飛快地甩落了她那身薄紗般的羅衣，而裏面竟然是片縷皆無的眞空……

剎那，滿眼儘是活色生香，那豐滿的胴體，那丰脂白玉般的膚色，那小蠻腰，那微微凸出的小腹，那曲綫勻美渾圓的玉腿……

南宮逸奇萬想不到「長春宮主」竟然這等無耻，竟然來上這一手，乍睹這等活色生香，春色無邊的陣仗，神情不由一呆！

而，「長春宮主」她竟然格格一聲浪笑，嬌靨含着撩人的春意，美眸中噴射足能溶解鋼鐵般的慾火，柳腰欵擺的面對着南宮逸奇逼進，逼進……

口中更嬌柔地說道：「公子，我的好人兒，你看妾身這身段還够美嗎？……」

語音嬌柔，充滿着無比的魅力，直令人蝕骨消魂，心蕩神馳，忍不住要……

南宮逸奇他是人，不是神，目睹這等情景，也不禁被引得心裏搖蕩，一股亢奮的熱流，突由小腹丹田中上升，上升……

不過，他到底是修習過佛門上乘禪功之人，他，雖然被這情景引得不禁心旌搖蕩，但是，神智仍是十分淸醒。

是以，小腹丹田中那股亢奮的熱流甫才升起，他已立刻警覺，心中不由驀地一驚，連忙深吸了口眞氣，壓制下丹田中上升的那股熱流，星目紫光暴射如電地沉聲大喝道：「站住！」

「長春宮主」被他喝得神情不禁一呆，嬌靨變色，旋又格格浪笑地道：「啊呀！你怎麼現在就發威了呀，那這多怕人呀！……」

南宮逸奇目射煞芒地一聲冷笑，道：「淫婦，我雖有體念上天好生之心，奈何妳太無耻了，實在容妳不得！」話聲中，倏然抬手一掌拍出！

他身懷佛門上乘禪功絕學，一掌拍出，力道足以撼山震岳！

「長春宮主」做夢也料想不到他於此時此際，竟然還能狠得下心，下得了辣手，對她那豐滿迷人的胴體漠然無動於衷！

南宮逸奇一掌拍出，她立時發出了一聲慘叫，嬌軀被掌力震得凌空飛起，撞在那玉石屛風上，「砰！嘩啦啦！」連串爆响聲中，一顆烏雲螓首撞得開了花，芳魂斷，命喪當塲！

垂手靜立在一邊的四名綠衣女婢，眼見這等情形，全都不禁嚇得嬌靨變了色，發了呆！

但是，「魅影拘魂玉書生」南宮逸奇却也皺起了兩道劍眉！

（未完待續）

亡命護槍

（本文承自第46頁）

陳師長又答應了一聲，帶着大帥，走了出來，到了院子之中，南鎭的大紳，已得了信，要來拜謁大帥，可是大帥一律擋駕。

當晚，陳師長就被留在大帥住宿的院子中，金大帥的特務營，將整座師部，圍了個水洩不通，第四師的高級軍官，也不知發生了什麼事，誰也打聽不出，究竟是爲了什麼事來。

金大帥到南鎭來，是爲了什麼，旁人不知道，孟剛，鐵猴兒和小辣椒三人，却是知道的。

他們一進了南鎭，就聽得街頭巷尾的人都在談論着，金大帥來了。

他們三人聽到了這消息，互望着笑了一下，心中十分得意，因爲他們做的事，竟連大帥都驚動了，這可以說是他們以前，再也想不到的。

他們拐進了一個小菜館，小菜館的一角，呼五喝六，聚着不少人在賭錢，鐵猴兒和孟剛兩人，一看到有人賭錢，心頭就有點發癢，可是他們腰際却又沒有錢，兩人一起向小辣椒望了過去。

小辣椒早已猜透了他們的心意，立時臉色一沉，道：「沒有！」

鐵猴兒笑道：「好姑娘，你是出了名的有錢，身上怎會沒有十塊八塊的？」

小辣椒道：「是啊，有，留着吃飯，伙計，快弄吃的來，快些！」

店小二走了過來，小辣椒一口氣說了好幾樣食物，但是孟剛和鐵猴兒兩人，只是伸長了頸，望着那邊的賭枱，食物端上，兩人心不在焉吃了幾口，鐵猴兒一抹口，道：「他奶奶的，沒錢下注，去看看也是好的。」

孟剛道：「對！瞧瞧去！」

小辣椒硬起了心腸，不給就是不給，仰着頭，不理會他們兩人。

孟剛和鐵猴兒兩人，翻身路過了板櫈，擠了進去，只見洋油燈下，做莊的是一個彪形大漢，賭的是押寶，桌上滿是洋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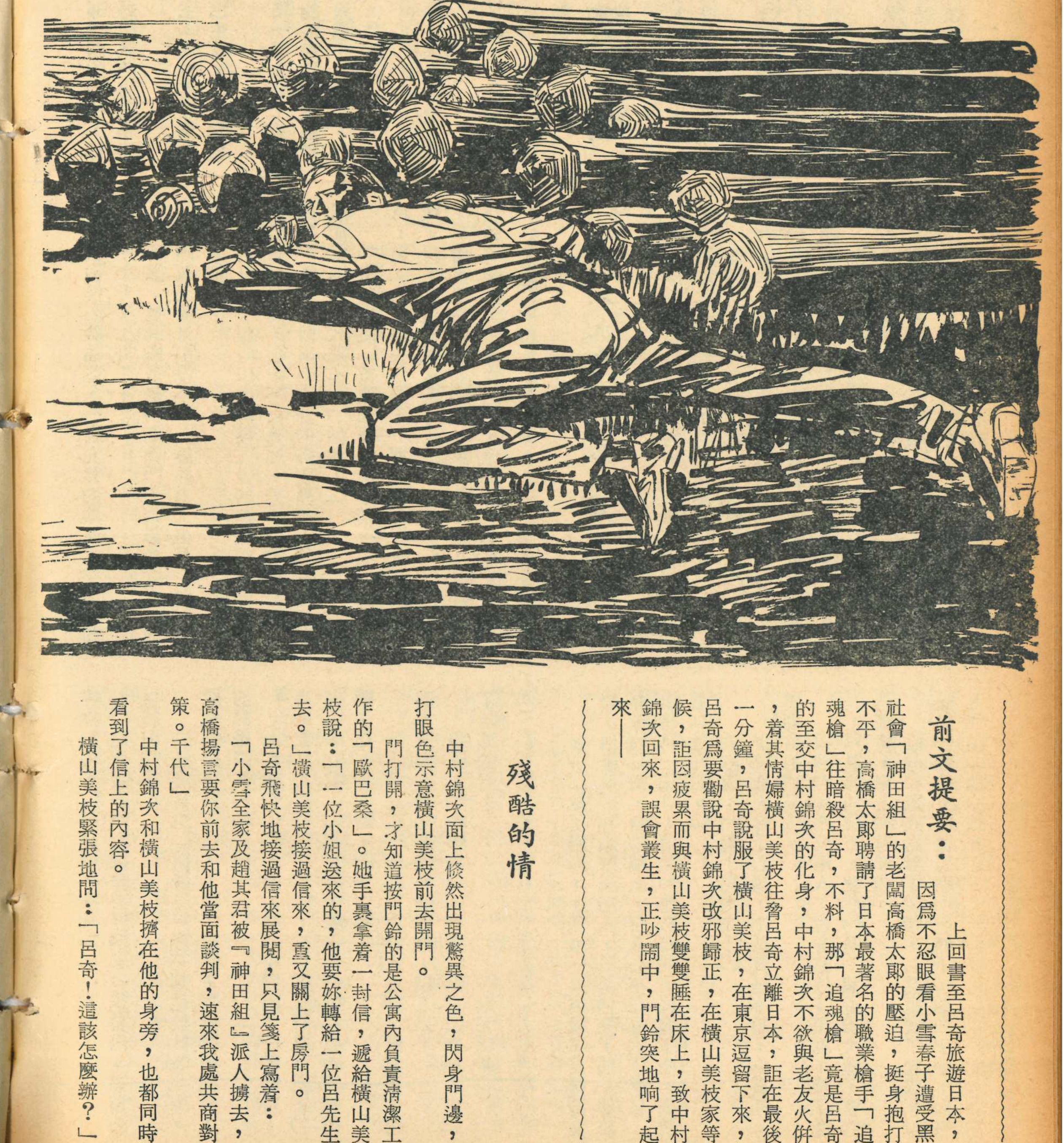
孟剛和鐵猴兒看了幾鋪，心更是癢了起來，鐵猴兒一翻手，將他那柄「王蜂子」握在手中，向桌上「拍」地一放。

（未完待續）

遊俠呂奇傳奇故事之一

龍驤·著
培新·圖

冷槍追魂（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呂奇旅遊日本，因爲不忍眼看小雪春子遭受黑社會「神田組」的老闆高橋太郎的壓迫，挺身抱打不平，高橋太郎聘請了日本最著名的職業槍手「追魂槍」往暗殺呂奇，不料，那「追魂槍」竟是呂奇的至交中村錦次的化身，中村錦次不欲與老友火併，着其情婦横山美枝往脅呂奇立離日本，詎在最後一分鐘，呂奇說服了横山美枝，在東京逗留下來，呂奇爲要勸說中村錦次改邪歸正，在横山美枝家等候，詎因疲累而與横山美枝雙雙睡在床上，致中村錦次回來，誤會叢生，正吵鬧中，門鈴突地响了起來——

残酷的情

中村錦次面上倏然出現驚異之色，閃身門邊，打眼色示意横山美枝前去開門。

門打開，才知道按門鈴的是公寓內負責清潔工作的「歐巴桑」。她手裏拿着一封信，遞給横山美枝說：「一位小姐送來的，他要妳轉給一位呂先生去。」横山美枝接過信來，重又關上了房門。

呂奇飛快地接過信來展閱，只見箋上寫着：

「小雪全家及趙其君被『神田組』派人擄去，高橋揚言要你前去和他當面談判，速來我處共商對策。千代」

中村錦次和横山美枝擠在他的身旁，也都同時看到了信上的內容。

横山美枝緊張地問：「呂奇！這該怎麼辦？」

呂奇沒有回答她，却神色冷峻地向中村錦次問道：「小雪武師眞的是在你玩弄詐賭手法之下才輸得傾家蕩產的嗎？」

「是的。」中村錦次沒有否認。

「小雪武師死了，他的遺屬落到這種下場，你有什麼感想？」

中村錦次以門牙咬着下唇，沉吟不語。良久，才語氣緩慢地說：「呂奇！我請求你，無論如何在午夜之前離開東京，帶着美枝一起走。不管你是否愛她，只要好好照顧她就行了……」

不待他說完，呂奇就低吼着說：「我走了之後，這兒的殘局怎麼辦？」

「由我來收拾。」

「由你收拾！」

「請相信我，我一定會對小雪武師的遺屬作一個交代。」

「中村，你要想淸楚。你不僅面對勢力雄厚的『神田組』，還要面對追魂槍，只要高橋一發現你要背叛他，就一定會用最嚴厲的手段來對付你。」

「放心！我有方法應付。」

横山美枝插嘴說：「中村！你既然有這種勇氣，爲什麼不要呂奇留下來帮你？」

呂奇也緊張接着說：「中村，有你作內應，我就有把握擊潰『神田組』。」

「不！」中村錦次突又吼叫起來：「我只要你立刻帶着美枝離開日本，其餘的事想由我來作。」

突然，電話鈴聲响了起來。

中村錦次很緊張地搶過去接聽，他沒有說一句話，只是靜靜地聆聽。

約莫過了一分鐘之久，他放下了電話，走到呂奇面前，以平靜的語氣說：「再見！只要你肯帶着

美枝午夜前離開日本，你的朋友一定會有一番作爲的。希望你不要使我失望。」

說完之後，就打開房門走了出去。

「中村，不要走。」橫山美枝狂喊着。

砰地一聲，房門就閉上了。

「美枝！」呂奇扶着她的肩頭說：「不要太激動。」

「呂奇！你恨他嗎？」

「我爲什麼要恨他呢？」

「因爲他打你。」

「不！我看得出他的內心非常痛苦。」

「是的，」橫山美枝低迴地說：「中村已經後悔了，不過，好强的性格却逼使他不承認錯。他很愛我們，要我們先走，是希望我們不要受到任何傷害。他暗中已下定決心要和高橋太郎拚鬥一番。」

呂奇的面色非常沉重，他爲小雪全家担心，也爲中村錦次担心。他一直沉吟着，到最後方拍拍橫山美枝的肩頭說：「妳好好休息，我要走了。」

「呂奇！讓我跟你去。」

「不，你留在這兒，若是需要妳帮忙，我會打電話來的。」

當他轉身走去的時候橫山美枝突然拉住了他，垂頭說：「呂奇！我心頭有一句話極欲說出來。」

「那就說吧！」

「你不能笑我。」

「當然不會。」他說得很輕鬆，心頭却禁不住跳動了一下。

「我發覺我愛……愛中村錦次愛得很深。」

呂奇吁了一口長氣，由於他的敏感，幾乎使他停止住呼吸半分鐘之久。

× × ×

「呂奇！我贊成報警。」松本千代沉重地說。

「不行。」

「爲什麼？」

「沒有證據。」呂奇攤攤手說，「而且日本警察的辦案效果實在太差，人權保障又太過份。」

「小雪姊妹一定藏在『愛之歌夜總會』裏。」

「也許。」

「只要將他們搜出來就是高橋太郎的犯罪證據了。」

「這樣作太危險。」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照妳的意思去作，只有兩種結果：小雪一家獲救，高橋太郎鋃鐺入獄，或者小雪一家被殺，高橋太郎仍然逍遙法外。」

松本千代點點頭說：「是的。警方一旦插手，高橋太郎一定會盡力消滅他的犯罪證據。」

「所以，只要去找他談判。」

「也許是一個陷阱。」

「爲了伸張正義，是需要冒險的。」

「呂奇……」松本千代欲言又止。

「千代！怎麼不說下去？」

松本千代搖搖頭說：「哦！沒有什麼。」

「千代！妳在隱瞞什麼嗎？」

「沒有。我只是想問你見到中村錦次沒有？」

「見到了。」

「你們談了些什麼？」

「他堅持要我在午夜之前離開日本，而且還要我帶走橫山美枝，被我一口拒絕了。」

「他爲什麼要那樣？」

「也許想放手和高橋太郎一拚。」

「是嗎？」松本千代的語氣顯得唯唯否否，臉上也有閃爍不定的神色。

呂奇正在低頭沉吟，也就沒有注意到她臉上的不安表情。良久，他才抬起頭來說：「千代！我決定到『神田組』去一趟。」

「現在嗎？」

「是的。」

松本千代喟然地說：「我既然沒有更好的主意，也只有讓你去了。不過你得飽餐一頓再走，我已經吩咐侍者爲你送到這兒來。」

「好吧！」呂奇笑着點點頭，雖然笑容是極爲勉强的，也很能使松本千代安心。不幸他又接着說出了令人洩氣的話：「但願這不是死囚在行刑前所享受的最後一次人間美食。」

× × ×

五郎皺着眉頭說：「老闆，我就心呂奇可會能去報警。」

「不會，」高橋太郎的語氣充滿信心。「呂奇會考慮報警後可能引起的不良後果。即使報警，我也不在乎，因爲警方抓不到任何證據。」

「如果不報警，呂奇就只有走上妥協的路。」

「那是一定的。」

「老闆！」五郎的眼裏閃動着狡黠的光芒。「還有一個問題也非常重要，呂奇是否肯爲小雪一家人冒險？」

「我想他會。」

「那麼，他一定會來了？」

「當然。」

「我去佈置一下。」

「不必要。」

五郎諂媚地笑着說：「萬一呂奇以牙還牙，打算挾持老闆，那豈不是糟了嗎？維護老闆的安全該

是最重要的事情。」

高橋太郎冷冷地說：「五郎！你是小心過份了。我和別人較量智力，從來都沒輸過。呂奇若想挾持我，以爲交換小雪一家的人質，他一定會潛伏在暗中找機會，他如明來，就絕不會動歪腦筋的。」

「嘿嘿！老闆一向料事如神那還錯得了嗎？」

「你去守着大門，呂奇一來就立刻通知我。」

「是。」五郎恭敬地答應，然後行禮告退。

高橋太郎安詳地吸着香烟，面上不時流露躊躇志滿的微笑。

約莫五分鐘之後，電話鈴聲响了起來。

「莫西莫西！」高橋太郎拿起話筒接聽。

「我是中村錦次。」

「嘿嘿？你終於打電話來了。」

中村錦次在電話中冷冷地說：「用不着向我笑，你透過我的連絡站，要我打電話和你連絡，究竟有何貴幹？」

「中村，想必你已聽說有關小雪姊妹的事。」

「那與我何關？」

「你說得倒輕鬆，她們的父親被你害死了，現在她們又落到這種下場，你的良心能安嗎？」

「這都是你所造成的。」

「話是不錯，若沒有你的傑出的賭技，我卽使想害死她們的父親也辦不到哦！」

「你要我打電話給你就是要告訴我這些嗎？」

「中村！我們不該決裂的，那樣對我們雙方都沒有好處。」

「你打算怎樣？」

「重修舊好。」

「你不怕我殺你？」

「也許有點怕，不過，你也會遭到報復。」

「高橋！你的詭計我非常淸楚。打着『重修舊好』的口號，其實是想繼續利用我。因爲呂奇未除，你心不安，是不是？」

「中村！利用兩個字你用得太不恰當。你已收了錢，自然要去殺呂奇；除非你怕他。」

「高橋！你是多此一擧。只要午夜之前呂奇不離開日本，我一定會殺他了，因爲我不容許任何人向赫赫有名的『追魂槍』挑戰。」

「我看呂奇是不會走的。」

「那麼，我就約他午夜零時在江戶橋比槍。」

「怎麼？你已和呂奇約好了嗎？」

「到時我會派人通知他。」中村錦次的語氣突然一沉，「不過，價錢漲了，你要多付一筆。」

「噢！」高橋太郎面上流露出詭譎的笑容。「說吧！我雖然不是慷慨的人，對你却不會小氣。」

「在午夜來臨前的十分鐘，你必須放出小雪母女三人和趙其君，否則，我不但不會殺呂奇，還會和他聯合起來對付你。」

「我想問問：你怎麼突然關心起她們來？」

「是你方才所說的話提醒了我，她們若有三長兩短，我的良心難安。」

「好！我答應你的要求。」

「一言爲定。」中村錦次說完之後，立刻掛斷了電話。

高橋太郎這隻手放下了電話聽筒，那一隻手已經按動了對講機的撳鈕，低聲喚道：「五郎！」

「老闆！什麼事？」

「立刻挑選幾名上好槍手，到『江戶橋』附近地方埋伏。吩咐他們每人帶一組無線電對講機，槍口套上滅聲器，聽候我的命令行事。」

「是。」

「下午我敎你跟踪那個叫美枝的女人，結果如何？」

「不但和小雪姊妹有連絡，和呂奇也有聯繫；而且她還是中村錦次的情婦。」

「噢！內中莫非有什麼隱密？」

「不太淸楚。」

「知道她的住處嗎？」

「赤坂一家女子公寓。」

「派幾個人將面弄來，千萬別傷害她。」

「是！」五郎突然又叫了起來：「老闆！呂奇來了。」

「帶他到我的辦公室來。」

呂奇的神態很鎭定，目光也充滿着機警。他在高橋太郎的對面坐下，沉聲說：「高橋老闆！我來了，有什麼條件請說出來吧！」

高橋太郎微笑着說：「呂奇！你眞是一個智勇兼備的好手……」

「請珍惜寶貴的時間，不要說這些廢話。」

「可惜你有些不識時務。」高橋太郎自顧自地說：「和『神田組』過不去的人，一定得不到好下場。」

「高橋老闆！」呂奇冷冷地說：「你已經用一連串行動表現你的實力，沒有必要再說這些威脅的話了。現在讓我們談談小雪一家人吧！」

「呂奇！你愛上她們了嗎？是肉感誘人的姐姐？還是……？」

呂奇低吼道：「住口！否則我要揮拳打落你滿嘴的牙齒。」

「請注意，這兒是『神田組』。」

「如果我將貴組合放在眼裏，就不敢一個人前來赴約了。」

「哈哈！眞有胆量。」高橋太郎滿臉獰獰之色，突地將語氣一沉，「呂奇先生！你可想知道，我將如何處置小雪姐妹？」

「强暴她們，以逞你的獸慾。」

「哼！我如動用强暴的手段，她們不會安穩地直到現在還是完璧。告訴你，我要她們自動奉獻。否則，我就丢她們入海，讓魚兒去飽餐一頓，這不是虛聲恫嚇，說得出，做得到。」

「你不怕法律制裁？」

「我的法律就是暴力。」

「我要你立刻釋放她們。」

高橋太郎冷笑着說：「呂奇！如果你改用『請求』兩個字，我也許會考慮一下。」

呂奇楞住了。他咬緊牙齒，怒目怔視着高橋太郎。良久，才語氣乏力的說：「好吧！我請求你釋放小雪母女之人。也同時希望你能放過你的部下趙其君。」

「可以。」高橋太郎很快地點頭答應。「問題是，你是否能接受我的請求？」

呂奇以牙還牙地說：「如果你將『請求』一辭改爲『條件』，我會考慮。」

「就算是我提出的交換條件吧！」高橋太郎突地壓低了聲首：「呂奇！你聽說過日本最有名的職業槍手『追魂槍』了嗎？」

「畧有所聞。」

「他午夜要和你比槍。」

「深感榮幸。」

「地點在江戶橋，不知你得到通知沒有？」

呂奇搖搖頭說：「還沒有。」

「那麼，我就代他通知你了。」

「謝謝。」

「你打算赴約嗎？」

「這個問題我不打算回答，因爲我認爲這與小雪母女的事無關。」

「絕對有關。」高橋太郎語氣緩慢地說：「如果你願意赴約，我就答應釋放小雪母女。」

呂奇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也以緩慢的語氣說：「那麼，就這樣一言爲定了。不過，事後你一定會失望，因爲我不可能死在那位名槍手的嚴厲槍法之下。我有絕對的信心。」

「那眞是太好了。」

「我不明白你這句話的意思。」

高橋太郎神色極爲正經地說：「呂奇！你只是一個過境遊客，對我所產生的威脅只在一時，而非永遠；然而『追魂槍』是日本黑道中的厲害角色，他對我的威脅永遠存在。如果你能殺死他，等於爲我除去一個勁敵，你放心！我會毀去小雪姐妹欠債的單據，從今以後不再去找她們的麻煩。」

「我有些不相信。」

「我高橋太郎也是成名人物，不至於說話不算話。」

呂奇沉吟了一陣，又說：「像這種生死不容的決鬥，運氣也能決定成敗。萬一我不幸被殺，就沒有達到你預期的成果，那時，你又將如何對待小雪母女呢？高橋老闆！希望你能說一句坦誠的話。」

「我仍願將那筆債務一筆勾銷。不過，我却有絕對的把握，勝者是你，而不是『追魂槍』。」

「你怎會有這種把握？」

「因爲我一眼就可以看出好手與平凡角色的差別。」

高橋太郎突然在臉上流露出一股濃郁的笑容，壓低了聲首說：「呂奇！你需要一支性能很好的槍嗎？『追魂槍』所用的是口徑最大的PPK哩！」

呂奇搖搖頭說：「那倒不用高橋老闆操心。」

「那麼，還有別的事情需要我的効勞的嗎？」

「我想知道你打算何時釋放小雪母女。」

「午夜前十分鐘。」

「爲甚麼要等到那時刻？」

高橋太郎顯得很神秘地笑着說：「請不要追問，我有我的理由。」

「莫非你在玩弄甚麼花樣？」

「呂奇！你不該懷疑我的。我希望你代我除去一個勁敵，已是不爭的事實，還有甚麼花樣好玩呢？你儘管派人守在夜總會的門口。到時候我若沒有釋放小雪母女，你再來找我不遲。」

「好吧！」呂奇站了起來，語氣森冷地說：「高橋老闆！希望你能守信，尤其是在我萬一不幸被『追魂槍』所殺之後，否則，我還有好幾個朋友在東京，他們是不會放過你的。」

高橋太郎揮揮手說：「呂奇！別說這些無謂的話，你該走了。在午夜來臨之前，你最好安心小睡一會兒，臨場的精神狀況是非常重要的啊！」

「多謝指教！」呂奇向對方點點頭然後退了出去。

「追魂槍」的挑戰無可避免，小雪母女的安全必須顧慮。呂奇答應踐赴午夜的決鬥之約，那是勢所必然的事。因此，他的神態安詳，步履穩定，內心無絲毫受威脅的不快感覺。

高橋太郎的神態間充滿了得意之色，他已在中村錦次和呂奇之間挑起了戰火，逼使這一對故友相互殘殺。天色很黑，中村錦次又喜歡壓低帽沿，呂奇絕不會認出對手是他多年的老友。

至於中村錦次，高橋太郎有把握地肯定，他絕

不會自動地揭露雙重身份；黑道人物都有强烈的自尊，也有强烈的自卑，自尊心逼使他去殺呂奇；自卑感却約束他不敢洩露他的槍手身份。

於是，到最後必然是兩敗俱傷……

「哈哈哈……」高橋太郎得意地笑了起來。

「老闆！」五郎突然出現在他的面前。

高橋太郎站了起來，疾聲問道：「五郎！事情辦得怎麼樣了？」

「那個女人已經帶來了。」

「很好！很好！」

「老闆！我擅自作了一個主張。」

「你作了甚麼主張？」

五郎以得意的語氣說：「據我判斷，中村錦次在午夜之前一定會到美枝的寓所和她聚一聚，所以我在那兒留了一張條子。向他提出警告，如果他不幹掉呂奇，美枝就活不成。」

「嘿嘿！」高橋太郎與高彩烈地說：「强將手下無弱兵，幹得好，幹得好，我一定要重賞你。」

「老闆！」五郎涎着臉說：「我請求你將小雪美江賞給我。我從今以後，一定爲老闆賣命。」

「噢！你看上了美江那個浪貨？」

「嘿嘿！她眞是一個惹火尤物。若不是老闆的規矩甚嚴，我早就向她使用强暴手段了。」

高橋老闆皺着眉頭，搖搖頭說：「不行。」

「爲甚麼！」五郎瞪大了貪婪的眼睛。「她能夠在『花月座』脫光了衣服給幾千個人看，也不是甚麼正經女人。」

「五郎！今晚我要放她們暫時回家，否則呂奇就不會到『江戶橋』去和中村錦次拚命，你放心！待我將這兩個傢伙解決之後，小雪姐妹仍是我們的，我一定將美江賞給你享樂一番。」

「謝謝！謝謝！」五郎樂得心花怒放，但他突又皺起了眉頭，低聲說：「老闆！他們兩個，總有一個人會活着的呀！」

「哼！」高橋太郎臉上浮現了陰狠的神色。「他們一個也活不成。」

「爲甚麼？」

高橋太郎隔着桌子伸過手去抓住了五郎的肩頭，將他的身子拉到自己面前，附耳低語了一陣。

五郎面上浮現諂媚的笑容，連聲說：「妙！妙！老闆的智慧是天下無雙，中村錦次和呂奇那兩個混蛋，只怕作夢也想不到哩！」

高橋太郎揮揮手說：「現在去將美枝帶到這兒來，記住！沒有特別重要的事千萬別打擾我。」

「是！是！」五郎連連地彎腰點頭。「老闆打算……？」

「她下午耍了我一下，我現在要在她身上撈撈本；再說，玩玩日本黑道中赫赫有名的『追魂槍』的情婦不是很過癮嗎？」

「對！對！我就去帶她來。」

五郎離去後，高橋太郎按動了桌上一個電鈕，那張寫字桌和桌子後面的座椅立刻隱入了壁中的暗穴，一張鋪設華麗的床榻却從暗穴中滑了出來。他再按動那一個電鈕，室內的燈光也變成柔和的色調了。

橫山美枝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人物，一進門，她就發現這間辦公室的陳設與下午來時不一樣了；她當然想到了高橋太郎的用心和自己的處境。不過，她臉上却未動聲色，心中暗暗打好了主意。

高橋太郎笑呵呵說：「小姐！想不到吧！」

橫山美枝安然落座，極其自然地疊架起雙腿，語氣平靜地問道：「你是指那一方面而言？」

「我竟然查到了妳的住處。」

「很高明。」

「敗了認輸，這是好現象。」

「高橋老闆！你派人帶我到這兒來，就是要向我顯露勝利者的威風嗎？」

「我想問問妳和呂奇之間的關係。」

「我必須告訴你嗎？」

「美枝小姐！妳今天下午曾經在我面前耍了一個花槍，那是不可饒恕的事情，我可以將妳處死。」高橋太郎的語氣突又一轉：「如果妳的態度表現良好，那自然另當別論。希望妳能瞭解處境。」

「何謂表現良好？」

「馴服，合作。」

「高橋老闆！我是不願意死的。」橫山美枝似笑非笑地說：「像我這樣年輕美麗的女人死掉眞是太可惜了。」她的語氣有强烈的暗示，也同時再作第二步試探。

「嘿嘿！」高橋太郎連連地獰笑。「妳能這樣想，那是太好了。現在請回答我第一個問題——妳和呂奇是甚麼關係？」

「他是中村錦次的朋友。」

「而妳是中村錦次的情婦。」

「我不否認。」橫山美枝輕微地點了點頭。「中村錦次知道你已買通『追魂槍』去殺呂奇，他自然不願眼看着老友在日本等着送死，於是要我冒充『追魂槍』的情婦去警告呂奇，呂奇表示毫不畏懼。中村錦次又要我用槍强迫呂奇離境，這就是我和呂奇的關係。」

「可是，我發覺妳和呂奇情感不止於此，妳甚至冒險到我這兒來耍一套詭計爲他救出趙其君。」

「因爲他令人敬愛。」

「妳用的辭句非常恰當。請問：呂奇在妳用槍逼迫之下，應該是沒有機會，他怎麼能在郵輪開航前一分鐘又回到了岸上？而且還是妳陪他從橫濱返回東京的，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並不想要他離開日本。」

「哦！是他比中村錦次更令妳愛慕？」

橫山美枝沉着臉說：「高橋老闆！請你在沒有弄清楚整個中情況之前，不要妄下斷語。」

「那麼……？」

橫山美枝緊接着說：「我給了他一個機會，他表現得非常機警，勇敢，我覺得他留在日本並不一定是等着送死。」

「哦——」高橋太郞陰冷地笑着。「妳想借他之力，爲日本黑道中剷除一個殺人魔王對嗎？」

「不錯。當然還有更重要的原因。」

「能夠見告嗎？」

「我想借他的力量，將中村錦次從罪惡的淵藪中拉出來，除他之外，無人能夠拯救中村錦次。」

高橋太郞冷笑着說：「美枝小姐！妳的構想不錯，可惜得到了相反的效果。」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橫山美枝的確有點茫然之感。她的目光緊緊地盯在高橋太郞的臉上。

「妳認爲呂奇的槍法如何？」

「只看他那雙穩定有神的眼睛，就可以知道他是高手。他還從事過諜報工作，『追魂槍』絕不是對手。」

「那麼，中村錦次就死定了。」

「爲甚麼！」

「因爲中材錦次就是『追魂槍』，多年來，他一直扮演着雙重身份。美枝小姐！妳想不到吧！」

橫山美枝不禁打了一個冷顫，這是多麼殘酷的事實啊！中村錦次身上沾染的「郞中」罪惡本來就不易洗淸，再加上職業槍手殺人的血腥，那還洗得淸嗎？她知道想拯救中村錦次脫離苦海的苦心已是白費了。

在這一瞬間，柔和的燈光也變成了凄凉之色。她有些昏眩的感覺，面前的高橋太郞更變成了惡魔的影象。

惡魔的聲音又無情地在她耳邊响起：「他們已經約定午夜在『江戶橋』比槍決鬥，可惜妳無法親自看到兩雄決戰的壯大場面了。」

「眞的？」橫山美枝的意識又從昏眩中振作起來。

高橋太郞點點頭說：「當然是眞的。中村錦次自負，狂傲，呂奇堅持不離開日本，就等於是向他挑戰，使他不能忍受。而呂奇自以爲是伸張正義，扶弱鋤强的俠士，自然不肯放過這個機會了。」

「高橋老闆！你究竟希望誰被殺？」橫山美枝又打出了第三步試探。

高橋太郞沉吟了一陣，才緩慢地說：「他們兩人都曾經侵犯我，照說，我應該希望他們的槍法同樣快速，成爲同歸於盡。不過，爲妳着想，自然是希望中村錦次贏得這一場決鬥了。」

「高橋老闆！你用不着唱高調。據我猜想，安排這一場決鬥，你必然費了一番苦心。他們同歸於盡是你的如意算盤。不過，你可能會失望，決戰的結果，死的是呂奇，中村錦次仍然會活着。」

「那不是很好麼？」

「不見得吧？你派人將我抓來，嚴重地損傷了他的自尊，事後他會放過你嗎？聰明如你，似乎不該忽視這個問題。」

「妳怎能肯定中村錦次不會死？」

「告訴你一個秘密，中村錦次曾經救過呂奇的性命；倘若呂奇發現他對手竟然是當年的救命恩人時，你可以想像得到，呂奇必然面臨猶豫。這就無形中造成了中村錦次得勝的機會。」

高橋太郞閃動着詭譎的目光，以陰冷的語氣說：「感謝妳向我提供了這個可貴的秘密。現在，該談談我們之間的事了。」

「我們之間難道有什麼恩怨糾葛嗎？」

「下午以巾蒙面，持槍前來救走呂奇的人，想必就是妳。」

「不錯。」

「爲了救走趙其君，又要了我一次。」

「嗯？怎麼樣？」

「兩度侵犯我，妳說該怎麼辦？」

橫山美枝霍地站了起來，挺了挺胸，氣咻咻地說：「高橋老闆！用不着拐彎抹角了。你早就想好了對付我的辦法，否則，這間辦公室裏不會突然多了一張床，燈光也不會柔和。」

「嘿嘿！妳是一個聰明的女人。」

「來吧！你如想使用暴力佔有一個女人，應該是沒有困難的。撕破我身上的衣服，這一具肉體就是屬於你的了。」

高橋太郞冷笑着說：「妳兩度戲弄我，我自然也要玩弄妳一番，可是，我從來不用暴力去征服女人。」

「怎麼？」橫山美枝兩手叉腰，扭曲着身子。神情是陰冷的，然而姿態却極具誘惑。「你還要我自動奉獻給你嗎。」

「如果妳聰明一點；如果妳方才說不想死是出自肺腑，妳就應該這樣作。」

「我和你一樣，從不自動奉獻我的軀體給一個

我所不愛的男人。」

「那麼，只有演變成悲慘的結局了。」

「不過，我却願意以我的軀體作一次交易。」

「交易？」高橋太郞喃喃地說，「不可能是爲錢吧？那麼，妳想提出什麼交換條件？」

「高橋老闆！你想必不會向一個女人說謊。」

「當然。」

「你不關心午夜那一場雙雄決戰嗎？」

「關心。」

「那麼，江戶橋附近似乎有了你的埋伏呢？」

「嘿嘿！妳眞是太聰明了。」

「那麼，中村錦次今晚是死定了。他也許會贏過呂奇；呂奇也可能以一死來報答對手的救命之恩。但是中村錦次却躲不過死亡的厄運。因爲在黑暗中有無數支冷槍在瞄準着他。我說對了吧？」

高橋太郞冷笑着說：「美枝！妳說對了。凡是不服從我的人，都必須死。妳也不妨考慮一下妳的處境吧。」

橫山美枝展露了笑容，聲音嫵媚地說：「高橋老闆！你立刻就可以在這張床上享受到我的肉體，完全是自動的奉獻，不需要你大費手脚。不過，有一個小小的交換條件。」

「說吧！」高橋太郞貪婪的目光落在她那低胸領口處，被雪白柔潤的肌膚所吸引着。

「帶我到他們決鬥的現場去。」

「爲什麼？」高橋太郞的目光畧顯驚異地。

「我要親眼看到中村錦次中槍斃命。」

高橋太郞怔了一怔，接着緩緩地搖着頭說：「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方才我還深愛着他，現在我却恨他入骨。」

「只是因爲他是一個殺人如痲的職業槍手？」

「他做任何壞事我都可以容忍。唯獨不能忍受他對我的欺騙。可惜沒有機會，否則我會親手殺了他。」橫山美枝說得咬牙切齒。

「妳對誠實看得如此重要嗎？」

「我需要男人的誠實，勝過需要男人的愛。」

「好！我答應妳。」

「但願你不是在欺騙我。」

高橋太郞輕佻地伸手在她的臉上撫摸了一下，嘿嘿地笑着說：「妳的魅力不是一時可以享用完的，我可不願使妳對我恨之入骨啊！」

橫山美枝毫不猶豫地往榻邊走去，並開始解脫身上的衣服。

她是眞的對中村錦次恨之入骨了麼？那才眞是不折不扣的欺騙，她還是全心全意地想方法去拯救他，所以才不惜犧牲地忍受高橋太郞對她的污辱。此刻，她才發現自己愛中村錦次是愛得多麼深。

女人對男人所付出的情感，不像男人對女人所付出的情感那樣容易變化。堅貞，可貴。然而對橫山美枝來說，這種情感的付出未免太殘酷了一點。

當橫山美枝裸裸裼袒裎地睡上了那張「刑台」等待宰割時，她的臉上蕩漾着媚笑，軀體扭曲成猥褻的姿態。然而她的心內却充滿悲憤。稍有良知的人，都會認爲她的每一個動作是至高無上，而又極爲聖潔的表現。

高橋太郞却不同了，他的眼睛裏射出獸性的光芒，嘿嘿的笑聲彷彿是野狼的嘷鳴。當他想到床上這具赤裸的女體原來是屬於不可一世的「追魂槍」的時候，他更是得意地狂笑起來。

橫山美枝的笑容中隱忍了屈辱和一顆救人的心；而高橋太郞的笑聲中却洋溢出自大的滿足。此時此境，毫無保留地解剖人性的善惡。

英勇之男

「愛之歌夜總會」的地下屋裏黯淡的燈光籠罩之下，陰氣沉沉，宛如一座地獄鬼城。

這時，從地下室的入口處傳來一個沉重的脚步聲。接着，高橋太郞手下的得力幹部五郞出現了。

担任地下室守衞的是一個年約三十餘歲的大漢，便立刻迎了過去，低聲而又恭敬地說：「五郞哥！已經十點鐘了，怎麼還沒有人來換班啊！」

「北見！多站一會兒會要你的命嗎？」

五郞扳起臉來斥責，接着他又將聲音一壓：「告訴你，人都派到『江戶橋』去了。你得多站一會兒。小心點！出了岔子，當心老闆要你的腦袋。」

「噢？派人到『江戶橋』去幹什麼？」

「這也是你問的嗎？」

「是！是！」

「北見！我再告訴你一次，小心點！」

「三個女人，一老兩小，還逃得了嗎？」

「小趙可是鬼計多端的啊！」

「哼，遍體鱗傷，放他走也走不了。」

「你小心點就是了。」

「五郞哥！你放心吧！」

五郞又向地下室內掃了一眼，這才離去。

這間地下室是堆放雜物的，在最裏面靠牆處却隔了一小間，用來囚人。鐵欄杆靠牆裏，室內又堆放了不少雜物，以及夜總會演出的燈光器材，佈景等等，根本就很難看出這間囚屋的存在。

小雪母女三人和趙其君被囚禁在這間小屋裏。老年，體衰，又有心臟病的老母親睡得很沉重。高橋太郞倒像是還有點天良，當她們被擄來時，

他派五郎送來了穩定心臟的藥物及鎮定劑。老母親服下之後，就進入了夢鄉。

小雪姐妹厮守在母親的身邊，滿面愁容，默然相對。

趙其君睡在另一個角落裏，來到這裏之後，他就那樣躺着，甚至連姿勢都沒有變過。

當五郎來過之後，趙其君却突然翻身坐起來。

小雪春子連忙走了過去扶着他，悄聲問道：「趙先生！你好些了嗎？」

趙其君凝神聽聽守衞者來回走動的脚步聲，離得很遠。這才壓低了聲音說：「妳們替我敷藥之後，我就好多了。我是故意裝成昏迷不醒的。」

「哦！」小雪春子頗感安慰地吁了一口氣。

趙其君又向小雪美江招了招手，低喚道：「過來。」

小雪美江來到他身邊，輕聲道：「什麼事？」

「方才他們的談話，妳們聽到了嗎？」

「沒有留意。」二人同時搖搖頭。

「這裏大部份的人都派到『江戶橋』去了，我想他們一定在那裏佈置了陷阱，大概是用來對付呂奇的。」

小雪春子惶急地說：「那怎麼辦？」

「我們應該設法逃離此地，」趙其君說話的時候，目光望着小雪美江。「若不向呂奇告警，他一定會掉進陷阱裏去，高橋太郎的爲人我非常清楚，眞是陰險已極，令人防不勝防。」

小雪美江見對方目光望着自己，於是問道：「逃得出去嗎？」

「應該是不可能，不過目前却有了機會。最少我們要設法溜一個人出去，否則，呂奇就凶多吉少了。」

小雪姐妹同聲說：「趙先生！目前有了什麼機會，快告訴我們。呂先生爲了我們才惹上了高橋太郎，萬一他有三長兩短，我們也捫心難安的。」

「伯母現在的情況怎麼樣？」

「她睡得很沉。一時醒不過來。」

「那就好了。」趙其君吁了一口氣，接着說：「地下室上面就是後台，若是妳們溜出去，混雜在演員當中，很不容易被發覺。本來那裏有人看守的，現在既然連這兒的守衞都無人來替換，後台的看守者一定也撤除了。」

小雪美江指着鐵欄杆上的大鎖，皺着眉頭說：「這兒是鎖着的呀！」

「現在的守衞者是北見，他是出了名的色鬼，只要……」趙其君似乎有些難以出口。「對不起！我不該想出這種主意的，但是，情勢實在是太危急了。」

「沒有關係！」小雪美江毫不忸怩地說：「我在『花月座』幾千觀衆之前都能脫光衣服，現在作一點犧牲又算得了什麼？」

「那就太好了！不過……」趙其君將目光投向沉睡的小雪夫人。「伯母會被說話聲音吵醒嗎？」

「不會的。」小雪春子說，「服食了兩顆安眠藥，就是有人在這兒扔炸彈，也不會驚醒她。」

於是，趙其君附在小雪美江耳邊低語一陣。

趙其君仍然蜷曲睡臥在鐵欄柵的旁邊，小雪春子也仍然守着她的母親。小雪美江却扯開了喉嚨高聲叫了起來：「大哥！大哥！請過來一下。」

那個姓北見的守衞大漢立刻跑了過來。怒吼着說：「安靜點，不要亂叫。」

小雪美江堆下了一臉媚笑哀求地說：「大哥！大哥！幫幫忙，給我一杯水。渴死了。」

「渴死了活該，誰教妳們得罪了高橋老闆。」

「求求你，給我一杯水，一小杯就行了。」

「不行。」

「大哥！你去過『花月座』嗎？」

「當然去過，妳以爲我是個假男人？」

小雪美江捲起了套頭羊毛衫，露出了一截雪白的小腹，媚笑着說：「我就是在那兒表演的舞孃，只要你給我一杯水，我就表演一塲艷舞給你看，保證比在『花月座』演出時還精采。」

「姐姐！」小雪春子叫了過來：「渴死了有什麼關係？何必那麼下流？」

「下流！」小雪美江冷笑了一聲。「在花月座幾千個觀衆眼前可以表演，在這裏有什麼不行？」

「嘿嘿！」北見邪里邪氣地笑了起來，眼睛瞇成了一條綫。「妳這小妮子搔着我的癢處了。好！我給妳倒杯水去。」

北見離去後，小雪美江立刻裸露了上體。在「花月座」暴露胴體，是爲了賭一口氣。現在則是爲了呂奇；否則，即使殺了她，她也不肯如此做。

北見很快地去而復回，手裏端着一杯水，以貪婪的目光盯視着小雪美江，邪笑着說：「小姐！妳還保留了一半啊！」

「嗯！」小雪美江就像在舞台上演出一般，輕緩地擺動着軀體。「那一半必須等你手裏的水喝下我的肚內之後，才能呈現在你的眼前。」

「來拿啊！」北見幌動手裏的水杯，逗引她走近。

小雪美江一面從欄柵的空隙間伸出手去，一面緩緩地蹲下了身子，逗引對方也蹲下來。雙方各懷目的。

北見突然伸進來一隻左手，顯然想趁機在小雪

美江的胸域展開輕薄的撫弄。突然，趙其君伸出了兩手，扣住了北見的左腕，猛力向內一拉。

北見正在色迷迷的眩然狀態之中，那裏會注意這一手？噹地一响，前額立刻撞在鐵欄柵上。小雪美江也不知那兒來的狠勁，伸手抓住北見的頭髮，將他的額頭接二連三地猛撞在鐵欄柵上。

鮮血立刻從北見的前額處流了出來。

趙其君雖然有傷在身，動作却很俐落，他很快地伸出手去，摸出了北見身上的手槍和鎖匙。

小雪美江連衣服也忘了穿，就連忙伸出手說：「鎖匙給我，先將鎖打開。」

趙其君却沒有交出鎖匙，神情嚴肅地說：「請先聽我說一句話，我們是爲了呂奇才這樣冒險的。現在只成功了一半；另一半還難說。愈是人多，成功的希望就愈少。尤其是伯母，她還在昏睡之中，妳們只要背她出去，那就前功盡棄了。所以妳們只能去一個。」

小雪春子連忙說：「姐姐！妳去吧！由我來陪伴母親。」

小雪美江却猶豫地說：「萬一這裏被發現了，那豈不是太危險了嗎？」

「這已經無法考慮到了。」趙其君的語氣非常沉重。「事不宜遲，妳們要立刻決定，由誰繼續下一半的冒險。」

「我一個人去吧！」小雪美江終於同意了。

趙其君打開了門，並將那支手槍交給她；並且教她如何使用。又詳細說明了後門出入的途徑。

小雪美江穿好衣服脫離了囚室。然而半分鐘後，她又走了回來。神色極爲興奮地說：「趙先生！我發現了一個妙計，可以使我們四人一起逃去。」

「可能嗎？」趙其君面現猶疑之色。

「你聽我說，」小雪美江壓低了聲音：「地下室有很多紙箱，你和母親睡在紙箱裏，由我和春子一人扛一個，誰也不會注意。」

「妳們扛得動嗎？」

「那倒沒有問題，」小雪春子接口說：「我們從小就向父親學過武術，身負一百多斤是小事，姐姐還可以扛動二百斤的石担哩！」

「好吧！」趙其君終於點頭同意了。「萬一有人阻攔，妳們就丟下我，開槍快逃。」

× × ×

高橋太郎臉上流露着滿足的笑容；就像一頭饞貓在飽食一頓魚蝦之後，不住地舔弄着爪牙。

橫山美枝一動也沒有動，儘管她的臉上仍浮現着盪人心魄的笑容，然而她的內心却是冰冷的。

「美枝！」高橋太郎的一隻魔爪在她的背脊上輕攏慢撚。「我就缺少妳這樣一個傑出的好幫手。下午我曾經表達過邀妳合作的意願，現在，妳更加值得考慮一番了。方才你發出了滿足的呻吟。」

「等過了今晚再說。」橫山美枝並不極欲回答，那樣反而會露出破綻。

「我知道。中村錦次不死，妳絕不死心。」

「那你何不幫我死了這條心？」

「當然。他今晚非死不可。」

「對我們來說，他也非死不可。他如果知道了現在所發生的事，我一定會被他的亂槍打得全身都是洞窟。」

「放心！他活不了的。」

「高橋！你對中村錦次了解多少？」

「妳問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他的城府很深，工於心計，你未必能够使他落入你預置的陷阱。」

「嘿嘿！今晚的情況就不同了。」

「高橋！你到底安排了什麼妙計？」

「告訴妳吧，」高橋太郎頗爲得意地說：「我的人，在晚間八時就在『江戶橋』附近埋伏好了，這是中村錦次絕對想不到的。他們的槍一响，我們有兩支槍同時發射，不管呂奇和中村錦次的槍法多麼高明，也躲不過暗中射來的冷槍啊！」

「哦——」橫山美枝心頭打了一個冷顫，然而她臉上的笑容却更濃了。「高橋！你眞了不起！」

「那麼，妳該回答我所提出的請求了。」

「過了今晚再說。女人對男人的許諾太快，那就不值錢了。」

「嘿嘿！妳眞是一個厲害的角色。」

「高橋！」她雙手捧起他的臉。「說正經的，我們離開他們決戰的地方有多遠？」

「大概二百碼。」

「躲在草叢嗎？」

「不！我們坐在一輛汽車裏。」

「我希望只有我們兩個人。」

「爲什麼？」高橋的目光中突然跳動着疑問。

橫山美枝以柔柔媚媚的聲音說：「女人的心最難征服，一旦被征服就對征服她的男人死心塌地了。當我看到得意時，可能會對你作出一些小動作，有人在旁，那多不好意思。」

高橋太郎摟緊了她，邪笑着說：「什麼小動作，何不先告訴我。」

「你是老手了，」橫山美枝在他懷裏像一條蛇似地扭動着。「還用問嗎？你眞壞。」

高橋太郎滿足地推開了她，按動了床頭的對講機。低聲喚道：「五郎！」

「老闆！我是五郎。」

「夜總會裏沒有發現可疑的人嗎？」

「沒有。」

「繼續監視。十一點二十五分準備車，然後通知我，我們在十一時三十分出發，備車二輛。」

「是。」

「吩咐留守的人，在十一時五十分的時候，釋放小雪母女，對了！連姓趙的傢伙一起放。」

「我立刻去通知守衞的北見。」

「現在不要通知，等到我們走時，你告訴夜總會的總管，要他在十一時五十分再去轉知北見。」

「是！」

「記住！在我們出發以前，你絕對不要離開夜總會的大門口。」

「是！」

高橋太郎每一個行動細節都要安排得非常仔細；殊不知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如果他早發現地下室的逃脫事件，局面也許就改觀了。

他很滿意地關閉了對講機，看看錶說：「美枝！現在才十點半鐘。」

「嗯！還有一個小時。」

「在這段時間裏，我還可以使妳領悟我的『了不起』。」他嘴裏在說手裏也同時展開了動作。

橫山美枝閉上了眼睛，她的心靈已在一個小時之前悲凄地死去。現在落在她身上的任何屈辱都已不使她加以關切了。獸性再度逞威，善良的人性躲避到那兒去了呢？

「江戶橋」靜靜地橫跨於「隅田川」上。

秋風打着尖銳的口哨，呼嘯而過。橋畔那遍空曠的廣場上渺無人跡。有誰會在如此肅殺的深秋之夜到這兒來流連呢？

離開那塊空曠地約莫五百碼處停着一輛轎車，車上坐着兩個人：他們是松本千代和呂奇。

「呂奇！」松本千代的聲音很低沉：「有一件事情我方才沒有告訴你，恐怕告訴你之後影响你的心情；可是，却一直使我不安。」

「說吧！我可以控制住我的情緒。」

「美枝被高橋綁走了。」

「噢！多久的事？」

「不太淸楚。我十點鐘去她的公寓，想問問中村錦次的下落才發現的。那兒留下一張警告中村的字條。」

「高橋太郎過份險惡了。」

「呂奇！你千萬不能小看你的對手。」

「我知道。」

「高橋太郎綁架美枝的目的，就是逼使中村錦次來殺你。他愛美枝，一定會爲她作任何事情。」

「千代！」呂奇側過頭來望着她。「我的對手究竟是『追魂槍』？還是中村錦次？或者，中村錦次就是『追魂槍』？」

「呂奇！……」松本千代欲言又止。

「千代！我一直發現妳在隱瞞我某一些事實。如果妳認爲確有必要，妳就隱瞞到底吧！」

「不！我要告訴。『追魂槍』就是中村錦次。」接着，她就將傍晚在橫濱公園所發生的事情講述了一遍。

呂奇沉吟不語，許久，才吁了一口長氣：「唉——中村本來打算有一番作爲的，現在情況却又改變了。他很愛美枝。」

「不過，他也許不知道。」

「何以見得？」

「美枝的房間打開着，那張警告的字條就放在床上。我臨走時拿走了那張字條，而且關上了房門。這證明在我走之前，他不曾去過美枝那裏。他如在我之後去，雖未見着美枝，却不敢肯定她已被高橋太郎擄走。」

「千代，你是有心帶走那張警告字條的嗎？」

「我……」松本千代說不出話來。

「對不起！」呂奇拍拍她的手。「我不該責備妳的。等一會兒，妳和中村錦次要先見面，將美枝遭遇的情况告訴他。」

「呂奇！你太善良……」她的話說到一半，突然她的身邊响起了一陣「嗶嗶嗶」的聲音。

原來那是一具無綫電對講機。松本千代取出來旋動對話旋鈕。立刻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千代小姐！千代小姐……」

「我是千代，說話。」

「現在已是十一時五十一分，還沒有看到小雪母女被釋放出來，噢？請等一等……」聲音沉寂，過了半分鐘以後，再度响起：「千代小姐！我們混進夜總會的人得到了一個消息，『神田組』派在地下室守衞的人被擊成重傷，小雪母女和趙其君都不知道在什麼時候逃走了。」

「消息確實嗎？」

「絕對確實。我們的人親眼看見傷者被抬出來。『神田組』的人都顯得很緊張，也很亂。」

「見到高橋太郎了嗎？」

「沒有。」

「那個名叫五郎的人呢？」

「也沒有見到。」

「查過『愛之歌夜總會』的車輛嗎？」

「少了兩部轎車。」

「好！通話關閉，人員撤回『銀河』去。」

「是！」

呂奇吐出一口長氣，語氣平靜地說：「我現在安心了。如果小雪母女受到傷害，我眞不知道是爲了什麼在拚命了。」

「呂奇！現在可以報警了吧？」

「不行。」

「還有什麼顧忌？」

「報警一定會使中村錦次坐上電椅。」

松本千代訝異地說：「呂奇！你怎會有這種想法？難道你想親手殺死他；或者被他所殺來報答他對你的救命之恩？」

「我只是希望留給他們一個贖罪自救機會。」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如果他有勇氣不因美枝被綁架而受脅迫，反而殺死高橋太郎，即使他仍將坐電椅，他也會心安一些。」

「呂奇！你分明是在將你自己送進墳墓。」

呂奇平靜地說：「千代！每個人都免不了要進墳墓的啊！」

「唉！我沒有話說，你是一個固執的人。雖然我反對你的作法，却仍然讚佩你的英勇。」

「謝謝妳。」

他們不再說話，靜靜地等待着午夜的來臨。

「噹！噹！噹！……」終於，遠遠的報時鐘的洪亮鐘聲，一下一下地在寂靜的夜空裏响了起來。

當第十二响鐘聲剛落，餘音還在空中盪漾時，橋頭那遍空曠地上突然多了一個影子；那是一個站得筆直的人影。

呂奇發動引擎，將車子向空曠地駛去。

車子一停，松本千代立刻跳下了車，一面向那個人影走去，一面高聲問道：「你就是『追魂槍』嗎？」

「妳是誰？」

「我是呂奇的朋友，先來問問你，將用什麼方式比槍？」松本千代已走到他的面前，突然壓低聲音：「中村！很抱歉！因爲我已洩漏了你的秘密，呂奇已知道你就是『追魂槍』了。」

「現在已沒有關係，我們立刻就要面對面了。」中村錦次的聲音很輕。突然他又提高了聲音：「小姐！妳願意作一個公平的仲裁人嗎？」

「當然可以。」她也高聲說。對方說話忽高忽低，想必有其用意。於是她也如此這般。接着聲音一輕：「中村！有個很不好的消息要告訴你，美枝可能被高橋太郎擄走了。」

「我也早料到了！」中村錦次輕說一句，忽又提高了聲音：「我決定和呂奇來一次最公平的槍法較量。我們背對着背，由妳高喊數字；喊一聲，我們向前跨一步，喊到『十』的時候，我們轉身互射。小姐！妳說這種方法公平嗎？」

「非常公平。」聲音一壓：「中村！這種愚昧的英雄主義到現在還控制着你的良知嗎？如果你和呂奇聯合起來……」

中村錦次悄聲說：「千代小姐！現在說這些話已經太遲了，去叫呂奇下車吧！」

「我眞爲你們惋惜！」松本千代說完之後，轉身向停車處高喊道：「呂奇！出來吧！比槍的方法已經談好了。」

呂奇走下車廂，步履穩定地來到中村錦次的面前，聲音極爲悲痛地說：「中村！我不知道該對你說什麼話。」

「閉上你的嘴，用你的槍。」中村錦次的語氣非常冷峻。

「中村！你在逼我！」

「閉上你的嘴，」中村錦次緩緩地轉過身去。「呂奇！想必你在車上已經聽淸楚了比槍的方法，現在請轉過身去吧！」

呂奇兩腿像是僵硬了，很費勁地才轉了過去。

「呂奇！」中村錦次的聲音很輕，也很柔和，「我所以敢面對老友，只因爲我已抱定了一死贖罪的決心。我瞭解高橋的爲人，此刻附近必定埋伏了冷槍，他本人也一定要來到現場暗觀他美妙陷阱。這是我們可以一舉而加以殲滅的大好良機。當千代數到九的時候，我們同時俯臥地上，然後向橋畔低窪處包抄，埋伏定在那邊。千代，開始喊數目。」

「哦！」呂奇顯得無比的激動。「中村！你使我大感意外……」

「閉上你的嘴！」中村錦次狂吼着。

「一……」松本千代的聲音在夜空中盪開。

× × ×

高橋太郎扭開了對講機，低聲呼叫：「五郎！五郎……」

「老闆！我是五郎。」

「與埋伏的槍手連絡過了嗎？」

「已經連絡好了，當他們數到『十』相互轉身之際，我們就會先一步開槍。老闆！那個女的該怎麼辦？」

「一齊幹掉。」

「好！我用她的人頭作槍靶。」

在他們用無綫電通話之際，坐在高橋太郎身旁的橫山美枝暗暗將駕駛儀器錶盤上的電門鑰匙取下來，丟出了車窗外，同時一隻手搭在車燈開關上。

很顯然，她已經打好了注意。現在，正等待機會。

松本千代喊聲像催眠符似地在夜空裏盪漾着。

當她喊到「八」字的時候，橫山美枝突然扭亮

了車前燈，將頭探出車窗外，放聲狂叫：「中村！當心埋伏……」

高橋太郎一手抓住她的頸子，一手捂住她的嘴沉聲道：「臭女人！妳竟敢在我的面前耍花樣。」

他兩手緊緊握着橫山美枝的頸項，顯然想勒死她；她本能地掙扎着。

突然，「噓」地一聲，一彈自車窗外穿過。緊接着響起了中村錦次洪亮的聲音：「高橋！限你立刻放出美枝，否則你將死無葬身之地。」

好快的動作，原來他已聞聲撲過來了。

高橋太郎靈機一動，一面鬆掉橫山美枝，一面關閉車燈。同時高聲回答：「中村！開槍吧！有美枝小姐作我的擋箭牌哩！」

橫山美枝想告訴中村錦次不要顧忌她，但她的喉管不幸被高橋太郎捏傷了，喊不出聲來。

中村錦次許久未再答話。高橋太郎變本加厲地說：「中村，我限你在半分鐘之內丟槍走出來，否則我就捏斷美枝小姐的頸子。」

突然，呂奇的聲音也响了起來：「高橋老闆！你已無路可逃了。你可以用美枝小姐的軀體擋住前面，後面却暴露在我的槍口之下。為了不使子彈貫穿你的軀體之後再傷及美枝小姐，我會射擊你的頭部。現在先射一槍向你提出警告。」

只聽噗地一响，子彈自車窗中射進，從高橋太郎的頭上一越而過，他感到了灼人的熱風。

「高橋老闆！」呂奇沉聲說：「立刻放美枝小姐走出車廂，否則我就一槍打穿你的腦袋。」

高橋太郎回頭看了一眼，車窗外一遍黑沉沉，他什麼也看不到。放走橫山美枝等於喪失了護身符，非他所願。但是，呂奇方才所表現的槍法却又太令人胆顫心寒……

突然，五郎的聲音在夜空中爆了開來：「你們如果傷了老闆，誰也逃不掉，老實告訴你們。在暗中我們還埋伏了五名槍手。有三挺機關槍，兩支長管來福。如此强勁火力，看看誰能逃得掉？你們也許認為我在吹牛，現在我要下令射幾槍給你們看看。」他的話聲沉寂了，四週却沒有動靜。

這是怎麼回事呢？答案立刻出現了。橋墩下走出來五個人，不過都是高舉着雙手的。緊接着，他們的後面又跟着兩個人，手裏都端着槍。

呂奇置身之處雖離橋墩很近，他立刻句僂着身子跑了過去。當他看清楚是怎麼一回事時，不禁大訝異，原來端槍押着五名大漢的人竟是小雪姊妹。

「春子！」呂奇嚷叫：「這是怎麼回事啊！」

「這是趙先生出的主意，我們從水上坐汽船而來，在背後制伏了他們。」

「小趙呢？」

「行動不便，守在汽船上。」

「高橋老闆！」呂奇高聲說：「你的槍手已經被制伏了，你還有什麼話說？趕快先放美枝，然後舉手投降吧！」

高橋太郎打開了車門，揮揮手說：「美枝小姐！算妳運氣好，請出去吧！」

橫山美枝立刻拔足狂奔，高橋太郎也跟在她的後面衝出車廂，就地一滾，隱入暗陰之中。

離得很近的中村錦次立即狂喊道：「美枝快些臥倒！……」他的喊聲已經太遲了，砰地一聲响，橫山美枝倒了下去。

「中村！」呂奇大聲吼叫：「惡敵未除，千萬不要衝動。」沒有回應。顯然中村錦次也明白這個道理。只要他失去理智奔向中槍倒地的橫山美枝，一定會遭受無情的狙擊。呂奇早已看清楚那一槍發射的位置！是出於五郎之手；他和高橋太郎是同樣可怕的敵人。呂奇決定先除去他。五郎隱身之處有一大堆木材。那是良好的掩護。呂奇以雙臂的肘處支撐着地面緩緩地爬行，終於來到那堆木材之後。

他正想爬起來搜尋敵踪時，忽聽中村錦次發出一聲高喊：「呂奇小心……」

同時，噗地一响，在他身後倒下了一個人。

呂奇側頭看去，竟然是他所要搜尋的五郎，離他不足五碼。砰砰！又是兩槍。原來中村錦次向呂奇告警，並開槍狙殺五郎暴露了軀體，高橋太郎立即向他射擊。

呂奇飛快地勾動了扳機，槍口冒出憤怒火燄。高橋太郎的身體像風車般打旋，然後仆倒在地上。呂奇奔到中村錦次的身邊，發現他已氣絕斃命，子彈是從他背後射進去的。悲切的眼淚從呂奇的眼眶中迸流出來。

松本千代跑了過來，緊張地問道：「呂奇！你沒有受傷吧？」

「安然無恙！」呂奇悲痛地說：「但是中村錦次却死了，他又救了我一次。」

「呂奇……」松本千代不知道說什麼好。

「美枝怎麼樣？」

「我看過了，傷在肩頭。呂奇！現在你該同意我報警了吧！」

「當然。同時我還要求妳一件事。將妳讚譽我的『英勇』二字加到中村錦次的頭上去。」

松本千代沒有回答他，忙着從衣袋內取出了無綫電對講機。

天空漆黑，那是一副陰沉的面孔。是在為那些愚昧的死者而悲悼麼？

——本篇完——

請看遊俠呂奇故事之二「勇闖鬼門關」！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

禍水雙侶

高庸·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海雲與韓蘋兒追踪跟追禍水雙侶的莊丁，至馬蘭關隘，發現莊丁薛超，身負重傷，詢知另一莊丁已遭殺害，正詢問間，值趙一帖來訪，海雲乃引之往一麵店喝酒，着蘋兒相陪，彼則折返旅店繼續詢問薛超，蘋兒與趙一帖在呆候海雲之際，為尹世昌、呂不歡二煞所見，尹世昌制服蘋兒，脅趙一帖隨至城牆，要俟另二煞到來處置，時突有一潦倒生挾酒闖至，呂不歡制服書生，將之倒掛牆上，奪過酒壺與尹世昌共飲，未幾，呂不歡，尹世昌為酒中迷藥迷倒，趙一帖拍開蘋兒啞穴，威脅她說出禍水雙侶下落——

藏禍侶　血染蘆葦叢

蘋兒道：「你告訴我這些話是什麼意思？」

趙一帖道：「趙某人的意思很簡單，禍水雙侶雖是不祥的人，他們所懷秘密，都是武林朋友人人想得到的，自從他們在山海關現身的消息傳開之後，長城一帶可算風雲際會，高手雲集，可是奇怪得很，他們都在馬蘭關附近，突然失去了踪跡。」

蘋兒道：「莫非你疑心是我和表哥把他們藏起來了？」

趙一帖搖頭道：「這倒不是。但據趙某人所知，賢兄妹有兩名屬下，乃是最早追踪禍水雙侶的人，其中一個姓趙的已經死了，另一個姓薛的還在客棧內，賢兄妹想必已由他口中，知悉了禍水雙侶的下落。」

蘋兒茫然道：「這件事我一點也不知道，你最

好去問雲表哥……」

趙一帖把臉一沉，不悅道：「姑娘，我趙某人可是誠心誠意跟你商議，禍水雙侶的下落雖然緊要，若跟姑娘的性命相比，孰重孰輕？這該不用我趙某人再嚼舌吧！」

蘋兒急道：「我眞的什麼都不知道，他和表哥在房裏說的話，我一句也沒有聽見。」

趙一帖聳聳肩，道：「姑娘一定要這樣說，我也沒有辦法，既然條件談不妥，那只有最後一條路好走了。」

蘋兒道：「你打算怎麼樣！」

趙一帖陰沉的笑道：「從現在起，我和姑娘一起去追尋禍水雙侶，一天尋不着，便請姑娘服一帖『洗髓煉魂湯』，直到尋着了爲止。」

蘋兒道：「什麼叫做『洗髓煉魂湯』？」

趙一帖道：「那是趙某人獨門配製的靈藥，能使人骨寒如冰，體熱似火，皮下如萬蟻啃嚙，到那時候，不怕姑娘不說老實話。」

蘋兒情急叫道：「你殺了我也沒有用，我眞的不知道，你叫我說什麼！」

趙一帖嘿嘿冷笑道：「放心，像姑娘這般天生麗質，我是萬萬捨不得殺害的，必要的時候，我只好剝下姑娘的衣服，用小刀把這些賽雪欺霜的細皮嫩肉，一片一片的割下來，吃進肚子裏去。」

蘋兒聽得機伶伶打個寒噤，「呸」的一口唾沫吐在趙一帖臉上，切齒罵道：「你這不要臉的下流鬼！」

趙一帖毫不生氣，反而用手拭下唾沫，放進嘴裏嚐了嚐，嘖嘖有聲的笑道：「未曾眞箇消魂，先嚐雨露香澤。趙某雖非登徒子，再這樣下去，只怕也要把持不住了。」

這話竟頗具「嚇阻」效力，蘋兒原要再吐他一口，聽了這話，連忙又把唾沫嚥了回去。

趙一帖站直身子，舒展一下手脚，目光落在尹世昌和呂不歡身上，喃喃自語道：「時間不早了，趁早打發他們上路吧。」說着，一擺手，將蘋兒所佩長劍拔了出來。

就在他俯身拔劍的時候，忽然瞥見蘋兒臉上流露出驚愕駭異之色，同時在她那雙澄澈的眸子中，映現着一條人影。

那人影雖然不甚清晰，但隱約可以辨出是個身穿儒衫的書生，彷彿正向蘋兒搖手示意，要她不可聲張。

趙一帖心中一動，猛想起那被掛在牆壁上的中年書生盛彥生——敢情眞被自己無意間料中，這書生竟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人！

忖念及此，不禁暗抽一口涼氣，但他本是老奸巨滑，心知這時萬萬不能轉身動手，便假作沒有發覺，向蘋兒露齒一笑道：「韓姑娘，請你再委曲一會兒，千山四煞都是睚眦必報的魔頭，今天咱們不殺他，將來後患無窮，那毒寡婦和三脚鬼王甘寧，比這兩個更難對付，計算時間，只怕也快到了，若等他們趕來，一切就來不及啦……」

他一面說着，一面已將蘋兒的啞穴重新點閉，並且暗中提聚功力，蓄勢以待。

話聲微頓，突然扭頭向右首樓門掃了一眼，失聲驚呼道：「不好！他們已經來了。」

輕呼才出口，長劍飛快的向地上火堆疾掃過去，攔腰一把挾起蘋兒，却由左首樓門飛掠而出。

這一着，委實大出盛彥生意料之外，待他揮起破袖，震開大蓬燃柴焦木，樓中烟塵瀰漫，早已不見了趙一帖的蹤影。

盛彥生氣得一跺破鞋，兜罵道：「老狐狸，我讓你跑吧，你能快得過獨步當世的『逐月追風』，我就不姓盛。」話猶未畢，人已化作一縷淡淡的輕烟，越過城垣，追了下去。

城樓中烟霧漸漸消散，樓外靠近城墻的暗影下，却緩緩步轉出了狡詐百出的趙一帖。

只見他一手挾着蘋兒，一手提着長劍，目注盛彥生追去的方向，陰惻惻笑道：「不錯，『逐月追風』輕功獨步天下，當世無雙，但那是指與『劍絕詩狂』、『不老公公』合稱武林三大怪的『陰魂不散』冷朋，用在你小子身上，就只配『捕風捉影』了。」

不過，他口裏雖然說得輕鬆，其實對盛彥生離去時的迅快身法，並未過份低估，同時他更知道，盛彥生只要畧追一程不見踪跡，必然還會再回來，自己若想對尹世昌和呂不歡下手，就得快些採取行動。

這時城樓中火堆業已熄滅，室內餘烟繚繞，充斥着一股濃重的焦木氣味，趙一帖用劍尖輕輕挑起棉絮門簾，側耳傾聽了一會，才挨身跨了進去。

誰知他剛進樓門，就聽見一陣衣袂振風的聲音，對面門簾一掀，也跨進來一個人。

那人幾乎和趙一帖同時跨進城樓，唯因樓中火堆已滅，一片漆黑，彼此都瞧不見對方的面貌。那人怔了一下，沉聲問道：「朋友，請問一聲，可曾看見一位穿藍衣的姑娘？」

他一開口，蘋兒便聽出那正是海雲的口音，心裏眞是又驚又喜，小嘴拚命張動，無奈却發不出聲音。

趙一帖也大吃一驚，剛正想奪門逃走，身後又傳來一聲冷笑，陰聲道：「老狐狸，現在你跑不掉

了吧？」

話聲入耳，盛彥生已經快如電掣般衝了進來。城樓只有兩道樓門，前有海雲攔阻，盛彥生又及時趕回截住了退路，這尷尬險惡的局面，實在是趙一帖做夢也沒有想到的。

但他不愧是老奸巨滑，心念疾轉，已有了應付的方法，長劍反振，迎着盛彥生飛快的刺出一劍，緊接着手肘向前一帶，却將長劍脫手擲向對面的海雲。

這一刺一擲，說來雖有先後，實際也只是霎眼之間的事，趙一帖擲劍出手，立刻一縮身子，藉黑暗掩蔽，急急退到樓門角落下。

盛彥生衝進城樓，發覺兵刄臨身，本能的向側一跨步，堪堪避開劍勢，却見對面站着一個人，手裏正握着一柄長劍。

海雲也是在發現有人衝進城樓的時候，突覺破空聲響，右手一抄，原來竟是一柄出鞘長劍，心裏不禁暗怒道：「這人好不講理，就算不願回答我的問話，也犯不着動手逞兇呀，若非我接得快，豈不傷在劍下？」

兩人互相不明身份，却都有了敵意。盛彥生身無寸鐵，決定先下手爲强，破袖疾揚，直欺而上，一招「五丁開山」，便向海雲胸前拍去。

海雲心頭火起，長劍一橫，反削對方手臂，立時還了一招，兩人竟在黑暗中打了起來。

×　×　×

雙方各出全力互拆了十餘招，竟然勢均力敵，誰也沒佔到便宜。

動手之初，彼此都看不清對方的面貌，這時目力漸漸適應，盛彥生才發覺跟自己動手的是個陌生少年，而城樓中並無趙一帖的蹤影。

連忙虛幌一招，撤身後退了兩步，沉聲喝道：「朋友，你究竟是誰？」

海雲也收住劍勢，反問道：「你又是什麼人？憑什麼不問青紅皂白便下毒手？」

盛彥生詫道：「是你先動手的，怎的倒反怪我來？」

海雲道：「誰說的？是你一進來便擲劍出手，我站在這兒動也未動，何曾招惹了你？」

盛彥生跌足道：「這麼說來，咱們都上了趙一帖那老狐狸的當了。」

海雲急道：「你認識趙一帖麼？可曾見到一位穿藍衣的姑娘跟他在一起？」

盛彥生畧一沉吟，不禁失笑道：「閣下莫非就是那位姑娘的表兄嗎？」

海雲道：「在下正是海雲。」

盛彥生仰面大笑道：「這倒好，我在急着想救你的表妹，你却攔着我拚命，反讓趙一帖那老狐狸帶着令表妹趁機溜掉了。」

海雲吃驚道：「你說什麼？難道蘋兒竟落在趙一帖手中？」

盛彥生嘻嘻笑道：「不僅落在他手中，如果令表妹不肯說出禍水雙侶的下落，趙一帖還要每天灌她一碗『洗髓練魂湯』，還要剝光她的衣服，用刀把她一片一片活割着消遣呢……」

海雲越聽越驚，怒吼一聲道：「這該殺的老匹夫！」猛一頓足，飛步衝出了城樓。

盛彥生如影隨形般追出樓外，橫身攔住去路，問道：「海兄要到那裏去？」

海雲道：「自然是去追那姓趙的老匹夫。」

盛彥生搖搖頭道：「來不及了，那老狐狸狡猾得很，若能追得上，我還會站在這兒麼。」

海雲長嘆一聲，自責道：「都怪我太大意，我早已疑心姓趙的不是好東西，眞不該讓蘋兒跟他在一起。」

忙又拱手問道：「兄台尊姓大名？承蒙仗義相助，敢問是在何處遇見舍表妹？」

盛彥生還禮道：「在下盛彥生，落拓江湖一介寒儒，只因酒後登臨城樓，不期與千山雙煞遭遇，才見到了趙一帖和令表妹。」

接着，便將所歷經過，大畧說了一遍。

海雲憂形於色道：「馬蘭關上接連有武林高手現身，都是爲了禍水雙侶趕來的，這些人的陰狠手段，全不在趙一帖之下，舍表妹年輕任性，又毫無江湖閱歷，無論被誰擄去都凶多吉少，唉！」

盛彥生道：「事已如此，着急嘆氣也沒有用，咱們倒是該想個方法，早些救她回來。」

海雲道：「在下心緒已亂，不知道盛兄可有主意？」

盛彥生想了一會，說道：「可惜咱們不知道趙一帖落脚的地方，我猜他脫身之後，多半會先返客棧——」

這眞是一言提醒夢中人。海雲猛一頓脚，脫口叫道：「對！我怎麼忘了這條路，盛大哥，咱們快追！」

話落人起，飛一般掠下城牆，身形再度騰昇，已到十餘丈外。

他迫不及待的想趕回客店，只顧提氣飛奔，並未注意盛彥生有沒有跟來，進入鎭街之後，才想到身後未聞脚步聲響，莫非盛彥生沒有跟來？

心中微動，連忙扭頭回顧，誰知盛彥生却緊隨在身傍，但見他破衣紋風不動，身法似行雲流水，步履飄逸，彷如御風而行，居然連一絲衣袂振風之

聲音也沒帶起。

海雲暗吃一驚，飛忖道：此人好高明的輕身功夫。不覺激起好勝之心，深吸一口眞氣，脚下突又加快了一倍速度。

盛彥生似乎已看透他的心意，微笑說道：「海兄能走得慢些嗎？在下快要跟隨不上了，再說咱們若在深夜裏奔行太急，也容易暴露形跡。」口裏雖如此說，脚下却毫未落後。

海雲暗暗一嘆，只好放慢了脚步。

回到客店，已是寅刻將盡，東方天際開始泛起淡淡的魚肚白色，前面院落靜悄悄的，看來毫無異狀。

海雲先到趙一帖居住的前院查看，房中什物零亂，案頭藥箱已經不見了，這證明趙一帖的確回客店來過。

再趕回後院上房，未見蘋兒影踪，却發現薛超竟已氣絕身死。

海雲頓足恨道：「姓趙的老匹夫眞是心狠手辣，不但擄走了蘋兒，更殺死薛超意圖滅口，再被我遇上，決不饒他。」

盛彥生勸慰道：「事已至此，追恨無益，還是設法援救令表妹要緊。」

海雲道：「那老匹夫必定帶着蘋兒遠走高飛了，却到那兒去追他？」

盛彥生道：「小弟有點疑問，那趙一帖擄去令表妹，自然是爲了想由她口中問『禍水雙侶』的去向下落，他殺死這薛超又是爲了什麽？」

海雲道：「不瞞盛兄說，這位薛超原是奉命追踪禍水雙侶的人，趙一帖曾經用種種酷刑向他迫供；結果並未成功，他臨去時將薛超殺死，目的不外是防止禍水雙侶的行踪下落洩露，準備獨佔這個秘密。」

盛彥生注目問道：「薛超果眞知道禍水雙侶的確實消息嗎？」

海雲嘆了一口氣，道：「其實，他也僅僅得到一點謎一樣的綫索，直到現在，連小弟也沒有猜出謎底。」

盛彥生沉吟片刻，道：「不知海兄可願將那綫索賜告，咱們大家商酌一下？」

海雲遲疑道：「這個——」

盛彥生含笑接口道：「如果有不便之處，那就算了，眼下想獲知禍水雙侶消息的人委實太多，小弟雖然自忖無此貪念，咱們萍水相逢，相交未深，怎好使海兄爲難。」

說完，向房中略作瀏覽，便拱了拱手，識趣的退出房外。

這意思，是讓海雲可以單獨留在房中檢查物件有無遺失，倘有人在側，諸多不便。

海雲連忙攔住道：「盛兄不必如此，咱們雖是萍水相逢，小弟對盛兄決無猜疑之心，何況此時小弟方寸已亂，正要借重盛兄的高智大才。」

於是，坦然取出那件藍布短衫，遞給盛彥生，接着說道：「其實這薛超並不是最早追踪禍水雙侶的人，眞正知道下落的人已經被害死了，薛超跟他見面的時候，那人身負重傷無法言語，只用手指了指這件短衣的衣領，便傷發而死，如今唯一綫索便是這件短衫，但小弟尚未猜出這衣領暗示着什麽意義。」

盛彥生低頭查看那件短衫，也看不出所以然來，皺眉苦思，久久不語。

海雲將隨身行囊整理妥當，又用一條薄被裹了薛超的屍體，以便帶往郊外掩埋。

一切都準備好了，盛彥生仍在捧着那件短衫呆呆的出神。

海雲道：「盛兄可曾看出什麽端倪？」

盛彥生搖搖頭，道：「這只是一件極普通的短衣，街上隨處可見，實難從它上面推斷出什麽含意來。」

海雲道：「依小弟揣測，衣是布質，色是藍色，或許他的暗示那刦走禍水雙侶的人，也穿着這種同樣的布質藍衣。」

盛彥生道：「如果是這樣，那就太難找了。」

海雲聳聳肩道：「小弟也知道這揣測太不可靠，所以又想，或許他是用這件短衣的顏色，暗示那人姓藍？或者暗示是往南方去了？」

盛彥生眼中一亮，道：「這推斷頗有些道理了，但他若暗示『南方』，僅指衣衫就可表達，又何必特別指着衣領部份呢？」

海雲點點頭，道：「當時他自忖必死，心裏有話却說不出來，可能——」

突然心中一動，脫口道：「啊！我明白了。」

盛兄忙道：「海兄明白了什麽？」

海雲低聲而急促的道：「這短衫本是布質，只有衣領部份是用錦緞滾邊，其意已很顯明了。」

盛彥生惑然道：「小弟還是沒有明白。」

海雲道：「緞與段諧音，這不是明明指的燕山段家寨麽？」

盛彥生一陣欣喜，尙未答話，却聽窗外有人接口笑道：「不錯，不錯，一定是那地方，我老人家先走一步啦！」

盛彥生眉峯疾挑，揚掌震開窗櫺，和海雲雙雙追出房外，院中餘音猶在盪漾，但却未見到任何人影。

海雲跌足道：「消息既已洩漏，姓趙的必然會走上這條路，盛兄，咱們也快些。」

× × ×

燕山段家寨距馬蘭關僅只數十里，急趕一程，不須半天就可抵達。

「段氏三雄」名震兩河，兄弟三個練的都是外門硬功，老大名號「鐵鐧鎭河朔」，老二名號「銅錘震八荒」，老三使一面太極牌，重六十餘斤，號稱「天下第一牌」，哥兒三個在武林中全是响噹噹的一流高手。海一帆在計議聯合北方一帶武林知名人物的時候，就提到過「燕山段氏三雄」。

段家寨在燕山南麓一片高崗上，背依燕山，面對黑龍河，巨石砌成的寨牆，蜿蜒六七里地，比玉田縣的城牆還要雄偉高大。

海雲和盛彥生沒等天亮便由馬蘭關動身，曙色微露時已到燕山北麓，當他們繞過山脚，却望見段家寨濃烟蔽空，一片火光。

兩人同吃了一驚，急忙提氣縱身，飛步奔上崗子。

甫抵寨門，只見兩名跨刀大漢，被人用木樁穿透胸膛，高高釘在牆上，另外一名漢子半靠在寨門旁，一手按着刀鞘，一手握着刀柄，鋼刀才抽出一小截，首級已不翼而飛，頸項處猶在冒血。

再看寨子裏，更是血污狼藉，遍地死屍慘不忍睹，偌大一座段家寨，燒得只剩一片焦木斷脊，滿寨男婦老少屠戮殆盡，連牲畜也無一倖免，寨中一堵照壁牆上，却用鮮血寫着四個大字——

「貪婪者戒。」

血淋淋的字句，血淋淋的景象，聲威喧赫的「燕山段家寨」，竟被屠殺縱火，變成了血淋淋的廢墟。

海雲和盛彥生呆呆望着那猶未熄滅的大火，許久沒有開口，各人心中都好像壓着一塊大石，感到無比的沉重。

好半晌，盛彥生才長長嘆了一口氣，喃喃道：「咱們來得太遲了。」

海雲幽幽道：「這是韓家堡慘事的重演，不用說，準是那批神秘黃衣人幹的。」

盛彥生呼口氣道：「但不知段氏三雄可曾遭了毒手？」

海雲道：「想必已凶多吉少，段氏三雄的武功，不可能高過關外三傻。」

盛彥生嘆道：「如此說來，那禍水雙侶也難以倖免了。」

海雲道：「這却並不盡然。」

盛彥生注目問道：「怎見得？」

海雲道：「似這種情形，三年來，武林中已發生了不下十餘次之多，但禍水雙侶却仍然在江湖中出現。」

盛彥生道：「海兄，咱們要不要將火場搜尋一下？」

海雲點點頭道：「既然來了，少不得要尋出點蛛絲馬跡才甘心。」

兩人分頭搜尋全寨，結果既未發現禍水雙侶的踪跡，也沒有見到段氏三雄的屍體。

海雲忽然心中一動，道：「難道屠殺開始之前，段氏三雄已經帶着禍水雙侶離開了？」

盛彥生道：「對！那段氏三雄早已清楚雙侶所至之處，大禍隨後亦到，他們既敢收留禍水雙侶，必然早有妥善的準備，事先出走，極有可能。」

海雲道：「依盛兄看，這場火是什麽時候燒起的？」

盛彥生道：「大約昨天入夜以後。」

海雲眼中閃動着異樣的光芒，徐徐說道：「一夜之隔，諒他們尙未去遠，只怕還追趕得上。」這話又像自語，又像是徵詢盛彥生的意見。

盛彥生反問道：「依海兄看來，咱們該由哪個方向追趕呢？」

海雲沉吟道：「如果小弟猜測不錯，他們多半不會走玉田縣大路，必定沿着黑龍河岸，藉岸邊蘆葦掩蔽，脫身比較容易。」

盛彥生道：「既如此，咱們也快些追下去。」說着，搶先出了寨門，向河直奔而去。

海雲迅速掃了火場一眼，也隨後掠下土崗。

兩人循着河岸追了半里多路，來到一處蘆葦叢中，突然不約而同停住脚步，並且很快的在草叢裏隱藏起來。

不多一會，只聽風聲颯颯，一條人影由附近曳空疾掠而過。

盛彥生向海雲露齒一笑，啞聲道：「果然不出所料……」

「噓——」

盛彥生急忙住口，片刻之後，破空聲又起，接連數條人影，風馳電奔般越過蘆葦，向前緊追了下去。

不足頓飯時光，掠過蘆葦的人影已達五六批，人人都是輕功卓越的一流高手，前後現身追逐的竟不下二三十人。

直到人影靜歛了許久，海雲才輕吁了一口氣，低聲說道：「眞沒想到，世上不怕惹禍上身的人，居然這麼許多。」

盛彥生失笑道：「可惜這些傢伙都太傻，竟忘了『與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的這句現成說

話。」

海雲道：「其實他們並不傻，只是不願多費心思，儘想佔現成便宜。」

盛彥生道：「若非適才海兄那一番推斷唱做俱佳，他們也不會上這個當。」

海雲笑道：「盛兄的表演也不差，語氣神情，可算搭檔得恰到好處，連小弟都幾乎以爲眞了。」

盛彥生得意的挑了挑眉，道：「咱們搜查火場不見段氏三雄的屍體，小弟便懷疑這場火有些蹊蹺，後來又發現火勢是由段氏三雄居住的正房開始，而且全寨被殺的人，都是無辜百姓，並無段家三兄弟的內眷，才想到原來是他們故佈疑陣。」

海雲道：「盛兄的觀察確有獨到之處，但却與小弟的看法畧有不同。」

盛彥生道：「那裏不同？」

海雲道：「小弟認爲大火雖由段氏三雄施放，些被殺的百姓，却不是死在他們兄弟手中。」

盛彥生訝然道：「爲什麼？」

海雲道：「第一，那些被殺的百姓，都是段家寨居民，幾乎都和段氏三雄非親卽故，他們兄弟再狠，也下不了這個毒手。」

盛彥生沒有接口，只微微點了點頭。

海雲又道：「第二，段氏三雄縱火焚家，目的在故佈疑陣，掩護自己脫身，如果他們有充裕的時間動手，理當先殺人然後再縱火，但現在被殺的人大都集中在房子附近，而且多數携帶着盆桶之類的救火用具，可見縱火在先，殺人在後，試想火勢一起，必定引人注意，他們那有時間從容殺人，再從容脫身？」

盛彥生道：「依你說，那全寨的人又是被誰殺死的呢？」

海雲道：「自然是那些追蹤禍水雙侶的神秘黃衣人幹的了。」

盛彥生想了想，又道：「果眞如此，那些黃衣人一定也發現段氏三雄已經脫逃了，他們豈肯就此罷手？」

海雲正色道：「所以，小弟猜想那些黃衣人很可能還在附近，並沒有離去。」

盛彥生一驚，不由自主向四週望了一遍，笑道：「被你這一說，倒令人有些寒毛凛凛的。你知道那些黃衣人究竟是什麼來歷嗎？」

海雲搖頭道：「不知道。小弟只知道那些黃衣人消息十分靈通，行動詭密迅速，一身劍術深不可測，決不在任何武林一流高手之下。」

盛彥生聳聳肩道：「海兄把他們說得這麼玄，假如有機會，小弟眞想見識一番。」

海雲道：「機會很容易，只要咱們尋到了禍水雙侶，那時不想見識也不行了。」

說着，從身上取出預購的乾粮，分了些給盛彥生道：「先吃點東西吧，時間還早，咱們得養足精神，說不定今天晚上就會跟那些黃衣人照面哩。」

兩人就近喝了些河水，便在蘆葦深處席地而坐，慢慢吃着乾粮。

過了一會，盛彥生忍不住又問道：「你看段氏三雄會不會早已遠走高飛了？」

海雲很有把握的搖搖頭，道：「不會。他們一定還在附近，絕對沒有走。」

盛彥生道：「你怎能如此肯定？」

海雲微笑道：「大火昨晚才起，時間已不允許他們遠走高飛，如果換了我，我也會藏匿在附近，等追蹤的人離去以後再動身，只有這樣，才是最安全的辦法。」

盛彥生默然良久，終於，也點一點頭道：「不錯，換了我，也會這樣，還有什麼地方比這兒更安全呢！」

海雲吃飽了，索性在蘆葦中躺了下來，用一條布巾遮住眼睛，悠然道：「咱們輪流着睡一會，這地方挺幽靜，流水淙淙，催人欲眠，啊——」張口打個呵欠，不多工夫，竟鼾聲隱隱，酣然入夢了。

盛彥生望着他微微一笑，自語道：「畢竟年輕人有福氣，這種隨時會發生變故的地方，居然說睡就睡了。」

海雲鼾聲不停，覆蓋在布巾下面的臉上，却泛起一抹頑皮的笑意。

× × ×

天色慢慢陰暗下來，段家寨中的火勢也逐漸熄滅了，荒僻的河岸邊，響起一陣唧唧虫鳴聲。

夜風吹動蘆葦，暗影搖曳，悉索作響。

盛彥生突然輕輕推了海雲一把，低聲叫道：「海兄，醒一醒，有人來了。」

海雲伸手摘去幪面布巾，啞聲道：「不要出聲，快些躺下來。」

盛彥生剛伏下身子，蘆葦中一陣脚步聲響，業已由遠而近，到了兩人身側。

來的顯然不止一二人，但個個移步都很輕捷，分明都有一身不俗的武功，走在最前面的，是個身軀粗壯的黑衣漢子，看不清面貌，只隱約望見他背上揷着一對沉重的鐵鐗。

「鐵鐗鎭河朔」！段氏三雄果然藏匿在附近，並未遠走高飛——海雲和盛彥生心裏暗喜，不禁交換了一瞥會心的微笑。

爲首旣是「鐵鐗鎭河朔」，後面的不用看，八成兒準是老二「銅錘震八荒」和號稱「天下第一牌

」的段老三，還有，必然就是那名聞武林的「禍水雙侶」了。

海雲和盛彥生都懷着同樣的好奇，都想爭覩一下「禍水雙侶」的廬山眞面目，兩人不約而同，伸頭向前湊近了一些，誰知身子移動，觸及附近蘆草，竟帶起一聲輕響。

那粗壯漢子耳目竟十分敏銳，陡地停步，沉聲喝問道：「什麼人？」

海雲和盛彥生剛暗叫一聲「糟！」不料數丈外却緩緩站起一條人影，陰惻惻接口道：「段老大，久違了。」

那人一現身，蘆葦中登時一陣騷動，也有沙沙的脚步聲，也有錚錚的兵刃出鞘聲——但轉眼間，一切聲音復歸平靜，顯然是段氏三雄已作好了應變的準備。

鐵鐗鎭河朔早將一對雙鐗撤撤手中，冷冷問道：「朋友是誰？請恕段某眼拙。」

那人低沉的笑道：「段老大當眞是冷面無情，家不要了，連多年老朋友也不認了？」

鐵鐗鎭河朔哼道：「黑夜難辨敵友，閣下最好報個萬兒，免生誤會。」

那人吃吃笑道：「咱們兄弟的名號不登大雅，既然段老大一定要問，就請猜一猜吧。」

語聲微頓，徐徐吟道：「盤陀山前盤陀溝。」

旁邊另一個沙啞的聲音接道：「九曲橋下九幽城。」

左側有人尖聲道：「仰天微笑天變色。」

右面一人陰惻惻的接下去，道：「俯首一哭鬼斷魂。」

一個破鑼嗓子道：「義結金蘭緣貌醜。」

一個女人口音道：「殘而不廢誓同心。」

前面沙畔也有人漫聲接口道：「若問我等名和姓。」

遠處傳來冷冰冰的聲音，道：「大羅神仙也吃驚。」

隨着吟聲，蘆葦中陸續出現男女八人，竟將段氏三雄立身處團團圍住。

鐵鐗鎭河朔駭然失聲道：「天殘八醜！」

最早現身那人得意的笑道：「不錯，在下正是醜閻羅楊蟠，咱們兄妹八個，已經等候賢昆仲很久了。」

海雲和盛彥生伏身蘆葦叢中，藉他們彼此對答的機會，偷偷凝目張望，雖然看不淸那天殘八醜每一個人的容貌，但由近處幾人看上去，果眞一個醜過一個，有的缺手，有的斷腿，有的四肢短少了兩肢，有的五官只賸嘴和眼，有的斜眉歪嘴，有的面皮扭曲……那一張張奇形怪狀的臉龐，當眞是各極其醜，令人怵目驚心。

海雲忍不住啞聲問道：「盛兄認識這天殘八醜嗎？他們武功比段氏三雄如何？」

盛彥生搖搖頭，悄悄答道：「難說得很，如是單打獨鬥，段氏三雄可能稍佔上風，若是羣毆，天殘八醜就有九成勝算了。」

海雲道：「等一會他們動上手，多半是羣毆混戰，咱們必須暗助段氏三雄一臂之力。」

盛彥生詫道：「那是爲什麼？」

海雲道：「先要使他們雙方勢均力敵，咱們才有機會混水摸魚，救走禍水雙侶。」

盛彥生道：「可是，咱們並不認識禍水雙侶，也不能確定他們是否跟段氏三雄在一起……」

正說到這裏，却聽鐵鐗鎭河朔沉聲道：「段某兄弟和諸位向無瓜葛，不知諸位深夜攔路，爲了何事？」

醜閻羅陰笑道：「段老大這是明知故問了，咱們的來意，段老大還有什麼不明白的？」

鐵鐗鎭河朔道：「段某不慣打啞謎，諸位有話何不明說出來。」

醜閻羅吸了一口氣，緩緩道：「既然段老大存心裝糊塗，咱們也只好明說了，不過，在下首先要聲明此來並無惡意。」

鐵鐗鎭河朔道：「請說下去。」

醜閻羅道：「咱們兄妹聽得江湖傳言，都說禍水雙侶已經到了段家寨，這消息想必是眞的了？」

鐵鐗鎭河朔冷冷道：「我若說是假的，不知諸位肯不肯相信？」

醜閻羅嘿嘿乾笑道：「段老大不愧是聰明人，既然一口就猜中咱們兄妹的心意，索性打開天窗說亮話吧。那禍水雙侶身上的秘密，武林同道誰不想知道，據咱們兄妹所知，最近風聞趕來的黑白兩道高手，已不下數十人之多，賢昆仲雖然威鎭西河，要想獨對天下羣雄，只怕也有些力不從心，這話可對？」

鐵鐗鎭河朔可沒有開口，只用鼻子冷冷哼了一聲。

醜閻羅又道：「常言道：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架不住人多。想那禍水雙侶的秘密，無論是武功或是寶藏，賢昆仲旣然無法獨佔獨吞，何不大方一些，也讓咱們兄妹分一杯羹，你我兩家協力同心，江湖朋友還敢覬覦窺伺，妄想染指？段老大，你說對不對？」

鐵鐗鎭河朔冷冷一笑道：「說了半天，諸位也是意在覬覦禍水雙侶的秘密？」

醜閻羅忙道：「咱們無意與賢昆仲爭奪，只求

彼此合作，共禦外侮。」

鐵錮鎮河朔道：「諸位的盛情，段某十分感激，可惜諸位這番厚意，段某却無福承受。」

醜閣羅一怔，道：「段老大的意思是——」

鐵錮鎮河朔徐徐說道：「無論諸位信與不信，段某只有一句話奉答：咱們並未見到什麼禍水雙侶。外間傳聞，那是有人在惡意中傷，欲圖陷害段家寨。」

醜閣羅忽然吃吃笑了起來，搖了搖頭道：「段老大，你該不是拿咱們兄妹當作三歲小孩子看待的吧？」

鐵錮鎮河朔沉聲道：「爲了這無中生有的傳聞，段家寨已經慘遭屠殺，更被人縱火焚燒，諸位不信，可以親自去看看，再說，咱們果眞獲得禍水雙侶的秘密，理當遠走高飛，豈會留在這兒，等着諸位尋上門來？」

醜閣羅冷笑道：「段老大一定要這麼說，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看來咱們談了許久，竟是白費唇舌了。」

鐵錮鎮河朔道：「諸位一定不肯相信，段某兄弟也無可奈何。」

醜閣羅揚手一指道：「敢問賢昆仲身後都是什麼人？」

鐵錮鎮河朔道：「是段某兄弟刼後餘生的戚友和內眷。」

醜閣羅聳聳肩道：「要咱們兄妹相信段老大的話，除非讓咱們在那些人內辨認一下，看看禍水雙侶是否混跡其中……」

鐵錮鎮河朔怒叱道：「這是什麼話？段某兄弟以禮相待，乃是礙於武林同道的情份，諸位憑什麼如此無禮？」

醜閣羅陰惻惻道：「段老大如果不肯，只怕還有更無禮的事要做出來呢。」

鐵錮鎮河朔脚下倒退了一步，沉聲道：「你待怎樣？」

醜閣羅冷哂道：「讓你看看就知道了。」

話聲才落，大袖猛然一抖，喝道：「動手。」隨着喝聲，天殘八醜一齊揚臂出手，只聽一陣「嗤嗤」破空聲響，三稜鏢，鐵蔾蒺，飛刀，甩手箭……登時像雨點向段氏三雄立身處攢射而至。

這些暗器雖然無法傷到段氏三雄，却將隨行的人射倒了六七個，刹時間，驚呼四起，人影奔竄，蘆葦中一陣大亂。

段氏三雄怒不可遏，各揮兵器，撲上前去，頓時展開了一場混戰。

海雲輕輕拉了拉盛彥生的衣袖，低聲道：「咱們也該動手了。」

兩人跳起身來，撥開蘆葦奔了出去，迎面撞見一個身穿蔴衣，手提流星錘的矮子，悶聲不响，揮錘便向盛彥生砸來。

盛彥生一側身，讓開了流星錘，抱拳拱手，和聲說道：「請問閣下是天殘八醜？還是銅錘震八荒段老二？」

那矮子楞了一下，道：「老子名號醜駙馬武三郎。」

盛彥生笑道：「那就多多得罪了。」飛起一脚，朝着矮子胸膛直踹過去。

那矮子一時未防，險些被踢了個「元寶大翻身」，忙不迭側身滑步，雙手一抖錘鍊，流星錘繞空飛旋，橫掃直砸，和盛彥生惡鬥起來。

海雲皺眉道：「咱們沒有工夫跟他糾纏，盛兄可需小弟相助一臂之力？」

盛彥生道：「用不着，你只管先去辦正事，不出二十招，我就能將這位駙馬爺放倒擺平。」

那醜駙馬武三郎勃然大怒道：「小輩好大的口氣，武三爺叫你嚐嚐『連環十八錘』的厲害。」

別瞧這矮子人醜身短，武功却相當紮實，招式展開，流星錘呼呼生風，威勢驚人，竟將盛彥生圈進一片烏光之內。

大凡使用流星錘之類的外門兵器，多半是身高力猛的魁梧大漢，皆因流星錘連錘帶鍊長達丈餘，適於遠攻，拙於近搏，那矮子仗着內力深厚，偏練流星錘，已是截長取短，先吃了虧，如今又被盛彥生言語激怒，忘了貼身相搏的忌諱，一輪錘法施展開來，表面上聲勢赫赫，佔盡上風，實際則空耗氣力，那錘頭只在外圍飛舞，反被盛彥生欺到近身處，支應已失靈活，那裏還能傷人取勝。

海雲見盛彥生在錘影中飄忽進退，揮洒自如，便知道他是存心戲弄那矮子，微微一笑，轉身飛步而去。

這時，蘆葦中激戰正烈，雙方都在黑暗掩蔽下覓人厮殺混戰，其實誰也弄不清楚對方共有多少人？也不知道對手在什麼地方？更不瞭解誰佔上風？誰居劣勢？反正是逢人就打，打完了再去尋人，草叢裏不時有呼叱聲和慘叫聲傳出來，也不知道究竟是誰被誰殺了。

海雲飛步穿行於蘆葦叢中，却極力避免跟人動手，偶然遇上了，也只虛幌一招，便立即抽身，繼續尋找「禍水雙侶」的踪跡。

他雖然沒有見過「禍水雙侶」，但根據周大娘和劉誠的描述，「禍水雙侶」年紀都在三十左右，男的皮膚黝黑，額上有個銅錢般大的疤痕，女的身裁瘦小，右嘴角有一粒美人痣。



有這些特徵作爲依據，只要細心些辨認，應該沒有多大困難，可是，海雲在蘆葦中尋覓了足有半個時辰，始終未曾發現有這種特徵的男女二人。

正在詫訝，突然聽見接連幾聲慘叫，一切呼叱打鬥的聲响全部静止了下來。

這情形好奇怪，就像一曲正在熱烈演奏的音樂，驀然間中斷了，喧嚷突歸寂静，和寂静中突然發生喧嚷同樣令人震驚，尤其當激烈的混戰猶在進行之際，怎麼可能忽然會静下來吧？

海雲不期然發生一種莫名的恐懼感覺，連忙就地伏倒，摒息側耳傾聽。

眞奇怪！偌大一片蘆葦，此時竟變得死寂無聲，聽不到人語，看不見人影，甚至連人的呼吸聲音也完全停止了，難道「天殘八醜」和「段氏三雄」雙方的人，竟會在同一時間全部死光了？

不！不可能！天下會有這種奇怪的事。

但是，世上不可能的事，有時却偏偏會發生。

你聽，那不是有人在說話了麼——

× × ×

說話的是個冷峻而低沉的口音，只聽他悠緩的問道：「都解決了嗎？」

另外一人回答道：「在塲的人都已全部格殺，不會走脫一個。」

冷峻的聲音道：「有沒有發現那兩個叛徒？」

另一人道：「回總座的話，據初步調查，格斃的屍體中，尚未發現叛徒在內……」

那冷峻的聲音截口喝道：「再搜！」

另一人應道：「是！遵令。」接着揚聲道：「傳令下去，外圍弟兄小心堵截，其餘的人仔細再將蘆葦搜查一遍，屍體全部搬到河邊，以備總座親自點驗。」

話聲一落，四週响起細碎的脚步聲音，敢情這蘆葦叢中，竟隱伏着許多武功高强的劍手。

海雲偸眼望去，只見那些奉令搜查的劍手，盡都身穿黃衣，背插長劍，頸項上圍着纈目的「虎斑」的豹皮。

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他再也想不到這些神秘黃衣人仍在段家寨附近沒有離去，看來「天殘八醜」和「段氏三雄」都已經慘遭毒手了。

海雲想退出蘆葦業已來不及，黃衣劍手搜索的脚步聲却越來越近，如果被他們發現，蘆葦還有活人隱藏，那後果就不必再說了。

他迫不得已，只好摒息伏地，緩緩向後倒退，小心翼翼的移動，不敢弄出聲响，連喘息也不敢大聲。

退着，退着，忽然，雙脚一冷，原來已退到河邊。

海雲心裏一喜，顧不得泥濘，一連幾個縮身，整個人已輕輕沉入水中，只用一支蘆葦含在口內，一端伸出水面，藉以呼吸換氣。

這時候，岸上那些黃衣劍手正將一具具死屍，搬運到河岸邊，併列排放着等待查驗。

海雲潛身水中，忽然想到盛彥生未見踪影，不知是否也被黃衣人殺害了？於是又悄悄探出半個頭來，凝目向岸上張望。

約莫四丈外的一塊空曠河岸邊，排放着二十餘具屍體，一名身軀高大，方面濃眉的黃衣老者，正帶着五六名劍手在逐一驗看死屍，其中兩人手裏高擧着火炬，兩人負責將屍體抬起送來到濃眉老者的面前，待老者驗看之後，便合力把屍體拋入蘆葦叢中去。

那濃眉老者大約有六十多歲，相貌偉壯，不怒而威，身上沒有佩帶兵刃，每驗看過一具屍體，便伸手在屍體左胸「玄機穴」上輕拍一掌，當然是爲防死屍中還有沒斷氣的恐怕會漏網脫逃了。

三十多具屍體驗完，海雲暗暗鬆了一口氣，內中並未發現「禍水雙侶」，也沒有盛彥生。

那濃眉老者面色凝重的問道：「就只有是這些了麼？」

旁邊一名魁梧黃衣大漢躬身道：「回總座，都在這兒了。」

濃眉老者冷冷道：「沒有漏網的？」

魁梧大漢道：「整個河岸都有屬下兄弟把守，自從總座下令動手，蘆葦中的人全部格殺，絕無一個漏網。」

濃眉老者重重哼了一聲，道：「這麼說，又被那兩個孽障事先脫逃了。」

魁梧大漢道：「如果他們確實和段氏三雄在一起，絕對無法脫逃，怕只怕……」

濃眉老者搖頭道：「他們在馬蘭道附近轉變方向，投入段家寨，這消息決不會錯誤，只怪咱們來遲了一步，又撲空了。」

語聲微頓，接着又道：「那丫頭狡詐百出，不是庸俗之輩，三年來，咱們追踪數萬里，屠殺了好幾千人，勞師動衆，每次都在緊要關頭被他們見機逃走了，這不能不承認是那丫頭的機警聰明。」

魁梧大漢急忙附合說道：「總座立論公允，事實確是如此，但此次總座親自出馬，那丫頭再狡猾，相信也逃不了多久了。」

濃眉老者冷冷一笑道：「那也不見得，不過，本座既已親自出山，若不能解決這件事，誓不回山，我倒不相信那丫頭眞有三頭六臂？七十二變？」

魁梧大漢道：「就算她有七十二變，天下無處

藏身，遲早也會被總座擒獲。」

那濃眉老者得意的點了點頭，道：「時間已經不早了，傳令下去，分頭把守住河道兩岸，然後放火將這片蘆葦燒光。」

魁梧大漢各應一聲，正要行動，濃眉老者又叮囑道：「火起的時候，要特別注意河面上，如果那丫頭尙未遠去，多半會躲進水中。」

海雲聽得暗吃一驚，連忙吸一口氣，將頭部沉入水中。

片刻之後，蘆葦火起，熊熊的大火，映得河水一片通紅，夜風中飄來陣陣屍體生臭的氣味。

海雲緩緩向深水中處移動身子，藉以躲避火光的逼射和燻烤，爲了掩蔽形迹，連換氣用的蘆管也不敢伸出水面，所幸他幼居海島，泅技精純，短時間閉氣靜伏水下，倒也不是難事。

但那片蘆葦十分廣闊，決非一時半刻能够燒光，同時，他也不知道蘆葦燒光以後，那些黃衣人會不會再入水搜查，心裏難免有些焦急，只得施展潛泳之法，逆水上行，向上流游去。

游着游着，手指突然觸摸到一樣東西，好像竟是一隻男人的脚。

海雲吃了一驚，定神細看時，才認出原來是盛彥生沉在河底，雙手緊緊抱着一塊大石頭，口鼻間不斷向外冒着氣泡，業已兩眼翻白，眼看快要窒息了。

顯然盛彥生也是被迫入水躲避那些黃衣人，却因不諳水性，無法換氣，又不能浮出水面，才死命抱住一塊石頭，在河底苦苦支撐着。

海雲急忙點閉了他的四肢穴道，一手扶着他的腰部，一手划水泅行，同時將蘆管插進盛彥生口中使他可以在水中呼吸換氣，不致感到窒息。

因爲帶着一個人，逆水潛泳太過吃力，海雲不得已，只好揹頭順流而下。

湍湍激流，一瀉千里。

海雲在河水中整整漂流了一夜。直到天露曙光。人也精疲力竭，才揹着盛彥生在一處僻靜的河岸邊，蹣跚登陸，一踏上陸地，便疲倦得倒地沉沉睡去。

這一覺不知睡了多久，醒來時，已是紅日當空，衣履已半乾。

海雲揉揉眼睛爬起來，只見盛彥生仍然直挺挺躺在地上，腹脹如鼓，分明喝了不少水，便替他解開穴道，擠壓肚裏的積水，忙了好一陣，盛彥生才悠悠清醒過來。

當他睜開眼睛，看淸是海雲在自己身邊，急忙翻身坐起，迫不及待的問道：「你看見禍水雙侶沒有？」

海雲搖搖頭道：「咱們連性命都差一點斷送，哪裏還顧得禍水雙侶。」

盛彥生連聲道：「這麼說，一定被他們脫身走了，唉，可惜，可惜……」

海雲道：「莫非盛兄曾經發現他們蹤跡？」

盛彥生跌足道：「怎麼不是！我就是爲了追踪他們，才跟到河裏去的。」

海雲微驚道：「當眞麼？」

盛彥生道：「自然是眞的，咱們在蘆葦中分手以後，沒多一會，我就將醜矮子擺平了，正在各處尋你，却看見男女兩個人從蘆葦叢中鑽出來，匆匆向河裏奔去。」

海雲道：「那兩人面貌如何？」

盛彥生道：「當時天色太暗，面貌看不眞切，只瞥見那男的身裁高大，女的卻很瘦小，而且，那女子背後還揹着一隻豹皮製的的革囊。」

海雲失聲道：「哦！是他們。」

盛彥生接道：「我也覺得他們很像傳聞中的禍水雙侶，便跟隨追了過去，却不料他們竟筆直奔進河裏，兩個人都沉入水底不見了。」

海雲道：「他們會泅水嗎？」

盛彥生道：「誰知道？我只看見他們跳進河裏，再沒有浮起來，心裏一急，也跟着跳了下去，竟忘記自己根本不諳水性。」

海雲嘆道：「那眞是太可惜了。」

盛彥生道：「我閉住一口氣，在河中搜索了一陣，毫無發現，再想回到岸上，業已不由自主，正在手忙脚亂，欲待呼救，忽然水裏有人將我兩腿抱住向下一扯，直沉到河底，又有人在我頭上重重擊了一拳，我冷不防嗆進兩口水，張臂一抱，好像抱住了其中一個人，以後就失去知覺了。」

海雲駭然道：「你沒有弄錯？果眞是被人拖到了河底去的？」

盛彥生道：「絕對不錯，而且分明是兩個人，一個拖我的脚，一個擊我的頭。」

海雲頷首道：「那一定就是禍水雙侶了。由此看來，他們不僅是由河中逃走的，而且更在黃衣人出現之後才潛水離去，只不知他們是向下游脫身？或是逆水而上？可惜竟一步之差，失之交臂。」

盛彥生道：「難道我抱着的一個竟不是禍水雙侶麼？」

海雲苦笑道：「那只是河底一塊大石頭。」

盛彥生臉上一紅，訕訕道：「可是，我和他們無怨無仇，他們爲什麼要將我打昏，拖下河底去的呢？」

海雲道：「禍水雙侶已成驚弓之鳥，他們大約

是不願你呼叫出聲，驚動了岸上的黃衣人。」

接着，又把窃聽黃衣人談話的經過，大畧述了一遍，最後道：「咱們雖然沒有截獲禍水雙侶，總算瞭解了他們一部份來歷，這證實小弟的猜想沒有錯，所謂禍水雙侶和那些黃衣人，原是來自同一處神秘的地方，因爲他們叛離脫逃，那些黃衣人才萬里追踪截殺，必欲得之甘心。」

盛彥生却忿忿道：「可惜我不諳水性，給他們溜了，下次再遇上，定要報今日之恨。」

兩人在河邊略作調息，看看日已正午，衣服也差不多全乾了。盛彥生問道：「海兄，咱們現在到哪裏去？」

海雲想了想道：「小弟追踪禍水雙侶未獲成功，反將表妹失陷，如今進退兩難，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盛彥生道：「既然如此，咱們先把肚子塡飽再商量吧，只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附近可有酒樓飯館？」

海雲四面望望，說道：「那邊有個城鎭，咱們何不進城去，順便打聽一下。」

盛彥生應聲好，當先站起身來，邁開大步，向前行去。

走了頓炊時刻，抵達城下，兩人抬頭一看，才知道這兒竟是玉田縣城，距離燕山，已在七十里之外。

進得城內，尋了一家大酒樓，盛彥生便呼酒叫菜，滿滿擺了一大桌子，擧箸笑道：「海兄，別客氣，先餵肚子，後談大事。」

其實，兩人肚子早餓了，當下也不再謙讓，大塊肉，大碗酒，各自吃喝起來。

等到酒足飯飽，盛彥生拍拍肚子道：「想不到這小地方，酒菜還眞不壞，海兄，你看咱們這身衣服多不夠體面，且去街上買幾套換一換如何？」

海雲道：「正是。」他倒並非感覺自己的衣服有什麼不妥，而是覺得盛彥生一身破衣爛鞋，實在應該換換。

盛彥生便招呼夥計結賬，問道：「算一算，多少錢？」

夥計點完盤碗，含笑答道：「酒菜一共五錢七分銀子。」

盛彥生道：「不貴，算一兩銀子好了，多的是賞你的小費。」

夥計連忙鞠躬道：「謝謝公子。」

盛彥生却不付賬，向海雲搖搖手道：「海兄，給他一兩銀子，咱們再去買衣服。」

敢情，他身上連一分錢也沒有，竟是慷他人之慨。

海雲微微一笑，取出銀子付了酒菜錢，那盛彥生又昂首闊步領先下樓，去逛故衣店。

那時的故衣店並不專賣舊衣，也有現成的嶄新衣服出售，並且店中備有裁縫師傅，隨時替顧客修改衣服長短。

盛彥生專找那舖面大的衣店，專要那質料好價錢貴的衣袍，買了一套又一套，從頭到脚，由內至外，全部行頭換新，同時當塲脫下舊衣，換上新裝，穿不完的叫夥計用布包起來，總有好幾十斤老大一個包袱。

當然，付錢的全是海雲。

這都不算，當他看見海雲自己只買了一件極普通的細布儒衫，還一臉正經的訓道：「海兄，不是我說你，佛要金裝，人要衣裝。有錢就得打扮，千萬別心疼銀子，這年頭狗眼看人低的事太多了，像我以前一襲破衣，自命高雅，眞不知受了多少骯髒氣。」

海雲微笑道：「衣服要看穿在什麼人身上，像盛兄一表人材，理當衣履鮮明，小弟自忖猥瑣，還是藏拙些的好。」

盛彥生正色道：「這話就不對了，常人言說：三分人材，七分打扮。你越不修飾，就越讓人瞧着猥瑣，走走走！我再替你挑選幾套漂亮些的衣服，包你脫胎換骨，完全變一個人。」

說着話，正好經過一家故衣店舖，盛彥生不由分說，拉着海雲就向裏走。

兩人剛進店門，恰巧也有兩個人由店裏出來，彼此擦身而過，海雲忽然輕咦了一聲。

那兩個人一高一矮，身上都穿着半新舊的青色儒衫，其中高的一個，頭戴文士巾，巾沿直壓眉際，矮的一個，手裏拿着一把摺扇，扇面半開半闔，有意無意的掩着嘴部，兩人全低着頭，疾步向西街而去。

盛彥生詫異的問道：「怎麼？你認識這兩個人嗎？」

海雲搖搖頭沒有回答，目光却瞬也不瞬注視着那兩人遠去的背影。

盛彥生道：「既不相識，儘看什麼？咱們還是買衣服去吧。」

「不！」海雲突然壓低聲音說道：「盛兄請仔細看看，那矮小的一個走路是不是有些不對？」

盛彥生漫不經心的望了一眼，笑道：「有什麼不對，那人只是穿了一雙太大的鞋子，走路有些拖泥帶水罷了。」

海雲低聲道：「正是，那人鞋子太大，身裁卻太纖小，分明是女扮男裝。」

盛彥生一怔，道：「女扮男裝又如何？」

海雲說道：「小弟懷疑，他們可能就是禍水雙侶。」

盛彥生吃驚道：「你從那裏覺得可疑？」

海雲道：「那女的改扮男裝，已反常情，再看他們那種神色惶惶的模樣，行路時低頭不敢仰視，分明心裏懷着怯意……走！咱們跟下去看看。」

盛彥生忙道：「禍水雙侶一向行踪詭秘飄忽，從來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露面，別弄錯人了，鬧出笑話。」

海雲道：「咱們暫時不要聲張，且看他們落脚在什麼地方。」

盛彥生又道：「你不是說禍水雙侶都有特徵麼？剛才可曾辨認確實？」

海雲道：「雖然沒有見到特徵，但他們一個用頭巾遮住額角，一個藉摺扇掩着嘴部，這更証明小弟的猜想沒有錯。」

盛彥生也漸漸有些相信了，急忙揹起衣包，和海雲快步追了上去。

這時正值午後上市，街上商旅絡繹，行人接踵，十分熱鬧，兩人不便顯露行迹，更不能追得太接近，偏偏盛彥生肩上又抗着一大包衣服，行動不便，追踪份外吃力。

前面那個青衣人似乎已發覺身後有人跟踪，突然加快脚步，儘往人多處穿行。

盛彥生急了，喃喃罵道：「難得買幾套衣服，偏偏就碰上這檔子事，抗着個大布包在人堆裏擠，眞他媽的累贅。」

正在埋怨不迭，剛巧迎面擠來一個冒失鬼，肩上斜抗着一柄鐵釘鈀，兩下一湊巧，鈀齒正好掛住包布，「嘶」的一聲响，包布碎裂，一大叠嶄新衣服全都散落在地上。

盛彥生勃然怒道：「你這傢伙是存心的嗎？街上這許多人，你還抗着勞什子的釘鈀？」

那人自知理屈，連忙賠禮道：「對不起，是我不應該，我給您拾起來。」

盛彥生道：「拾起來就算完了嗎？我這些新衣弄髒了，包布扯破了，怎麼辦？」

海雲低聲勸阻道：「盛兄，別跟他鬧了，跟人要緊，快走。」

盛彥生一頓脚，道：「好！算我倒霉，衣服都送給你了，閃開！閃開！」

那人以為自己聽錯了，急忙拖住盛彥生道：「公子爺，你說這些衣服……」

盛彥生揮手道：「誰要誰拿去，我沒工夫跟你嘮嗦。」摔開了那人，轉身便走。

那人做夢也想不到世上竟有這種稀奇事，反而傻住了，張口結舌，不知該怎麼才好。

旁邊看熱鬧的人羣也驚愕莫名，大家議論紛紜，有的道：「這位公子莫不是瘋子吧？嶄新的衣服竟不要了？」

有的道：「眞是怪事年年有，沒有今年多。下次我也抗它十七八柄釘鈀上街，弄幾大包新衣服穿穿。」

也有的在竊竊私議道：「依我看，這些新衣八成來路不明，除非是贓物，那有掉在街上不敢拾的，你別瞧他穿得體面，如今做賊的都穿戴華麗，叫人摸不透他的底細。」

「不錯，不錯，看他神色倉皇的樣子，一定不會是好人。」

議論莫衷一是，盛彥生和海雲也懶得去理會，兩人急急擠出人羣，揚目四顧，却那裏還有兩個青衣人的影子。

盛彥生頓足道：「才一眨眼工夫，怎麼就被他們溜掉了？」

海雲安慰道：「不要急，大約仍在附近，咱們向前面找找看。」

盛彥生道：「滿街都是人，咱們向那兒去找他呢？」

海雲道：「咱們暫時分開來，沿着街道兩側向前走，如有發現，便舉手為號，兩人再會合一處。不單要注意街上人羣，更要留意兩旁店舖，他們為了擺脫跟踪，很可能混跡在店舖中。」

盛彥生點頭答應，匆匆折足過街去了。

兩人沿街向前搜尋，一條大街走完，仍舊毫無發現，海雲正覺得納悶，忽然望見盛彥生站在對街轉角處向這邊連連舉手示意。

海雲急忙穿過街心，低聲問道：「盛兄有何發現？」

盛彥生用手指着街角道：「你瞧，這兒有一家客棧，他們會不會躲進店裏去了？」

海雲心中微動，道：「唔！很有可能，盛兄請守在這兒暫勿露面，待小弟去打聽一下。」

盛彥生道：「你別問得太露骨，如果他們眞住在店裏，千萬不要打草驚蛇，又被他們溜了。」

海雲點頭道：「我知道。」畧整衣衫，舉步向客棧走去。

那客棧門面狹窄，只算得第三流的小店，屋簷下掛着一盞紙糊燈籠，正面寫着「招安客棧」四字店招，燈籠兩側另有兩行較小聯語，寫的是「未晚先投宿，鷄鳴早看天」。

大白天裏，店內冷冷清清，不見旅客進出，只有一個五十多歲的瘦老頭兒坐在櫃枱後面看閑書，

另外一名十六七歲小夥計，懶洋洋靠在店角裏打呵欠。

海雲已經走到櫃枱前，那瘦老頭還渾然未覺，敢情老人家手裏那本書，竟是原本「金瓶梅」，此刻正看到「潘金蓮大鬧葡萄架」一段，方自神遊其中，不忍釋手哩。

倒是那小夥計看見了海雲，大聲叫道：「有客人啦！」

瘦老頭嚇了一大跳，急急把書塞進袖子裏，起身招呼道：「公子，要住店麼？」

海雲微微一笑，道：「我是來尋朋友的。」

瘦老頭聽說不是住店旅客，頓時沒了興趣，皮肉不笑的問道：「公子要尋什麼人？」

海雲取出一塊碎銀拋在櫃上，含笑道：「我那兩位朋友，是一男一女……」忽又壓低聲音道：「不過，那女的可能改扮男裝，因為咱們正在打賭，如果我在三天內尋不着他們，要輸五十兩銀子，你聽懂了麼？」

那瘦老頭困惑的點一點頭，道：「你們是在打賭？」

海雲道：「一點也不錯，咱們互相都改變了本來面目，就是要對方尋不着，才能贏五十兩銀子，譬如我自己也改了模樣，掌櫃，你看不出來吧？」

瘦老頭瞠目道：「你……五十兩銀子……你也改了模樣……」

海雲笑道：「你現在瞧着我很年輕，大約只有二十歲左右，對不對？」

瘦老頭道：「對！對！」

海雲啞聲笑道：「錯了，其實我今年已經五十八歲了。」

「呀！」瘦老頭急忙揉揉眼睛：「你有五十八了？比我還大兩歲？」

海雲道：「這是因為我化過裝，你自然看不出來。」

接着又低聲說道：「掌櫃，我那兩個朋友是不是住在貴店裏？只要你肯告訴我，這塊銀子就送給你，同時我還傳授你化裝的方法，另外再送你一本好書，『野叟爆言錄』你還沒有看過吧？」

那瘦老頭四面望了一望，似乎有些心動了。

海雲又道：「你放心，我一定不會說出來是你告訴我的。」

瘦老頭也壓低聲音道：「不瞞你說，店裏是住着男女兩個客人，不過……」

海雲接口問道：「是兩個什麼模樣的客人？你且說說看。」

瘦老頭道：「那男的年紀比較大，女的却很年輕，並沒有改扮男裝，所以……不知道是不是你說的兩位朋友。」

海雲道：「他們剛才有沒有上過街？」

瘦老頭連連點頭道：「有的，那男的剛從外面回來還不太久……」

海雲眼中一亮，沉聲道：「那就不錯了，你千萬別告訴他們說我來過，等我贏到五十两銀子，一定分給你十两。現在我先回去，等一會再來。」說完，轉身便走。

瘦老頭猶在背後叮囑道：「別忘了你剛才說的那本好書，記得帶來啊……」

盛彥生守在街角早已等得不耐煩了，一見海雲，他迫不及待的問道：「怎麼樣？是不是住在這家客店裏？」

海雲道：「可能是的，但現在還不能確定。」

盛彥生道：「為什麼？」

海雲便將客棧掌櫃形容的情形說了一遍。道：「禍水雙侶年紀都在三十上下，咱們又親眼看見那女的改扮了男裝，但據掌櫃說，那男的年紀較大，女的却很年輕，而且女的並未改扮男裝，這情形就有些不符了。」

盛彥生聽了，笑道：「有什麼不符？你別忘了那女的身裁本來比較嬌小，看起來自然要年輕一些，再說，衣着面貌都可以改扮，年紀自然也可以改變，依我看，準是他們，絕對錯不了。」

接着，仰面長吁了一口氣，喃喃又道：「眞沒想到，武林人物不惜捨命爭奪的禍水雙侶，竟會被咱們無意中碰見，難道這眞是天意？」

海雲道：「咱們必須想個妥善的方法，先查証確實了，才能採取行動。」

「不錯！不錯！」盛彥生連連點頭，不停的搓着雙手，顯然內心極為興奮，說道：「一定要謹愼從事，以免打草驚蛇，又被他們溜掉。」

海雲道：「還有一點，咱們尋找禍水雙侶，目的只為了要揭破近三年武林中血案的秘密，並非為了想得到什麼寶藏財富，即使証實客棧內的男女眞是禍水雙侶，也只能用好言勸導他們，不能用強暴刦掠的手段。」

盛彥生笑道：「這是當然。海兄打算用什麼方法進行查証呢？」

海雲想了想道：「我已經跟客棧掌櫃照過面，不便再去了，盛兄不妨以客人身份先往客棧投宿，暗中進行查証的工作，等到入夜以後，再見面決定該用什麼方式跟他們接觸。」

盛彥生道：「好！咱們如何聯絡？」

海雲揚手一指，道：「你看見了麼？那邊不是有座城隍廟，廟宇左側有家小茶館？」（未完）

中原第一劍故事

劍星豪

宇文瑤璣・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中原第一劍」高天弘，在祝融峯頭破毀了「追魂堡主」周白鹿的陰謀，午夜為簫聲琴韻所誘，陷身在假孫木公和「靈巖玉女」方筠、林寒的包圍中，高天弘格以應諾了光明島少島主「藍衫快劍」阮玉陵的諾言，致為林寒所傷，阮玉陵藉機代為包紮，疾快點了他睡穴，欲予殺害，幸「驚天神劍」石飛揚趕到制阻，挾着高天弘離去，臨行並命假孫木公轉告婁芸芸，要她釋放眞孫木公及高寒，假孫木公回到君山，據實向婁芸芸報告，令她粉面失色，柴洪驚詢所以，婁芸芸喟嘆道，其中因素無非一個情字——

蛇蝎其心

柴洪似有所悟，微笑道：「難怪香妃芳號『痴情』，原來還有這些緣故，其中細節，香妃可否見告？」

婁芸芸沉吟良久，方喟然道：「此事在芸芸心中，埋藏已久矣！柴老哥既然要問，就把它說出來吧！」

話音頓了頓，接道：「有個『天南魔女』童玉萍，柴老哥可曾聽說過？」

柴洪畧加思忖，搖頭道：「柴某孤漏寡聞，不曾聽說過！」

婁芸芸續道：「此女雖匪號魔女，只因其所習武功，大都以魔道入手而得名，其行徑却甚光明，並無大惡。」

柴洪聞「女」色喜，不覺問道：「這童玉萍還在人世嗎？」

婁芸芸搖手止問，接着敘述道：「二十年前，女流輩與芸芸相等年紀在武林齊名的，只有三個人，一個童玉萍，一個『五陰仙后』柳迎春，還有一個就是芸芸，我們三人，當時都是心高氣傲，出手辛辣，所以，當時武林中人共稱我三人為『武林三魔女』！」

柴洪一聽仍未說出童玉萍下落，於是又問道：「香妃，妳快說那童玉萍如今下落何方？」

婁芸芸仍是聲平氣和的道：「你先別急，聽我慢慢說，二十年前童玉萍突然嫁給了『大公劍客』高寒，後來生下一子，此子就是當今『武林第一劍』高天弘。」

柴洪似是一驚，疾聲道：「原來童玉萍是高天弘的母親，那麼如今高天弘功成名就，童玉萍爲何反而銷聲匿跡，默默無聞呢？」

婁芸芸目中似乎透出一股怨毒之色，恨聲道：「她死了！」

柴洪驚問道：「死了！她年紀輕輕，當不致於病歿，想是死於仇家之手？」

婁芸芸緩緩搖了搖頭，道：「不！她是鬱鬱而終的。」

柴洪二十年前尙是湖泊中水寇，稍爲嶄露頭角，尙是近幾年的事，故而對二十年前煊赫於武林之中的一段情仇孽債，毫無所悉，聞言不由茫然的問道：「按理說，童玉萍嫁夫生子，其樂融融，怎會鬱鬱而終呢？」

婁芸芸嘴角浮現一絲陰險的笑容，緩聲道：「當年魔女童玉萍，能與崛起於劍國的後起之秀高寒締結鴛盟，的確使武林中人，稱羨不置，可是，好景不常，如曇花一現，嬰兒尙未生出，高寒便因前往參加少室論劍大會而一去不回，從此童玉萍倚閭長望，怎不鬱鬱而終呢！」

「啊！」柴洪噓出一口長氣，又問道：「那『大公劍客』高寒不是被香妃擒往『芸香宮』加以囚禁的嗎？請問香妃與高寒之間有何瓜葛？」

婁芸芸沉聲道：「恨由愛生，仇從情起，高寒不但負友背信，而且薄倖無情，擒下未予誅殺，芸芸已然念舊了！」

柴洪笑道：「原來香妃與那高寒尙有一段舊情，但此事也不過是你們三人之間的一段情仇，與那『驚天神劍』又有何牽連？」

婁芸芸喟然一嘆道：「二十幾年前，石飛揚一套『凌風劍術』，在武林之中，所向披靡，眞是出盡了風頭，而且那時儀表端秀，神采瀟洒，眞不知吸引了多少武林中的女兒家！」

柴洪怔道：「石飛揚不是面孔半紅半白，雙手漆黑嗎？香妃如何說他儀表端秀，神采瀟洒？」

婁芸芸道：「那是後幾年因爲一次意外的事而改變，當時武林之中雖是石飛揚的天下，可是，『大公劍客』高寒也漸漸嶄露頭角，在劍術上與石飛揚相比，雖畧遜一籌，但貌相俊美，較石飛揚尤有過之，也是武林羣雌追逐的對象之一。」

柴洪肯定地道：「那在劍國中，兩人毫無疑問的是一個雙雄對峙的局面！」

婁芸芸笑道：「柴老哥，你錯了，他兩人雖是門戶各別，但却見解一致，志向相同，兩人情同手足，故當時兩人有『俊彥雙劍』之稱。」

柴洪又問道：「在戰場上雖不互爭，但在情場上，可能要分庭抗禮吧！」

婁芸芸又笑道：「也不！高寒屬意於『天南魔女』童玉萍，石飛揚屬意於芸芸。」

柴洪拍掌大笑道：「好啊！各有所屬，也各有所投，應該是兩樁美滿姻緣，因何又轉變成情仇孽債呢？」

婁芸芸黯然苦笑道：「柴老哥只說對了一半，他兩人固然是各有所屬，互不相犯，而我和童玉萍却不同了，玉萍屬意石飛揚，而芸芸却屬意氣質較爲溫文的高寒。」

柴洪似乎對於這兩對男女糾纏不淸的局面，深感興趣，自作主張的道：「不管男方也好，女方也好，各自回頭，豈不皆大歡喜。」

婁芸芸苦笑道：「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可不那麼容易，其實，它是一樁使大家痛苦的事情，這樣一直拖了一年，直到……」

柴洪迫不及待地挿嘴問道：「直到怎麼樣？快說！」

婁芸芸雙目仰視，似在回憶往事，細聲地道：「直到一天，石飛揚突然失踪，以後三年中，再沒有發現他的踪跡。同時，武林中又出現了一個幪面使劍俠士。有人傳說那是石飛揚。可是誰也不敢證實。直到二十年前少室論劍之時，才由石飛揚本人揭穿這段隱秘。石飛揚毁容了。」

柴洪疾聲問道：「被何人所毁呢？」

婁芸芸搖頭道：「除了石飛揚本人，恐怕誰也不知道。」

柴洪又道：「想是石飛揚失踪之際，高寒乘虛而入，贏得童玉萍的芳心。」

「不錯，高寒乘虛而入，芸芸由愛生恨，所以趁高寒赴少室比劍途中，將高寒擄回『芸香宮』，予以囚禁，讓童玉萍嚐嚐寡居之苦。」

柴洪想到婦人之心，毒如蛇蝎，不覺脊項生寒，委婉地道：「香妃以不情報薄倖，想是心胸大快了？」

婁芸芸搖頭苦笑道：「不見得，也不知是快慰，是悲哀，總之有股說不出來的滋味，令芸芸最爲不解的，芸芸爲石飛揚制裁了橫刀奪愛的情敵，石飛揚應該拍手稱快，但相反的，他却對芸芸深深不諒，而且還要我釋回高寒。」

柴洪道：「世上難以解釋的事太多了。尤其武林之中爲最。反正高寒已被方元忠救出，香妃又何必將此事放在心上，耿耿於懷呢！」

婁芸芸搖頭，暗自低迴，不再置答。

驀然，一陣疾步聲自廳外傳來，隨聲進來的是「勾魂仙女」秦香君。

秦香君面色凝重，附在婁芸芸耳邊低語一陣，

嶺見婁芸芸雙眉緊鎖，粉面乍寒。霍地站起，向柴洪道：「柴老哥，舊友來訪，已到後廳，芸芸先退一步。不過我得提醒你一句，這君山水寨，看來疏漏之處正多，不然，不速之客闖到後寨，怎麼前寨一點也不知道呢？」

柴洪面上訕訕地，怪不是滋味。於是沉臉寒聲道：「何人這樣大胆？待柴某前去教訓教訓他！」

婁芸芸粉臂一伸，嫣然一笑道：「自己人說句知己話。柴老哥未必是此人對手，不必了，他是衝着芸芸而來，芸芸自會去料理！」

柴洪仍煞有介事地逞强道：「我不信他有多厲害，柴某一定要看看他有多少斤兩！」

婁芸芸心機一轉，惡念頓起，一條借刀殺人的毒計，油然而生，於是佯笑道：「柴老哥既然執意如此，那就去吧！不過，千萬不要頂撞了這位來客才是。」

這一句話頗收激將之效。柴洪老臉轉靑，向其餘三怪一揮手勢喝道：「兄弟們，走吧！今天非得教訓教訓這個私闖內寨的狂徒不可！」

一行六人低首疾步往內寨奔去！

這位不速之客是誰呢？

她是與「痴情香妃」共事一夫的「五陰仙后」柳迎春！

婁芸芸，秦香君以及洞庭四怪來到後寨時，「五陰仙后」柳迎春正已等得不大耐煩。

儘管柳迎春一身征塵，滿面陰霾，見着婁芸芸，仍心平氣靜地問道：「芸妹一向可好？」

婁芸芸格格一陣嬌笑，故作輕鬆道：「芸芸遭毁家之恨，談不上好壞。不過，托春姐的福，賤體粗安。」

柳迎春頷首道：「如此正好！」

柴洪想不到私自闖寨的竟是一個面目姣好的女子。雖然歷經風霜，微顯憔悴，仍掩蓋不住那沉魚落雁的姿容，不由楞住。

及至聽到柳迎春與婁芸芸二人姐妹相稱，茫然之餘，更添一分尷尬。

婁芸芸不能就此甘休，杏眼一瞟柴洪，激道：「柴老哥，你們兄弟回寨去吧！我這位姊姊脾氣不好，加上心情欠佳，一旦觸怒了她，你們兄弟可就有苦頭吃了！」

「黑衣劍叟」柴洪正介於成名與未成名之間，頗有「打腫臉充胖子」的心理，被婁芸芸用話一激。於是冷哼一聲，前跨一步，朝柳迎春喝道：「請問姑娘入我這君山水寨，是從何處而來？」

柳迎春沉靜地答道：「坐船而來！」

柴洪冷笑道：「不是坐船，難道妳會飛不成，我是問妳，入寨是否經過通稟傳報？」

柳迎春是個知事明理的人，聞言知錯。於是歉然答道：「迎春一時疏忽，請尊駕曲諒。」

來人一道歉，事也就算完了。偏偏柴洪以爲柳迎春是軟弱怕事之輩，自己存心要在婁芸芸面前逞逞威風，冷哼一聲，寒着臉道：「既是姑娘知錯，柴某不爲已甚，當不加追究。不過得請姑娘循原路退回，依照禮儀再行通報，靜候傳請入寨。」

柳迎春本來有一肚子的怨氣要向婁芸芸發作，只因有幾個不相識的漢子在旁，所以强按一股怒火。此時聞言，不由怒火迸發，杏眼圓睜，沉聲道：「尊駕莫非存心要來消遣我？」

柴洪驀然一怔，情知事情已弄僵，但此事猶如滿弓之箭，易發難收。於是，心念一橫，厲聲道：「姑娘私闖內寨，已犯武林大忌，竟然振振有詞。難道你還不認錯嗎？」

柳迎春那裏會將柴洪這種人物看在眼裏。冷哼一聲道：「姑娘與之所至，高興到那裏便到那裏！不要說你這小小水寨，就是皇帝老子的金鑾寶殿，我柳迎春若要想去，任誰也攔阻不得。」

柴洪料想這位不速之客不是易與之輩，但自己却有四人之多，未必不可以致勝。於是存心撩撥，陰笑一聲道：「妳是自恃藝高人胆大？」

柳迎春輕蔑地答道：「藝並不高，你莫非想試試？」

柴洪可眞正地動了怒。狂聲道：「柴某倒眞想教訓教訓妳！」

話聲一落，晶光閃動，白劍業已出鞘。

其餘三怪也紛紛亮出傢伙。

柳迎春流波一盼，冷笑道：「你們想一齊上嗎？來吧！管教你們黃泉路上不孤單！」

柴洪「哇哇」一聲大叫，長劍一順，白光一縷，直襲柳迎春胸臆。

老二使一對豹頭鋼錘，老三使一根九節鋼鞭，老四雖是赤手空拳，但却腰繫淬毒致命暗器——白骨搜魂針。

三人一見老大柴洪先手發難，也紛紛揉身而上，參與圍攻。

柳迎春藉屈身一躬之勢，已然取出背上斜挿的拂塵，迴旋一舞，勁氣四溢，頓將四人攻來厲招逼偏。

跟着玉腕一翻，拂塵倒甩而出，向柴洪手中長劍捲去。

同時，左手一點、一掄、一拍，發出一指兩掌，分擊另外三怪。

四怪驀然一驚，同時怪叫了一聲，撤招回身。

一時間，你來我往，戰在一團。

以四對一，照理應該四怪稍佔上風。但看情勢，柳迎春一把拂塵東撩撩，西撥撥，狀至輕鬆，遊刃有餘，而四怪却已額上見汗，疲於奔命了。

可是，柳迎春似乎只想對四怪畧加敎訓，使其自動知難而退，並不想遽下殺手。

婁芸芸不由看得雙眉緊蹙，心念暗動。遂揚聲喝道：「柴老哥，早同你說過，柳姑娘非常厲害，你偏不信。現在嚐着苦頭了吧！」

柴洪暴喝道：「我却不信！」

手中白劍一緊，「刷！刷！刷！」一連三劍，削肩、斬腰、刖足。劍劍含煞，着着致命。

其餘三怪，也紛紛連使狠着。

一時逼得柳迎春手忙脚亂，險象環生。

當下心中暗忖：「這四人莫非是婁芸芸的死黨，可不能因一念之仁，而中了婁芸芸的詭計！」

轉念及此，不由輕叱道：「不知死活的東西，看招！」

手中拂塵倏地一變。橫掃、直拂，平點，斜捲，銳不可當。

不出三招，將白劍、鋼錘、鋼鞭等兵器一齊捲起。

四怪雖駭異不已，但平日桀傲不訓，狂妄成性，豈肯就此罷手。各發一聲暴吼，掄動雙掌，一齊擠身圍攻。

柳迎春料定若再不施殺手，自己恐難保身，一咬銀牙，心念一橫，力運皓腕，手中拂塵，猛然抖出。

一聲悶哼，老四首先遭難。但見他被拂塵一拂而中，身形一震，被摔飛丈外，口中猛噴出一道血箭。

柴洪一見兄弟受傷，雙眼發赤，厲聲道：「不是妳死，便是我亡。姓柴的與妳拚了！」話聲甫落，三怪攻勢更厲。

柳迎春已開殺戒，不再顧忌，叱道：「這是你們迫得姑娘遽下殺手，怪我不得！」

手中拂塵怪異的一抖，又是一聲悶哼。老二被拂塵震而起。凌空八尺，砰然摔落地面。

老三狂吼道：「大哥快走吧！有機再爲兄弟三人報仇！」說完，身形如閃電般向柳迎春撲去！

看樣子老三存下了一個「一拚兩亡，以一易一」的惡念！

柳迎春見來勢兇猛，也不由一驚，連忙側身一閃，手中拂塵猛往下捲。

一聲慘叫，老三下塲更慘。一個頭顱被拂塵活生生捲起。

柴洪不由打了個冷噤，眼中厲芒暴射，狂聲道：「柴某記下了，妳我後會有期！」話音未已，身形拔起，向外竄去！

婁芸芸似乎是極爲滿意，向柳迎春嬌笑連連道：「春姐別來無恙！手中拂塵功力，比以前更見威力了。」

柳迎春胸中起伏，目注婁芸芸一不稍瞬，寒聲問道：「芸妹慫恿四怪與我動手，是何用意？」

婁芸芸目露稜芒，沉聲道：「芸芸『芸香宮』被毀，迫而四海奔波，無以爲家，竟向這種水寇辱身低頭，心中恨極，所以，煩春姐動手將他們殺了，以洩心頭之恨！」

柳迎春冷哼道：「妳妄自菲薄，自甘下賤，辱由自取，妳何恨之有？縱然有恨，妳也應該自己下手。妳如此做法，豈不是借刀殺人？」

婁芸芸杏眼斜睇，漫不經心地道：「春姐代芸芸洩恨，難道要索酬報嗎？」

柳迎春冷笑一聲，沉聲道：「這幾個狂徒，自視非凡，橫蠻無理，死由自取，我不承認中了妳的借刀殺人詭計！」

婁芸芸又是一陣嬌笑，問道：「春姐遠道而來，一定有什麼要事？咱們姐妹倆敍一敍吧！」

說着，又轉向秦香君吩咐道：「着人將三怪屍首拖下去掩埋，血漬打掃乾淨。『迎賓堂』擺宴，爲春姐洗塵。」

「不必！」柳迎春嬌喝一聲，繼道：「妳爲何向高天弘說，丐幫長老孫木公在我處囚禁，而且說我是殺死妳父母的仇人。這也是妳借刀殺人的妙計嗎？」

婁芸芸被問得一怔，忽然嬌笑一聲道：「小妹不會說過這句話，想是高天弘在中間挑撥，春姐不可輕信！」

柳迎春對高天弘負情不辭而別，猶有餘恨。聞言冷哼一聲道：「高天弘黃口小兒，乳臭未乾，其言自不可信。但方元忠以及『崑崙神姥』凌五姑，都是百歲以上之老人家。成名也在一甲子以前，該不會亂打誑語吧！」

婁芸芸雙眉微皺，故作沉吟地道：「按理說，他二人應不會說謊。但兵不厭詐。他二人想探出『鬼丐』孫木公的下落，詐妳一詐，也未可知。春姐，我們總是一家人，難道妳信不過小妹，却聽信外人的話嗎？」

柳迎春雖然明知婁芸芸口蜜腹劍，但却苦於拉不下情面，搖搖頭，喟然道：「一家人變成仇人委實說不過去。我也不願再深究這些，只望妳多加檢點，看重自己，不要污辱了妳父親妻子濤當年在武林中響亮的字號。」

婁芸芸假意笑道：「春姐說得有理，小妹定當朝夕躬省，以冀不負殷望。現在四怪三死一逃，這水寨等於是我們的家。春姐也在這裏住下吧！」

柳迎春搖搖頭道：「我找高天弘還有一點事情要問問他，我不在這裏耽擱了。」

婁芸芸極爲誠摯地道：「待小妹來敬一杯再走不遲。」

柳迎春去意甚決，苦笑道：「芸妹，妳我來日再聚吧！」

婁芸芸顯得黯然地道：「那小妹就不勉强了。春姐旅途珍重，但願會期不遠。」

柳迎春本是抱着興師問罪之心而來，但心腸極軟，不善心計，被婁芸芸一番巧言令色，反而說得感慨萬千！

柳迎春强忍悲戚，苦笑道：「芸妹自己也多保重。」

話音一落轉身離去。

柳迎春甫一轉身，婁芸芸立卽目現獠色，面佈殺氣。粉腕輕抬，食中二指雙駢電射而出，點向柳迎春「期門」大穴。

柳迎春做夢也想不到婁芸芸會暗下毒手。「期門」被點，渾身一顫，滿面痛苦之色，轉身悽楚地問道：「芸妹！妳這是何意？」

婁芸芸獠色更顯，儼然蛇蝎，厲聲道：「我要用一次家父傳給我的『九陰絕脈手』，讓你求生不得，願死不能！」語畢，皓腕一抬，就要點下。

驀在此時……

屋外响起一陣爽朗的笑聲，跟着一個宏亮的聲音喊道：「婁大姐以妾身弑大婦，莫非想一人專寵嗎？」

聲音宏亮悅耳，但却震耳欲聾。顯示發話之人，有超人的武功。

婁芸芸不由自主地將粉臂垂下。

聲落人現，一個面如冠玉，腰繫長劍，神采奕奕的倜儻少年已然立在身前。

婁芸芸芳心不禁爲之一蕩，但隨卽收斂心神，沉聲問道：「你是何人？」

少年滿面春風，笑意盈盈，柔聲道：「婁大姐，貴人多忘事，連小弟也不認識了？」

滿面笑容，已够勾人魂魄，一聲「婁大姐」，更是蕩人心旌。婁芸芸不由黛眉連揚，杏眼流波，嫣然一笑道：「恕芸芸健忘，實在想不起來了！」

少年笑道：「這也難怪婁大姐。昔日婁大姐客居南海之時，小弟尚在襁褓，事隔多年，婁大姐自然想不起來了。我是『光明島』阮玉陵啊！」

婁芸芸樂得心花怒放，歡聲道：「原來是玉陵小弟呀，眞是一表人材！」

阮玉陵拱手一揖，笑道：「婁大姐謬讚！」

後又一指地上躺着的柳迎春問道：「自己人爲何動起手來了？」

婁芸芸雙眉微鎖，故作正經地道：「說出來丟人，以後再說吧！」

轉身對秦香君吩咐道：「將柳姑娘看管起來，衣食不要難爲她，小心侍候！」

秦香君唯唯應是，吩咐婢子將柳迎春押下，臨去時，秋波朝向阮玉陵一掃，透露無限風情！

阮玉陵心裏蕩蕩然，面上喜色更濃。

婁芸芸對阮玉陵來到中原後的一些瑣事，早已風聞，於是笑問道：「玉陵小弟，聽說你在『追魂堡』與『靈岩玉女』如膠似漆，怎麼突然捨得離開，來到君山看看我這位老大姐呢？」

阮玉陵奉承地道：「妳一些也不老啊！讓不識妳的人來看，包準認妳是一個荳蔻年華的二八佳人哩！」

婁芸芸被捧得心花怒放，但心裏却極爲正經地道：「說正經話，『靈巖玉女』方筠怎麼會放你離開？」

阮玉陵故作神傷之情道：「妳那位冒充孫木公的護法沒有告訴妳麼？方筠被高天弘以『天罡指』點瞎了雙目，並不是小弟薄情如斯，說句實話，敎我跟一個瞎了雙眼的人整天混在一起，實在不是滋味！」

婁芸芸正色地道：「論人品，方筠根本就配不上你，女人就靠眉目傳情，一旦瞎了眼睛，那成了個什麼樣子？這不怪你薄情，不過話又說回來，如果方筠雙眼不瞎，你恐怕不會想起我婁大姐吧！」

話音甫落，卽含嗔作態，媚眼橫飛。

阮玉陵笑道：「小弟對大姐心儀已久，那方筠不過是近水樓台先得月罷了！」

語音一頓，雙眉微皺，又道：「不過，小弟聽得人言，大姐爲了在君山立足，不惜委身於『洞庭四怪』，而且讓四怪春色平分，這話聽來，委實敎人有點……」

婁芸芸不等阮玉陵說完，格格一陣嬌笑，搶着說道：「你大姐再不濟，也不至於向這等水寇低頭，但爲了要在此安身，要四怪賣命，所以不得不給他們一些甜頭，不過，都是『勾魂仙女』秦香君代替的，四怪兄弟可沒有碰着我一星一點啊！」

阮玉陵微笑問道：「那個秦香君？莫非就是方才……」

婁芸芸搶着答道：「就是她，這一陣子可肥了這個浪蹄子了！」

阮玉陵見婁芸芸放浪形骸，口沒遮攔，也輕薄的笑道：「這樣說來，妳這一陣子是久早了？」

婁芸芸眼角生春的嬌笑道：「你這一來，可不就是『及時雨』麼？」

「哈哈……」兩人同發一陣淫蕩的狂笑。

此時，「勾魂仙女」秦香君前來報告道：「已將柳姑娘囚禁於東廂空房，並遣派四名悍婢輪流看守。」

婁芸芸點頭道：「傳令下去，君山水寨卽日起改爲『芸香寨』，原水寨各級統領頭目，仍按原職各司其事，若有違抗，格殺勿論。」

秦香君沉聲應道：「是！另外有何吩咐嗎？」

婁芸芸畧一沉思，又道：「此事休讓『鐵拐翁』知道。」

秦香君道：「『鐵拐翁』居於後院，一向不到前寨走動，也從不過問寨中之事。」

婁芸芸頷首道：「如此正好，吩咐在『迎賓堂』設宴爲『光明島』少島主阮公子接風。」

秦香君唯唯而退。

「勾魂仙女」秦香君去後，阮玉陵問道：「『鐵拐翁』他是何人？」

婁芸芸笑道：「此老擇善固執，曾蒙家父母之恩，答應居此，以敵高天弘來犯。」

阮玉陵一聲豪笑，傲然道：「高天弘有如此可怕嗎？」

婁芸芸正色道：「祝融峯頭比劍，連你的『迴旋十二手』都黯然失色，當今天下誰不懼之？」

阮玉陵面上現綻出一抹陰笑，沉聲道：「我不否認，在劍術上，輸他一着，但從今以後，縱使天下人都怕他，我阮玉陵可不怕他！」

婁芸芸面現詫色，茫然地問道：「那是什麼原因？」

阮玉陵面有得色地答道：「因爲高天弘曾答應過，從今以後，終生不與我爲敵的諾言！」

婁芸芸大喜過望，笑道：「有這樣的事麼？那我要留你在君山作個長客了，不然……」

阮玉陵搶着接口道：「那要看妳如何欵待佳賓了？」

婁芸芸意味深長地笑道：「欵待之方，與『靈岩玉女』方筠一般無二，而且保證尤有過之而無不及！」

阮玉陵滿意地笑道：「那我將樂此不倦，留戀忘返了。」

婁芸芸意態輕佻地笑道：「那可是我求之不得的哩！」

突然，心念一動，沉聲道：「還有一人，要是尋來君山，恐怕有點難以應付！」

阮玉陵見婁芸芸神色凝重，也不由慄然一驚，急問道：「誰？妳說說看？」

婁芸芸聲調沉緩地道：「此人不但武功超羣，而且機謀過人，心狠手辣，他就是上一屆的『中原第一劍』。」

阮玉陵聞名一驚，駭然道：「是他！」

婁芸芸疾聲問道：「怎麼！你見過了？」

阮玉陵沉重地點頭道：「那晚高天弘被『閃電手』林寒以『千里追魂抓』抓傷肩頭，我以療傷之便，本可輕易下手殺死高天弘，不想適時被此人撞見，將我斥責一番，然後又將高天弘救走。」

婁芸芸倒抽一口冷氣，咋舌道：「倘若此人與高天弘聯手，可眞有點麻煩咧！」

兩人正在商議，秦香君來報，酒宴業已備好。

婁芸芸面上憂色頓失，縱聲一笑，皓腕一搭阮玉陵肩頭，媚聲道：「玉陵小弟，今朝有酒今朝醉，那管明日禍當頭，走，咱們喝酒去。」

阮玉陵雙掌一擊，發出一聲脆响，然後兜臂輕攬柳腰，邪蕩地笑道：「對，樂在今宵！」

浪蕩笑聲，歷久不絕，一對人影，勾肩搭背地消失於幃幕之後。

燈，漸暗。

夜，漸闌。

洞庭湖的湖水輕拍着湖岸，像述說着武林中永遠述不完的故事……

柔腸寸斷

紅日初昇。

鳥鳴在樹。

衡山的紫蓋峯頭沐浴在晨曦中。

樹林一陣幌動，從林間走出兩個人來。

一個是面罩黑巾，身穿黑衣的勁裝漢子。

另一個則是神采奕奕的青衣少年。

讀者們不難想像出，他們就是被婁芸芸稱作「驚天神劍」的石飛揚，及當今「中原第一劍」高天弘。

高天弘在「堆高林」時，中了阮玉陵奸計，險些喪命，幸被石飛揚及時搭救的，負來紫蓋峯頭療傷。

今天已是十五天了。

而高天弘的傷勢也已完全康復了！

這半月來，他們談得很多。

武林的秘辛。

上一代的恩恩怨怨。

因此高天弘對石飛揚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了解，欽敬之心也就油然而生。

儘管他們是無所不談，但石飛揚對阮玉陵暗拍

睡穴，圖謀殺害高天弘一命，隻字不提，因爲他曾受阮玉陵之託，不能輕諾寡信。

今天，他們要分手了。

臨別依依，石飛揚孤獨了二十年，也不禁見別神傷，長長一嘆，沉聲道：「孩子，世道的險惡，你是不知道的，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怕你上了人家的當。」

高天弘恭聲道：「多蒙前輩關懷，晚輩不勝感激，江湖風險，我已然經歷了不少，今後當隨時自檢。」

石飛揚仍喟然道：「風險算得了什麼？我是說人心難防啊！譬如那姓阮的……」

高天弘笑道：「前輩可是說阮玉陵嗎？據晚輩看來，尙無大惡，不過因門戶各別，致與我們敵對吧了。」

石飛揚嘆道：「唉！你那裏知道，這人……」

高天弘極恭順地答道：「既然如此，晚輩以後遠離此人就是。」

石飛揚道：「多加小心也就可以了，你目下要去那裏？」

高天弘沉聲道：「往君山水寨，向婁芸芸追查家父以及丐幫長老孫木公的下落。」

石飛揚頷首道：「好，凡事見機而行，千萬不要與婁芸芸鬧僵，因爲令尊還在她手中，我另外有事要辦，下月月圓之夜，我倆在岳陽『瀟湘別館』碰頭，不見不散！」

話聲未完，身形已起，接連幾縱，已到對面山頭，轉瞬不見。

眼看這絕妙的輕功，高天弘不由暗暗驚佩，嘆爲觀止。

怔視片刻，高天弘方一正心神，振臂長嘯。足下一運勁，身形拔起，閃電般向紫蓋峯下奔去。

片刻，又一個俏麗的身影自林間而出，迤逶於高天弘身後追去。

× × ×

傍晚！晚風未起，湖水平靜如鏡。

一艘四槳單篷快舟，飛快地駛向君山碼頭。

快舟剛一攏岸，一個青衫少年已自舟中躍出。

碼頭上立卽出現四個勁裝疾服的漢子，將青衣少年攔阻，沉聲問道：「你是何人？來此作甚？」

青衫少年極爲客氣而又平靜地應道：「在下『中原第一劍』高天弘，特來拜見『芸香寨』寨主『痴情香妃』婁芸芸，煩請通禀。」

高天弘在岳陽已闖聽婁芸芸將水寨改爲「芸香寨」之事，所以恭稱婁芸芸爲寨主。

四個疾服勁裝漢子，要知來人是高天弘，要了命也不敢攔阻盤查，當時聞名大駭，一叠連連作躬打揖地說道：「不用通禀，不用通禀，尊駕只管請進！」

高天弘輕笑道：「不必，你們請回禀吧！說不定婁寨主肯賞薄面，出寨相迎也不一定。」

四人又齊聲恭答道：「對！對！那麼尊駕請稍待！」

說完，一轉身，如四支離弦之箭，飛也似的向寨內竄去。

不旋踵間，寨內號角大作，寨門大開，燈火通明，「芸香寨」已擺出盛大的歡迎場面。

高天弘迎着歡迎的行列，走近碼頭時，不禁楞住了。

因爲來歡迎他的人，並不是自己要見的婁芸芸，而是「光明島」少島主阮玉陵。

只見他歡笑連連，爽然道：「高兄，我們又見面了，傷勢好了吧？」

高天弘輕輕地說了聲：「托福！」並問道：「婁寨主因何不見？」

阮玉陵道：「婁芸芸不巧於昨夜小受風寒，臥病在床，特命小弟前來迎駕。」

高天弘一見阮玉陵露面，就知道這次君山之行是不會有什麼收穫的，於是有氣無力的應了聲：「不敢！」

然後，默默然隨着阮玉陵進入寨中。

進入寨中，落座已定，少不得獻果，奉茶，寒暄一番，諸般虛套以後，話才開始談到了正題。

高天弘問道：「請問阮兄，婁寨主果眞染病在床嗎？」

阮玉陵不悅答道：「高兄難道是信不過小弟的話嗎？」

高天弘皺眉道：「並非不信阮兄的話，只因在下是有詢問而來，如見不到婁寨主，豈不是入寶山而空手回！」

阮玉陵道：「什麼事，高兄說說看，小弟是否可以代答？」

高天弘語意深長地道：「此事阮兄恐怕不能代答。」

阮玉陵仍然笑道：「小弟如不能代答，當轉詢婁寨主。」

高天弘面色祥和，但却聲音一沉道：「我要問問她，家父的下落！」

阮玉陵故作輕鬆地笑道：「婁寨主曾談起此事，令尊已被『極樂仙童』救走了。」

高天弘雙目一亮，睇視阮玉陵良久，又沉聲道：「此話在下權且相信，不過，我還得問婁寨主一

聲，家父與她有何仇恨，竟然一囚二十年，她若不還我個道理，在下萬不能罷休。」

阮玉陵一見高天弘放下臉來說話，也不由暗暗心悸，暗運心機，佯笑道：「令尊既已脫險，高兄也可安心了，至於個中原因，來日方長，以後再說吧！」

高天弘霍然起立，怒道：「在下今日前來君山，依禮通稟而進，而婁芸芸竟而佯病不見，在下非三尺孩童，豈易被其所欺，只是碍於阮兄情面，才忍讓於此，請阮兄着人轉告婁芸芸，若再避不見面，休怪我高天弘無禮！」

阮玉陵也沉聲寒臉問道：「高兄存心要使小弟爲難嗎？」

高天弘聽懂了這句話的用意，卽忙答道：「阮兄在此，只屬客位，在下無意與阮兄爲難，如阮兄一意橫身相阻，刻意袒護婁芸芸，倒使在下爲難，甚至會迫得在下背信！」

阮玉陵一聽，心頭猛震，畧爲沉吟，復又心平氣和地道：「高兄，不要爲了旁人的事，使我倆有傷和氣，這樣吧！少時婁芸芸出來相見，高兄縱有千仇萬恨，請不要在此發作，日後結算之機甚多，因爲婁芸芸與『光明島』多少有些淵源，一旦動起手來，敎我管也不好，不管也不好，請高兄千萬賞小弟一個面子。」

高天弘見阮玉陵說得頗有道理，慨然答道：「好，一言爲定！」

阮玉陵拍掌喚人，囑咐到內寨去請婁芸芸。片刻，環珮輕响，裙裾褊動，一羣婢女簇湧着婁芸芸出來。

婁芸芸淺笑盈腮，施施然一福，方和聲道：「芸芸實因賤體小恙，未克親迎，望祈恕罪。」

高天弘雖然目中冒火，碍於阮玉陵在座，不便發作，望也不望婁芸芸一眼，沉聲說道：「婁芸芸，犯不着來這些虛套，我問妳，妳把我父親怎麼樣了？」

婁芸芸答道：「令尊已被方元忠救出了『芸香宮』。」

高天弘霍然轉頭，目中厲芒暴射，盯視在婁芸芸臉上，一不稍瞬，厲聲道：「我權且信過，我再問妳，我父親與妳有何深仇大恨，妳竟然將他老人家一囚二十年？」

婁芸芸心頭雖寒，但面色却極爲平靜的應道：「令尊與我並無仇恨，也非芸芸將其擄來囚禁，而是另有其人。」

高天弘驀然震驚，疾聲道：「妳休要諉過於人，危言聳聽！」

婁芸芸仍很平靜地道：「以芸芸的武功，根本勝不過令尊，何能將其擄來『芸香宮』？」

高天弘頷首道：「好，我權且信過，妳說，那人是誰？」

婁芸芸冷哼一聲道：「說出來，你未必惹得了他！」

高天弘一聲暴喝，忿然道：「當今武林，沒有誰敎我惹不起，只是看我願意招惹與否而已？」

婁芸芸冷笑道：「此人你絕對惹不起，二十年前，在武林中，他是唯一能勝過你父親的人。」

高天弘暴跳如雷，怒吼道：「你快說，此人是誰？」

婁芸芸緩緩頷首道：「你既然堅持要問，我就告訴你吧！此人是二十年前揚名武林的『驚天神劍』石飛揚，也就是上一屆的『中原第一劍』！」

高天弘像是內力盡失，猛然廢然地坐落椅子上，喃喃地自語道：「是他？爲什麼呢？」

婁芸芸乘機道：「不錯，就是他，他怕令尊參加比劍，使他穩可得到的『中原第一劍』不保，另一方面還爲了要報復奪愛之恨！」

高天弘忿然怒道：「婁芸芸，請妳說話，不要傷及先母！」

婁芸芸正色地道：「這是二十年前武林中人衆所週知的事情，絕非芸芸揑造。」

高天弘又問道：「既不干妳的事，妳爲何要自找麻煩，將我父親囚於『芸香宮』？」

婁芸芸答道：「實不相瞞，芸芸與石飛揚有舊情，受托不便推辭。」

高天弘沉思良久，霍然起立，沉聲道：「下月十六日，我帶石飛揚來與妳對質，倘有半點虛僞，婁芸芸，妳不是一死可以了事的！」

婁芸芸心中一寒，但却表面平靜地道：「若有虛僞，隨你的便吧！」

高天弘頷首道：「好！這就告辭。」

說着，拱手向阮玉陵一揖，勉强笑道：「適才言語如有頂撞，請阮兄見諒，在下告辭了，後會有期。」

高天弘與婁芸芸一問一答，阮玉陵雖心頭時凜時寒，但却裝得煞有介事地一旁傾聽，心中却在大做文章。

聽說高天弘要走，阮玉陵立卽裝得豪情萬千似地，笑道：「小弟不日將回南海，不知何日再能與高兄相聚，今日權借客地，把盞一談如何？」

高天弘已然對阮玉陵深具戒心，而去心甚急，於是懇辭道：「不必了！待理瑣事尙多，來日方長，以後再叙吧！」

阮玉陵裝模作樣，喟然一嘆道：「小弟對高兄

推心置腹，崇敬備至，而高兄却處處見疑於小弟，大概是門戶各別，小弟無緣吧？」言詞之間，眞情流露！

高天弘不禁怦然心動，感動地道：「在下一向奉阮兄爲生平知己，何敢見疑？確實去心甚急，待私事了結，在下定當專程赴南海拜候，屆時少不得暢談三日，快慰生平！」

阮玉陵言辭懇切的道：「小弟渴見高兄，有如大旱之望雲霓，高兄不會使小弟失望吧！」

高天弘一時委決不下。

阮玉陵見高天弘似已被打動，不待決定，遂對芸芸道：「有煩婁寨主快備美酒佳餚，我要與高兄把盞一叙！」

婁芸芸卽忙吩咐下人趕備酒筵，並且自己親往張羅。

不須片刻，酒筵業已齊備，並有十餘彩衣女子列坐一旁，吹奏彈唱！

婁芸芸可說是深切了解高天弘的個性，樂者彈奏典曲，歌者盡是雅詞，舞者也是衣衫整齊，落落大方。

既無穢聲淫詞，也無勾魂艷舞，倒使高天弘賞心悅目。

但高天弘仍深具戒心，盤中菜餚，阮玉陵動箸，他方動箸，罎中之酒斟出後，阮玉陵舉杯沾唇，他方舉杯沾唇！

眞可說是步步爲營，處處設防。

酒至半酣，罎中之酒已漸去其半，盤中菜餚也一一食遍，並未發現有暗放毒藥現象。

高天弘於是疑團頓釋，放胆暢飲。

兩人又一次碰盞乾杯。

高天弘提起酒罎，先爲阮玉陵空盞斟滿，正待爲自己斟酒，突然，一個歌舞女子就席間隨手取了一個空盞，伸到高天弘面前，笑盈盈地望着高天弘，意思是要討一盞酒渴。

高天弘不由自主地爲那歌舞女子將空盞斟滿。

那歌舞女子淺笑爲謝，正要就唇而飲……

驀然，阮玉陵暴喝一聲，將歌舞女子手中酒盞奪過，將酒傾入罎內，怒叱道：「要喝酒到內寨去，怎麼在席前向客人討起酒來了，妳想死麼？」

那歌舞女子被罵得駭然而退。

高天弘看不過意，笑勸道：「阮兄，你不是一向憐香惜玉的嗎？怎麼今天發起狠來了？討一杯酒吃，也算不了什麼呀！」

阮玉陵正色地說道：「高兄堂堂『中原第一劍』豈能爲一歌舞女郞斟酒？傳揚出去，豈不被人笑話！」

說着，提起酒罎，將高天弘面前空杯斟滿，舉盞說道：「小弟不勝酒力，來，再飲最後一杯。」

高天弘也舉杯道：「在下也不能再喝了，乾了這杯，就停杯止飲了！」說完，雙盞輕輕一碰，各自仰頸飲乾。

兩人業已各飲十餘杯，高天弘萬萬想不到這一杯酒會出毛病！

酒一入肚，一股罕有的熱力直衝肺腑，充塞丹田！

高天弘情知不妙，連忙運氣閉穴封經，無奈酒力藥性發散極快，一股異味直衝腦際，頓時頭暈目眩，砰然摔於地上！

幃幕之後，躍出面露喜色的婁芸芸，連聲道：「好計！好計！就是大羅神仙也難免落入算中。」

阮玉陵頗爲得意的笑道：「高天弘他自以爲非常機警，可是他却想不到，毒藥並未下在酒菜之內，而是抹在第三隻空杯子上！」

說着，又將適才討酒的歌舞女郞往懷中一擁，「嘖」的一聲，在粉臉上吻了一下，狎暱地道：「論功行賞，妳是頭功，方才表情逼眞極了，晚上到阮爺房裏來，阮爺好好地賞妳一頓！」

歌舞女郞眉飛色舞，在阮玉陵懷裏一陣搓揉，裝腔作勢地道：「那都是阮爺敎導有方！」

婁芸芸嘖嘖有聲，佯嗔道：「別膩了！怎麼處置？」

阮玉陵放開懷中歌舞女郞，負手蹀躞，良久，方問道：「妳這迷魂丹管用多久。」

婁芸芸答道：「一般常人，均須十天半月，習武之人至多三日，就可醒轉了。」

阮玉陵又畧爲沉思，方緩聲道：「此人還殺不得，先與柳迎春囚在一處，過幾天再說吧！」

說着，雙指一駢，連點高天弘「期門」「將台」「會池」「腦戶」「風府」幾處大穴，又向婁芸芸道：「多派悍婢看守，寨外加强巡邏，湖面多派船隻遊弋，適才載高天弘前來的舟子，速予格斃，將船鑿沉，並下令將湖面水道封閉，嚴禁任何船隻出入！」

婁芸芸一一吩咐秦香君傳令下去。

一時，「芸香寨」中，裏裏外外，水面岸上，如臨大敵，各處均經嚴密佈置。

最可憐無辜的，要算那載高天弘前來君山的四名舟子，糊裏糊塗的遭了殺身之禍！

× × ×

因禁柳迎春的東廂偏房，因爲窗戶封死，以至光綫微弱，日間憑藉天窗一綫光亮，還可看淸一下室內陳設，入夜以後，則是一片墨黑！

柳迎春被囚已經半月，雖然「期門」穴被婁芸

芸重手封死，渾身癱瘓，動彈不得，但神智却甚清楚。

婁芸芸交待秦香君衣食不可虧待，秦香君果眞照辦了，這屋內原本有兩張床榻，柳迎春佔據了一張。

床上鋪設的是錦被輕裘，一日三餐也都是山珍海味，可以說得上是「錦」衣「玉」食。

只是柳迎春要穴被封，自由盡失，有點寢不安枕，食不甘味，倒是眞的。

這夜，重鎖的門被打開了，抬進來一個人，被安放在另一張榻上。

柳迎春也懶得去看，反正心裏有數，此人與自己的遭遇了同樣的命運。

柳迎春正閉目假寐，驀覺眼前一亮。

柳迎春不覺睜開了眼睛。

頓見一個俊美無比的少年，正提着一盞明亮的風燈，怔怔地望着自己發楞。

柳迎春恍然記得這少年正是婁芸芸要對自己狠施「九陰絕脈手」時，及時現身喝阻的那人。

但此人雖經喝阻，可並沒有予以搭救，分明與婁芸芸同爲一丘之貉！

於是，眼睛微睜後，隨又閉目不理！

「藍衫快劍」阮玉陵在傳聞中，已知柳迎春年近半百，故當時僅只一瞥，未予注意。

此時燈下一見，柳迎春不但面目姣好，膚色白晳，而且宛如處子。

雖然面現憔色，而這片憔色，不但掩蓋不住原來的秀色，却益發惹人憐愛。

阮玉陵見色心喜，怦然而動，揮手示意衆人退出，掩上房門。

然後，就柳迎春床沿坐下，柔聲問道：「姑娘就是人稱『五陰仙谷』的柳迎春嗎？」

柳迎春慢慢睜開眼睛，茫然地問道：「你是何人？」

阮玉陵輕笑一聲，答道：「在下乃『光明島』少島主，人稱『藍衫快劍』阮玉陵！」

柳迎春輕聲道：「久仰了！」

阮玉陵故作皺眉地又道：「妳與婁娘姑共事一夫，本應情同姐妹，因何又動起手來了呢？」

柳迎春忿然道：「那賤人敗德喪行，無恥已極，我先前還念在姊妹之情，不忍深責，想不到那賤人，竟然暗下毒手！」

阮玉陵笑問道：「柳姑娘可想脫身離此？」

柳迎春怔視良久，方顫聲問道：「少島主莫非有意救我？」

阮玉陵頷首微笑道：「救妳逃離君山，易如反掌，不過，柳姑娘以何相報呢？」

柳迎春嘆道：「迎春身無長物，無以爲報，如蒙搭救離此，來日手刃賤人，報仇雪恨之後，迎春當以一死報君恩！」

阮玉陵搖頭道：「柳姑娘言重了，在下並不奢望如此重報，只盼薄酬足矣！」

柳迎春疾聲問道：「少島主直言無妨，只要是迎春所有所能者，決不慳吝！」

阮玉陵笑意盈盈的道：「此事極爲簡單，久聞柳姑娘姿色絕代，冰肌玉骨，平日潔身自好，宛若處子，在下只想一親芳澤，事後定當盡力設法救姑娘脫險！」

柳迎春萬萬想不到眼前這個文温雅儒的少年，却是一個色慾薰心的環薄子弟，聞言不禁楞住。

倘若柳迎春不曾與高天弘有過肌膚之親，面臨這種境地，爲了報仇雪恨，可能會不惜辱身以求脫險。但，現在她可不願意了！

因爲她已將自己白璧無瑕的清白交給了高天弘，儘管高天弘薄倖絕情離她而去，但她却無論如何要爲自己生命中的第一個男人保持貞節。

於是，柳迎春搖頭拒絕道：「不！不行！除此以外，什麼都可以。」

阮玉陵陰笑道：「我却是除此以外，什麼都不要。」

柳迎春重又閉上眼簾，沉聲道：「少島主，你請便吧！我柳迎春寧願寸割寸磔，也絕不會答應你的。」

阮玉陵獰笑道：「你被囚於此，有把握保持你的清白嗎？」

柳迎春威脅地道：「你如想用强，我隨時可以自絕！」

阮玉陵沉聲道：「妳想死嗎？可沒有那麼容易，我只要輕拍妳的啞穴，妳便會聽任我擺佈，不過，我可以告訴妳，我阮玉陵雖然想得到天下所有漂亮的女人，但我却不願向任何一個女人用强迫的手段，我要妳心甘情願地答應我。」

柳迎春閉目橫聲道：「儘管天下女人會自動奉獻給你，但我柳迎春絕不會。」

阮玉陵從床上站起，笑道：「好吧！妳仔細想一想，明天晚上我再來。」

阮玉陵提着風燈出去了。

房門砰然一聲關上了。

屋內又重復黑暗。

柳迎春的心，也在黑暗的峭屋中，在絕望的深淵裏，下沉，下沉，下沉……

第二晚上，阮玉陵又提着那盞明亮風燈獨自來了。一進屋內，便劈頭問道：「柳姑娘，想好了沒

有？」

柳迎春沒好聲的道：「沒有什麼可想的！」

阮玉陵在床沿上坐下，笑道：「妳不想重復自由？妳不想報仇？妳也不想雪恨？妳難道什麼也不想了？」

接連幾句，柳迎春的信心幾乎動搖了，但高天弘的影子驀在心頭浮起。

柳迎春不由心頭一凜，無力地答道：「是的，我什麼也不想了！」

阮玉陵冷哼一聲道：「妳妄想保持清白嗎？告訴妳，縱然妳死在此處也別想保持清白！」

柳迎春駭然道：「你不是答應過我，不用强暴的手段嗎？」

阮玉陵獰笑道：「我阮玉陵從來不稀罕以强暴手段得到女人，但是我可以拍封妳的啞穴，讓別的男人來汚辱妳，而且不止一個，我可以召來數十，或者數百，讓他們輪流地來汚辱妳，妳原想保持清白，但我却偏偏要妳喪失清白，讓妳遭受更多的汚辱！」

柳迎春聽得不寒而慄，怒聲罵道：「你這個魔徒，你將得不到好死！」

阮玉陵陰笑一聲道：「柳姑娘，別儘管是一味咒罵別人，先想想妳自己怎樣死吧！」

柳迎春氣得渾身簌簌而抖，再不置答。

阮玉陵站起身來，沉聲道：「柳姑娘，妳是聰明人，千萬不要做糊塗事，明天最後一次聽妳的答覆。」

阮玉陵提燈自去。

屋內復又重歸黑暗。

柳迎春雖然長時期地習慣了黑暗，但今夜的黑暗，却與往日不同。

今夜的黑暗顯得格外陰森可怖！

今夜的黑暗分外使人感到孤獨！

第三天夜晚——這個令人詛咒的時刻，又匆匆地來臨了！

阮玉陵依時提燈而來。

今夜阮玉陵像新郎官似的換穿了一件大紅長衫，耀眼的鮮紅，使柳迎春像看到血似的怵目驚心。

阮玉陵手中風燈提得高高的，陰森森的笑道：「柳姑娘，想好了沒有？」

柳迎春閉目不答。

阮玉陵喟然一嘆道：「這是何苦來！橫豎難保清白，爲何不換一個自由之身，以待來日雪恥復仇呢？」

柳迎春不禁心裏喊道：「對啊！橫豎難保清白，爲何不換一個自由之身，以待來日雪恥復仇？」

柳迎春差一點就要點頭答應了。

高天弘的影子適時浮上柳迎春的心頭，神情不由得一凜！

當時暗忖道：「清白是看心地的，不是看身體的，對，寧肯受人割宰，也不能引頸自刎！」

心念一決，頓時蕩蕩然，坦坦然，心中倒是無所顧忌。

阮玉陵又催問道：「柳姑娘，想好了沒有？我再問妳一次，以後再也不問妳了！」

柳迎春堅決地搖頭答道：「不！不！決不！」

阮玉陵冷哼一聲，不再說話，提着風燈，向高天弘那邊走去。

高天弘服下迷魂丹，已然昏睡了三天兩夜。

縱然醒來，他也不能動彈了，因爲身上幾處大穴已然被阮玉陵重手封點！

此時，柳迎春好奇地轉過頭來，想看一看這與自己同病相憐的人是誰？

不看猶可，這一看差一點柳迎春驚呼出聲，當下，心中暗喊道：「是他！唉！我們兩人眞是同命鴛鴦了！」

阮玉陵此時也是思潮起伏！

殺高天弘之心，在阮玉陵心中存之已久，但唯一的顧忌，却是那個煞星——「驚天神劍」石飛揚，叫人有點不大好惹！

但不殺又如何呢？

放虎歸山，徒貽無窮後患！

自己設下圈套使高天弘中毒昏迷的事，高天弘不會講嗎？「驚天神劍」石飛揚會放過自己嗎？

突然，一個惡念在阮玉陵心頭升起！

他決心立刻殺掉高天弘！

高天弘死在君山「芸香寨」中，責任在婁芸芸頭上，與阮玉陵毫無關係。

有誰看見是阮玉陵殺的呢？

除非是同屋被囚的「五陰仙谷」柳迎春！

但柳迎春也是一隻待宰的羔羊，一掌輕揮，就可以送她赴黃泉，到陰司去稱后了！

「哈哈！」阮玉陵心裏暗笑道：「那倒是名符其實的『五陰仙谷』啊！」

思念及此，將右手的風燈交到左手，喃喃自語道：「此人不除，我阮玉陵在武林中休想有出人頭地之日！」

突然冷哼一聲，右掌一掄，閃電般向高天弘天靈蓋上印按下去。

柳迎春駭極而尖聲驚呼道：「少島主，不要傷他！」

阮玉陵聞言停手，回頭陰笑道：「柳娘姑，我會聽妳的嗎？」

（未完待續）

十二神龍十二釵故事之四

釵影龍魂（下）

諸葛青雲·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辛人英，回返巫山派，把在幽靈澗下七十二屍古墓內，害她失身的巫山派香主「勾魂姹女」蔡紅英處死，從「血釵公主」慕容嬌口中，探知那與她在古墓中曾結孽緣的人便是「乾坤一筆」冷大先生的衣鉢傳人龍不潛，更知龍不潛不久來巫山應約，乃傳令屆時立卽傳報。此時的龍不潛正與「落拓書生」魏立言進入巫山，在西陵峽遇到「黃龍眞人」石超然正和譚揚激鬥，龍不潛把譚揚制服縱之而去後，魏立言乃把前因後果向石超然細說，在說至古墓中龍不潛與辛人英的一段孽緣時，龍不潛不禁羞慚地踱了開去——

釵影繽紛龍喪胆

龍不潛走到江邊，負手閒眺，腦海中不禁又浮起他那位琬姊姊的倩影。

涂琬是與「百草先生」公冶陀，携帶「七星怪蛇」，回轉「崑崙」，爲她恩師涂天琴治療痼疾。

臨行之際，涂琬雖說一到「崑崙」，便立卽趕來「巫山」相會，但畢竟途程極遠，萬水千山，她不知是否準能於……

龍不潛念方至此，突然耳中聽得幾聲人哼，隱隱從遠處傳來！

這「哼聲」，雖因來處甚遠，顯得低沉，却仍聽得出十分慘厲！

龍不潛本想循聲趕去，看個究竟？但轉念一想，似乎先應向魏立言、石超然等兩位前輩，稟告一聲，不宜妄自行動！

就在他剛剛轉身，走向魏、石二人之際，魏、石二人似已把話說完，起身向他走來。

魏立言並邊行邊自笑道：「龍賢侄，你聽見適才那隱隱傳來的慘厲呼聲了麼？」

龍不潛道：「當然聽見，魏師叔是否打算循聲前往，看上一看？」

魏立言點頭說道：「當然前往看看，比較穩妥，因爲慘呼者如若是敵人，自可不必管他，萬一是自己人，便亟須加以援手……」

龍不潛說道：「魏師叔怎會認爲這『巫峽』之中，會有我們的自己人？……」

魏立言伸手指着那位「黃龍眞人」石超然，面含微笑說道：「賢侄請想，你石叔父既已前來，雖

道其他『九龍』人物，就不可能也自提到麼？」

一句話提醒了龍不潛，白衣電飄之下，當先便向那慘哼來處尋去。

石超然與魏立言，不願使龍不潛單人涉險，自也雙雙趕去。

他們因起步稍遲，與龍不潛之間，約莫距離了八九丈遠。

這八九丈的距離，在石、魏兩位武林奇俠，雖然幾乎一縱可及，但此地到處都是些危峯巨石，稍一轉折之下，便已看不見龍不潛的身影。

魏立言一面前行，一面向石超然含笑說道：「石兄，在龍賢侄起步前去察看以後，那慘哼聲息，便未再聞，不知此人是已脫險境抑或已遭刦數？」

石超然道：「此人大概業已凶多吉少，喏，那不是龍賢侄麼？他低頭察看之物，可能便是適才那慘哼人的遇害屍體。」

魏立言目光注處，發現龍不潛正在一片削壁之前，對壁下低頭察看，遂雙眉略挑，點了點頭含笑說道：「由於龍賢侄既未急於搶救，又未發出驚呼，故而可以斷定，縱令有人遇害，也不是甚麼與我們有關的自己人了！」

話方至此，龍不潛業已看見魏石二人趕來，回身招手叫道：「兩位叔父快來，小侄竟做了一樁極為殘忍之事？……」

魏立言聽他這樣說法，恍然有悟地，揚眉含笑問道：「聽賢侄語氣，莫非適才那譚揚老賊，業已遭了報應？」

龍不潛道：「石叔父曾說這老賊是兩手血腥，並犯淫行的江洋大盜，故而身遭天報，並無足憫，只是死得未免太慘一點！」

這時，石超然與魏立言，業已走近龍不潛的身傍，雙雙凝神注目地，向壁下看去，也不禁心中一慘，雙眉深蹙！

原來壁下不是人屍，只是泡在一片膿血之中的一堆爛肉！

雖然全身潰爛，面目已不可辨，但從衣着之上，仍可認出正是適才被龍不潛代向石超然求情，縱之而去之譚揚老賊！

石超然道：「賢侄看見沒有？這譚揚老賊，是被何物所傷，才……」

龍不潛苦笑答道：「小侄不曾看見，我趕到此處，便看見譚揚老賊，全身佈滿一種淡綠色微腥漿汁，倒臥壁下，業已斷氣死去，骨肉漸腐！」

魏立言皺眉說道：「龍賢侄既見譚老賊滿身沾淡綠微腥漿汁，足見這山壁左近，藏有甚麼厲害毒物？……」語音至此頓住，面色微變，把手一揮，喝聲「快退」！

龍不潛與石超然，隨同魏立言退後了兩丈二三，並向魏立言問道：「魏師叔是發現甚麼警兆？」

魏立言失笑說道：「我的耳目之力，不會比賢侄聰明，只是覺得這山壁左近，既然藏有毒物，我們便不可恃技大意，應該及早提防，慎重一點！」

龍不潛道：「毒物可能是被那『巫山佳客』木牌的碎粉香氣引來，我們身邊之物，已加妥收藏，香氣不會外洩……」

魏立言接口笑道：「話雖如此，我們仍是慎重一些較好，因為深入虎穴之下，對方『巫山派』好手如雲，強敵太多，犯不着在不相干的事物上，平白浪費心力！」

龍不潛邊自聆聽魏立言發言，邊自劍眉微挑，目中閃爍出異樣神采！

石超然笑道：「賢侄神色有異，是否……」

龍不潛不等魏立言再往下問，便以雙目神光，凝注左側方一座小峯腰上，朗聲叫道：「峯上何人，快點現身相見，不必藏頭露尾，鬼鬼祟祟！」

龍不潛語音方落，峯腰以上，果然響起一個獰厲的狂笑答道：「我們是舊相識了，只是想不到龍朋友竟提前光臨，來得這般快捷？」

龍不潛一聽對方語音，便想出其人身份，向峯上揚聲問道：「峯上之人，是『笑面銀龍』秦玉樹秦朋友麼？……」

秦玉樹「哈哈」一笑，果然在峯上現身，並帶領了四名壯漢，飛馳而下。

龍不潛等他來到切近，劍眉略軒，目閃神光地，冷冷說道：「秦朋友和我已於『九華』、『虎牙』兩度相遇，如今竟又在此相逢，眞是巧合！」

秦玉樹搖頭笑道：「不是巧合，我是奉派在這『巫峽』入口之處，担任守衞重責！」

龍不潛聞言之下，「哦」了一聲，目注秦玉樹，挑眉說道：「原來秦朋友是把守頭道關口，如今我奉侍我『落拓書生』魏師叔，和『黃龍眞人』石叔父，恰好欲遊『巫峽』，少不得冒犯秦朋友，在你這頭道關口之前，闖一闖了！」

這些話兒，具有向對方叫陣的挑釁意味！

秦玉樹雖是相當狠辣的武林兇邪，但因深知龍不潛厲害，遂絲毫不發兇性，只是連連搖手，陪着笑臉說道：「談不上『冒犯』，談不上『冒犯』，更無須『闖』甚關口……」

龍不潛說道：「怎麼不要闖呢？秦朋友既然身受重任，自必守關有責……」

秦玉樹不等龍不潛話完，便即「哈哈」大笑地，接口說道：「雖然我身受重任，守關有責，但因知龍朋友身有木牌，是我『巫山佳客』，自然與一

般江湖人物不同，應該把你當做貴賓看待！」

秦玉樹不僅深悉龍不潛的來歷，並聽出另外兩人，一個是「北海三奇」中的「落拓書生」魏立言，一個是「九龍」之中的「黃龍眞人」石超然，知道絕非憑自己這點藝業，所能招惹，故而儘量把話兒說得漂亮客氣一點！

誰知他雖客氣，龍不潛却不領情，劍眉雙揚，冷然接道：「秦朋友，你錯了，你不該把我和魏師叔、石叔父，當作貴賓，而應視為一般江湖人物，加以刁難才對！」

秦玉樹道：「却是為何？」

龍不潛道：「因為雖承貴派寵護法，贈以『巫山佳客』木牌，但我們身為俠義，不怕甚麼『一入巫山寸步難行』，更不願隨便接受照拂，遂業已把那木牌毀掉！」

秦玉樹聽了龍不潛這樣說法，先是一怔，但旋即含笑說道：「縱令木牌已毀，龍朋友與魏大俠、石大俠等，仍是『巫山佳客』，秦玉樹縱有天胆，也不敢對令主佳賓，有所得罪！」

龍不潛笑了笑道：「秦朋友着實聰明，可稱俊傑。」

秦玉樹愕然一怔，龍不潛向他目光深注地，哂然含笑說道：「秦朋友大概知道我們三人，不太好惹，才特別表示客氣，連守關重責，也可不顧，如此識得『時務』，難道還不足稱俊傑二字麼？」

秦玉樹被他譏諷得耳根發熱，雙頰飛紅，却也無言可對。

龍不潛又復笑道：「其實秦朋友明雖不加阻碍，大賣人情，放我們進入『巫峽』，暗中却早做處置，適才在你未曾現身之前，我曾聽得有飛鳥振翼的『撲撲』聲息，莫非已放信鴿，向你們『巫山派』總壇的『神女宮』中，報訊了麼？」

秦玉樹暗驚龍不潛耳力之佳，判斷之確，只得點頭答道：「龍朋友聽得不錯，我因佳客寵臨，業已飛鴿傳報總宮，向掌理事務長官，請示應該如何接待……」

龍不潛接道：「向掌理事務的長官請示麼？你怎不向你們奉若神明的『金釵令主』請示？」

秦玉樹答道：「令主苦參上乘神功，正在坐關，誰敢妄加冒瀆？」

龍不潛道：「貴派『金釵令主』既在坐關，派中事務，却由誰掌理？」

秦玉樹答道：「是由本派師爺，與『花釵公主』長孫艷，暫時代行掌理！」

魏立言聽了秦玉樹之言，心中微動，一旁揚眉問道：「你們『金釵令主』辛九香的身前，不是還有位螟蛉乾殿下麼？他難道不愛執掌實權？否則，怎會輪到『花釵公主』長孫艷的頭上？」

秦玉樹笑道：「殿下爺一來不喜煩惱，二來出山剛回，故而尚未向長孫公主手中，接掌『巫山權杖』！」

龍不潛詫道：「『巫山權杖』？這『巫山權杖』之名，尚屬第一次聽見，不知是甚麼東西？」

秦玉樹含笑道：「這是本派中具有無上權威，宛如『令主』親臨的一件信物，也就等於是一般幫會之中的『龍頭竹令』！」

魏立言道：「秦朋友適才是以信鴿傳書，把我們三人來此之事，報告長孫豔麼？」

秦玉樹方一點頭，魏立言又復笑吟吟地向他揚眉說道：「我們倒不想會見『花釵公主』，秦朋友可否向貴派那位『殿下爺』，代為通報一聲，就說他有位『雪峯舊友』……」

龍不潛被這「雪峯舊友」四字，弄得俊臉飛紅地，苦笑叫道：「魏師叔，你不要捉狹好麼？我們既來『巫峽』，一切恩怨，均須了斷，何必先行指名，要見那位辛殿下呢？」

秦玉樹業已聽出魏立言與龍不潛話中有話，却猜不透他們與「殿下爺」辛人英之間，究竟有些甚麼過節？

就在他胡亂猜忖之際，那位「黃龍眞人」石超然手指遙空，揚聲叫道：「秦朋友不必為難，那面飛來一隻信鴿，大概業已對你帶來指示。」

秦玉樹目光西注，果見一隻信鴿，從西方穿雲飛來！

他振唇發出一聲銳嘯，招呼那信鴿，尋向自己所立之處。

信鴿循聲飛來，盤空兩匝以後，便落在秦玉樹的肩上。

秦玉樹解下鴿足所捲紙條，略一展視，便向龍不潛含笑說道：「龍朋友，請你自行入峽吧，本派中重要人物，因不知尊駕突然光臨，未及遠迎，均在峽中，一一相待！」

魏立言笑道：「這些重要人物中，定必包括那位「殿下爺」辛人英了？」

秦玉樹因鴿足傳書，只是「花釵公主」長孫豔和孟師爺所發，自己剛才雖也飛報辛人英，但這位「殿下爺」，却尚無指示，邊準備搖頭作答。

但眼珠轉處，偏偏把搖頭改為點頭，目閃厲芒，獰笑說道：「當然，當然，本派『金釵令主』正在坐關，殿下為一派之主，自然會在『巫山巫峽』之間，對三位有所接待！」

這是秦玉樹聰明之處，他看在魏立言等已露口風，亟欲一會辛人英，遂順風扯帆，使這三個惹不

起的難纏人物，早點通過自己汛地。

魏立言鬨言之下，果然向龍不濳看了一眼，揚眉含笑說道：「龍賢侄，那位『殿下爺』辛人英既已在峽中相待，我們就快點去吧，免得他望斷雲霓，『相思』欲絕！」

末後的「相思欲絕」一語，又把龍不濳調謔得俊臉微紅，指着壁下那堆爛肉，目注秦玉樹，沉聲發話問道：「秦朋友，這堆爛肉，是不是貴派一名名叫譚揚之人所化？」

秦玉樹應聲答道：「正是，龍朋友突然提起這譚揚則甚？」

龍不濳道：「我想問問他是怎麼死的，怎會死得這樣悽慘難看？」

秦玉樹答非所問地，目中兇光電轉，向龍不濳獰笑說道：「譚揚有辱派譽，自伏天誅，像他這等死法，在『巫山派』罪徒之中，還算是不太悽慘，可說『善終』的了！」

龍不濳見他不肯說出譚揚的致死原因，遂也不再多問，只是笑了一笑，冷冷說道：「好，我們現在要進入貴派所據爲己有的『巫山』『巫峽』了，但願秦朋友你莫作『巫山派的罪徒』，能够獲得『善終』。」

秦玉樹雖聽他有意諷刺，却毫不在乎，一抱雙拳，側身讓客。

龍不濳遂與「落拓書生」魏立言，「黃龍眞人」石超然等兩位前輩奇俠，一同飄然舉步，越過秦王樹所守峽口，從陸路進入了「巫峽」範圍，也就是「巫山」地界。

魏立言笑道：「龍賢侄，辛人英已在前途，你遇見他時，打算怎樣應付？」

這椿事，對于龍不濳來說，眞是最大難題，相當難以答話。

石超然因已聽得魏立言說明此事，知曉龍不濳有點嶄窘，遂一旁低聲笑道：「一來，辛人英是涂琬的同胞姊姊，我們愛屋及烏，應該儘量矜惜！二來又與龍賢侄成就了一段因緣，自然要設法對她度化……」

魏立言靜聽石超然說至此處，眉峯畧聚，搖了搖頭說道：「石兄話猶不錯，但此舉太難，辛人英自幼便蒙辛九香撫育教養，豈是僅憑言語，所能勸化？何況根據涂琬的資質看來，辛人英的功力造詣，亦必極高，可能不在龍賢侄之下呢。」

石超然道：「魏兄有何意見？除了設法用凜然正義之言，勸化辛人英外，難道還有甚麼比較高明，更進一步的實際策畧？」

魏立言笑道：「我打算利用女孩兒家的天生弱點！」

石超然有點不解其意地「哦」了一聲，目注魏立言道：「魏兄此話怎講，女孩兒家的天生弱點不外是『善妬』，『多疑』……」

魏立言不等石超然話完，便連搖雙手，截斷他的話頭說道：「我不是指甚麼『善妬』，『多疑』等等，只是專對女孩兒家形容使用的『嫁鷄隨鷄，嫁狗隨狗』八字！」

石超然惑然說道：「魏兄這『嫁鷄隨鷄，嫁狗隨狗』一語中，似乎還藏有玄機？」

魏立言失笑說道：「沒有甚麼特別玄機，我只是想使辛人英知道，龍賢侄就是她的破瓜郎君，然後再看看這位『殿下爺』，是暗加維護？抑仍處處相害？便可知道她的惡性，究有多深？能否設法勸化？」

龍不濳白了魏立言一眼，劍眉雙皺地，搖手苦笑說道：「魏師叔，你怎麼老是揭人瘡疤，不爲我稍留體面……」

魏立言笑道：「賢侄不要臉紅，你不是一向强調『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麼？何況你作了『巫山派殿下爺』的『殿下爺』，極可能把『金釵令主』辛九香費盡苦心調教的心肝寶貝，搶了過來，使涂琬姊妹團圓，爲武林放一異采，正是大大體面，風光透頂之事！」

龍不濳說他不過，只得苦笑不語。

石超然道：「魏師兄說辛人英在『七十二屍古墓』之中，於臨行時，揭去人皮面具，業已認識了龍賢侄的廬山面目……」

魏立言點頭道：「辛人英雖識龍賢侄之面，却未必知龍賢侄之名，故而我不令龍賢侄易容，要他以本來面目，進入『巫峽』，並希望先與那位『西貝殿下』，互相見上一面！」

石超然想了一想，連連點頭地，向魏立言點頭說：「魏兄這種構想，確是高明，假如辛人英舊情難忘，被你攻中女孩兒家『嫁鷄隨鷄，嫁狗隨狗』的傳統弱點，則辛九香便失心腹，我們在這龍潭虎穴之中，也多了個有力內應！」

魏立言笑道：「石兄既同意小弟這項策畧，我們便要注意兩項原則！」

石超然注目問道：「甚麼原則？」

魏立言笑吟吟地，伸出右手食指，壓低語音，揚眉說道：「第一項原則是『藏私』，我們既要設法使辛人英與龍賢侄相見，更須特別注意，莫露口風，以防揭破了那位『西貝殿下』的眞實身份，也莫令『金釵令主』辛九香知曉她的愛徒，已與最大敵人，曾度旖旎風光，有了夫妻之實——」

石超然會意道：「對，越能保持這項機密，便越能發揮這種微妙關係妙用！」

魏立言伸出第二根手指，目光畧瞥龍不濳，繼續笑道：「第一項原則，是『藏私保密』，第二項原則，却是『知趣識相』……」

石超然這回有點聽不懂了，向魏立言微皺眉頭，惑然叫道：「魏兄，既稱『原則』，不可模稜，你應該把這『知趣識相』四字，闡精述微地，對我好好解釋一下！」

魏立言笑道：「其中並沒有甚麼特殊精微，就是在辛人英與龍賢侄相見之際，我們兩個老頭兒，應該『知趣識相』地，悄悄避開，讓他們小倆口兒，訴訴體己心事，看機會把那段胡裏胡塗的感情，變得明白一些，和加深一些！」

石超然頷首微笑道：「有理，有理，當然，當然……」

魏立言發現龍不濳神色奇窘，遂又輕拍他的肩頭，含笑叫道：「龍賢侄，我不是在開你玩笑，你是絕頂聰明之人，定必看得出辛人英一人之向背順逆，可能關係到正邪興衰，影響整個武林禍福！並且……」

石超然笑道：「魏兄並且甚麼？怎的語音忽頓，不繼續說將下去？」

魏立言正色說道：「並關係到涂琬這一輩子的精神苦樂，因爲除了她姊姊辛人英能改邪歸正，獲得良好歸宿以外，她這作妹妹的，必將抑鬱難安，終身抱憾！」說至此處，目光凝注在龍不濳的俊面上，向他莊容叫道：「龍賢侄，你大概還不知道，你涂琬姊姊，在臨回『崑崙』以前，曾把我悄悄叫到一旁，說了幾句心腹之言！」

龍不濳雖未答話，却向魏立言投射了兩道意含詢問目光！

魏立言緩緩說道：「涂琬說是她這次陪同公治陀遠回『崑崙』，固然是爲了懷念恩師，打算親侍湯藥，利用那條『七星怪蛇』，來替她恩師治療痼疾，但心中却也存有另一打算……」

說至此處，取出酒瓶來，飲了兩口，畧爲潤喉，方再往下續道：「涂琬的另一打算，就是給你機會，讓你可以和辛人英單獨相見，把『七十二屍古墓』中，那段有點飄渺的神秘感情，能够確定一下，免得你因有她在旁，慚愧顧忌地，以致破滅良緣，造成她終身抱憾的更大不幸！」

龍不濳想不到涂琬在知道自己這椿見不得人之事以後，不單絲毫不妬，並有這等恢宏襟懷，不禁感激得面紅心慚，目中淚光微現！

魏立言笑道：「龍賢侄，涂琬的這等作法，並不是完全爲了你，最主要的，是爲了辛人英是她一胎雙生的同胞姊姊，假如沒有這層關係，她又怎會甘心，好端端地把心愛情郎，分人一半？」

龍不濳苦笑道：「魏師叔這樣說法，是硬打鴨子上架，非要把我當作一項謀畧……」

魏立言接口說道：「不錯，這是深謀大畧，也是一條絕頂高妙的『反美人計』……」

龍不濳皺眉道：「『美人計』可不大妙，魏師叔莫要忘了周公瑾的『賠了夫人又折兵』呢……」

魏立言聽得「呵呵」大笑地，向龍不濳一軒雙眉，搖頭說道：「賢侄放心，使自己『賠了夫人又折兵』的，是周公瑾的『美人計』，我魏立言的『反美人計』，却將使對方辛九香『巫山』一派，『賠了夫人又折兵』，包你魚掌兼得，佔盡風光就是！」就在他們邊行邊自談笑之間，突然鼻中嗅得一陣濃郁香氣！

龍不濳，魏立言，固然久知「巫山」羣兇，有各種陰毒手段，便連石超然也深具戒心，故在才一嗅得香氣之下，便均凝神止步！

石超然首先說道：「這陣香氣，來得有點蹺蹊，我們要特別留神，以免中人算計！」

魏立言連連點頭，龍不濳却劍眉微挑，默然凝神不語。

石、魏二人知道龍不濳可能是凝聚玄功，默察週圍情況？

果然畧過片刻，龍不濳「咦」了一聲，神色微詫地，開口說道：「奇怪，週圍十丈內，絕無人踪，這香氣難道是發自天然，並非有人弄鬼！」

魏立言笑道：「反正香氣分明是在前路山崖之後，順風傳來，我們前去一看，便知究竟，只消特別注意，多加小心便了！」

於是三人便心懷戒備地，繼續舉步，轉過了前路山崖。

一到崖角，方知適才所嗅得的濃郁芬芳氣息，確是天然花香！

不過這種奇香花卉，却是輕易罕睹，形態十分怪異！

那花兒其大如鉢，其形如蓮，是三朵併生一枝，但色澤又絕不一樣。

左面一朵，其色赤紅，右面一朵，其色雪白，中間一朵却是半紅半白，兼有左右之長。

花形雖然如蓮，花葉却又如蘭，並比普通蘭葉長上數倍，約莫達到五尺三四之譜。

每花三葉，三花共是九葉。

花是開在一片削壁的離地五六尺處，九片蘭形長葉，則貼在石壁之上，只有葉梢部位，畧畧離石下垂，隨風擺拂！

石超然目光一注，側顧魏立言，向他微挑雙眉

，含笑問道：「魏兄，你這『落拓書生』，文淹武博，學究天人，可認得這是什麼花兒？」

魏立言搖頭笑道：「石兄莫要胡亂捧我，小弟腹儉已極，那裏當得起『學究天人』四字？到是龍賢侄……」

龍不潛不等魏立言把這頂高帽子，轉戴到自己頭上，便先行指着在壁上散發濃香的奇花怪葉，向魏立言問道：「魏師叔，如今時屆嚴冬，已近年底，這種花兒，怎的毫不凋謝，並還這等凌空吐艷？魏師叔與石叔父可發覺這花香濃中生膩，氣味不太正麼？」

石超然點頭說道：「對，我在一見之下，便覺得這種花兒，空具濃艷奇香，却不是甚麼正經路數呢！」

魏立言笑道：「既然龍賢侄與石兄全認爲此花不正，便索性把它毀掉如何？」

石超然說道：「那又何必？花草泉石，與我無爭……」

這位「黃龍眞人」的話方至此，龍不潛忽然眼珠一轉，揚眉叫道：「石叔父，魏師叔，小侄對這花兒，有點懷疑，想作上一番試驗！」

石超然笑道：「賢侄想試驗什麼怎樣試驗？」

龍不潛笑了一笑，尋了一塊斗大山岩，把身邊所藏「巫山佳客」的木牌碎粉，向石上洒了一點，然後擲向那壁間奇花之下。

龍不潛不擲還好，這一擲之下，竟把二位武林奇俠，全都嚇了一跳！

龍不潛並非意欲毀花，只是用那斗大山石，向花下壁脚擲去。

斗大山石，剛剛飛到壁脚，那九片長長奇葉，便突然有所動作！

這九片葉兒，本是緊貼山壁，只有葉梢微垂，隨風擺動，如今竟化爲九根長鞭般，閃電似地，向龍不潛所擲山石，倒捲擊落！

「叭，叭」兩響，碎石星飛！

那塊斗大山石，質地甚堅，僅僅中了兩根葉鞭，便被擊碎成無數小塊！

魏立言，石超然，龍不潛等，目力均强，就在怪葉電捲的刹那之間，看出葉上還突然張起了不少銳利刺尖，隱泛綠芒，分明蘊有劇毒！

山石一碎，九片長葉，立刻還原，葉上毒刺，也平復泯然無跡！

花仍嬌，葉仍怪，仍然散發奇香，使人於一見之下，便生出走到花下壁前，仔細欣賞，儘量領畧的强烈慾望！

魏立言側顧石超然，向這位面帶驚容的「黃龍眞人」，含笑叫道：「石兄，假如適才不是大石，是你我站在壁下，情況如何？」

石超然嘆道：「魏兄如何？我不知道，假如換了我時，却絕對無法逃出這場變生意外的刼數！」

魏立言笑道：「我還不是照樣身遭慘死，經龍賢侄這一試驗，方知這花兒除了奇香絕艷以外，並惡毒異常，石兄大概不會再有適才那『花草泉石，與我無爭』之語了吧？」

石超然臉上一紅，點頭說道：「這東西以色香誘人，貽害匪淺，確實應該把它毀掉！」

語落，袖揚，一片勁急罡風，便向壁上的三色奇花捲去！

「呼」然一嘯，落英繽紛！

那三色奇花，雖是罕世毒物，却也禁不住石超然所發內家眞氣的猛烈襲擊！

花瓣既飛，花葉亦斷，換句話說，這件害人惡物，已被石超然澈底毀去！

但就在花飛葉萎之下，竟從壁上生出奇花的石穴之中，飛出七綫紅光，向石超然電疾射去。

這又是出人意料之事，何況那七綫紅光，更復捷如電掣，慢說石超然揮袖方收，不及防禦，便連在石超然身邊，含笑旁觀的魏立言也有點心慌意亂，不知所措！

倘幸龍不潛於擲出大石之後，便恐生急變地，作了準備！

七綫紅光，才一飛到，萬縷銀芒，便即迎出！

所謂「萬縷銀芒」，便是龍不潛恩師冷大先生所賜那根威震八荒的「乾坤筆」！

當初，在「九華山」「玉華峯」頭，「血釵公主」慕容嬌曾施展威力無倫的「千釵齊飛」絕學，都被龍不潛二筆解圍，何況目前區區七綫紅光！

只見銀芒，紅光立墮，並聽得幾聲「吱吱」怪嘯！

由於這幾聲「吱吱」怪嘯，才使龍不潛，魏立言，與石超然等，知道那七綫紅光，竟不是暗器，而是活物！

龍不潛收起師傳至寶「乾坤筆」，低頭看時，發現地上有七條赤紅怪虫！

這怪虫像小蛇，却頭有雙鉗，像蜈蚣却身無排足，其細才如竹箸，長度倒約莫有二尺左右！

龍不潛指着地上這七條業已死去的奇形怪虫，向魏立言，石超然笑道：「魏師叔，石叔父，你們兩位認不認識這是甚麼虫兒？」

魏立言與石超然均自連連搖頭，石超然並苦笑一聲說道：「雖然我們不認識這是甚麼虫？却也可以意料得出，定必毒性極重，若令上身被嚙，是絕難僥倖的呢！」

石超然語音方落便聽得有人從西面疾馳而來！三人都是大大行家，從來人的步履聲息之上，便聽出絕非尋常，屬於一流高手！

果然，來人身形一現，竟並不陌生。

正是「巫山派」兩大供奉之一，曾在「雪峯山」與魏立言鬥成平手，但爲「血靈鷄」所傷，吃了暗虧，才悻悻離去的「釣天翁」翁拓！

翁拓一到此處，首先目注山壁，與滿地殘花斷葉，以及地上的七條赤紅怪虫！

然後目中精芒如電地，在魏立言，石超然，暨龍不潛等的臉上身上，掃來掃去。

魏立言笑道：「翁兄怎麼如此看法？我們『雪峯』一別，並不太久，難道你就忘却小弟，陌生不識了麼？」

翁拓冷冷說道：「我怎會忘得了魏兄在『雪峯山』中，驅使惡鳥傷我之仇？」

魏立言笑道：「翁兄既然認得小弟，爲何還要如此打量，像是替我在相面則甚？」

翁拓獰笑說道：「我那有那多工夫，替你相面，只是看看你們，有沒有在『鬼門關』前，掛了號碼，『枉死城』內，領了回文？」

魏立言聽出翁拓的言中之意，「哦」了一聲，含笑說道：「翁兄放心，常言道得好：『不是猛龍不過江』，我們前來『巫山』，是要瞻仰『金釵令主』辛九香，和她座下的殿下，軍師，兩大供奉，三大護法，暨三大公主的蓋世絕學！至於區區三朶奇花，九片怪葉，與七條小小毒虫，是不會對我們構成甚麼嚴重威脅的呢。」

翁拓「哼」了一聲，雙目之中凶芒電閃地，冷冷說道：「你們能在追魂花，奪命葉，和赤綫子，相繼變動，竟能不死，着實運氣不錯！這不是專憑武功，可以防禦之事！」

魏立言笑道：「這就是『吉人天相』，翁兄既知我們的運氣不錯，大概在『巫山』一行之中，定必無災無難，逢凶化吉，遇難呈祥的了！」

翁拓道：「魏兄莫要高興得太早，須知『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魏立言含笑說道：「聽翁兄言中之意，好像我們仍然有不少凶險刼難……。」

翁拓狂笑答道：「魏兄是久闖江湖之人，難道不會聽說『生出鄷都易，生出巫山難』之語？」

魏立言笑道：「這樣說來，是否翁兄要以『巫山』派供奉身份，與我們見見眞章？」

翁拓目閃厲芒，向魏立言，石超然，龍不潛等三人掃視一眼，挑眉答道：「眞章當然要見，但却不是在此時此地！」

龍不潛一旁笑道：「不在此時此地，却在何時何地呢？我們來意，便在訪謁高明，翁大供奉莫讓我失望才好！」

翁拓答道：「你們不必失望，慢慢向前走吧，我在前面『小鄷都』等你！」

石超然唸了一聲「無量壽佛」，相注翁拓，揚聲說道：「這『小鄷都』的地名，有點意思，我們定來瞻仰，翁施主請先行一步吧！」

翁拓聽出石超然這「先行一步」四字，語意中含有譏諷，遂怫然變色說道：「你們不必口角輕狂，到了『小鄷都』前，便會知道厲害，叫你往東，不敢往西，叫你往南，不敢往北！」

龍不潛失笑說道：「翁大供奉弄錯了吧，我們決不是屈於威武，俯仰由人之輩！」

翁拓瞪他一眼，厲聲道：「不信，你就等着瞧，尤其是你這狂妄小兒，到了『小鄷都』前，更將胆戰心寒，全身觳觫地，一切聽人擺佈！」

說完，身形一飄，便自捷如鬼魅地，從適才來路遁去！

龍不潛劍眉雙挑，朗聲說道：「翁拓老兒，十分狂妄可恨，其實我們大可把他留下……」

說至此處，見魏立言，皺眉沉思，不禁頓住話頭，訝然問道：「魏師叔，你面有憂容是在攷慮甚麼？」

魏立言道：「翁拓適才之語，雖然狂妄，但必也是有因而發，我在忖度他們是抓住我們甚麼有力把柄，如此做張做致？」

末後這兩句話兒，把龍不潛聽得吃了一驚，向魏立言注目問道：「魏師叔此話怎講？我們怎會有甚把柄，落在『巫山派』的……」

魏立言道：「我這『把柄』二字，不一定指『事』，也可指『人』……」

龍不潛恍然接道：「我明白了，魏師叔是担心我們有甚友好，業已落在『巫山派』的手中，被這羣萬惡凶邪，擄爲人質了麼？」

魏立言頷首答道：「不單如此，或許這人質，還和賢侄有極爲親近關係，否則，翁拓老兒臨去之時，何以單單對你提出了特別警告？」

龍不潛一頭霧水地，皺眉說道：「和我有特別親近關係？難道遠處『崑崙』的涂姊姊，業已趕到『巫山』，並誤中奸謀，落在羣凶手內？」

魏立言搖頭說道：「和賢侄關係親近之人，不一定準是涂琬，譬如是你……」

語至此處，發現龍不潛業已雙眉愁鎖，面帶重憂，遂把話頭頓住，改口笑道：「胡加揣測，徒亂人意，我們不必猜了，萬一竟是那『釣天翁』翁拓老兒的欺人大話，豈不寃枉透頂？……」

石超然也自笑道：「對了，眼前胡猜，就算猜中，又有何益？常言道：『船到橋頭自然直』，且等到了『小鄷都』前，審情度勢，再作區處！」

龍不潛軒眉說道：「好，我們暫不亂猜，且去『小鄷都』，但對于原定策畧，却要改變一下！」說到「改變」二字，龍不潛已將「巫山佳客」木牌所化香粉取去，洒在自己的衣裳之上。

魏立言見狀笑道：「賢侄此舉，是想引出這『巫山』之中的所藏惡物，把牠們徹底除掉？」

龍不潛點頭答道：「小侄因見譚揚老賊，死得太慘，適才的『追魂花』，『奪命葉』，以及『赤線子』等，又那等陰毒難防，遂改變原計，打算把途中所有的害人東西，完全引出，一併除掉……」

語音至此畧頓，俊目中閃射神光地，劍眉雙挑，又復說道：「因爲這樣一來，既可爲世除害，更可爲年底之期將屆，均將陸續趕來『巫山』的諸位伯叔，以及各位俠義道中人物，減消掉不少危機，魏師叔與石叔父，認爲小侄這突然變計之舉，是否有當？」

石超然笑了笑道：「賢侄的這種變計，自然比較積極地，更進一步，但你既然以身爲餌，却要特別小心，須知『蜂蠆之毒』，往往會『甚於毒蛇』的呢！」

龍不潛道：「一來小侄主動挑戰，已作準備，二來有兩位叔父，在旁照應，三來袖中還有涂琬姊姊那隻專尅各種兇毒蛇虫的『血靈鷄』，大概不至於……」

話方至此，一片「嗡嗡」聲息，已由峭壁半腰一個黑暗洞穴之中，飛出數十點金星，向龍不潛蟲擁而至！

石超然一面暗聚功力，與魏立言各作準備，一面高聲叫道：「這東西不是『毒蜂』，便是罕見『毒虫』，爲數頗不在少，賢侄要小心一點！」

龍不潛狂笑點頭，一道血光，便從他所着儒衫大袖之中，電閃而出！

魏立言因深知「血靈鷄」的通靈厲害，見狀之下，遂向石超然笑道：「石兄，我們且爲龍賢侄防範其他突襲吧，這幾十隻『毒虫』，或是『毒蜂』？可不够『血靈鷄』當點心的！」

說話之間，只見「血光」盤空一匝，那數金星，果然化爲烏有！

石超然好生驚讚地，向龍不潛含笑叫道：「龍賢侄，你把那隻『血靈鷄』給我看看！」

這時，「血靈鷄」業已吃盡空中毒虫，飛落在龍不潛的肩頭之上，剔嘴弄羽，顧盼生姿，眼中精芒四射，顯得好不神氣！

龍不潛聽得石超然要看，正待送過，那「血靈鷄」却已自行展翼凌空，向石超然緩緩飛去。

石超然一伸右手，「血靈鷄」便落在他掌心之上。

魏立言一旁含笑介紹，又把「血靈鷄」的威猛通靈情況，向石超然說了一遍。

石超然聽完，畧爲撫弄「血靈鷄」的赤紅光澤羽毛，向龍不潛含笑道：「龍賢侄，在不必要時，還莫使這隻威猛靈鳥露面，或可找個機會，再讓翁拓那等兇人，在牠爪喙之下，吃其苦頭！」

「血靈鷄」委實通靈，石超然的語音才落，牠便翩然飛起，一頭鑽入龍不潛的儒衫大袖之內！

魏立言笑道：「石兄你看如何？這隻鳥兒是否通靈已極，善體人意？」

老少三位武林奇俠，再往前行，不過繞過了三座峯崖，却已遭受了各種奇毒虫蛇的四度襲擊！

倘幸，魏立言，石超然功力均高，龍不潛更是身懷罕世絕學，在存心挑釁，有備無患之下，根本連「血靈鷄」都不再用，便把那些奇毒蛇虫，一一解决，替隨後趕來的赴會羣俠，消除隱患！

在除却兩條「鐵線毒蛇」的第四度奇襲之後，面前去路忽斷，被一道陡削無比，高約二十來丈的光滑石壁，加以阻隔！

「落拓書生」魏立言一看周圍情勢，知道除了硬行翻越這片削壁之外，便只有改途水路，方能繼續前進。

石超然也「咦」了一聲，表示驚詫地，向魏立言揚眉說道：「魏兄，這石壁如此陡削，我們或可越過，但一般『巫山派』下的嘍囉弟子，却是怎樣翻越？莫非他們到了此處，是改從水路……」

話方至此，魏立言已自微微一笑地，指着削壁，接口說道：「石兄以爲我們便能輕易越過這片天險石壁麼？你且看看，假如有人埋伏壁頂，只消燒上一鍋沸油，等我們攀援過半時，驀然發下，却是如何防禦？豈不把一世英名，付于流水？」

石超然聽完魏立言所說，果然覺得若想翻越這片削壁，委實危險太大，必須愼重研判，小心行動，千萬不可冒失！

就在兩位武林老俠，皺眉思忖之間，龍不潛已自冷笑說道：「那『釣天翁』翁拓老兒，身爲『巫山派』供奉，竟說話不算話麼？他分明說是在甚麼『小鄷都』前，等待我們……」

一語未畢，前面削壁頂端，業已響起了難聽已極的「桀桀」厲笑！

「釣天翁」翁拓於厲笑聲中，在壁頂現出身形，俯視龍不潛，獰笑說道：「龍不潛小兒，你莫要胡言亂語，對人不敬，我不是在此……」

龍不潛冷然叫道：「在此則甚？你不是說在『小鄷都』之前，等待我們……」

翁拓接口笑道：「無知小輩，這片削壁，不就是我所說的『小鄷都』麼？」

龍不潛道：「你還記不記得，你先前所發的狂妄之言？」

翁拓道：「老夫句句實話，何來半句妄語？」

龍不潛哂然說道：「你難道忘了曾說能在『小鄷都』前，使我全身觳觫，胆戰心寒地，聽你擺佈麼？」

翁拓「哦」了一聲，目光覷定龍不潛，揚眉怪笑說道：「龍不潛小兒，你以爲我是信口胡言，當眞無法作到麼？」

龍不潛冷冷說道：「要取我項上人頭，或許容易？要叫我甘心俯首地，聽人擺佈，却除非是日出西天！」

翁拓狂笑說道：「好，我就給你來個『日出西天』，倒看你是不是胆敢不聽我的擺佈？」

說完，突然沉聲喝道：「現油鍋！」

隨着翁拓這一聲沉喝，削壁頂端，果然出現不少「巫山派」的弟子，七手八脚地，架起了一具巨大風爐，爐上有隻巨鍋，鍋中顯然滿貯沸油，因爲爐下烈火才旺，便已聽得滾滾作響，蒸騰烟氣！

石超然側顧魏立言，表示佩服地，一挑拇指，揚眉讚道：「魏兄的心思智計，眞是敏捷已極，你竟事先料到，對方會在壁頂，準備沸油！」

魏立言臉上神色，相當凝重地，向壁上看了一眼，搖頭說道：「對方的惡毒花樣，大概絕不止此，我們要好好留神應付！」

這時，龍不潛也劍眉雙挑地，向壁上的「釣天翁」翁拓，冷然叫道：「翁拓老兒！難道你認爲燒了一鍋沸油，便能對我們發生甚麼嚇阻作用？」

翁拓獰笑說道：「這『小鄷都』，乃天險之地，有了一鍋沸油，你們便難越雷池……」

龍不潛聽了「難越雷池」四字，便狂笑一聲，接口叫道：「翁老兒，我以爲『巫山派』有多麼狠天狠地？原來仍怕了我們……」

翁拓陰森森地，發出了一陣「嘿嘿」怪笑，目注龍不潛道：「龍不潛小兒，老夫不是怕你上壁，是先用油鍋防阻，不讓你有所搗亂，然後才好從容佈置使你魂飛魄散之事！」

龍不潛嘴角微披，以一種不屑神情，剔眉冷笑說道：「有甚麼事兒能使我魂飛魄散？先賢說得好：『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龍不潛……」

翁拓不等龍不潛話完，便自目中電閃兇光，厲聲接道：「小兒休要賣狂，我承認你頗有幾分傲骨，或許當眞可以作到『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語音至此，畧畧一頓，目中兇光如厲地，向龍不潛高叫道：「但你這小兒，既以俠義自居，立身之道，必然忠孝當先，總不至於連生身之父的養育深恩，都付諸淡然不顧吧？」這幾句話兒，委實語語如挾冰霜，把龍不潛聽得心神一顫！

翁拓的語音才落，龍不潛便雙眉緊蹙地，向壁上急急叫道：「翁老兒……」

翁拓對龍不潛不加理睬，側顧身邊侍立的「巫山派」弟子喝道：「起牌！壁下若有任何人胆敢妄動，便立時沸油淋下！」

侍立弟子們，雷鳴似地暴喏一聲，便在削壁頂端，緩緩豎起了一面木牌！

這木牌相當巨厚，長約一丈，寬約六尺，牌上用奇粗鋼環，扣住手足四肢，暨咽喉要害，把一個黑巾覆面人，拘禁其上！

雖然，翁拓業已露過口風，木牌上被禁之人的身材又頗熟悉，但龍不潛仍自不敢相信是自己父親地，向翁拓高聲問道：「翁老兒，牌上之人是……是……誰？」

龍不潛是「乾坤一筆」冷大先生的衣鉢傳人，內功修爲極深，在心性方面，確實可以達到「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驚於側而目不瞬」的沉穩境界！

但父子關懷，却天性攸繫，使他於向翁拓問話之時，居然語音微顫！

翁拓獰笑說道：「龍小兒，你還不認識麼？好，我就讓你認認清楚！」

說到清楚二字，把手一揮，侍立「巫山派」弟子，便把木牌上被禁之人的覆面黑巾，立卽電疾揭去。

黑巾一去，現出被禁牌上之人的本來面目，龍不潛不禁心中大震，眼前一陣發黑！

原來，「釣天翁」翁拓並未虛言，牌上人果然正是「九龍」之一，龍不潛生身之父，「大澤蟄龍」龍潛！

龍潛身落人手，高在壁頂，上下相隔二十來丈，除了搶登削壁以外，根本無法援救！

但一來削壁極陡，二來對方又在壁上準備了一鍋沸油，隨時可以潑下，阻襲登壁之舉，眞令人望而興嘆，束手無策！

石超然雙眉深蹙地，「哎呀」一聲，口中「喃喃」自語說道：「定然是龍兄獨自趕來，過於深入，才落到『巫山』羣兇手內！」

這時，龍不潛業已五內如焚地，暗運「蟻語傳聲」神功，向石超然暨魏立言二人的耳邊，悄然囑

咐說道：「石叔父，魏師叔，你們稍後一步，見機行事，小侄要先行搶登削壁！」

傳音未了，只說「先行」二字，身形業已騰拔起六七丈高，向削壁之上撲去，那「搶登削壁」一語，竟是凌空發出。

石超然與魏立言，欲待加以阻止，却已不及！

龍不潛撲近削壁，去勢已盡，正欲用脚尖點壁借力，再度向上拔起之際，一片油香，帶着炙人熱氣，已自當頭潑落！

龍不潛全身凌空之下，對着這當頭潑下的大片沸油，根本無法閃避，除了凝聚玄功，以內家罡氣，劈空擊去之外，別無其他對策！

他揚掌發出罡氣，擊向當頭油光，只聽先是「呼」然一嘯，然後山壁之間，便起了被滾油飛濺的「滋滋」連响，並蒸騰縷縷青烟！

但沸油雖被龍不潛擊散，他的身形，却因所提眞氣，移作別用，無法再往上升，仍告墜向壁下。

翁拓站在壁頂，看着龍不潛，發出一陣震天狂笑說道：「龍不潛你想作甚？任憑你身懷多高武學，也無法過得了我『沸油淋頭』的這道關口，要搶登『小鄷都』石壁，只怕千難萬難，可能即將進入『大鄷都』了！」

龍不潛人落壁下，厲聲喝道：「翁老兒休要猖狂，我看到你這鍋沸油，能够用上幾次？」

邊自說話，邊自又想騰身撲去……這回，魏立言早自預防，把龍不潛一把拉住，温言勸道：「龍龍侄，稍安勿躁……」話方至此，壁頂的「釣天翁」翁拓，也又自「嘿嘿」厲笑說道：「龍小兒，你休作夢，除了我在壁頂，備有十一鍋沸油，儘够應用以外，你若再敢有所蠢動，便先給你父親龍潛老兒，嚐點厲害！」語音頓處，向左右厲聲叫道：「有請長孫公主！」一語方出，削壁頂端便響起一個銀鈴似的語聲，嬌笑接口說道：「翁老供奉，無須令人相請，我已來了！」

隨着話聲，在壁頂出現一個身着彩色宮裝，年約二十七八的容貌妖艷女子……

魏立言，石超然與龍不潛等，見了這女子形相，再聽了翁拓口中稱呼，便知是「巫山派」「三大公主」中的第一公主，如今並代爲執掌整個「巫山派」事務的「花釵公主」長孫艷！

彩色宮裝女子，在壁頂現身以後，便目注壁下，含笑說道：「石大俠，魏大俠，以及龍少俠，你們認識我麼？」

魏立言道：「姑娘大概就是『巫山派』三大公主中的『花釵公主』長孫艷？」

彩色宮裝女子聽完魏立言之語，點了點頭，含笑說道：「魏大俠猜得不錯，我正是長孫艷，如今在『金釵令主』坐關期中，並暫時忝掌『巫山派』的一切事務！」

龍不潛暫忍心中急怒，一挑雙眉，怒視長孫艷，朗聲叫道：「長孫公主，在下龍不潛，有樁事兒，要想向你請教——」

長孫艷向龍不潛拋過一瞥艷冶眼風，妙目流波地，嫣然笑道：「龍少俠有話，儘管請講，凡是長孫艷能够作主之事，決不會使你失望！」

龍不潛道：「『巫山派』邀請天下武林好手，於年底聚會『巫山』，是否有意號令奉雄，問鼎霸業？」

長孫艷點了點頭，目光凝注龍不潛，笑吟吟地說道：「龍少俠說得不錯，本派辛令主學究天人，神功無敵，確實有使『九龍』『百派』，齊拜金釵的宏志大願！」

龍不潛道：「貴派打算領袖武林之舉，是以『技』服人？還是以『德』服人？」

長孫艷嬌笑說道：「『德』字既無一定標準，更嫌虛無縹緲，難加衡量，自然還是按照武林慣例，以『能者稱尊』，比較來得實際一點！」

龍不潛道：「既是如此，在年底羣雄畢集之際，定有場虎躍龍騰的較技大會？」

長孫艷笑道：「那是當然之事，本派『金釵令主』，若不當衆顯示曠古絕今的無上武學，又怎能使天下英雄，對她傾心拜倒？」

龍不潛挑眉叫道：「長孫公主，貴派既定較技之會，我便要向你請教，在會期未屆以前，應把前來赴約的英傑，是當作仇敵？還是替當作賓客？」

長孫艷毫不猶疑地笑聲答道：「那還用問，凡屬有頭有臉的武林人物，全都是『巫山』貴賓！」

龍不潛冷笑一聲，目閃神光說道：「好一句『全都是巫山貴賓』，這在『小鄷都』上，用沸油淋人舉措，莫非就是你們『巫山派』的待客之道？」

長孫艷「哦」了一聲，揚眉笑道：「龍少俠莫要明於責人，昧於責己，你們來到『巫山』，若是以禮投帖，聲稱赴會，本派自應恭迎大駕，待若上賓！如今你們恃技傲敵，不單不向本派『金釵令主』，投帖拜會，並殺害本派人員，任意毀損『巫山』靈景，又怎怪翁老供奉會對三位大俠，畧存敵意呢？」

魏立言冷笑說道：「長孫公主到眞牙尖舌利，反而把錯處裝到我們頭上，好，就算我曾殺貴派人員，曾毀『巫山』靈景，但你們對待『山澤蟄龍』龍大俠的這種無禮手段，難道也……」

話方至此，長孫艷便柳眉雙軒地，接過話頭，嬌笑說道：「這位『山澤蟄龍』龍大俠的情況，可

更嚴重，他是仗恃精通水性，不告而來，從激流中，暗渡長江，放把火兒，焚毀本派一座宮殿，燒死龐護法所豢駿馬，龐護法並因意圖救馬，身負嚴重火傷！如今我要請教魏大俠，本派容許龍大俠這等上門欺人，被打不還手麼？」

魏立言覺得這位「花釵公主」長孫艷，着實伶牙俐齒，遂一皺雙眉，注目問道：「長孫公主，照你這麼說來，我們雙方只有大動干戈，決無暫時和緩之望了？」

長孫艷笑道：「誰說非動干戈不可，若要雙方和好，眞是容易得很！」

「黃龍眞人」石超然因見「山澤蟄龍」龍潛，被禁木牌，情勢險惡萬分，覺得眼前萬難逞强，遂在闖言之下，趕緊接口問道：「怎樣和法？」

長孫艷笑道：「若問怎樣和法，却須先看三位大俠的目的何在……」

語音至此畧頓，把兩道水淋淋的目光，向龍不潛瞟了一瞟，嬌笑叫道：「龍少俠，據我所知，這位『山澤蟄龍』龍大俠，就是令尊？」

龍不潛尚未答話，石超然已在一旁，代爲應聲答道：「正是！」

長孫艷仍自目注龍不潛，梨渦雙現，倩笑撩人地，曼聲說道：「龍少俠，你們既以俠義自命，則立身處世，必係『忠孝』當先！爲人子者，當盡孝恩，看來你們如今想彼此暫時和緩的主意目的，定是要我釋放龍大俠了？」

石超然生恐龍不潛不便答話，遂又接口說道：「長孫公主猜得不錯，我們正是此意！」

長孫艷向石超然笑道：「石大俠剛才應該聽得淸楚，龍大俠曾放火燒去本派一座宮殿……」

石超然不等長孫艷的話完，便目閃神光地，揚眉接道：「不要緊，龍兄燒了你們一座宮殿，石超然代爲賠償一粒包管價值連城，足可造十座宮殿的罕世明珠……」語音落處，從懷中取出一粒光華燦爛的徑寸明珠，擲向壁頂！

長孫艷接住明珠，畧一把玩鑒賞，石超然便朗聲叫道：「長孫公主不必懷疑，在下絕非誑語，這是前古『隋珠』！」

長孫艷笑了一笑，目注石超然道：「石大俠，宮殿乃有價之物，可以用明珠作抵，但龐護法周身火傷，以及被燒死的那隻罕世駿馬，你又怎麼賠法？」這幾句話兒，委實把石超然問得怔住。

長孫艷玉手微抖，將那粒「罕世隋珠」，拋還石超然，嬌笑說道：「石大俠，明珠奉還，你們若想我釋放龍大俠，除了聽從我一項辦法之外，別無他途！」

石超然問道：「甚麼辦法？」

長孫艷笑吟吟地說道：「我要龍少俠親筆簡署一張忠于『巫山派』，甘爲『金釵令主』効命……」話猶未了，龍不潛雙目一瞪，劍眉高挑地，厲聲喝道：「賤婢休要作夢，決辦不到！」

長孫艷冷笑說道：「辦不到麼？我倒要看看你這位孝義當先的正派少俠，能够硬到幾時？」

語音才頓，彩袖一揚，十來線紅紫光華，便自凌空飛出！

木牌上一片「奪奪」之聲，龍潛身軀急顫，似因穴道被制，無法叫出聲來，但手足四肢之上，却已泉流鮮血！

原來那紅紫光華，是長孫艷所發的十幾根彩色小釵！

這些小釵，全都打中龍潛身上，但却是中在不致命的肉厚之處。

龍不潛目睹父親身受如此慘刑，不由又急又痛地，怒吼一聲，身軀搖搖欲倒地，幾乎暈了過去。

魏立言忙扶住龍不潛，並向他耳邊，壓低語音勸道：「龍賢侄，鎭靜一點，若是心神一亂，更無法應付眼前的驚險局面！」

這時，長孫艷業已收斂起臉上的妖媚笑容，換了滿面煞氣，向龍不潛厲叫道：「龍不潛，你直睜開眼睛看着，我這裏有十根飛釵，將要一根比一根厲害嚴重地，釘入你父親體內，你若不及時表示投降，至多在第七根上，便會成就你們作爲一個間接殺父的不孝之名！」語音才落，金釵又閃！

一根紅紫相間的彩色小釵，穿透龍潛的右腿內側，連肉釘在木牌之上，又使這位武林大俠，頭上冷汗狂流，痛得全身皆顫！

（釵影龍魂完，下接『十二神龍十二釵』故事之五『百變魔釵』。）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東方英・文
董培新・圖

紫鏢囊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甘人鶴與鍾璉，刀君夫人及宋公民合力戮除了「無腸毒狼」梁歪後，便即趕返擎天山莊，以玄玄教紅旗令主身份，着令玄玄教派駐擎天山莊臥底的金鳳，持着內藏機密訊息的墨玉鳳釵去送給白雅環，當晚，便得金鳳帶回口訊，說是玄玄帝君已到湖口城，着甘人鶴即往，甘人鶴見到玄玄帝君後，偽說在落星城發現僞冒梁歪的人，玄玄帝君信以為真，立命甘人鶴與小環往監視，一路小環對甘人鶴愛理不理，甘人鶴大急，詢以鳳釵中秘訊，始知小環並沒發現信中藏有秘訊，却正為這鳳釵惱恨——

犯險安排離間計　迫使簽署城下盟

白雅環冷笑一聲，接道：「天下的算盤，都給你一個人打盡了！」

甘人鶴悚然而驚，恍然而悟，暗忖道：「原來毛病出在這玉釵上！……」接着眉一皺，却想不出這玉釵有何不妥。

思忖間，白雅環幽幽的一嘆，道：「但願你運氣長在，無往不利，小鶯，我們走！」

手一揮，帶着小鶯雙雙疾射而起。

甘人鶴當然不能不把事情弄清，就讓她如此離開，朗喝一聲，道：「環妹，請聽我一言！」

幌肩而起，擋住了白雅環。

白雅環落回地上，鳳目變威，道：「甘人鶴，我勸你不要欺人太甚。」

甘人鶴笑臉相陪道：「環妹，你不覺得我們這是一個誤會麼？」

白雅環挑眉道：「誤會，那鳳釵是不是你送給我的？」

甘人鶴道：「當然是我。」

白雅環道：「那就沒有什麼『誤會』了。」

甘人鶴道：「我就想不通，我這鳳釵送得有何不當？」

白雅環冷冷的道：「你要事事都想得通，那還有別人活的。」

甘人鶴道：「我到底錯在那裏，你就不能給我

一個明白麼？」

白雅環秀臉先是一紅，接着變得青中帶白，嬌軀微顫道：「你簡直是在侮辱我了，讓開！」玉手一揮，一股凌厲的掌功，直向甘人鶴胸前擊到。

甘人鶴猶豫了一下，閃身讓了開去。

白雅環一聲冷笑，人便飄身出去了三丈多遠。

甘人鶴正色揚聲，道：「環妹，一念之間，千古遺恨，倘望你給我一個機會，不要誤了人，也誤了自己。」

白雅環身形雖然未停，去勢却緩了下來，甘人鶴知道她這時心中已是軟了下來，只是不好意思回身，他暗吁了一口氣，幌身而上，追上白雅環，將拾起的墨玉鳳釵，遞給白雅環，道：「環妹，請你先看了釵中秘訊，再說話，好不好？」

那墨玉鳳釵是整段墨玉雕琢而成，通體無一瑕疵，白雅環閃動靈眸細察了一陣，鳳釵之中絕無容納他物之處，心中一動，將鳳釵握在掌中，內力一運，發出一股熱流，向玉釵逼去。

玉釵受熱之處，散發出一絲淡淡的白烟，再放開玉釵，這時只見鳳釵之上，已現出了不少密密痲痲的字體。

字體雖小得普通之人無法看讀，但白雅環運功逼目之下，却是看得淸淸楚楚。

原來，這原是「玄玄敎」傳訊方法之一，甘人鶴一時想不出更好的辦法，只有出奇的借用了。

甘人鶴一言不發，靜靜的等着白雅環最後的反應。

白雅環看完釵上字跡後，用手指輕輕抹去字跡，輕嘆一聲，道：「想不到你們已經把粱歪消滅了，但家祖母爲什麼還叫你送我一隻鳳釵？」

甘人鶴搖頭道：「這鳳釵與令祖母毫無關係，是我自己的意思。」

白雅環鳳目連閃道：「眞不是家祖母意思？」

甘人鶴道：「我當時去得匆忙，她老人家說話的機會都沒有。那有時間吩咐我送東西給你，這到底……」

白雅環歙然一笑，道：「不是就算了，還問那做什麼，這鳳釵小妹就多謝了。」抬手將那鳳釵揷回秀髮之上。

甘人鶴見她避而不談，不敢追問，笑了一笑道：「大家都担心帝君發現『定心石』不見之後，對你不利，所以我才匆匆趕回……。」

白雅環望了甘人鶴一眼，輕輕的道：「謝謝！不過你們也太看輕小妹了。」

甘人鶴搖頭一笑，道：「倒不是看輕你，而是事怕萬一，因爲你在他身邊久了，怕你一時大意疏忽。」

白雅環不再接話，話題一轉道：「帝君馬上就要到了，當前的問題，你怎樣解決？」

甘人鶴劍眉一皺道：「不要說遠在他方的家師，不能在此現身，就近在附近的大頭師伯，也無法通知他及時趕到……。」語聲一頓，沉吟起來。

白雅環道：「沒有人在這裏，那也沒有關係，你認得有一個最近住過人的地方，才好交待。」

人是活動的，隨時可以遷移，但住過的地方，總不能說不留絲毫蛛絲馬跡，可是在這等崇山峻嶺之中，那裏去找一處剛住過人的地方，用來搪塞玄玄帝君這類精明無比的老狐狸。

這個問題，確實叫人相當頭痛，一個思靈不週，甘人鶴打入「玄玄敎」的前功就盡廢了。

兩人四目相對，都沉入苦思之中。

驀地，小鶯叫了一聲，道：「姑娘，婢子有一個辦法，不知要不要得。」

白雅環柳眉一皺道：「沒時間了，你不要打岔好不好。」

甘人鶴道：「旁觀者淸，說不定她眞有好辦法哩！」

白雅環只好一點頭道：「你說吧！」

小鶯道：「張令主何不乾脆就離開這裏，等帝君問起來，就說張令主被人引走了，張令主不在，不就渡過了當前的難關。」

白雅環搖頭道：「這辦法瞞不過帝君。」

甘人鶴道：「這辦法雖然有它的缺點，但是我倒甚是贊成，未嘗不可一試。」

白雅環道：「粱歪不會做出這種事來，要不把我們三人同時殺死，就根本不會驚動我們，豈有引走你，留下我們之理。」

甘人鶴知道白雅環是根據粱歪的處事方法，分析的結果，玄玄帝君當然對粱歪也有同樣的瞭解，這是因人而發的論點，不是深切瞭解的人，無法有此認識。

甘人鶴蹙了一下劍眉道：「如果，我們把對方視作別人呢？」

白雅環道：「我們所爲何來，豈能分心旁騖，尤其我明知帝君會來，而不制止你，那更是錯得不能再錯的事。」

玄玄帝君不是好惹的人，一步思慮不到，便將招致無法補救的損失。

驀地，甘人鶴忽然劍眉一揚，喝聲道：「什麼人！」身形陡起，向一叢雜草撲去。

白雅環與小鶯也是反應奇快，兩聲嬌叱，雙雙撲去。

眼前雜草突然一分，赫然現出一顆其大無比的

大頭，那不正是大頭師伯鍾璉。

甘人鶴身形一歛，落在他身前道：「師伯你來得正好……。」

大頭師伯鍾璉笑道：「我要再不現身，只怕你們還有得腦筋傷。」

白雅環原是認識大頭師伯鍾璉的，多年久別，她已從黃毛丫頭，長成了一個大姑娘，生澀的叫了一聲：「大頭爺爺！」

大頭師伯鍾璉藹然一笑道：「你都長得這樣大了，只怕你奶奶都不認得你了。」

一提起白老夫人，白雅環孺慕之情倍生，神色微微一黯道：「她老人家還健朗麼？」

大頭師伯鍾璉點頭含笑道：「她好得很，只是非常想念你。」

甘人鶴見他口口聲聲都含着激發白雅環親情的用意，知道他對她還不甚瞭解，怕他引起她的反感，一笑接口道：「師伯，你來了有多久？」

大頭師伯鍾璉道：「剛到不久。」

甘人鶴道：「那你還沒完全瞭解我目前的處境。」接着三言兩語，向大頭師伯說了一個大概。

大頭師伯鍾璉一翻眼道：「你好大的胆子，引鬼上門，也不捎個信回來，要不是花子幫發現了你們，老夫看你們如何下台。」

甘人鶴道：「目前的問題是，我們想弄假成眞，找一處最近住過人的山洞，先搪塞了玄玄帝君，再見機從長計議。」

大頭師伯鍾璉道：「現成的地方有的是，你們隨老夫來。」轉身向一座山谷之中奔去。

白雅環走在最後，沿途替玄玄帝君留了引路暗號。

大頭師伯鍾璉帶着他們深入谷內，只見谷內兩壁夾峙，中通一條寬不及丈的窄徑，峭壁高聳入雲，絕壁上伸出的參天古樹，遮斷了一綫天光，因此谷內顯得黑暗沉沉，鬼氣森森。

這是一座令人望而止步的死谷，遁世隱居，天然條件已相當具備了。

經過一段刺骨陰風的絕地，峭壁漸開，上面天光已能照射下來，再前進四五十丈，裏面更是寬廣，竟是一块小小的雜樹林。

穿過雜樹林，走到盡頭，峭壁之下，有一座敞口山洞，洞內粗糙的石凳石桌上，油光水滑，點塵未沾，洞壁一角，還有一口糙石搭成的小灶，灶內灰燼猶新，都是剛住過人的跡象。

甘人鶴一見之下，便不住的點頭道：「好極了，好極了。」

白雅環更是細心謹愼，洞裏洞外仔細查看了一遍，然後才點頭道：「差不多了。」

大頭師伯鍾璉笑道：「環兒，你這樣細心，怪不得在漆老怪身前大紅特紅。」

白雅環眉兒輕顰道：「不過大頭爺爺你還得幫個小忙，那就天衣無縫了。」

大頭師伯鍾璉道：「再幫什麼忙？」

白雅環道：「請你隱在暗中，裝作來探視我們的，待玄玄帝君發現後，脫身而去，這樣我們就更好說話了。」

大頭師伯鍾璉一笑道：「這個容易……。」

白雅環秀眉一蹙，又道：「大頭爺爺，你可大意不得，如果脫不了身，我們說不定也要對你不禮貌了。」

大頭師伯鍾璉淡淡的一笑道：「這個老夫心裏有數。」

白雅環抬頭看了看天色道：「他們也快來了，鍾爺爺你就請避過一旁去吧。」

大頭師伯鍾璉閃身隱入雜樹之中。

白雅環吩咐小鶯生起一把火，用現成瓦壺，開始替玄玄帝君準備茶水。

火剛起，茶水尚未燒開，只聽颼颼風响，四名身穿玄色勁裝，肩後揷着兵刄的古稀老人，飛瀉而下，併肩落在洞前。

其中一位爲首老人喝聲道：「準備接駕。」

甘人鶴認得這四位老人，乃是帝君身前八大護法之半，據說功力奇高，各負絕學。

白雅環一揮手，帶着甘人鶴與小鶯走到洞外，垂手而立，躬身相待。

接着，只見玄玄帝君在另外四位大護法之下，從離樹林裏，一搖一擺的緩步走了出來。

白雅環與甘人鶴同時行禮下去。

「恭接帝君玉駕！」

玄玄帝君煞有介事的揮袖道：「免禮！」

「謝帝君！」

白雅環與甘人鶴，閃身兩旁一分，恭請帝君入內。

驀地，一聲輕微冷笑之聲起自密林之中，玄玄帝君與白雅環等一回頭，只見先到的那四位玄衣老者已是齊聲怒喝，飛身向密林之內撲去。

玄玄帝君怒眉狂剔，轉身站在洞口，另外四位玄裝老者則左右一分，擋在玄玄帝君五步之前。

白雅環向甘人鶴使了一個眼色，緊貼着玄玄帝君左右，凝神待敵。

只聽「叮叮叮」，一陣兵刄相交之聲，從密林之內發了出來。

接着，又見一條人影從密林之內冲天而起，在半空之中打了一個盤旋，飄身落在一棵樹梢之上。

只見他頭大如斗，手中橫着一把短劍，仰天發笑道：「原來是『玄玄敎』惡徒，老夫正要找你們，想不到你們竟自動找上門來送死。」

正在他洋洋自得，發笑之際，只見四條人影急射而起，刷刷連聲，寒光電掣，四種兵刃，從四個方向，齊向他身上襲去。

大頭師伯鍾璉哈哈一笑道：「來得好！」只見他手中短劍，暴伸疾縮，詭異絕倫，分接襲來四種兵刃。

只聽一陣兵刃相觸聲之下，四位玄衣老者竟被逼得分身四散，飄落在四週樹梢之上。

大頭師伯鍾璉該是脫身的時候了。

但他却橫劍一笑道：「這點點本事，豈是老夫敵手，快滾了回去吧！」

甘人鶴眉頭一皺，暗忖道：「大頭師伯見好不收，只怕要吃虧了！」

果然，甘人鶴心念方動，只見那四個玄衣老人怒聲一喝，一排寒光，歛然捲進，勢如排山倒海的激湧而到。

這四人兵刃各別，但招術却是一路，聯臂出手，其應敵方式，殊爲少見。

大頭師伯鍾璉口中發着朗笑，揮動短劍，又使出了同樣的招術，直透刀影而入。

但這時的那四位老人，也發出一聲長嘯，舞動手中兵刃，只見驚風震耳，閃閃生光，佈滿五六尺方圓，將大頭師伯圍在當中。

大頭師伯鍾璉伸縮詭異的劍式，頓被一阻，威力大減，不但未能逼迫那四人，反被那四人團團圍住，脫不了身，他口中的笑聲，再也發不出聲，他現在知道那四個玄衣老人的厲害了。

甘人鶴心中一動，暗運神功傳聲道：「潛龍入海！」

大頭師伯鍾璉一驚而悟，猛然使了一個千斤墜法，雙脚一跺，壓斷一根樹枝，身子向下一沉，隱回樹林之內。

他們五人原是踏在樹梢之上，追逐搏鬥，大頭師伯鍾璉這一陡然下墜，大出那四個玄玄老人意料之外，招式一空，已不見了大頭師伯鍾璉人影。

大頭師伯鍾璉再不敢逞強逗留，展開身法，一溜烟向谷外逃去。

那四個玄衣老人暴吼連聲，追了一陣，却是再也追不上他了。

玄玄帝君突然喝了一聲，道：「住手，不必再窮追了。」

那四個玄衣老人不敢不聽，飄身回到玄玄帝君身前，一臉訕訕之色。

玄玄帝君一面舉目四望，一面步入石洞之內，在一張石凳之上坐了下去，輕哼一聲，道：「張令主，你說的可就是在這裏？」

甘人鶴欠身道：「正是此處，但不料那林天壽知機，先一步搬走了。」

玄玄帝君轉頭一注白雅環，白雅環接口道：「據婢子所看，那林天壽遷離此地，不過是近一兩日的事，同時他們離開時顯得甚是從容，婢子大胆假設，他們極可能已與梁歪他們打成一片了。」

玄玄帝君點點頭道：「頗有見地，諒他們也逃不出爲君掌握，我們且離開此地，再作計較。」

說罷，不稍作停留，站起身來，舉步出洞，向谷外走去。

他當先走出洞外後，那先到的四位玄衣老人，忽然加緊脚步，搶在前面，爲他開道。

一行人奔出山區，却來到一座山莊之前，被一羣人接進了莊內。

敢情，已然另外有人，替他在這裏佈置好了住所。

想來玄玄帝君是决心要先除去這心腹大患了。接着，「玄玄敎」徒，用盡各種手段，展開了廣泛的搜索。

玄玄帝君親目見到過大頭師伯鍾璉，對甘人鶴的話已是深信不疑，同時也更是看重甘人鶴了。

要知，玄玄帝君對無腸毒狼梁歪的事，終日惶惶，寢食不安者數十年，如今甘人鶴替他發現了梁歪的行踪，他那能不對甘人鶴另眼相待。

尤其，甘人鶴是自己一手製造出來的新人，與無腸毒狼梁歪扯不上任何關係，無需顧慮他會受無腸毒狼的影响，因此，許多關係重大的事，跟着也落到了甘人鶴身上。

甘人鶴的聲勢，也隨之猛增，於是他也就更多自由活動的機會。

江湖上很快的傳遍了一個消息，說是「落星城」已被歹徒侵入。百十年前各大門派失傳的武功秘技，也已被人找到了。

此訊一傳開，江湖奇人怪傑，蜂擁而來，頓時把個「落星城」附近形成了鬧市。

各大門派派駐的守城弟子，已無法控制整個的山區了，最後，只剩下了「落星城」的城區，未被前來的武林人物公然進入。

這種混亂局勢的造成，當然也是玄玄帝君的傑作，其中隱伏着無窮的殺機的陰謀。

落星城外一片混亂，「落星城」內秘谷之中，却是陡添了不少佳客。

其中包括了雲蘿孤雁林天壽，以及他的大弟子無影神劍任九峯和二弟子張子和；武當掌門人一心

道長和他二位老師叔太虛紫虛，關外雙奇谷中逸和萬松齡；丐幫幇主黃震宇，獨臂殃神夏良台；長白掌門人金宣及長白四義。

他們其中除丐幇幇主黃震宇外，都是繞了數百里路，從別的秘徑進入谷中，因未經過「落星城」，是以玄玄帝君絲毫不知。

至於，衡山青城點蒼等派的朋友，因爲保護擎天山莊也非常重要，就留在擎天山莊以防萬一。

玄玄敎方面，風雨丈人魯三春也帶了不少敎中高手趕到，只是，那大頭老人鍾璉一現之後，便如石沉大海，任你玄玄帝君如何搜索，再也找不到他踪跡。

這種情形，正是九毒敎的傳統手法，因此也更使玄玄帝君確信無腸毒狼梁歪就藏在此山之中。

明知無腸毒狼梁歪藏在此山之中，久搜不到的結果，在玄玄帝君心理上，便形成了一種巨大的壓力。

是不是無腸毒狼梁歪的勢力，在敎中又死灰復燃了？

一些什麼人最可疑？

玄玄帝君心中起了這種念頭，對人對事，便另有一種看法，這種看法，使玄玄帝君整天陷於苦惱焦躁之中。

甘人鶴看看時機已然成熟，趁着單獨與玄玄帝君相處的機會，吞吞吐吐的道：「屬下有一件事在心中，不知……當不當請帝君見示？」

玄玄帝君凝目望了甘人鶴片刻，問道：「什麼事？」

甘人鶴畏畏縮縮的道：「近日來，不知帝君對古老有什麼特別差遣？」

所謂古老，就是玄玄帝君身前八大護法之首，名叫古一魂，是久已絕跡江湖的隱世魔頭，向爲玄玄帝君所倚重。

玄玄帝君綠豆眼睛連翻，道：「你問這個做什麼？」

甘人鶴惶悚的說道：「是，屬下實是不該有此一問。」

玄玄帝君道：「爲君沒有說你不能問。」

甘人鶴吞吞吐吐的道：「最近幾天，屬下每晚都看見一條極似古老的人影，鬼鬼祟祟的，偷偷外出……？」

玄玄帝君一震，道：「有這種事，快去把他叫來！」

甘人鶴應了一聲：「是！」但脚下却猶豫地沒有動身。

玄玄帝君殘眉一蹙道：「你聽清楚爲君的話沒有？」

甘人鶴道：「聽清楚了。」

玄玄帝君接口道：「那麼，還不快去把古一魂叫來。」

甘人鶴雙眉一皺道：「屬下還不能確實是不是他，萬一不是他……。」

玄玄帝君道：「你是……。」

甘人鶴道：「古老在敎中身份不比等閑，屬下不敢妄議長老，爲謹愼起見，屬下擬請帝君今晚親自去看一看，不知帝君……？」話聲一頓，靜靜的垂手候命。

玄玄帝君沉吟了一下，點頭道：「好，你下去準備吧！」

甘人鶴又道：「屬下擬請環姑娘助一臂之力，請帝君賜准。」

玄玄帝君點頭道：「你去告訴她好了。」

當夜三更過後，甘人鶴領着玄玄帝君出了山莊，向「落星城」方向奔去，他們向前奔了五六里路，來到一處偏僻的荒山野嶺。

白雅環忽由一叢矮樹後，奔了出來，朝玄玄帝君道：「啓稟帝君，那人確是古老，他剛剛走過去了。」

玄玄帝君冷冷一哼！道：「你弄清楚了他的去處沒有？」

白雅環道：「婢子弄清楚了。」

玄玄帝君揮手說道：「小心帶路，不要驚動了他。」

白雅環口中應着：「婢子知道。」一伏腰，斜刺裏奔了下去。

玄玄帝君與甘人鶴緊跟在白雅環身後，又奔了六七里路，白雅環停下身來，指着前面一塊大岩石道：「古老就隱身在那岩石後面，婢子怕驚動他，不敢再進一步接近。」

玄玄帝君道：「現在就驚動他也沒關係了，我們過去吧！」

三人屏息輕身繞到岩石一邊，只見古一魂站在一棵古松之下，可是只有他一個人在那裏。

玄玄帝君心中暗暗忖道：「他一個人在這裏做什麼？」

思忖中，忽見古一魂一轉面，目射精光，向左前方望去。

玄玄帝君傳聲道：「有人來了。」將手一揮，當先隱入一叢蘆葦之後。

三人才將身形隱住，一陣輕微的步履之聲，傳入了耳際，接着衣襟風响，二條人影先後馳到了當地。

玄玄帝君一見來人，全身不由自主的抽動了一

下，暗罵道：「果然是你這老不死的。」

原來，那二人一個就是大頭老人鍾璉，另一個就是令他夢魂難安的無腸毒狼梁歪，他目光銳利，來人又是迎面而到，雖在黑夜之中，也看得甚是淸楚。

那二人一到，只見古一魂向着無腸毒狼梁歪躬身爲禮，道：「屬下參見教主。」

無腸毒狼梁歪還是那副老樣子，皮笑肉不笑的道：「不必多禮了，東西到手了沒有？」

古一魂伸手懷中，取出一塊銀星點點的石頭，雙手遞給無腸毒狼梁歪，道：「幸不辱命！」

玄玄帝君一見那石頭，雙眼充滿了怒火，回頭向白雅環望去，傳聲道：「他偷了爲君的『定心石』……」肩頭一動，大有疾射而出之勢。

白雅環忽然伸手按在玄玄帝君肩頭上，傳聲道：「帝君，忍耐……？」

玄玄帝君陰沉的一笑，道：「你以爲爲君會貿然出手對付他們。」這是自我解嘲的話，當時，他確有出其不意奪回「定心石」的企圖。

這時，無腸毒狼梁歪已將「定心石」揣入懷中，點頭道：「辦得好，將來惡徒授首之後，老夫已無意出山，九毒教就是你的了。」

古一魂躬身道：「謝教主宏恩。」

無腸毒狼梁歪道：「你隨我來，領受『幽明指』！」忽然轉身帶着古一魂繞過那塊大岩石，隱身不見。

只有那大頭老人鍾璉仍留在當地，未跟身過去，這種絕學相傳之事，他自是不能跟了過去。

這時，玄玄帝君臉色已是一片蒼白，只氣得全身皆顫，但他却還是忍捺住怒火，未發作出來。

玄玄帝君在怒火煎熬之下，足足挨了半個時辰，仍未見無腸毒狼梁歪與古一魂現身出來。

玄玄帝君暗暗忖道：「『幽明指』有名奧秘，爲什麼還沒敎完？」

正思忖間，忽見無腸毒狼梁歪從大岩石之後射了起來，人在空中，沉聲喝了一聲道：「走！」身形一折，斜飛而出，向來路閃去。

大頭老人鍾璉跟着點足而起，緊隨在無腸毒狼梁歪身後而去，只見他們閃得一閃，便消失不見。

玄玄帝君這時心中既想追踪他們，又想當場擒住古一魂，微一猶豫之間，已是追無腸毒狼他們不及。

玄玄帝君忽然喝聲道：「拏下古一魂！」身形電掣，當先向大岩石之後撲去。

甘人鶴與白雅環也是大喝一聲，若有介事的左右包抄而上。

三人撲到大岩石之後，臉色都是一僵，那還有古一魂的人影子，他早就偷偷的溜走了。

玄玄帝君口中發出一陣刺耳括心的獰笑，恨聲道：「你鬼，可是還是被老夫看到了，走！我們也回去！」長身而起，奔得比閃電還快。

甘人鶴與白雅環相視一笑，隨在他身後。

一陣飛馳之下，玄玄帝君激動的心情漸漸冷了下來，三人回得山莊，玄玄帝君反而囑咐他們道：「不要驚動他們，爲君自有主張。」

白雅環道：「婢子想暗中查一查他的同黨，不知帝君以爲如何？」

玄玄帝君沉思了一下，道：「也好，不過記住，不要驚動他們。」

白雅環欠身道：「是，婢子知道。」

玄玄帝君揮手道：「你們下去之後，叫魯國師前來見爲君。」

白雅環秀眉一蹙道：「連古護法都不可靠，帝君……」

玄玄帝君忽然一笑道：「你不知道，你去把他叫來就是。」

白雅環與甘人鶴告退之後，不久，風雨丈人魯三春來到玄玄帝君秘室，也不知他們商量了什麼事，只見風雨丈人魯三春出來之後，便匆匆的離莊而去。

玄玄帝君也絕口不再提古一魂的事，就像忘了似的，這樣一連十多天，沒有一點動靜。

他這樣莫測高深的聲色不動，暗中却把甘人鶴弄得心神不定起來。

他這一不動聲色，便等於二人賽棋，你落子之後，他在長考特考，不知他胸中有多少應法，也不知他是否已猜知你的企圖，你在希望他入伏被擒，說不定他對你更有錦囊妙計。

最令人担心的是，自以爲獲得了他的信任，儼然以心腹人士自居，實則，他連你也一併計算在嫌疑犯之列。

那就是孫悟空與如來佛祖鬥法，自以爲一個斛斗翻了十萬八千里，其實竟還在他掌心之內。

甘人鶴此念一生，不由大是驚慄，找來白雅環計議道：「環妹，看來我們的計劃要完全落空了，這樣久了，爲什麼一點動靜也沒有？是不是他已看出這人不是古一魂？」

白雅環顰眉道：「那人的化裝很不錯，又在黑暗之中，我想一定看不出那人是冒牌貨。」

甘人鶴道：「那他對古一魂他們，爲什麼沒有一點行動？」

白雅環道：「他爲人深沉無比，沒有佈置好，是不會輕舉妄動的。」

甘人鶴道：「對於古一魂同黨之事，你提出之後，他有些什麼反應？」

白雅環道：「看不出一點神色……」接着，秀眉忽然一凝，腦中似是想起了什麼，而忘了口中的話。

甘人鶴警覺地接口道：「環妹，你發現了什麼不對？」

白雅環怔了一下，才道：「近來他對我也甚是疏遠了，每天難得和我說幾句話，成天只見他默默沉思。」

甘人鶴大驚的說道：「他是不是對你已起了疑心？」

白雅環感到不可能的搖搖頭道：「他要對我生疑，有許多事，就不會再要我負責了。」

甘人鶴道：「這就是你剛才說的，時機還沒有成熟，所以他對你不動聲色。」

驀地，忽然有人接口道：「環姑娘，他倒沒有對你起疑心，主要的是，那人已經不是他了。」

甘人鶴猛然大吃一驚，喝道：「什麼人？」話聲中，振臂疾射而起，閃聲辨位，直向那發音人藏身之處撲去。

此人既已竊聽了他們二人的談話，容他不得，但聽一聲嬌叱，白雅環也不猶豫的，也同時飛身撲去。

忽見淺草中長身站起一個老頭，搖手道：「環姑娘，是蔡老頭我！」

甘人鶴注目一望，只見那蔡老頭搖手的手式，特別怪異，五指如花，一現即收，心中一陣激動，暗喜道：「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原來就是這糟老頭子。」

心念轉動間，不待白雅環招呼，已掌力一收，飄然落在那老頭前面。

原來，這糟老頭子手式一幌之間，已用暗號表露了他的身份，敢情他就是無腸毒狼梁歪派在玄玄敎縱攬全局，那名叫「天星」的人。

只因，無腸毒狼梁歪派在玄玄敎內之人，平時誰與誰之間，都沒有連繫，是以誰都不認識誰。

只有這化名叫「天星」的人，是唯一知道「玄玄敎」全般人事佈置的人，也只有他有表明身份的暗號。

由於，甘人鶴從無腸毒狼身上得到那名單時，無腸毒狼已死，漆奇又新回到無腸毒狼身邊不久，是以不知無腸毒狼的連絡暗號，所以雖有名單，一時之間尙未找出那化名「天星」的人。

白雅環她雖然也知道「玄玄敎」內有一個比她身份高的人，可是那人從來沒現身過，所以她也不知「天星」是誰。

「天星」會此時此地現身，對他們來說，眞是天大的喜事。

白雅環停下身來，欠身一禮，道：「環兒有禮。」她不知道他的眞正身份，所以，她不便妄自稱呼。

那「天星」一揮手道：「少禮，以後你可以稱我『蔡師叔』。」

白雅環眨了一眨鳳目，叫了一聲：「蔡師叔！」目色之間顯得一片迷惘。

那蔡老頭也不加解釋，只笑了一笑，接着一指甘人鶴道：「老夫爲什麼不知道你，報上身份姓名來。」

甘人鶴微微一笑，從懷中取出一面三角銅牌，托在掌中，道：「不知老丈識得此令否？」

那老頭肅然一禮，恭謹道：「弟子蔡杞，參見聖俠！」

甘人鶴暗運內力，把「九毒令」彈起跳了三跳，然後收回懷中，抱拳道：「弟子張寰宇見過蔡師叔。」

那蔡老頭肅然行禮時，暗中已是較足功勁，只要甘人鶴對「九毒令」運用不當，他便會立下殺手，及見甘人鶴中規中矩的還了禮，這才斂去功勁，但還皺了一下眉頭道：「聖俠令師是……。」

白雅環接口道：「他是環兒師兄。」

那蔡老頭目中又泛起了疑芒，問道：「你有師兄？」

白雅環道：「若論入門的先後，當然他只能算是師弟，但他的年紀比我大，而且我也樂意叫他師兄。」

女孩子的話，本來就很難叫人批駁，怎樣說都言之成理。

蔡老頭雙目一閃，望了白雅環與甘人鶴那般肩併肩的樣子，輕「哦」了一聲，若有所悟的點了點頭，道：「你什麼時候入門的？」

甘人鶴道：「小弟蒙恩師收錄不久，約在一個多月前。」

蔡老頭又問道：「那麼，你在被漆英收爲心腹之後……。」

白雅環截道：「蔡師叔，有一件事只怕你不知道，環兒在他接受『制心術』時，暗中弄了鬼，所以他並未眞的被漆英控制。」

蔡老頭點了點頭道：「原來如此……」

話聲頓了頓，接着又道：「你們師父也眞不成話，有事情也不先通知老夫一聲，就讓你們胡鬧起來。」

甘人鶴原就要找他，利用無腸毒狼的殘餘力量

，以毒攻毒，所以早就想好了一套對付他的話，不慌不忙的說道：「家師因得不到師叔的信息，不知師叔近情如何？所以……。」

蔡老頭一怔，說道：「你師父沒有收到老夫的報告？」

甘人鶴道：「難道師叔已有報告送出？」

蔡老頭連連搖頭道：「奇怪！奇怪！」

甘人鶴問道：「師叔的報告，是改由何人傳送的？」

蔡老頭道：「一切沒有改變，完全照舊。」

甘人鶴道：「你把傳送報告的人，叫來一問就知。」

蔡老頭道：「他沒有回來。」

甘人鶴道：「問題就出在這裏了。」

蔡老頭蹙眉道：「你師父如何看法？」

甘人鶴道：「家師有兩種看法，一種是那傳信之人，經已被漆英截獲，另一種問題，是出在師叔的身上。」

蔡老頭苦笑一聲，道：「你可是奉命要處置師叔？」

甘人鶴道：「正是！如果再有三天，師叔不現身與小侄連絡，小侄便要下手了。」

蔡老頭全身一震道：「現在呢？」

甘人鶴道：「現在，已經證實師叔是沒有嫌疑了。」

蔡老頭吁了一口氣，道：「只因老夫現身適時，就沒有了嫌疑麼？」

甘人鶴道：「小侄只是奉命行事，進一步的解釋就不知其然了。」

蔡老頭皺了皺眉頭道：「你們知不知道古一魂也是我們的人……。」

白雅環笑道：「當然知道。」

蔡老頭道：「那你們爲什麼要揭他的鬼？」

甘人鶴道：「我們是奉命行事，想必家師必有道理。」

這是最好的推托之詞，解釋得不好，反而容易引起他的疑心，只有這樣他才無話可說。

蔡老頭沉思了一下道：「如果漆英馬上找古一魂的麻煩，你們準備怎樣辦？」

甘人鶴道：「到時候家師自有指示。」

白雅環忽然問道：「師叔，你剛才說莊中的人已不是漆英，那他是誰？」

蔡老頭道：「風雨丈人魯三春！他因怕你看破他，所以用疏遠你作爲掩護。」

甘人鶴道：「你知不知道眞正的漆英，他到那裏去了？」

蔡老頭神秘的一笑道：「當然知道。」

白雅環急口道：「師叔，快說吧！他到那裏去了？」

蔡老頭道：「現在已經沒有時間說了，我看你們還是快回去吧，說不定他已經回來了。」話聲一落，扭頭先自走了。

白雅環一怔道：「師叔……」

甘人鶴道：「他走了就算了，說眞的，我們還是快些趕回去要緊。」

他們兩人趕回莊中，正遇見玄玄帝君化裝的風雨丈人魯三春帶了高高矮矮一羣人回來。

甘人鶴悄悄的道：「敢情，是去邀請幫手去了，但又何必他親自跑去？」

白雅環道：「這個原因我倒知道，那是因爲這些人除了他自己之外任誰也控制不了。」

「爲什麼？」

「因爲他們沒有你的運氣好。」那是說他們中了玄玄帝君別的暗算，不得不任由他擺佈。

甘人鶴劍眉一蹙道：「那是些什麼人？」

白雅環道：「都是些江湖上的大人物，正邪有……。」

瞥眼間，只見甘人鶴正張着一雙星目，在人羣中找來找去，不由話聲一頓，問道：「你在找什麼人？」

甘人鶴道：「不知武林三仙在不在裏面？」

白雅環道：「他們都被掩住了本來面目，一時那能找得出來。」

說話間，只見玄玄帝君化裝的風雨丈人魯三春已見到了他們，舉手向白雅環打招呼。

白雅環迎了上去，玄玄帝君化裝的風雨丈人魯三春要她特別爲一個手提籐籃的猥瑣漢子安排一個單獨的院落，白雅環替那漢子安排好住處後，玄玄帝君與風雨丈人魯三春已經坐在一起了。

白雅環見了他們，一時也分不出誰眞誰假，因爲心裏有病，不由怔了一怔。

只見玄玄帝君目光一轉，掃射過來，道：「小環，你有什麼心事？」

白雅環心裏有了準備，一聽語氣，就知他們已經改回了身份，聲色不動道：「我在想剛才國師要婢子帶去安置的那人眞怪，婢子給他住乾淨的地方不要，却選中了離糞坑不遠的那間破房子。」

玄玄帝君道：「注意！你可不能因好奇，去招惹他，吃了虧，爲君還要罰上加罰。」

白雅環漫應了一聲：「是！」但內心之中却眞的起了好奇之心，有心去查個明白。

玄玄帝君忽然揮手道：「去把張令主叫來。」

白雅環領命而去，不久與甘人鶴一同回來，見

了玄玄帝君。玄玄帝君叫他們兩人一同坐下，道：「張令主，這幾天你有新的發現沒有？」

甘人鶴欠身道：「啟稟帝君，屬下就在不久之前，又發現那無腸毒狼粱歪的行踪，正要前來稟報帝君定奪。」

玄玄帝君臉色微微一動道：「他又在那裏出現了？」

甘人鶴道：「屬下乃是在『落星城』外發現他的，暗中跟踪了他一陣，忽見他隱入落星城內。屬下不敢再深入驚動他，請帝君定奪。」

玄玄帝君點頭微笑道：「果不出爲君所料。暫時不用驚動他，他逃不出爲君天羅地網。」

話聲頓了一頓，轉向白雅環道：「小環，你前次調查與古一魂有關的同黨，一共有多少人？」

白雅環道：「現在隨同在此的，一共是二十八人。」

玄玄帝君陰陰的一笑道：「你去安排一下，爲君要和他們商討進攻『落星城』大計。」

白雅環會心地微笑點頭道：「婢子知道。這就告退。」行了一禮，退了出去。

玄玄帝君目光一轉，注向甘人鶴道：「你也下去準備一下，帶領你的精幹，嚴加護衞。」

甘人鶴也領命退了出來。這時白雅環正在外面等他。兩人剛一照面，話還沒出口，蔡老頭的聲音已傳入他們耳中道：「老夫有話和你們說，快到廚房後面，來與老夫見面。」

白雅環秀眉微微一蹙道：「不知道他又有什麼主意？」

甘人鶴道：「反正聽與不聽，都在我們，過去吧！」

兩人分頭繞到廚房後面。蔡老頭已在等着他們了。這裏堆了些廚房用破的雜物。蔡老頭把他們帶到那雜物後面，叫他們隱起身形，傳音道：「漆英是不是要你們開始準備淸除異己？」

白雅環一怔，訝然道：「你怎樣知道。」

蔡老頭笑笑道：「想當然耳！他的目標是那些人？」

白雅環照直把二十八個人的名字告訴了他。這二十八個人，在甘人鶴與白雅環的心目中，都有除去的必要。

蔡老頭點頭道了聲：「不錯，這樣一來，漆英的實力，被你們一網就打去了十之三四……」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皺着眉頭道：「不過，其中有三個人，乃是我們的人……」

一語未了，白雅環嬌嗔的道：「我事先又不知道他是我們的人。你早又沒告訴我。」

蔡老頭容讓的一笑道：「賢姪女，老夫又沒說你不是，你發什麼脾氣。」

白雅環也是水晶心肝，八面玲瓏，見好就收，笑中一福道：「師叔，我就是怕你說我啦！」

蔡老頭苦笑道：「這本來就不能怪你……」目光一轉，向甘人鶴一眼望去，只見甘人鶴一臉漠然之色。心中一震，本來想替那三人說話的，也世故的忍住了。語意一變道：「就犧牲那三人，也沒有什麼，爲老教主而死，那是他們的光榮。」

甘人鶴笑顏一開道：「其實現在他們也沒多大用處了。」完全一副無情無義小魔頭的口吻。

蔡老頭捏了一把冷汗，道：「賢侄說得不錯，這才是大丈夫的氣概。」

甘人鶴似是有意與他爲難，語氣又一變，冷冷的道：「不過，我們潛伏在這裏的人，總共不過七八個人，一口氣去了三個之多，說來師叔多少有點責任。」

蔡老頭悚然而驚道：「老夫我……」

甘人鶴截口道：「你要早讓環妹知道了那三人的底細，不就可以避免這無謂犧牲了麼！」

蔡老頭呵呵連聲，道：「可是……可是……」

甘人鶴道：「我們知道，這是恩師的命諭，所以也只說說而已。」

頓了一頓接道：「不過，以後……師叔……」

蔡老頭對身懷九毒令的甘人鶴，似有着無比的畏忌，不待甘人鶴把話說完，就接口道：「賢侄現有『九毒令』在身，很可代教主解除這條禁令，以後就不會再蹈覆轍了。」

甘人鶴點頭道：「好，小侄就憑令代師傳命，解除該項約束。」

蔡老頭肅容應聲道：「屬下遵諭。」

接着便把另外三個尙未暴露身份之人的眞名實姓告訴了他們。甘人鶴與白雅環都希望風雨丈人魯三春能是那三人中之一。因爲如果他也是那三人中之一，那就他的作用太大了。

但一聽之下，其中並無風雨丈人魯三春在內，二人都若有所失的相視一笑。

蔡老頭看了他們的表形，莫明其妙的直眨着眼睛。

甘人鶴輕咳一聲，道：「蔡師叔，你叫我們過來，還有別的事沒有？」

蔡老頭點頭道：「有！有！有！」

點頭聲中，目光已轉到白雅環臉上。接着，道：「你把那個手提籐籃的傢伙送到那裏去了？」

白雅環皺了一下柳眉，一指二十多丈外的一間破房子，道：「那人怪得很，選中了那間臭氣沖天的房子。」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江湖浪子

單于紅・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江湖一鼎無雙浪客」北雙與「冷面黑煞」嚴夢柔，「千手百脚」洪平，向西北雨帮在湖南的最大分部少陽山進發，要拯救被囚在那裏「川梟」官大木，抵達少陽山區，北雙等連屠設立在外的二道關卡的守衞者，至第三道關卡，北雙着嚴夢柔與洪平隱身暗處，由彼單獨運用絕頂輕功，潛入後寨，把守衞地牢的數名大漢殺斃進入牢房，槑見官大木平無恙的躺在牢中，詢問怎會不被毒刑拷打的原因，官大木說是因年前曾對總舵主有過援手之恩，雙方有過口頭協定，彼如不逃走，對方也絕不施刑——

除魔衞道義竿揭

川梟直着嗓子大叫道：「媽個巴子！是我麻子不中用，是那個姓姜的不知什麼時候變得這樣厲害：他說大爺如槑在百招之內打敗他，他便讓我走……。」川梟被北雙挖苦得把家鄉口音都給撇了出來！「槑眞在一百招之內，我麻子連他一根汗毛也沒給沾上咯！」

「嘿，這就只好乖乖的呆回來啦！」北雙譚諧的說道。

「他媽的臭小子你高興啦？」川梟氣得哇哇大叫，瞪着北雙駡道。

「嘖，想不到姓姜的還算是條漢子，他算是償還你麻子的恩情，而且對黑門豹盡了職！」

北雙怪異的撇了一下唇角，嘖了一聲說道。

「小子，你一個人來的？」川梟這時才想起該問問北雙的近况，脫口問道。

「噹噹！噹噹！」北雙正想回話，忽然屋外嘩聲大作，北雙臉色微微一變，朝川梟急聲說道：「麻子！咱們先衝出去！」

「小北，那些囚虜呢？」川梟走出門外，拉住北雙，急急問道。

「都活不成了！」北雙回了一句，身形急飄而去，川梟連忙也跟隨而去。

兩人瞬間飄出牢房，走上屋裏，但只見外頭一片慌亂，以及急促的脚步聲，不絕於耳。



「是怎麼一回事？」川梟從門縫裏望去，朝北雙不解的問道。

「大概是洪掌門人和小柔闖關了！」

北雙悄悄推開房門，但只見一大堆人影正往山腰下急射，回首向川梟說道。

「他們也來了？」

川梟驚喜的叫了一聲。

「噓！送死的來了！」

北雙忽然把身子退向門裏，低聲說了一句。

「喂！發生什麼事？」

北雙向屋外正急步跑來的漢子，大聲問道。

「老陳！不好了，有人闖關，而且是第三關，趙舵主已發出緊急信號！你們要加緊看……唔！」

那名漢子邊跑邊叫，剛一到門口，話沒說完，咽喉已被北雙捏斷，唔了一聲，栽倒地上。

「老官！咱殺他個片甲不留！」北雙說了一聲，身形倏然如箭拔起，射出門外，川梟應了一聲，也拔起身形。

兩人停在樓閣上，但只見整座山頭空無人影，雙鐮客似乎對能闖關才被發覺的來人很重視，而且第三關卡又發出危難的信號，連忙傾巢而出。

原來是嚴夢柔見北雙去了這麼久，仍無動靜，以為北雙有了什麼意外，心繫北雙的安危，不顧三七二十一，當先發難。

洪平也亮出長劍，射出身形。

柵外的一羣黑衣大漢，正賭得起勁，料不到從天飛下「索命鬼」，連嚎叫也不及嘶出，已是腦袋搬家！

但木柵左邊正在大享香肉的大漢們已發覺，連忙攻向嚴夢柔與洪平，並且木柵裏的兩排房子也立刻湧出一片人海。

嚴夢柔與洪平乃武林頂尖高手，這些黑衣大漢自不是他們的對手，只不過一眨眼，西北雨的人已倒下一大片。

「嚴姑娘，他們已經發出信號了！怎辦？」洪平一劍攔腰斬死兩名赤着上身的大漢，接着拔起身形，踢碎了一名大漢的腦蓋，轉首一見黑黝的天空竄上一團紅色的火花，而且砰然大響，心知他們已通知山寨的雙鐮客，連忙飄到嚴夢柔身旁，急聲問道。

「管不了這麼多了！咱們衝上去！」

嚴夢柔咬了一下銀牙，粉腮凝煞，劍鞘與短劍舞得罩住她纖嬌的身形，四週噴起一片血光，躺下一大堆殘肢斷足的黑衣大漢；嚴夢柔一見有空隙，連忙說了一聲，提氣射起嬌軀。

但她方一邁上山腰，已迎面奔來如潮湧一片黑壓壓的人影……

嚴夢柔見眼前衝下的黑影，少說也有四、五百人，芳心不期然的一跳，打從她出娘胎以來，何曾見過如此大場面？本能的呆了一下，但心中惦念北雙和川梟的安危，膽氣頓生，咬了一下銀牙，蓮足一點，射向眼前即將衝至的人潮。

「叫你們看看本黑煞的厲害！」

嚴夢柔清叱了一聲，再也顧不得什麼叫憐憫了，把玄歸秘笈上的武功，發揮得淋漓緻盡；但只見她縱跳的嬌軀，如出櫝的母獅，手中的短劍及劍鞘，出神入化，詭異至極的揮動着，頓時，前面的人牆倒下了一排，血光暴現，嚎嗥刺耳。

但西北雨的人馬實在太多了，嚴夢柔殺不盡殺，砍不盡砍，而且背腹受敵，感到有點疲於應付；但她一心繫念着她的心上人北雙，硬是猛咬銀牙，美眸中射出一股濃澀的殺機，隨着嬌軀的拔起，已一氣呵成的使出凌厲招式——「風擺殘荷」，「童子點燭」和「雙龍戲鳳」三招。

「哇呀——！」

十幾聲豬嚎隨之而起，頓見將近二十餘名的黑衣大漢已死在嚴夢柔劍下；嚴夢柔冷笑一聲，接着又使出「橫掃千軍」、「羅通掃北」，只見劍光閃過之處，立刻噴起熱烘烘，紅冷冷的鮮血，而且噴了嚴夢柔滿身，幾成一個血人。

洪平也是浴血而戰，一隻亮森森的長劍，把涼山派的獨門劍法，發揮至登峯造極之處，但見他覆面的黑巾以及週身衣服，已是成了深紅色；洪平一連使出所習劍法的「雪中送炭」，「錦上添花」，把關卡的黑衣大漢已斬去將近一半；洪平抬目瞥見嚴夢柔已登上山腰，但被如蟻的黑衣大漢困住，連忙猛一提精純之氣，傲吼一聲，射向山腰……。

「嚴姑娘，咱們殺上去！」洪平身未到，聲音已傳進嚴夢柔耳裏，並且揚起一片哀嚎聲，又十幾名黑衣大漢栽了下去。

嚴夢柔心中一喜，一劍劈破兩個腦袋瓜，正想回話，黑衣大漢忽然四週散開……。

嚴夢柔正在納罕！眼前倏然射下一條人影。

「嚴姑娘，當心，這傢伙便是雙鐮客！」洪平停在嚴姑娘身旁，用傳音入密說道。

只見來人年約四旬，身短、頭大，雙目如豆，面色蒼白，兩手過膝，身穿華色大袍，看起來予人一股不自在的感覺。但嗓子却大得很，有點像狼猖聲，聽起來使人不自禁要起鷄皮疙瘩，至少不會是很舒服。「我道是何方人物？原來是你這瘋婆和本幫叛卒千手百脚！」

洪平一震，想不到雙鐮客知道自己身份，眸中射出驚異的眼光，呆了一呆。

「姓姜的！你話說清楚一點！老夫乃堂堂涼山掌門人，你才是正義的叛徒！」洪平怒哼一聲，解下蒙巾，還顏嗤道。

「姓姜的！你要是乖乖交出川梟官大哥，姑奶奶便饒你不死！」嚴夢柔趁機調息體內混濁的眞氣，已平復自然，也怒聲叱道。

雙鐮客姜永華蒼白的面色微微一變，寒笑一聲，冰冷的說道：「你們死到臨頭……。」

「死到臨頭是你他媽的狗養的雜碎！」雙鐮客話聲沒完，忽地一陣桀桀怪叫聲淹沒他的語音，接着竄下兩條人影。

「是你！」雙鐮客大吃一驚，駭然退了一步，脫口叫道。

「怎麼？不認得你家官大爺了？」

是川梟和北雙，兩人停在嚴夢柔與洪平身旁；川梟一副怪相的，望着驚愕的雙鐮客，破着嗓子叫道。

「雙哥！」嚴夢柔一見北雙和川梟安然無恙，欣喜萬分的朝北雙叫了一聲。

「你是江湖一鼎？」雙鐮客正想喝問北雙的來歷，一聽嚴夢柔叫他的名字，又見北雙背着雙劍，脫口問了一聲。

「不錯！正是你家少爺！」北雙兩手抱胸，星眸冷峻的瞥了一下，冷冷回道。

「哇！血煞星！——」

北雙語音一落，四週三百餘名的黑衣大漢皆嘩然，面上驚駭之色，一陣騷動。

「原來是你這亡命之徒！」雙鐮客微微一震，隨即冷笑一聲，白陰陰的面色，掠過一絲殘峻，冷冰冰的說道：「斷劍神龍是否為你所殺？」

「可以這麼說！」

北雙傲然的頷了一下首，唇角浮起怪異的微笑，一陣寒如霜雪的語音，閃出他白皙看起來宛似漾着寒芒的齒縫道：「接着步他後塵者，該是你尊駕了！」

「好說！好說！」雙鐮客倏地仰天長笑，不屑的嗤了一聲，冷冷的睨着北雙，陰惻惻地冷笑道：「素聞江湖一鼎，狂妄自大，門縫裏看扁人，果是一點不錯！」

「你他媽的別嚕哩嚕嗦的，到底把經唸完沒有？小柔！咱們把那些飯桶砸光！」

川梟在一旁見四週黑壓壓的一片人影，被雙鐮客囚禁的怒火已是熾焚着，殺興大起，正想殺一個痛快，見雙鐮客嘮叨個沒完，冒火的大叫着道，並且話在途中，身形已射起。

「是！官大哥！」

洪平和嚴夢柔一見北雙和川梟，心神一振，本也是手癢癢的，巴不得把這些蹂躪武林的賊子給殺得一乾二淨，一見川梟已當先出手，也忙不迭展出身形，毫不留情的劈向那堆人牆；嚴夢柔一上手便是毒招厲式，劈起兩顆圓滾滾，血淋淋的頭顱，把身形飄近殺得哈哈大叫的川梟，邊殺邊說道：「官大哥，我好想念您，為了我，您受苦啦？」

「喲！小柔，你這句話別讓那小子聽見，他可要把我麻子的腦袋給搬家哩！」

川梟一橫玉尺，斬飛三名大漢，朝嚴夢柔咧嘴道。

嚴夢柔俏臉一紅，羞答答的笑了一下，正想問話，忽聽背後一陣勁響，連忙短劍一帶，背後兩名大漢已同登極樂。

「麻子！想不到你狗命好長，竟沒死！」洪平把一名大漢的心窩給戳了一個洞，也把身形飄向他們，咧嘴笑道。

「他媽的老洪，原來你沒安好心眼，不怕雷劈！」川梟拔起身形，兩腿如飛的踢出十一腿，把一排湧向前來的黑衣大漢給踢得前俯後仰，朝洪平笑着回道：「要是我麻子死了，誰給那村野鴛鴦做證婚人？小柔，你說對不？」

「不了！官大哥，您總愛取笑人家！」嚴夢柔嬌羞的說了聲，但身形却不敢怠慢，一招「五馬分屍」已在她嬌滴滴的語音使出，五名大漢分別斷首殘肢的倒了下去。

川梟與洪平聞言一陣大笑，在他們的笑聲中，起碼有十名的黑衣大漢已在「哭」。

但只見川梟，洪平與及嚴夢柔三人圍成一排銅墻鐵壁似的，已把黑壓壓的黑衣大漢逼到山脚下，退到關卡前面；他們三人聯手起來，眞若萬鈞雷霆，魔王再世，勢如破竹，厲不可遏，眞可謂三人當關，萬分不敵！更叫人氣結的是，他們三人竟還談笑風生，互問別後情況，輕鬆至極……

但北雙可沒這麼輕鬆愜意了！

只見他正和雙鐮客在山腰處一起一落的互來互往，對峙過招，兩人已過了卅個照面。

北雙心頭感到微微驚異，雙鐮客武功之高強，誠如洪平所說，和黑門豹相差無幾；北雙只覺他的身法，招式怪異已極，從所未見。

雙鐮客心頭更是大驚，他料不到年紀輕輕的北雙，果如傳說中那麼厲害，年前敗在黑門豹手下，便歸順西北雨，以為黑門豹是天下第一人，再也沒有人能比得上他；誰知與北雙一交手，才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也！

「喝！看我的『蓮心掌法』！」

兩人皆還未亮出兵器，硬對硬手上功夫，雙鐮

客單脚漂亮的橫挪二尺，堪堪讓過北雙的小擒拿「雲龍探爪」，猛地氣納丹田，大喝一聲，已使出他成名的蓮心掌法，兩手五指駢張，倏然推出五招十七式。

但聞話聲一落，雙鐮客的雙掌猛然一片通紅，在翻飛的掌心中，吐出一股强勁而且灼人膚痛的掌風！

北雙心頭不由自主的跳了一下，唇角微微驚異的撇了一撇，只覺雙鐮客第一掌方打出，一陣悶熱使他喉頭一陣乾燥，連忙滑身橫移兩尺，兩脚方站定，丹田之氣已驀然竄奔而起，急促游至兩掌，俊臉與手掌倏地變成潔白晶瑩，有如白玉，與雙鐮客通紅的手成了一個强烈的對比。

「也看看少爺的『極陰掌』！」

北雙傲然而立，潔白的手已隨着他的語音推出冰寒如凍的勁風。

但只見雙鐮客打出的十七掌，忽地無聲無息的隱去，宛似泥牛如海，劍擊敗絮！毫無反應！

雙鐮客還感到一陣透心之冷，隱隱逼來，心頭駭跳了一下，連忙抽身而退。

北雙也縱身跳後兩尺，他只覺極陰掌耗去不少眞元，胸中感到微微翻湧，連忙運氣調息。

雙鐮客顯然也在運氣調息，如豆的鷄眼，驚異的望着北雙。

但只見十幾丈之內的樹木，忽然枯萎而死；地下黑衣大漢的屍體也忽地潰爛。

噢，兩掌之勁，如此駭人聽聞！

北雙短短一停留，大喝一聲，兩掌駭然推出。

但見一股氣呑山河，力震天地，有若萬鈞雷霆的掌風，在北雙不打招呼之下，凌厲至極的罩向雙鐮客！

雙鐮客忙不迭咬牙全力還送一掌。

也見他的掌勁有如銅墻鐵壁，翻山倒海，厲不可遏的迎向北雙的掌風。

「碰！」兩勁猝接，只聞一聲震天價響，撼人心腑。

雙鐮客哼一聲，身形踉蹌的退了一步，只感喉中一甜，一股逆血已竄至嘴邊，但雙鐮客倔强的吞了回去，嘴角還留着殘漬，慘白的臉色更白，烏紫色的唇角痛苦的抽了一下，連忙運氣壓抑胸中如河流倒翻的氣息。

北雙似乎好一點，身形搖了兩搖，總算沒退了步子，但足下銀色的綢緞粉底鞋，却深深的印入泥裏，足足有五寸之深；而且，俊帥的臉龐微微發白，從他微微瞇着的星眸中，可以看出他也正調着氣息。

「想不到堂堂的江湖一鼎也是卑鄙之徒！」雙鐮客吃虧是北雙猝然發掌，所以落了下風，一雙鷄眼充滿惡毒的神色憤恚的說道。

「少爺什麼時候自稱自己是淸高的？」

北雙唇角浮起一個奇異似乎是輕蔑鄙夷的微笑，的字方溜出他的口齒，身形已倏然如鬼魅般的欺向雙鐮客，當的字說出以後，他已叫人那麼看不淸的踢出二十四腿，搗出十九拳。

雙鐮客料不到北雙仍是倏然出手，不按武林規矩，猝襲自己，心頭大駭，要出手招架已是太慢，只得咬牙提氣連忙抽身暴退……

算他眼明脚快，發覺得快，雙鐮客只差一髮便被北雙如萬鈞千斤的廿四腿十九掌不搗個變汁，也得成泥的掌勁兒個正着！

「碰！叭！波！」北雙落空的拳脚擊在一旁枯萎的樹幹，發出破裂之聲，連根飛起。

雙鐮客射至十丈遠的修竹林裏直喘息，但只見此座修竹林似是人工闢造的，一片寬坦，不呈斜坡形；北雙心忖是個「好戰場」，連忙也拔身射進林裏。

「如此下賤還稱正派人物？」雙鐮客被北雙兩度招比聲先逼得手忙脚亂，心中怒火萬丈，怨懟已極，殺氣頓溢，也禮尙往來，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不待北雙躍進林裏，雙袖倏地一抖，閃電亮出兩支半尺彎曲而顯得有點奇形怪狀的金鐮，在他滿含煞氣的語音仍未溜進北雙的耳鼓以前，兩支鐮刀已像兩支吐信的毒蛇，在半空中驀然掠起兩道金光，那麼惡毒的迎向北雙！北雙心頭一震，只覺自己的身形仍未沾地，眼看北雙就要血濺五步！

「噹！」在噹聲響起的刹那中的刹那前，叫人那麼難以分辨，難以聽出的響起一聲嗆然的兵器出鞘聲；雙鐮客正爲自己的搶招而暗自心喜，忽地眼前一花，現起兩道銀光，緊接着一聲刺耳的兵器撞擊聲，激起兩撮急竄的火花，只感虎口一震，雙鐮幾乎脫手，駭然暴退。

雙鐮客驚魂未定的站穩陣脚，撩目一看，心頭猛又是咚然一跳，差點沒脫口大叫！

但只見他瞠睜的瞳孔裏，那有北雙的影子？

「少爺從不講正派歪派，黑道白道；只知道我是你家大少爺！」

一股冷冰帶着濃澀的輕蔑，倏地有如自幽靈地府傳出，射進雙鐮客如鹿跳的心房。

雙鐮客駭然轉過身子，脫口嗄了一聲，不由自主的退了一步！

只見北雙正悄端端的立在二丈遠處，頎長而顯得壯健的身子，那麼吊兒郞當，彷彿一點也不在意的倚着修竹，兩眼怪異的瞥着自己，嘴角吊着揶揄

而看起來狂傲至極的微笑。

雙鐮客從頭至尾都沒看淸如何躱過他傾盡全力而且是偸襲的一招，而且也沒看淸他雙劍如何出鞘？以及何時入鞘？

雙鐮客呆呆的望着北雙，心頭的寒意愈來愈濃，慘白的臉也愈來愈多那一眼便能看出的驚駭，驚駭！

其實北雙才是捏了一把汗，雙鐮客方才那招快如激星閃電，而且怪異譎詭，要不是北雙能在千鈞一髮之際，迅快的取出雙劍，並且在不容半髮的空間裏，使出師門絕學「無影無虛」劍法中最凌厲的兩招——蒼鷹搏兔，與淸風催蕊；化險爲夷，藉着兵器彈撞之勁，連忙再度提氣把卽將落地的身子猛然翻起，越過雙鐮客的頭頂，否則焉能逃過雙鐮客的毒招？

「姓姜的，本少爺姑念你對官大爺的網開一面，破例放你一條生路，棄邪歸正，改過自新。」

北雙手下心中微滾的氣息，星眸古怪的凝視着雙鐮客，撇了一撇冷漠的唇角，沉聲說道。

「好說好說！本總舵主也素不分正派歪派，只知各有其主，忠於其事！」雙鐮客傲笑一聲，慘白的臉上現出凜然大氣之色，沉沉說道。

「黑門豹該是死而無憾，是不？他用其幸運能擁有你這忠實的跑腿！」

北雙的星眸漾起一絲濃霧，灼灼的注視着雙鐮客，停了半晌，才蠕了蠕嘴，像是敬佩又似揶揄的說道。

「你敢侮辱本幫幫主！」雙鐮客怒吼一聲，身形倏地如脫弦之箭，嗆的一聲，快如激星的射向北雙。一雙金光閃閃的鐮刀，有如舞風車般的，叫人眼花撩亂，凌厲至極的劈向北雙。

「少爺還敢要他的命呢！」北雙洒脫的道了一聲，身形一提，倏地一幻，避過雙鐮客叫人難以數出的二十一鐮。

「嗆！嗆！」

北雙心知不能大意，雙劍驀然出鞘，掄起漫天的銀光，以牙還牙的送出廿一劍！但見忽合忽分的兩條身形，叫人分不淸誰是誰，只聞一聲斷折破裂聲，一座靑蒐蒐的修竹，在滿含煞氣的吆喝聲中，不斷激飛而起。

在紛紛斷折激飛的竹影中，兩支快若白駒過隙的身影已令人難以想像的對拆了九招。

且莫說他兩人，姑且回說川梟，嚴夢柔以及洪平……。

但見他們三人聯手，有若千軍萬馬，不可一世，黑衣大漢節節後退，躺屍遍地；三人輕說漫笑，煞是輕鬆，只不過用了八成功力，將近四百名的黑衣大漢殺得只剩下一百名不到。

「小柔，那姓趙的要逃了，妳叫他歸天去，這些兔崽子交給老洪和我。」川梟一招「强龍過河」，把四名黑衣大漢飛了出去，抬眼正見第三道關卡的「流星錘」趙雲飛舵主，已越過木柵，準備溜逸，連忙急聲向嚴夢柔叫道。

嚴夢柔嬌應一聲，劍鞘削破兩名黑衣大漢的頭顱，嬌軀一扭，如兔脫般的，射向趙雲飛，攔住去路。

「慢走！把腦袋留下！」嚴夢柔美眸含煞，粉腮凝霜，搖了一下滿是血漬的短劍，冷冷說道。

「他媽的臭妮子，妳眞要趕盡殺絕？」趙雲飛手提着兩把流星錘，滿是髯髭的黑臉現出驚駭的神情，色厲內荏的叫罵道。

「不錯，俗言除惡務盡！」盡字方抖出嚴夢柔的丁香，血淋淋的劍鋒已漾起片片森芒，詭異毒辣的點向趙雲飛咽喉。

趙飛雲悸叫一聲，連忙舉錘迎去。

「你死定了！」嚴夢柔冷笑一聲，劍尖倏地一沉，那麼令人匪夷所思的改招換式，改劉爲劈，左手劍鞘如此令人拿捏不定的架住趙雲飛的兩支流星錘！

趙雲飛不過是新崛起的毛角色，在江湖上略有小名，與雙鐮客有點裙帶關係，才取得他原本無資格的舵主地位；嚴夢柔與洪平能無聲無息的連闖兩關，他已够吃驚，再看到遙闖邋愁千百回的血煞星把川梟救出來，更是心寒胆顫，而且他們三人勢如破竹的把少陽分部幾乎殲滅，一看苗頭不對，頹勢難挽，那有心情與嚴夢柔纏下去？

所以他從開始就不存戀戰之心，堪堪的避過嚴夢柔的劍尖，兩脚倏地一彈，運起精純眞氣，拔身而起。

嚴夢柔料不到他竟如此「不帶種」，呆了一下，連忙也躍起嬌軀，急追而上，小嘴怒叱道：「姑奶奶說你死定了！還想逃！」

說時遲，那時快，趙雲飛拔起的身形，正躍過木柵，嚴夢柔的逃字尙在舌尖滾動，手中短劍已像離弦之箭，劃起一道銀光，暴然出手！

「呵哎！」一聲慘嗥，噴起一道血光，趙雲飛的身子驀然栽了下來。

但只見嚴夢柔的一招「送君奈何」，短劍正中射進趙雲飛的背心，穿胸而過。

嚴夢柔躍起的嬌軀，接着如電掠下，伸手拔出血淋淋的短劍，停在俯地不起的趙雲飛身邊，美眸看了一下，確定趙雲飛已氣絕，這才又射起嬌軀向川梟馳去。

「小柔，完事啦？」川梟已像一個血人，渾身上下，濺滿了殷紅刺目的血，噴起兩道血箭，濺了嚴夢柔滿身，川梟却哈哈大笑。此時黑衣大漢只剩卅名左右，一見趙雲飛死去，皆心裂魂喪的抱頭鼠竄！

「他媽的！你們這些龜孫子還想逃？」

川梟殺得興起，接着躍起身形，桀桀叫了一聲，便想追去。

「官大哥，窮寇莫追，饒了他們吧！」嚴夢柔却擋住川梟的去路，急急說道。

「是了，老官，讓他們走，諒也無作用了！」洪平拭了一下額角上不知是血還是汗的液體，也大聲說道。

川梟這才停下身子，望了望兩人，又望望自己，俯腰大笑道：「看看！我們眞成了血煞星啦！」

「噢，對了！快去看看雙哥！」

一提起血煞星，嚴夢柔猛地想起她的心上人，脫口叫了一聲，腰肢一扭，射向山腰。

「嘖！倒眞個性急！」

「她不急誰才急？」川梟與洪平一笑一答，也連忙展出身形。

瞬眼，三人已馳到竹林邊。

但只見兩人打得緊鑼密鼓，已成白熱化。

兩人見有人來到，不期然的停下身形，北雙一見嚴夢柔渾身血漬，駭然脫口叫道：「小柔，妳受傷了？」

「當心！雙哥！」嚴夢柔剛定下身形，正想回話！雙鐮客不聲不響的掄起雙鐮，猛然襲向北雙，嚴夢柔芳容失色的叫了一聲。

「姓姜的，莫愁你死不了！」

北雙輕嗤了一聲，眼皮微微一撩，一架雙劍，叮噹的一聲斷金摧玉聲，險險的格住雙鐮客不打招呼的一記，接着滑出身形，令雙鐮客與嚴夢柔不解的把雙劍插回劍鞘裏，傲然的嗤道。

雙鐮客被北雙此舉愕了一愕，停下身形，不解的問道：「姓北的你不打了？」

「你在做夢，聽着，當少爺雙劍再度出鞘的時候，你已不能聽到它回鞘的聲音！」

北雙檢起一根丈來長斷折的修竹，臉上一片寒煞的說道。

「你別口出狂言！」雙鐮客見北雙如此張狂叫囂，心頭冒火萬丈，怒喝一聲，雙鐮隨着他心中滾熾的殺機，捲起漫天寒芒，呼呼生響的劈向北雙。

北雙的身形不待雙鐮客欺近，已然拔起，但只見他頎瘦的身子那麼令嚴夢柔心跳的穿織在兩支金光閃閃的鐮縫間。

這時川梟和洪平已趕到，一見此種情勢，心中一緊！

「完了！」川梟忽然臉色驟變，脫口大叫了一聲。

「官大哥，你是說雙哥有危險？」嚴夢柔見川梟一副緊張神色，一顆芳心猛地吊了起來，着急的向川梟問道。

「我什麼時候說？」川梟連忙笑聲說道，兩眼一直沒有離開北雙和雙鐮客翻飛的身子，臉上一片不忍之色；忽然轉首對嚴夢柔說道：「小柔，祇有妳才有辦法，妳快叫那小子別太狠心！」

嚴夢柔聽得一陣迷糊，祇覺川梟說得有點沒頭沒腦，正想啓口，忽傳來北雙的語音：「老瘋子，你別礙少爺的事情！」

「他媽的小子，你就手下留點情好不？」川梟咕動喉結，急聲嚷道。

「是怎麼啦？」嚴夢柔和洪平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不解的問了一聲。

「馬上你們便知道了……。」川梟轉過身子，背向着北雙和雙鐮客坐了下來，朝嚴夢柔說道：「小柔，以後妳要設法叫那小子少用這慘無人道的毒招。」

嚴夢柔和洪平一怔，聞言之下，宛似北雙將使出極爲惡毒的絕招，不禁齊齊驚異的，轉首望向林裏……。

祇見北雙手裏拿着一根丈把長的修行，身形那麼驚險的在雙鐮客疾舞的鐮縫中穿游；嚴夢柔與洪平看得提心吊胆，好幾次北雙祇差半髮中的半髮便被劈個正着，嚴夢柔好幾次看得要驚叫出來。

雙鐮客慘白的面上呈着一片視死如歸，兩隻牽滿紅絲的鷄眼，盈漾着深切的殺機，一對金鐮令人目不暇接的劃起滿天鐮影發出絲絲的銳聲，凌厲無比的蓋向北雙週身。

而北雙却始終不還手，祇是一味地閃避，身形隨着虎虎生風的雙鐮乍起乍落，驚險萬狀的穿梭於鐮隙間，滿含煞氣的俊臉，一片冷漠，在他緊抿的唇角，還可以清晰的看到一滴滴明顯的殘酷、怨毒、狠厲。

雙鐮客已傾全力，至少他拿手的「毒絕雙鐮術」已用上了三遍，但始終沒摸到北雙一根汗毛，即連衣角也沒沾上，總是差那麼一點、一滴，讓北雙看起來是那麼輕鬆的閃過去。

一片竹林，幾乎要被雙鐮客劈光，躺得滿地竹屑綠葉，存留着半截尖銳的尖端。

嚴夢柔和洪平看得一陣撲朔離迷，他們不明白北雙到底是在打什主意？

噢，這祇有川梟知道。

祇見川梟像是不願見即將出現慘絕人寰的一幕，默默的背向竹林，獨自坐在一隅；忽地他暗叫了一聲：開始了！

忽地北雙大喝了一聲：「爆血花！」

花字仍停留在他的牙縫之時，頎長的身形驀然冲天拔起！

雙鐮客心頭一驚，但覺耳鼓一陣震響，眼前一花，已失去北雙人影，便想退步……

然而根本不讓他有這空間，念頭不過方轉起，一聲刺耳的兵器出鞘聲，已比他正開動的腳步搶先了一步！

祇見北雙快得令人不敢相信的把肩後的左劍朝雙鐮客打去，一旁的嚴夢柔與洪平幾乎要以爲是北雙那劍柄原本就沒有脫鞘，直接射向雙鐮客；嗯，如果沒有那聲脫鞘聲的話！

雙鐮客料不到北雙驟然使出此招，壓根兒沒讓他有眨眼的機會，劍尖已直逼他胸前！

雙鐮客駭叫了一聲，想也不想的，不管三七二十幾，連忙抽身暴退。

「噗！」那麼驚險的，只差一滴滴，北雙脫手的劍連柄沒進雙鐮客方才站立的地方！

雙鐮客的身形方方沾地，倏地又是一陣嗆聲，北雙竟然那麼令他魂飛膽破的打出另一把劍！

雙鐮客連叫也來不及叫，連忙依樣畫葫蘆，再度縱身閃避。

北雙的身形仍懸在空中，雙鐮客的後退，似早在他的料想之中，而他拔起的身子，似是換氣不過，驀然下降！一切是那麼快速！

快得令人眨不過眼來，快得令人喘不過氣來！

說時遲，那時快！

當雙鐮客方方避開北雙的第二支劍時，那柄劍剛不過沒入一半，噗聲仍在他耳中輕震，北雙倏然那麼不可思議的筆直沉下！

「哇——！」一聲悠長而凄厲的慘嗥倏地劃破這沉寂的黑夜。

但祇見雙鐮客不到五尺的身軀，被北雙丈把長的竹竿，由頭頂貫穿全身！

北雙不待雙鐮客站定，手中的修竹，忽然令人匪夷所思的朝雙鐮客腦袋戳下，而且戳得那麼準，一點也不偏差，正巧在雙鐮客圓滾的腦袋正中，由頭至尾，從雙鐮的胯下穿通而過！血淋淋的竹竿至少深入地面三尺，雙鐮客的腦袋尙露出四尺約莫末截；但祇見雙鐮客宛如被釘住一樣，硬繃繃的僵立着，兩隻鷄目已爆裂而出，嘴巴大張，吐出近尺長血淋淋的舌頭，七孔流血，慘不忍睹！

更令人發毛的是，雙鐮客的胯下露出一大堆血淋淋的腸臟，幾可說體內的五臟皆流出，流遍地上，好不慘然！

嚴夢柔乍見此副慘絕人寰的景象，俏臉驟地變白，嚶嚀一聲，不忍的翻過嬌軀……。洪平看得兩眼瞠睜，嘴巴大張，竟然楞得說不出話來，祇覺一股黏得令他要發嘔的血腥撲上他的鼻尖……。北雙立在兩丈外，身子像是無力的倚着修行，俊臉上流着微許疲憊的汗珠，並且微微的喘着息，似乎這「爆血花」他自己研悟的絕招損去了他不少的眞元。

「小柔，妳還不去看看那小子？」良久，川梟手站起身子，轉望首望了一下雙鐮客「不得好死」的慘狀，古怪的嗞了一下牙，朝呆立的嚴夢柔吹嘴說了一聲。

「官大哥，他最狠了！我才不去看他哩！」嚴夢柔如夢初醒哦了一聲，噘嘴說道；但當她轉身一見北雙疲憊臉色，連忙躍起嬌軀，急急的射向北雙，身形未到，已是焦急的張口道：「雙哥，你沒怎樣吧？」

川梟看得一陣大笑，拍了一下仍是呆若木鷄的洪平，咧嘴說道：「老洪，咱把姓姜的埋一埋吧，雖是萬惡不赦，但總算對我瘋子不錯！」

洪平如噩夢乍醒，用力搖了一搖頭，邊眨着睜得酸澀的兩眼，邊悄聲問道：「叫他媽的爆血花，是那狗養的小子自己創悟出來的！」

「爆血花。」川梟翻着銅鈴眼的走到雙鐮客跟前，見着那種恐怖的死狀，打了一個冷顫，呸了一聲說道。

「爆血花？」洪平帮川梟拔起竹竿，放下雙鐮客的屍體，雙掌凝足功力，朝地面連發十幾掌，現出一個大窟窿，口中笑着說道：「果是名符其實，上七孔，下一大孔，血花爆噴而出，嘖！好個爆血花！」

「那小子將來勢必不得好死！」川梟把雙鐮客放進坑裏，把土掩好，一副德性的叫道。

「瘋子！你膽敢罵你家少爺，敢情你是否也要嚐嚐個中滋味？」北雙已調好氣息，手裏拿着絲帕，柔情體貼的拭着嚴夢柔臉上的血漬，見川梟咒自己，忙笑罵道。

「小子你他媽的造反了？簡直是狗眼看低人！小柔，妳還呆在那裏，不帮我瘋子說幾句話？」川梟翻着兩眼，哇哇跳叫道：「好哇！臭妮子有了野男人把我這官大哥給忘啦！」

「唔……我……。」嚴夢柔不知怎是好，紅着俏臉，唔了兩聲，說不出話來，川梟的瘋勁，實在叫她有點吃不消。

「哇哈哈！——」可是川梟，洪平和北雙却發出一片爆笑。

「你敢笑？」嚴夢柔見北雙竟然也在笑自己，連忙向北雙瞪了一眼，嬌嗔的說了一聲。

北雙一見嚴夢柔柳眉橫豎，不知怎麼的，硬是再也不敢笑，苦着臉說道：「是！娘子，小的不敢笑。」

「哇哈哈——！」川梟和洪平見狀又是一陣大笑，笑得腰都直不起來。

於是，在笑聲中，少陽山上起了一陣濃烟大火；在火光的烘照下，四條人影漸去漸遠。

× × ×

本來不是平靜的江湖上，這幾天突然平靜下來，靜得令人想窒息，靜得令人可以聞到一股黏黏的血腥，在隱隱的醞釀着，慢慢的擴張着；噢，卽所謂的山雨欲來風滿樓，這是一場滔天殺刦的前兆，象徵……。

江湖一鼎重獲武功，首先在苗疆消滅了西北雨的勢力，這對於被西北雨控制的武林人物來講，不啻有如暮鼓晨鐘，紛紛揭竿，擺脫西北雨的控制，而對西北雨而言，是霹靂，震驚萬分，連忙把原本準備向西域擴張的兵馬調回，圖與武林豪雄再度決一死戰。

北雙踏平少陽分部後，卽一直北上，登湖北旗山，找黑門豹算賬；西北雨不斷派人暗殺北雙，但皆為北雙所殺；洪平身份已露，匆匆回凉山，鼓動其他六派反正，言明地點時日，與北雙會合；而川梟也為了聯合狂風沙死士，以及武林豪傑，也與北雙分手；北雙為使西北雨注意自己，使西北雨疏忽川梟與洪平的聯絡人馬，明目張膽的與嚴夢柔在官道上，大搖大擺的朝北進行。

沿途兩人遭到西北雨多次的狙殺，但這對「野鴛鴦」皆叫他們一個也回不去。

這日，兩人來到黃水鎮已時正中午。

「雙哥，咱吃點東西好不？」嚴夢柔與北雙共坐一騎，而嚴夢柔的美艷，北雙的俊帥，再加上雄糾糾的千里神駒黑炭，行人皆注以欽美的一瞥；嚴夢柔到底是女人，臉皮嫩了一點，被看得有點不好意思，忙向北雙說道。

北雙却是興高采烈，一副優哉模樣，任馬信蹄，兩眼瀏覽着熱鬧的市面；每當他看到漂亮的女人之時，兩目更是吊兒郎的窮瞄不已，一副色鬼投胎，這時北雙正和前面一名行路的美齡少女打「眼箭」，眉目傳情，根本聽不到嚴夢柔的喚聲。

嚴夢柔見北雙沒應，轉頭望向北雙，却見北雙兩眼像是發了直，魂飄飄的樣子；不解的順着北雙的視綫望去，差點沒氣昏過去，狠狠的朝北雙的大腿揑下。

「哎喲！」北雙猛可地痛叫了一聲。「小柔，妳別叫我出醜好不？」

路人皆訝然的望向北雙，北雙紅着臉，把黑炭微微加快了脚步。在嚴夢柔耳邊悄聲說道。

「哼！你是本性難移，劣根不改！竟然敢在本姑奶奶面前看女人！」嚴夢柔掩着小嘴，忍着笑說道。

「小柔，妳別恁地小氣好不？我不過看一看，我是看她差妳多少？」北雙涎着臉笑說了一聲，這時才感到腹內已在「哇哇叫」，連忙說道：「小柔，咱是否該吃點東西了？」

「哼！你有得看，還用吃呀？」嚴夢柔挖苦的嗔道。

「好娘子，少爺下次再也不敢了！」北雙在一家酒館門前停下，跳下馬鞍，邊扶嚴夢柔下馬，邊笑說道。

「嗨，客官爺，裏面請坐！」一名胖嘟嘟的茶房笑臉迎出，殷勤的說道：「請問客官爺，你們要吃些什麼？」

「嗯，一壺白干，噢！……」北雙說了一句，忽地噫了一聲，臉上一片驚異。

「怎麼啦？雙哥。」嚴夢柔不解的問道。

「沒什。伙計，你給我拿出貴號最拿手的菜來，嗯，三菜一湯便够了！」北雙連忙搖了一下頭，朝茶房急吩咐了一下，便急急走入酒館裏面，隨便找了一個空桌，向嚴夢柔說道：「小柔，妳坐在這裏，我上樓呆會回……。」

「不！雙哥，你告訴我是怎麼一回事？」嚴夢柔拉住北雙的手，急聲問道。

「小柔，我剛才看到左手絕劍扶着一個人上樓去。」北雙坐下身子，悄聲說道。

「雙哥，你是說那個與單姊姊有殺妹之仇，而且還向雙鏢客密告洪掌門人的下三濫？」嚴夢柔一驚，脫口問道。

「不錯，正是那傢伙！少爺正愁沒地方找，想不到在此遇上；嘿！這正是所謂的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北雙點頭說道：「小柔，妳坐在這裏，少爺去把他給拿了！」

「不！雙哥我也要去！」嚴夢柔不依的噘嘴說道。

「好！但呆會妳別又說我心黑手辣……」北雙無奈的頷首允應，拍手朝茶房叫道：「嗨！老兄！」

「甚麼事？客官爺！」

「謝一呈在第幾個房間？」北雙小聲問道。

「謝一呈？……噢，有了！在左棟第二個房間。」伙計翻眼想了一下，連忙說道。

「嗯，我們也想要個房間，最好是與他隔隣；你們把酒菜端上來好了！」北雙接着說道。

「有！有！正巧第一個房間空着，小的這就帶您去！」茶房連忙躬腰說道。

「不用了！我們自個去。」北雙搖頭說了一聲，便與嚴夢柔登樓。

兩人躡手躡脚的走進第一個房間，北雙用「引聲成綫」朝嚴夢柔說道：「小柔，妳看看他們在幹什麼？我還是下樓去端飯好了，否則茶房弄出聲音，會驚動他們。」

嚴夢柔會意的頷了一下玉首，北雙便無聲無息的下樓去。

這幾間祗用一層木板隔着，嚴夢柔展出「壁虎功」，嬌軀貼在天花板上，無聲無息的木板上戮了一個孔，俯首望去。

「嗯！」嚴夢柔剛俯近玉首，忽地輕嗯了一聲，俏臉驟然如紅布，連忙跳下嬌軀。

「怎麼啦？小柔。」這時北雙已把酒菜端了上來，見嚴夢柔這副樣子，不解的用「引聲成綫」問道。

「你自己看。」嚴夢柔躺在床上，把羞紅的俏臉埋在枕頭上，用「傳音入密」向北雙回了一句。

北雙迷茫的搖了一下頭，連忙展開「壁虎功」，爬在天板上，兩眼從孔中望去——

「噢！」

北雙一看，差點沒跌下身子！北雙祗見謝一呈正解着衣衫，床上躺着一個赤裸裸的女人！

「嘩啦！」北雙祗見那女人似是中了藥物，昏迷不醒，顯然謝一呈正準備强暴那名少女，陡然怒火噴張，嘩啦一聲，打破木板，閃電的躍下身形！

「嗯！」謝一呈一驚，正想回首，忽地腰間一麻，不省人事。

「噢！會是『他』？」北雙正想用棉被蓋住少女的胴體，忽然脫口叫了一聲。

「雙哥，你認識她？」嚴夢柔急忙走到北雙身邊，驚異的問道。

「想不到她是個女的！」北雙像是沒聽見，兩手拿着棉被，星眸怔怔的望着少女姣好的臉龐，呢喃的說道。

「哼，你！……」嚴夢柔見北雙兩眼瞬也不瞬的注視着少女，醋火大發，怒哼一聲，搶過北雙手中的棉被，一把把少女叫人魂飄的胴體蓋住。

「噢，小柔，她就是我告訴妳的祈青青！」北雙如夢初醒，連忙移開視綫，朝滿臉怒氣的嚴夢柔說道。

「祈青青？你不是說她是男的麼？」嚴夢柔一怔，脫口說道。

「不，現在事實證明她是個道道地地的女人！」北雙聳了一下肩說道。

「噢，原來她是女扮男裝！」嚴夢柔恍然大悟的說道。

「不錯！小柔，她像是被點了穴道，妳看看她……。」北雙偷偷瞥了一下祈青青，一見嚴夢柔正瞪着他，連忙轉過身子，提起地下的謝一呈，邊走向另一個房間，邊說道：「少爺問問這傢伙！」

嚴夢柔見北雙走遠，這才紅着臉蛋，替祈青青穿上褻褲，肚兜。

北雙解開謝一呈的昏睡穴，換點軟麻穴；謝一呈剛剛睜開眼，北雙已拍的一聲，送上一記耳光。

「哇！」謝一呈痛叫了一聲，口中噴出一道血箭，以及兩顆門牙，差點痛昏過去！

「你……你是江湖一鼎！」謝一呈一見北雙，整張臉都嚇青了，驚懼的叫了一聲。

「不錯！正是你家大少爺！」

北雙煞氣滿臉的寒笑一聲，左手一揚，又是一記耳光。

「哇！」謝一呈痛昏了過去，滿嘴流血，牙齒已不知掉了幾顆，但祇見兩頰腫得像鼻子一般，清晰的印着十指指痕。

「雙哥，別弄出聲音，會驚動了別人！」嚴夢柔正替祈青青穿上肚兜，見北雙把謝一呈打得哇哇叫，連忙說道。

「只怕他再也沒有鬼叫的膽量了！」

北雙坐在床沿，順手抓起茶几上的「香菇炒羊肉」，往嘴裏一塞，接着提起酒壺灌了兩口，臉上漾着寒笑，把酒淋在謝一呈滿是血漬的臉上。

「北……北兄，小弟未……小弟未曾得……得罪您……。」

酒精的刺痛，謝一呈痛醒了過來，滿臉恐懼的望着北雙，艱辛的咕動喉頭，顫抖的說道。

「你姦殺冷蛇蠍的妹妹，你替雙鏢客跑腿，出賣凉山派……。」

北雙兩眸充着暴戾，惡毒的眼光，冷冷勾着謝一呈，生冷的說道：「嗨，朋友，你聽說過少爺的『分陰挫陽』否？」

「雙哥！」北雙話聲方落，嚴夢柔忽地走過來，朝北雙急急說道：「他給她吃了藥！」

「哼！姓謝的，你如果想死得舒服一點，那麼，告訴少爺，你攪甚麼玩意？」

北雙俊臉忽地漾起一片刻切的殺氣，冷冽的撇了一下唇角，生硬的說道。

謝一呈一聽北雙要把他震驚武林，惡毒絕倫的分陰挫陽施在自己身上，已嚇得半呈昏狀；本是浮

腫的臉上，現出極端的恐懼，不住的曲扭着，顯得五官有點變了樣，對北雙的問話，滿是駭懼的腦子，已騰不出空間來容納北雙的話音，逕自瞠睜着眼，恐怖的望着北雙，血嘴大張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在他的直覺裏，彷彿已死了！

北雙見謝一呈竟然不回話，罵了一聲狗養的，一把揪住他的髮髻，寒笑一聲，用勁一扯！

「哎！」謝一呈痛哼了一聲，昏了過去；但只見他頭上一片光禿禿帶血淋淋的頭髮被北雙殘酷的拔了下來！

「雙哥，你過來看！」嚴夢柔在謝一呈的袍衫裏拿出一個小瓷瓶，朝北雙揚手叫道。

「這是什麼鬼名堂？」北雙走過去，望了一望精緻的瓷瓶裏面，只是裏頭裝着一半以上的紅色藥丸，他對藥物不內行，撇了一下嘴，茫然的問了一聲。

「哼，你是不是裝傻？你不知道這玩意？」

嚴夢柔俏臉奇怪的紅着，不相信的說道。

北雙拿過瓶子，在鼻尖上聞了一聞，只覺一股濃郁的香味，使得他心神一陣激盪，小腹中忽地昇起一股慾火，一陣心猿意馬，不禁脫口叫道：「這是春……！」

「哼！你裝得蠻像！」嚴夢柔紅着俏臉，不待北雙說完，一把搶過瓷瓶，丟在地下，摔得粉碎，睨着北雙嬌羞的說道。

「喲，小柔，妳別眞把少爺看得這麼髒好不？少爺敢向天發咒，少爺從來沒摸過這玩意……。」北雙知道嚴夢柔是在挖苦自己，連忙笑着道：「不是麼？小柔，我對妳，便完完全全是憑眞切……哎唷！」

「你還講！」嚴夢柔嬌羞的擰了一下北雙的耳朶，大發雌威的嗔了一聲。

「小柔，我不過向妳表示淸白……。」

北雙涎着臉，望了一下被嚴夢柔摔得變粉的藥丸，嘖了一聲，古怪的說道：「嘖，這毀掉不……！不！我是說瓶子毀掉太可惜了！」

北雙話聲未完，一見嚴夢柔杏目圓睜，怒瞪着自己，連忙轉口說道。

「雙哥，我剛才解開她的穴道，一看她眼裏的神情，馬上又點住她的昏睡穴。」

嚴夢柔憐恤的望了一下昏睡的祈青青，歎聲說道。

「我去問問有無解藥？」北雙說了一聲，便想走向謝一呈。

「沒用的，雙哥……。」嚴夢柔忽然拉住北雙，搖了一下頭，嚅了嚅小嘴，說道：「你知道這種東西並無解藥，除非……。」

說到末後，忽地臉蛋一紅，停口不言。

「噢！」北雙恍然的哦了一聲，停了一會，却充不知，煞有其事的朝嚴夢柔問道：「小柔，除非怎樣？」

「除非……。」嚴夢柔咬了一下銀牙，睨着北雙說道：「除非我們的大情人風流浪子與她共赴巫山……。」

「喂喂！丫頭，妳別是開玩笑吧？」

北雙一怔，差點沒跳了起來。

「否則她便會血脈爆裂，玉殞冰消！」嚴夢柔逕目接着說道。

「小柔，妳有完沒完的？妳眞把少爺看成什麼東西？」

北雙見嚴夢柔一副認眞神情，不似在開玩笑，連忙叫着道。

「雙哥，我是說眞心話！」嚴夢柔美眸漾出凜然的眼光，嬌羞說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呀……。」

「得了！得了！」北雙不待嚴夢柔說完，撇了一下嘴，說道：「少爺只知道殺人一命，增一分名氣！」

說罷走至謝一呈身旁，俯頭一看脫口叫道：「他媽的！這傢伙竟然咬舌自盡了！倒眞個狡猾，這麼便宜的就翹辮子了！」

「什麼？雙哥，那厮自盡了？」嚴夢柔一聲驚呼，連忙跑過來瞧，祇見左手絕劍竟然自咬舌根，一命歸天，兩眼死不瞑目，像死魚瞠睜着，好不恐怖！

「媽的雜碎！少爺沒整到便死了！」北雙對他已是恨之入骨，罵了一聲，抬脚便要踩向謝一呈血淋淋的頭顱。

「你是不是人？人家已死了，你還不放過？」

嚴夢柔一手推開北雙，怒瞪着北雙說道。

「就是因爲他死了，所以少爺才……噢，不不，小柔，我放過他，放過他！」

北雙不甘的踏前身子，但一見嚴夢柔雙手揷腰，柳眉橫豎，杏眼圓睜，連忙退開身子；他心中實在想不通，他祇覺得嚴夢柔和賴宛英一樣，祇要對他一睜眼，硬是哼不出氣來，北雙更相信，嚴夢柔如果像賴宛英淚汪汪的話他一定會急得不知所措！

嚴夢柔見北雙怪異的望着自己，甜甜笑了一下，拿起床下的棉被，裹住謝一呈的屍體，塞進床底下；轉首見北雙仍莫名其妙的望着自己，笑着嗔道：「怎麼啦？不認識你家姑奶奶了？」

「小柔，妳到底是那裏迷住了我？」北雙如夢初醒的哦了一聲，把嚴夢柔攬在胸前，溫柔的拂着

她的秀髮，蜜意的吻着她的香腮，痴痴的說道。

「嗯……」嚴夢柔溫馴的偎着北雙，芳心甜蜜至極，忽然想起床上的祈青青，美眸怪異的，忽然推開北雙，嬌聲的說道：「雙哥，如果我有要求，你會不會答應我？」

「那要看情形了……。」北雙走到茶几邊，拈了一塊肉，仰吞了一口酒，望着嚴夢柔說道：「比方說，如果妳要求離開我，打死少爺，我也絕不會答應！」

「傻東西，你知道我永遠也不會離開你，祇要妳不離我而去就好了。」嚴夢柔喜悅的走到茶几，提着筷夾着菜，深情的望着北雙嬌道：「如果要求你救一個人呢？」

「那也得看情形……。」北雙忽然笑了一下，宛似早知嚴夢柔的語氣，吊兒郞當的說道：「比方睡在那邊的妮子，我姓北的就是不救！」

「不嘛！雙哥，你難道一點憐恤的心也沒有？」嚴夢柔撒着嬌道。

「憐恤之心？」北雙笑了一下，抬起嚴夢柔圓潤的下頷，撇了一下唇角說道：「小柔，如果現在有個男人中了這鬼邪門，妳是否也該憐恤的去和他共度巫……哎唷！」

嚴夢柔不待北雙說完，狠狠踏了北雙一脚，痛得北雙皺眉咬牙。

「你這張狗嘴，有必要封起來！」嚴夢柔怒視着北雙，佯怒道。

「小柔，妳是不是有虐待狂？怎動不動就往少爺身上揍？早知妳是母夜叉，少爺便不……噢，小柔，我要妳！要妳！小的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不要妳！」

北雙喝了兩口酒，像是自怨自艾的歎着，「歎」聲未完，嚴夢柔怒哼一聲北雙忙不迭轉笑說道。

「噗！」嚴夢柔忍禁不住的嬌笑出來，她祇覺得北雙不但令她心醉，北雙對她是那樣體貼，溫柔，而且她感到和北雙在一起，她已不知道憂愁，悲傷是什麼東西？她敢誇言北雙給她的歡樂，使她變成了天之驕子。

「小柔，妳知道我不能救她，不是麼？我對妳說過，單姑娘的愛騎死在她的老鬼師父手裏，而我也殺死她師父，更何況我曾揍了她一頓，少爺沒整她便算慈悲了……。」北雙收起嬉戲之態沉聲說道：「縱算我與她無仇，小柔，我也不願委曲自己，妳知道，我一旦得到我眞正所愛的人，我便不接近任何女人……。」

「雙哥！」嚴夢柔嬌喚一聲，緊緊攬住北雙，美眸浮上高興至極的淚光，喃喃的囈道：「我愛你，愛你……。」

「小柔，咱吃完東西便上路吧，莫要誤了與麻子會合的時間。」

北雙溫柔的推開嚴夢柔，體貼的夾了一塊羊肉放入她的小嘴，柔聲說道。

「雙哥，我總覺得不忍心讓她這樣死去。」嚴夢柔垂下螓首，酸楚的說道：「你不知道，我們女人在江湖上行走，常常會有這種惡運，我是女人，怎忍心見她……。」

嚴夢柔說到末後，美眸一紅，含着淚水，輕輕抽泣着……。

「小柔！」北雙心痛的喚了一聲，愛憐的拭着嚴夢柔的淚水；他不明白自己的手爲何會微微的顫抖着，他的心在劇烈的顫動着，他承受不住嚴夢柔那顆憐憫的心，就像當年他爲賴宛英悲憫的心腸而軟化一樣。

忽地嚴夢柔從懷中取出了兩顆藥丸，走向祈青青的房間……。

「小柔……。」

北雙連忙跟上去，不解的叫了一聲。

「雙哥，我們既然不挽救她的生命，我們是否該問問她沒有讓我們効勞的地方？譬如她想告訴她的親人，或者她有未辦完的事……。」嚴夢柔坐在祈青青的床沿，仰着淚痕未乾的臉龐，凄楚的凝視着北雙，哽咽的說道：「雙哥，你說好不？」

北雙的心頭猛烈的顫了一下，星眸驟地漾起一股雲霧。

那是愛的雲霧，他發現，眼前的嚴夢柔，幾乎要使他忘却所有的女人，包括賴宛英，朱妮，羅萍以及單桂珠……。

沒有一絲的抵抗力量，北雙點了點頭，他想；要是嚴夢柔再度央求自己救祈青青，他很可能也會不由自主的點頭！

「這兩顆藥丸可使她淸醒半個時辰……。」

嚴夢柔閃着淚光，把藥丸小心的納入祈青青紅潤的小嘴，拭了一下淚水，解開祈青青的穴道。

「嗯……。」

停了一會，祈青青輕輕嗯了一聲，緩緩的啓開眼簾。

「噢，你們是誰？」

祈青青慢慢看淸兩人的身影，驚訝的問了一聲；一見北雙似是非常熟悉，轉了一下混沌沌的腦海，猛然脫口道：「你不是李兄麼？」

「祈兄……不，祈姑娘。」北雙不得不勉強笑了一下，說道：「這是在下妻子。」

北雙爲免「無謂嚕囌」，他知道祈青青也會和別的女人一樣「纏」上自己，不是麼？（未完待續）

巨型俠義奇情長篇

無毒丈夫

孫玉鑫・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無毒丈夫、一條龍、無影燕、萬里鵬、東嶽君等在東嶽廟外與至尊王、鬼王夫婦及血娘子等激鬥間，巨靈叟突至，把已落下風的至尊王等救出重圍，巨靈叟等刦持着老神鷹乘搭至尊王的八帆巨舟，揚帆出海，未幾便爲一條龍借來「海上霸王」滕老龍的特製巨舟追至，但爲巨靈叟挽十力強弩射斷帆索，八帆巨舟擺脫了追船，至尊王更下令動用向不輕用的二十四支長槳，疾駛而去，一條龍眼看敵船遠去，忙命令使用「飛滾輪」，再次疾追，不久，又已追及至尊王的八帆巨舟，令到巨靈叟、至尊王等大大吃驚——

變幻變卦

至尊王傻了，巨靈叟怒哼一聲道：「看來這條龍和那條龍（滕老龍）交情不薄，否則也借不來這條『魔船』，上去，全上去，老夫看看這條龍還有什麼手段！」

說話間，巨靈叟又套上了幪面頭罩。

他目光一掃老神鷹道：「神老，老夫不希望再對你失禮，因此要請神老自重，神老可願承諾？」

老神鷹笑一笑道：「刀斧加頂，我保證一言不發。」

巨靈叟也報之一笑，揮手示令衆人出艙。

邊走，巨靈叟邊向另一名幪面人打個手式，幪面人會意，緊靠着老神鷹而行，寸步不離。

巨靈叟踏上艙面，祗向追近的「魔船」瞥了一眼，冷冷一笑，目光就一直前面四下掃視。

至尊王已吩咐手下，取到火箭，毫不猶豫的連發數箭射向敵舟，無奈敵舟巨帆已落，船有護盾，火箭無效。

巨靈叟突然在船頭呼叫至尊王，手指約里許路外的一片石礁道：「那個地方可能停船？」

至尊王頭一搖，道：「不知道，這要問問船老大。」

船老大正在身側，道：「不能停，是亂礁，潮大時隱沒水中，船行到上面，不被礁石割破船底，也會……」

話沒說完，巨靈叟已沉聲道：「小心駛舵，停向礁旁！」

船老大心裏有數，不敢說個不字，親自駛舵，

斜奔向那片石礁的左側，並傳令降下帆來。

「魔船」這時已追距前舟只有三十丈了，一條龍穩立船頭，突見前船猛地斜向左方弧進，不用皺起了眉頭。

萬里鵬一聲哈哈道：「老龍，這可眞是兩敗俱傷！」

無影燕哼了一聲道：「我看是另有陰謀！」

一條龍神色鄭重的沉思着，沒有答話。

艙中的無毒丈夫，始終沒有露面，但早由艙窗中看淸一切，曉玉不由的哼了一聲道：「這些東西是找死！」

無毒丈夫哦了一聲道：「怎麼見得？」

曉玉道：「一片石礁，無路可逃，若停在礁外，是等死，仗胆駛入礁叢，是找死，我不信他們還有辦法逃脫！」

無毒丈夫笑而不言，曉玉有些惱了，道：「你爲什麼不開口？」

無毒丈夫仍含笑道：「我想說的妳都說了！」

曉玉又哼了一聲道：「我不信！」

無毒丈夫道：「對，我也不信！」

曉玉白了無毒丈夫一眼道：「我是不信你會認爲我說的全對，你不信的又是些什麼？」

無毒丈夫笑看着曉玉道：「我不信他們逃脫不了。」

曉玉黛眉一挑，道：「說吧，他們怎麼樣脫逃法？」

無毒丈夫道：「他們的船，會極爲小心的駛進亂礁之內，我們要想追上去，首先必須把一雙飛輪收了回來……」

曉玉接口道：「那就不收回來好了。」

無毒丈夫搖頭道：「信不信由你，沙大哥決不作此打算，別的原因不計，至少妳該明白，這條船是借來的。」

曉玉嘴一噘道：「咱們瞧，瞧沙大哥他……」

話未說完，正好傳來艙外一條龍沉聲下令道：「船停礁外，下雙錨，放落船頭，推出『劍魚艇』追偵敵舟！」

無毒丈夫看看曉玉，哈哈一笑。

一笑，笑惱了曉玉姑娘，她轉身出艙找上一條龍。

她不服氣的問一條龍道：「沙大哥爲什麼不催舟直追，在這片亂礁流中，豈不正是有勝無敗的好機會？」

一條龍搖頭笑道：「那會兩敗俱傷使不得。」

曉玉仍然不服道：「論實力，我們勝他們不少，怎麼會兩敗俱傷，我看沙大哥八成是怕弄壞了船，難向人……」

「交待」二字還沒說出口來，一條龍已接話道：「這樣說也對，滕老龍共有三艘『魔船』，橫霸四海，所向無敵，毀了一條船並沒有什麼，可不能毀了人家一世的英名！」

曉玉黛眉一蹙道：「會嗎？會把船毀了！」

一條龍正色道：「會的，這片石礁，深有數里，寬有里許，從來沒有人敢駛舟深入，每當海潮漲滿時，它們就藏在水中，深的也不過丈隔，淺些祗在水下數尺，舟行其上，難逃死刦，至尊王如今竟駛舟深入，是死中求活……」

曉玉接話道：「這怎麼講？」

一條龍道：「他們認定我會直追不捨，那時兩船必然爲地勢所限，首尾相接而停，大妹，那就兩敗俱傷了！」

曉玉哼了一聲道：「無毒丈夫對付那亘靈叟，大哥你戰住至尊王，雙俠對鬼王夫婦，東嶽君敵血娘子……」

一條龍笑道：「打不起來的，就算果如大妹你所說的，打在了一處，仍然沒用，依舊是會落個兩敗俱傷。」

曉玉一跺脚道：「哼，怕事鬼！」

她轉身要走，無毒丈夫已自艙中走出，攔住她道：「妳又在胡攪蠻纏了，沙大哥若怕事，會直追不捨？」

曉玉道：「那又爲什麼不追上去？」

無毒丈夫道：「沙大哥說過那會兩敗俱傷。」

一條龍接話道：「也許我解釋的不够明白，大妹，假如至尊王在算計戰勝逃難脫的時候，一怒火攻怎麼辦？」

曉玉呆了，無毒丈夫接道：「火攻不怕，海水現成，人往水中一躲，烈火自難燒身，可就苦了兩艘船！」

曉玉手指無毒丈夫道：「你最壞了，沒了船，我們又怎麼回去？明明是諷刺我沒見識，却偏偏正話反說。」

她怒哼一聲，一頓足，攢進艙中。

一條龍笑了，雙俠也微笑着，無毒丈夫目光掃視石礁，此時至尊王等人所乘的大船，已早隱沒於礁石之中。

無毒丈夫請問一條龍道：「何時潮滿？」

一條龍道：「深夜時候。」

無毒丈夫點點頭道：「好，我們等『劍魚艇』回報消息，再作決定。」

古今海上駛舟，大船必然帶着一或兩隻小舟，以備急難應用，當然至尊王那條船，和這「魔船」亦然。

不！不一樣，「魔船」和天下任何海舟不同。它非但船尾空艙可放置那一雙飛輪，船頭下竟也有虛艙的安置內放一條巧小並有小飛輪的梭艇。艇前端，伸出一支五尺形如「劍魚」的魚劍，所以給這艘梭艇起上了「劍魚艇」的名字！

此艇名符其實，不祗快如劍魚，那五尺錐刺，更是專攻敵舟，無堅不摧，活似連海中兇霸（鯊魚）都輕宜不敢相犯的「劍魚」！

刹那，劍魚艇歸，報上了消息。

至尊王的那艘大船，因水淺而逼停在石礁中心，船上的人，都登上了石礁，似乎皆握弓矢，準備迎敵！

敵！自然是一條龍的這艘「魔船」，果如一條龍所推斷，至尊王等人，要以火攻毀掉這艘船。

無毒丈夫笑了，道：「亘靈叟果然厲害。」

無影燕一笑道：「恐怕比不得咱們的『不丈夫』吧！」

萬里鵬也接話道：「怎麼樣，咱們可是追對了吧？」

無毒丈夫點頭道：「沒追錯，老神鷹在那條船上，怪祗怪亘靈叟不敢放心至尊王他們，否則我們會上當的。」

話聲一頓，接着對一條龍道：「劍魚艇能容幾人？」

一條龍道：「四個人，大兄弟你想作什麼？」

無毒丈夫一笑道：「不管我想作什麼，都沒有你的份，我要這一燕一鵬隨我，另外要兩副鐵胎硬弩和火箭！」

東西現成，搬上了劍魚艇。

一條龍笑笑道：「咱們商量商量，我把艇舵如何？」

無毒丈夫擺手道：「抱歉，我相信滕老龍手下的這位艇舵手，對操用這劍魚艇的手法，强過你這條龍多多。」

「魔船」上的船老大，姓阮，叫阮大郎，據說正是當年「梁山泊」水道第一條好漢，阮小二的後代。

阮大郎是滕老龍手下的第一英雄，一條龍這次借舟海上，滕老龍够交情，不但船是好船，人也是第一流。

湊巧，來管劍魚艇的舵手，是阮大郎的小外甥，一聽無毒丈夫這樣說，阮大郎對他這外甥交待了話，道：「小子，算你有福，冲着有『無毒公子』的這句話，回去咱們老龍頭要不升你掌艘『鷹船』，你就罰我！」

一條龍笑了，道：「大兄弟，這人情，可得你還！」

無毒丈夫道：「也許我能辦到，我說沙大哥，你也別閒着，大船有往後面些停，備好弓箭，以防人家突擊。」

阮大郎接了話，道：「公子你放心。」

話一停，轉向他那外甥道：「艇裏的燈光試一試。」

艇舵手很服他這位舅舅，試了試那兩盞能遠照半里路的「孔明燈」，很亮，於是艇舵手，足踏小飛輪板，飛輪旋飛，劍魚艇如一條鬧海烏龍，閃得幾閃隱沒在極暗的遠處，沒了影子。

一條龍果然又將「魔船」停遠箭外以防突變。

曉玉知道了無毒丈夫乘劍魚艇他往，嘟着張小嘴，那個不高興的勁兒叫人看到又好笑又覺可愛。

一條龍祗好安慰她道：「放心大妹，憑他那一身功夫，什麼險不敢冒，又有什麼地方去不得？」

曉玉一聳鼻子道：「我就去不得！」

原來她是生氣沒帶着她，一條龍笑笑，不再多話。

曉玉却瞟了一條龍一眼道：「告訴我，他和雙俠乘那梭艇去幹什麼？」

一條龍笑道：「他連我也沒說，誰能知道？」

曉玉霎霎雙睛，笑笑一扭頭，又回到了艙中。

一條龍搖搖頭，他眞不知道這小姑娘心眼裏是存着什麼念頭，一會兒氣嘟嘟，一會兒却已笑嘻嘻的。說穿了很簡單，曉玉高與無毒丈夫沒把目的告訴一條龍，因爲她不知道，一條龍也不知道，這證明無毒丈夫不是有心避着不告訴自己，那就够了。

× × ×

好大的一片石礁，一條龍雖然說過，深約數里，其實可不止，劍魚艇有多快，竟走了頓飯時間才到另一頭。

天黑了，碧綠的海水，變成了黝黑，若不是半空還浮沉着那勾彎月，簡直就無法看到五丈以外。

無毒丈夫悄悄對雙俠道：「準備好火箭。」

他自己，以「孔明燈」的「黑鐵罩」，罩住了燈光，不使外洩，關照舵手，慢踩飛輪，弧形巡於十丈以外。

雙俠久經江湖，頗有所悟，悄聲道：「會走這裏？」

無毒丈夫道：「會的，用小船，但人可不會太多。」

萬里鵬道：「槳手，亘靈叟和老神鷹？」

無毒丈夫神情沉重的說道：「希望如此！」

無影燕眉頭一皺道：「難道還有兩個可能？」

無毒丈夫嗯了一聲道：「另外還有疑兵的可能，若是疑兵，如今亘靈叟恐怕正帶領高手，去襲一

條龍！」

萬里鵬不由驚心道：「那末一條龍危險了，你明知……」

無毒丈夫接口道：「我不能不冒這個險，我曾經想過好幾次，認爲巨靈叟在小船上的可能性大，所以來了！」

無影燕道：「希望老天爺是帮着你而不帮巨靈叟。」

無毒丈夫道：「也許巨靈叟比我所想象的還高明，不過這也沒有多大關係，一條龍支持個把時辰是沒問題的！」

萬里鵬還要接說什麼，無毒丈夫聲音一低道：「別開口，有船來了！」

萬里鵬注目那石礁當中水道，沒看見什麼，無影燕亦然，無毒丈夫提醒他們道：「仔細聽。」

聽，有極輕極輕的搖櫓聲傳來！

無毒丈夫道：「兩位小心些，別誤了事！」

雙俠嗯着，目注石礁水道，果然盪出一艘船影來。船影近了，無毒丈夫驀將「孔明燈」的鐵罩取下，黃黃的燈光，在沉暗的海面上像條怪龍，照罩住了來船整個的船身，和船上的人！

看清人後，雙俠已將懸心放落，船上四個人，一操槳櫓的漢子，另外是那三名幪面客，巨靈叟正站於船頭。

若不是站着，眞還不敢斷定此人就是巨靈叟，現在毫無疑問，是他，沒人有這麼雄偉的身材。

燈光下，無毒丈夫喝道：「停船，否則火箭卽發！」

站立船頭的高大幪面人，適時沉聲道：「是無毒公子？」

無毒丈夫道：「閣下可是巨靈叟？」

高大的幪面人道：「公子如此對待老夫，不知何故？」

無毒丈夫却一笑道：「閣下請摘下頭罩一談如何？」

高大的幪面人，冷哼一聲道：「雖然武林中盛傳公子英名後，似乎公子從未遭遇上敵手，公子要和『武林三友』爲敵，那却非智者的決定！」

無毒丈夫答非所問道：「請摘下頭罩！」

話聲一落，轉向雙俠說道：「發一箭，射穿長櫓！」

緊隨話鋒，傳來一聲弦震嗡嗡聲，聲音入耳，搖櫓漢子恰好驚呼出聲，巨矢已將長櫓射穿！

高大的幪面人，厲聲道：「無毒小兒，你欺人太甚！」

無毒丈夫却一笑道：「再發一箭射斷舵柄！」

弦聲和舵柄折斷墮水聲，同時傳來。

無毒丈夫哈哈一笑道：「閣下若再不摘落頭罩，第三箭將穿射左首那位幪面朋友的胸腹，不信的話，你就試一試！」

高大的幪面人無奈之下，摘落了頭罩。

不錯，此人正是巨靈叟，此時是怒容滿面。

他很想飛縱上石礁或撲上無毒丈夫的梭艇，可惜，「孔明燈」已照花了他的眼，又畏懼疾箭，祗好待機而動。

無毒丈夫聲調轉爲和藹道：「在下祗想請教一事，閣下若肯說出，在下保證不再追躡於後，任憑閣下離去。」

巨靈叟沉聲道：「什麼事？」

無毒丈夫道：「請另外兩位，也將頭罩取下再談。」

巨靈叟祗氣的嘿嘿連哼，道：「好好，老夫會永遠記住你今夜的一切。」話聲中不過他示意另外兩名幪面人，將頭罩摘落。

果然不出無毒丈夫所料內中一人正是老神鷹。

無毒丈夫一笑，竟對老神鷹道：「神老在變生不測之後，怎地忘記與在下相約之事，不令人往所約地方送個消息？」

老神鷹看看無毒丈夫，長嘆一聲道：「事非由己，况牽連宮廷，老朽又怎敢再煩瀆公子。」

無毒丈夫也嘆口氣道：「小順子現在可好？」

老神鷹答話妙極，道：「他應該是很好的。」

無毒丈夫笑了，道：「可能說說他人向神老要求的事情？」

老神鷹看看巨靈叟道：「此事公子最好別問老朽。」

無毒丈夫又是一笑，轉對巨靈叟道：「閣下能說？」

巨靈叟怒哼一聲道：「辦不到！」

無毒丈夫哈哈兩聲道：「在下另以某種消息向閣下交換，而那個消息對閣下來說是十分緊要。」

巨靈叟嘿嘿一笑道：「恕老夫難以相信。」

無毒丈夫道：「在下絕不勉强，但是有一句話却必須聲明，有朝一日，閣下必然會十分後悔你今夜的決定，至時閣下必然要千方百計來找我在下商談，那時休怪在下的條件極苛，現在閣下儘管請吧，保證不再追踪於後。」

說着，無毒丈夫揮手處，劍魚艇竟倒行而駛，離開了礁石通道，巨靈叟似有所感，揚聲道：「公子且慢！」

詎料無毒丈夫沉聲答道：「交換時刻已過，再會。」

話罷，不再理會巨靈叟，催舟疾駛而去。

巨靈叟氣惱之下，更十分疑慮，沉思多時，竟也吩咐舵手小心轉頭回駛，他深信無毒丈夫不會再緊追不捨。

不過他當然奇怪無毒丈夫放棄追踪的原因，固然他不惜費盡手法心機擄走老神鷹的內情，自信無毒丈夫不會明白，可也因爲這一點，才疑慮不已，將己比人，他認爲事如相反他是不會中途而退的。祗是目下長思不解其由空自疑慮亦無補於事。

×　×　×

「魔船」揚帆回舟了，雙飛輪和那劍魚艇，自然早已收回艙中，巨舟回航緩緩而進，恰是風平浪靜。

大艙中，酒筵擺開，阮大郎也是座上之客，吃喝間，一條龍笑嘻嘻地看着無毒丈夫道：「天機何時可洩？」

無毒丈夫道：「談不到天機，是人爲的詭詐罷了！」

一條龍道：「我要問的是，何故回舟，放棄追踪？」

無毒丈夫道：「有巨靈叟在，大哥你難報沈雷兄的血仇，天涯追索，何時是了，自然不如另謀方法的好。」

曉玉噗哧一笑，道：「他這話言不由衷，避重就輕……」

無影燕拍掌道：「中肯至極的批語，高明，高明。」

無毒丈夫道：「世間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喝酒。」

於是衆人無不仰頸乾杯，曉玉祗沾了一點，道：「又苦又辣，有什麼好喝的。」

無毒丈夫笑了笑道：「忘記了，酒逢知己千杯少……」

曉玉接口道：「忘記了，舉酒澆愁愁更愁？」

無毒丈夫哈哈笑着，拍手道：「說不過妳，哈哈……」

曉玉左手壓住了無毒丈夫的酒盞道：「這沒有用，你仍然要告訴我們，爲什麼放棄追踪老神鷹才行。」

無毒丈夫劍眉一挑道：「妳是最難纏了。」

話鋒一頓，竟問一條龍道：「沙大哥，誰和老神鷹最熟，我是指熟到無所不知的地步？」

一條龍想了想，道：「這恐怕要屬『老膏藥』了。」

老膏藥，姓樂，人稱「樂一帖」，是「慶春堂」的東家，郎中還兼着打雜，一身三職，原因是生意不靈。

慶春堂，開在「百順棧」巷口上，和一條龍算近隣，旁靠着名馳天下的「王麻子刀剪膏藥店」。

「王麻子刀剪膏藥店」，定好的規章，刀剪是有多少當然賣多少，膏藥却祗賣六十帖，多一帖也不賣。

二十帖接骨續肌膏藥，二十帖頭痛筋痛膏藥，另外二十帖專供男人虛火發了勁時才能用的膏藥。

靈！是眞靈！所以門庭若市。

樂一帖的慶春堂，是一間門面，隔隣既然是赫赫有名膏藥店，他那生意就不用問啦，門可羅雀，半點不錯。

別看樂一帖的生意稀鬆，人緣可眞好，連那一向眼高於頂的「老王麻子」，見了他都趕緊肅立尊聲樂爺。

一條龍提起樂一帖，無毒丈夫笑了，向大家道：「你們眞打算問我放棄追踪的原因？」

衆俠一口同聲回答是當然，無毒丈夫把頭一點道：「好，咱們見到這帖老膏藥的時候，我會詳說一切。」

於是一條龍下令催舟，八帆船破浪飛駛。

×　×　×

傍晚時候，樂一帖被「百順棧」的東家沙回子，硬逼着扣鎖上慶春堂的門，到百順棧去出診。

一在巷頭，一在巷中，幾十步路，刹那到了。

沙回子禮讓樂一帖到後廂院，樂一帖剛剛踏進廂院的大門，就想扭頭便走，沙回子頭一搖道：「大郎中，你這好意思嗎，隣居街坊的，請堂屋裏坐吧。」

院子裏有人，這人好怪的身量，削瘦，細長，兩腮無肉，雙目灼灼，一身華富堂麗的衣衫，冲樂一帖一笑道：「大郎中可是因爲我這放『印子錢』的老西在，錯當我老西要追討二十年來的利息，所以轉身就走？」

樂一帖沒開口，低着頭進了堂屋。

沙回子跟進屋中，自稱「老西」的瘦子，雙手往袖筒裏一攏，邁着四方步，也踱進了堂屋中。

樂一帖此時早就傻了，緊皺着眉頭楞在屋內。屋中擺着一桌上等酒席，坐着不少人物，樂一帖定定驚魂，十分不悅的轉對一條龍道：「沙掌櫃，病人呢？」

沙回子沒接話，老西竟開了口，道：「你大概是借王麻子那個膏藥店，賣膏藥賣發了財，那財迷心竅的元寶眼裏祗認得黃金白銀，不認朋友了。」

樂一帖冷哼一聲道：「老西，別當我這帖膏藥老了就不够粘，你要再滿嘴巴裏不正經，我可不認你這朋友！」

老西一聳肩膀，道：「怎麼，我鐵掃鋼算盤會

怕你？」

樂一帖手往屋外一指道：「很好咱們出去！」

說着他轉身要走，沙回子伸手一攔，道：「大郎中又何必和這放『閻王債』的嘔氣，請坐，坐下來……」

話沒說完，樂一帖已冷笑着說道：「沙掌櫃，你是誰我又是誰，咱們心照不宣，我要回去，若是沙掌櫃你當我怕了這點陣式那可有點小瞧了人！」

沙回子一笑道：「好，這話乾脆，可惜你把我一條龍的這份好心，當成了『驢肝肺』，你就不能先請入座？」

樂一帖搖搖頭道：「這種會，這種筵，我沒興趣。」

老西開口了，道：「賣野藥的我告訴你，在這間屋子裏，你少認爲你有多不含乎，隨便那位都比你高明！」

話一頓，老西不容樂一帖接話，又說道：「你小子聽仔細認淸楚，這位，人稱無影燕，這位，叫作萬里鵬，那面是，東嶽君，這位叫美公子，正座上的，你猜是誰？」

樂一帖早已心驚肉跳了，他眞的作夢也沒想到，武林十大罕怪奇絕的高手，今天見到不少！

他十分聰明，由鵬燕雙俠身上，突然想起一人，於是不禁上下打量正中座的人，問道：「閣下可是『無毒丈夫』？」

無毒丈夫起身含笑道：「正是在下，樂大俠請坐。」

人名樹影，樂一帖知道走不了啦，坐就坐，他坐下了。

老西絕，坐在樂一帖的正對面，那一生來恐怕也沒有笑過的瘦臉上，現在反常的掠過一絲一絲笑意。

樂一帖自己明白，壞了，這放閻王債的小子一笑，放心吧，太平日子從此勾消非天下大亂不可！

奇人奇事

事已至此，是福抑禍，不想過也得過，樂一帖想開了，索性不等無毒丈夫詢問，拱手先道：「敢問寵召之意？」

無毒丈夫沒開口，老西冷冷地說道：「興師問罪！」

話是老西說的，但無毒丈夫和衆俠，沒人否認，何必多問，興師問罪很可能是眞正的原因了。

但他不願意和老西答對，仍向無毒丈夫道：「老朽不知何罪獲咎，致勞及羣俠興師？」

無毒丈夫祇是含笑，答話的仍是那可惡的老西，道：「賣野藥的，咱們是江湖人說江湖話，最好少像鴨子走路般曳來曳去的，你自己憑良心說，認不認識老神鷹？」

提起老神鷹，樂一帖放下了忐忑懸心，道：「當然認識，我給他醫過病……」

老西哼了一聲，突然從身上掏出來了個尺長皮包，抖開了皮包，倒傾席上，嘩啷啷滿桌子零碎。

老西的兩隻手好快，刹那間，滿桌子的零碎，變成了一隻有十七位數的精光耀眼的鋼算盤！

樂一帖皺眉道：「就算我欠你的，現在討不太小家子氣？難道等上一會我老膏藥能賴了賬？」

老西望了樂一帖一眼道：「你可聽說過，有那位老西是生來大家子氣的？你不賴賬，一跑二十年，我本利無歸！」

話一停，手撥那算盤珠兒，又接着道：「有一年，『天外三煞』追上了你，是誰給你打發了他們的？」

樂一帖心頭一凛，但仍然强嘴道：「你問不着此事！」

老西又一撥珠子道：「東海醜婆婆，逼你給她那寶貝女兒在小臉上施展你拿手的把戲，你將錯就錯，故意留下個大刀疤，那老婆子派出十二醜奴殺你，又是誰爲你去請到『聖僧』，解決了大刼？」

樂一帖的臉色變了，珠兒再响，老西揚聲道：「不久以前，那個高大的幪面人，帶了個小子交給你，叫你按照老神鷹的模樣，整形易容，你辦好了，這不假吧！」

樂一帖坐不住了，聲調也提不高啦，道：「老西，咱們也是老朋友啦，何必呢，有什麼事，須要我的話，直說不好嗎，凡我能辦到的，一定盡力去辦。」

老西哼了一聲道：「你沒瞧剛才你那個混賬樣子，和現在一比，簡直更混賬了，俗話說不見棺材不流淚……」

樂一帖道：「够了，老西我有我的苦衷。」

老西翻翻白眼珠，冷冷地說道：「我可不管你有什麼苦衷甜衷，你若能有問實答，咱們是朋友，否則……」

樂一帖再次接話道：「說吧，你想問什麼？」

老西望望無毒丈夫，無毒丈夫微一點頭，老西道：「老膏藥，這可是你提議叫我問的，所以我不能聽謊話，更不願意聽到半句不作結論的話，這點請你不要忘記。」

樂一帖嘆氣道：「我上輩子大概是欠你的！」

老西不理會他發牢騷，道：「你說過認識老神鷹，我問你，你們的交情如何？」

「我老膏藥欠他的，太多了，以死相報，都很應該！」

「老神鷹被捕到斬首，你去探望過他沒有？」

「去過，是偸偸去的。」

老西哼了一聲道：「你爲什麼不去法場？」

樂一帖皺眉道：「那天，我病了，根本不能起床……」

老西突然轉對無毒丈夫道：「公子你來問吧，否則我可要越問越生氣，非發火不行了。」

無毒丈夫一笑，對樂一帖道：「樂大俠剛剛你說了謊話，老神鷹綁赴法場的那一天，你不但沒有生病，並且也沒有出門，我有証人！」

樂一帖故作不服道：「誰？誰是証人？」

無毒丈夫道：「老王麻子就是証人，他從後邊門走的，你送他院子裏，並且說過叫他那天別作生意，還說……」

樂一帖把頭一低，道：「我承認說了謊。」

老西一拍桌子道：「俗話說人一點就透，砂鍋不打不漏，你怎麼像根又粗又硬的趕麵杖，連一點竅都不通？」

樂一帖竟不回答，學上了緘口的金人。

無毒丈夫適時又道：「你爲什麼不去見他最後一面？」

樂一帖道：「我替不了他，又救不了他，去幹麼？」

無毒丈夫道：「樂大俠又言不由衷了！」

樂一帖反問道：「難道我說不對？」

無毒丈夫正色道：「樂大俠，亘靈叟帶着一名手下，請你施術易容，改作老神鷹模樣，這件事情你能否認嗎？」

樂一帖道：「不否認，有這件事。」

無毒丈夫道：「大概他對你說，將用這名易容的假老神鷹，盜換出眞的老神鷹來，所以你才答應了，對不？」

樂一帖點頭作答，沒有開口，無毒丈夫接着又道：「就因爲你知道老神鷹不會被殺，所以行刑的那天，你才不去法場，心有成竹的坐待事態發展，這推斷可對？」

樂一帖又一點頭，無毒丈夫哈哈一笑道：「當消息傳來，那劊子手和老神鷹死於城外……」

樂一帖接話道：「我既然早已知道內情，對這名假老神鷹的生死，自然不掛在心中。」

無毒丈夫一笑道：「你那樣相信亘靈叟？難道從沒想到事情可能另有變化？萬一亘靈叟所謀成空又怎麼辦？」

樂一帖冷冷地說道：「事實告訴我們，所謀並未成空！」

無毒丈夫哦了一聲，捧盞道：「樂大俠，咱們邊吃邊談，來，乾上一杯。」

樂一帖似乎是也想開了，仰頭喝乾了杯中酒，道：「其實老神鷹行刑的那天，我也去過法場，祇是我並沒和別人一樣擠在一起，而是迎上囚車。」

無毒丈夫嗯了一聲道：「不錯，你是比別人先看到了老神鷹，所以你才不再在法場逗留，眞好聰明。」

樂一帖斟上一杯酒道：「公子如今不再責怪我了吧？」

無毒丈夫正色道：「恰恰相反！」

樂一帖瞠目不解道：「這怎麼會，我說的全是實話……」

無毒丈夫突然一笑道：「實話是不錯，但非實情。」

樂一帖道：「是實情也是實話。」

無毒丈夫道：「據我所知，老神鷹已經跟着亘靈叟走了，目的地究在那裏，沒人知道，他們是乘船走。」

樂一帖道：「我雖然問過亘靈叟，但是他祇叫我放心，並不告訴我去處，只要老神鷹能够平安，其他的事……」

樂一帖話還沒有說完，無毒丈夫似是自言自語的接口道：「一條龍借了滕老龍的一艘『飛行船』，在海中追上了亘靈叟和老神鷹，而我也沾光，和老神鷹答對幾句。」

樂一帖欣然道：「這更是足証我沒有說謊。」

無毒丈夫哈哈一笑道：「我問了老神鷹兩句莫名其妙的話，而老神鷹也答了兩句莫名其妙的話，所以我不再追蹤老神鷹和亘靈叟，又回到此處，才找樂大俠你！」

樂一帖連連霎眼道：「公子的話使人難懂！」

無毒丈夫道：「在下雖然認識老神鷹，惜無深交，更從來沒有相約過什麼事，我假言有約，責他背信，他竟煞有介事般解釋並聲明失約原因，這是其一，其二，我隨口問他個根本就不存在的人，他也立卽回答說那人應該很好，樂大俠，所以在下特請你加以解釋。」

樂一帖臉上的神色，變作陰晴不定，久久之後方始說道：「法場一刻，可能嚇壞了他！」

無毒丈夫哈哈大笑道：「樂大俠，亘靈叟不是好欺的，遲早他會發現，老神鷹門下突然少了一個人，那時候他身旁的假老神鷹，怕將難受酷刑供出一切……」

樂一帖手一擺，無毒丈夫話聲立停，衆俠目光都盯在樂一帖身上，樂一帖長嘆一聲道：「老神鷹

還在宮裏！」

無毒丈夫哦了一聲道：「巨靈叟帶走的那假老神鷹，可是老神鷹門下那名失踪的弟子？」

樂一帖頷首道：「不錯！」

無毒丈夫目光一掃老西，老西把算盤一震，嘩啦啷的一响，道：「老膏藥，你這故事能自圓其說嗎？」

樂一帖道：「這不是故事，是事實！」

老西冷哼一聲道：「巨靈叟迫你施術，造個假老神鷹，志在法場刧去眞人，這個我們懂，可是你呢？你又造個假的。是爲了什麼？」

樂一帖道：「話要分開來說，我造個假老神鷹在先，用意要夜入禁宮，以假換眞，救出我那恩兄而使人不覺，後來巨靈叟才……」

老西接話道：「對，分開來說最好了，巨靈叟手中的假老神鷹，死了，死在城外，是人人皆知有目共見的事！」

話鋒一頓，冷冷一笑又道：「如今就請問那個假老神鷹如今焉在？請請！」

樂一帖道：「你明明知道，他現在巨靈叟的手中！」

老西哼了一聲道：「不錯，我知道，但我却不明白此人怎會落到巨靈叟手裏的，當然嘍，巨靈叟請到『展一刀』，在法場刧走了他，問題就在這裏了，官家刑斬死囚，首要驗明正身，你造個假人，意圖換出眞人，結果……」

樂一帖哭喪着道：「結果連我都沒法解釋。」

老西拍席面道：「老膏藥你淸淸腦袋，想想明白，就憑你用這麼句不負責任的話，是打發不走在座羣俠的！」

樂一帖低吁一聲道：「毛病究竟出在那裏，連我也弄不淸楚，不過官家知道此事是不會錯了，並且老神鷹還押在天牢，這也是事實，除此之外，別的我無法奉告！」

無毒丈夫突然問道：「樂大俠，普天之下，具有樂大俠這種易容整形奇術的人，還有嗎？」

樂一帖想了想道：「還有一個人，比我祗差半籌，他是我師兄，姓金，生平作事祗認得錢，所以沒有朋友……」

一條龍接話道：「你是說那『金萬両』？」

樂一帖點頭道：「正是他。」

無毒丈夫略加沉思，道：「樂大俠預備盜換出老神鷹的事，可曾和別人談起過？」

樂一帖搖頭道：「沒有了，這事祗有兩個人知道，一個是我，一個就是那假老神鷹。」

無毒丈夫道：「既然如此，却又怎會發生這種怪事？」

樂一帖道：「就在老神鷹行刑的前夜，我和那假老神鷹去了天牢，我巡風，他換人，不料驚動着守天牢的錦衣衞，我逃了回來，他却一去無踪，於是第二天綁赴法場的老神鷹，換上了他！」

無影燕此時不禁開口道：「事情要是這樣的話，問題是出在宮中官家的身上，今夜我們不妨到禁宮走走。」

老西把頭一搖道：「且慢，老膏藥作人和說話，一向和他賣的膏藥一樣，總留點什麼在心上，這不能不防。」

無影燕一笑，把宮中曾發生過的往事（上書房深夜秘談）說了，這些事老西和樂一帖還不知道。

根據往事，再參攷現下形勢，咸認若那名假老神鷹失陷天牢的話，官家會毫不攷慮的將計就計以僞換眞的。

如此，樂一帖所推測人在宮中的事，就非常可靠了。

老西看看樂一帖，冲樂一帖一笑道：「老膏藥你仔細聽着，今天這些話，你要是又留了個尾巴沒說，最好是快說出來，否則我老西總能費點心力打聽淸楚，到那個時候，我老西若再叫你賣膏藥的混下去，就是你的兒子！」

樂一帖心頭一緊，老西對他太淸楚了，果然猜中他仍然留了一手，可是這一手，樂一帖不能說，祗好咬咬牙裝作若無其事，以不屑理會老西的神色，頭一扭，冷哼了一聲，對無毒丈夫道：「公子若去禁宮，我願意帶路。」

事情一句話作了決定，樂一帖告辭回去，約好二更時候，由老西、無影燕和無毒丈夫找他同進天牢。

樂一帖因爲老西在座，他寧願外邊去晚飯，辭出百順棧，回到慶春堂打個轉兒，就外出進餐。

他去了「西湖春」，一個人竟上了雅座，點了些酒飯菜，大概是碰上老西心裏頭煩，門一關獨喝悶酒。

他登上西湖春，緊跟着一個小伙子也上了西湖春，他在雅座吃喝，小伙子找了個對雅座的座頭，吃喝等待。

這是初更天，小伙子心裏有數，耗吧，二更天前，人家西湖春就收市了，瞧咱們誰能耗過誰去。

× × ×

一條人影，從西湖春後小巷裏一閃不見！

當這條人影遠離西湖春後，噗哧一笑，頭一搖，十分得意的自語道：「笨小子，咱爺們兒二更再會了。」

他人在黑巷之內，自語的話聲雖低，但是十分

淸楚，話罷，又得意的一笑，斜向街右一條歪巷快步而去。

他前脚離開黑巷，老西和無影燕已閃身而出，老西笑對無影燕道：「老膏藥可比孫悟空，會七十二變，可惜他碰上了無毒丈夫這位如來佛，再也逃不出手掌心了。」

無影燕一笑，道：「別追丟了人，快些。」

老西一聲輕嗯，雙雙追下。

前面的這人，正是老膏藥樂一帖，他吃飯是假，借「飯遁」從西湖春後窗溜走去辦事是眞。

不過他的是太也小瞧了無毒丈夫，終於一切全落在無毒丈夫眼中，但他仍未查覺，放步而行。

轉轉彎彎，拐拐轉轉，老西的臂肘一碰無影燕道：「這帖老膏藥不學好竟然跑到花街來了。」

不錯，正是花街，這條胡同，名叫「石頭」，斜斜的，中間還有個小拐彎兒，能拐進另外的各個胡同。

這種胡同，一共有八條，在南城正陽門與和平門外，佔地不下十畝，形如鱆魚，八脚盤絲，密若蛛網！

人行其中，無異置身衆香國的八陣圖內，鶯鶯燕燕，倚門迎笑，生張熟魏皆大歡喜，祗是沒錢不行。

這裏的熱鬧，要直過三更，三更後，識途懂行的老馬，可以在每個院、處、寓的門燈上，分別出其中奧妙，但新手外行就祗有「明兒個請早」了。

樂一帖轉進「石頭胡同」，到了一處最最高等的地方，門前挑着兩盞亮燈，這是有名的好去處，「鑫雅閣！」

此閣的姑娘，絕不會站門倚笑，不但如此，你若不是常常來往的熟客人，想第一次就住下來，那叫辦不到。

樂一帖是熟客人，一進門就被龜奴迎上，樂一帖低語兩句，龜奴一點頭，帶着樂一帖轉向後樓。

適時，無影燕和老西一步一步跨進了鑫雅閣。

有人向前招呼，老西擺手，架子十足，無影燕一生也沒經過這種陣仗，好在老西識途，他樂得一言不發。

老西擺過手，正好聽到後面有人揚喊：「西花樓珍珠姑娘的客。」

話音一落即起，道：「小菊姐，還不快接樂大爺。」

老西瞟了無影燕一眼，大步轉向後樓。

龜奴攔上了他倆，道：「二位爺，請前廳上用茶。」

老西一笑道：「有這規矩，西花樓的客到前廳用茶？」

龜奴一楞，老西接着又道：「樂大爺今夜借西花樓珍珠姑娘那兒，去會好朋友們，我們和樂大爺一道來的，門十碰上了三兩熟友，所以……」

龜奴不再攔了，一躬身道：「小的不知道，兩位爺您多躭待，您老請，請。」

老西一笑，掏出兩銀子往龜奴手裏一放，道：「拿着買壺酒吧。」

說着，和無影燕大搖大擺轉到後面。

無影燕邊走邊笑着說道：「老西，你還眞有一套！」

老西嘻嘻一笑道：「這全是別人那一嗓子幫了忙。」

不錯，後樓那一聲高喊，能聽出三里地去，老西當然正好順着竹竿往上爬，那龜奴焉能不信。

無影燕道：「你又怎會捨得那兩銀子的？」

老西哼了一聲道：「羊毛出在羊身上，本一両利十両，我怕那老膏藥他不乖乖地還我。」

轉過後院，老西眼睛往西花樓一掃，道：「再唬可不靈了，走黑影吧。」

無影燕一點頭，兩個人一閃到了後樓脊上，再一閃，已來到西花樓的後窗外，十分小心的竊聽動靜。

他們來的巧，正趕上談到要緊地方，說話的是位姑娘，聲音嬌甜，但口氣語調却很威凌的道：「是又如何？」

樂一帖答話了，怪，竟是十分恭順的道：「姑娘聖明，這非想辦法不可了，否則二更天到了牢裏，極可能……」

姑娘接口道：「你回去吧，我保證叫他們到不了天牢就是，此處你不准再來，明天去找『解五』，一早去。」

樂一帖道：「姑娘，我怕那無毒丈夫不會放過我去，明天就走的話，不如今夜從天牢回來就走，解五那兒……」

姑娘有了決定，接口道：「好吧，我派人通知解五，你放心大胆的今夜帶他們去天牢，回來以後立刻離京。」

樂一帖咧着嘴嘻嘻一笑，道：「是是，不過……不過……」

姑娘哼了一聲道：「又是要錢，對嗎？」

樂一帖笑着道：「姑娘聖明，我這風險的確冒的太大了，先是宮裏，再是巨靈叟，如今又是無毒丈夫，更加上個要閻王債的老西，一個照顧不了，可現露原形，在姑娘來說，人早送走了當然不怕，可是我……嘿嘿，所以……」

姑娘又哼了一聲道：「要多少？」

樂一帖道：「這是最後的一次了，我連家全得去……」

姑娘沉聲道：「家？你那裏來的家？」

樂一帖道：「那慶春堂和王麻子店，總不能不算我的家吧！」

姑娘怒聲道：「你可眞夠不要臉的了，人家辛苦了半生，你垂手而得，如今竟說是你的家了，可眞難爲你！」

「嘻嘻，」樂一帖一笑道：「姑娘，時候不早了。」

接着傳來姑娘的一聲冷哼，跟着是步聲，挑簾聲，開箱聲，又是挑簾聲，步聲，姑娘話聲起道：「這是明珠二十粒，時價黃金兩萬两，咱們的交易，到此爲止，你聽明白，離京之後，最好恢復你本來的面目，去吧。」

樂一帖這次答話乾脆了，道：「是，告辭。」門聲响，樂一帖走了。

無影燕和老西，這時已雙雙駭然瞪目相對，正要走，珍珠姑娘房中，竟又傳來低沉的話聲道：「宮主，此人貪而無厭，必敗大事，何不除去以絕後患！」

這聲調，是個男人！

接着那姑娘道：「如今不行，要等到今夜他帶無毒丈夫去過天牢後，再暗中動手，這事就交給你辦，多加小心！」

低沉的聲調恭應着，姑娘又道：「你可認識無毒丈夫？」

低沉的聲調道：「屬下不認識他，『天字堂』郭堂主，聽說曾經和他囚事糾纏了好多年，宮主可召郭堂主……」

姑娘接口道：「還不到時候，你可以去了。」

低沉的聲調應了一聲之後，突然說道：「屬下有了一石三鳥的妙策，今夜可以一網打盡他們所有的人！」

姑娘反應十分冷淡，道：「古人言計，一石二鳥已是妙策，你能一石三鳥，實出我意外，說說聽吧。」

低沉的聲音道：「今夜貪鬼帶無毒丈夫等人，去天牢探索眞情，我們若通知錦衣衞，到時候守株待兔……」

姑娘沉聲道：「無毒丈夫人間奇男兒，一條龍，萬里鵬，無影燕，東嶽君和那老西，那位不是人間的大丈夫，你好大的胆量！」

低沉的聲音道：「是是，屬下一時失言。」

「哼！」姑娘怒聲道：「你這主意，祇叫作『搬石來砸自己的脚』，就憑錦衣衞中那些雜碎，能攔住無毒丈夫，你想打落水狗，埋伏奇兵，你可知道，那是『牛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這種倒帮忙的主意，下次少出！」

低沉的聲音變作了唯唯，姑娘接着又道：「去辦你自己的事吧，快！」

人走了，姑娘院中傳來龜奴的吆喝聲：「勝將軍駕到，西花樓珍珠姑娘快接呀！」

嘐！姑娘先推開了窗，聲調變了，變作嬌媚無兩，道：「來啦，小蘭，小菊，喲……我說死丫頭，將軍都到了樓梯口啦，妳們還不掌燈，怎麼伺候的人嘛！」

說着，步聲動，門兒啓，姑娘出了花樓。

老西和無影燕，彼此互望一眼，飛身而去。

樂一帖還得先回西湖春，老西和無影燕很放心，一定會走在樂一帖的前面，先一步把內情告知羣俠。

× × ×

二更了，仍然是一條龍來約樂一帖。

樂一帖換上了一身勁衣，身揹他那把成名天下的「虎撑」，看到一條龍，含笑閃出暗影，道：「他們呢？」

一條龍笑笑道：「他們早去了，在天牢外等我們，咱們兩個是一路，中途還得打個拐，另外招呼個人。」

樂一帖嗯了一聲道：「那就走吧。」

話聲中，他首先邁步，驀覺「玉枕穴」一痛，人事不知。

× × ×

南袁北强，凡是作大生意的，或武林有名的人物，沒有不知道的。

袁家是南幾省的珍寶大王，强家是北五省的第一人物，不論何等珠寶，祇要經過這兩家的手，您就放心的買賣吧，保沒錯失。

據說，南袁和南海一門，有很深的淵源，現在的主人袁子範，就有一身罕絕的南海門奇技，未逢過敵手。

北强的主人强克柔，是少林俗家弟子，沒人見過他動武，但皆深信他那身功力不次於如今的少林掌門。

强克柔七十整，是目下少林門戶掌門人的師兄，這也就是傳說他功力高過少林掌門的原因。

强克柔雖是北强家的主人，但已經很少管事了，在西山上的別莊中住，經年難得進城一次。

城中强府，是大爺强仁作主，强仁在三個月前，赴約南袁家，尚未歸來，由乃子强見性主理內外事務。

是黃昏，一輛雙馬華麗的轎車，停在了「鑫雅

閣」門前，車門開處，走下來了强府的小主人强見性。

他直登西花樓，會見珍珠姑娘。

是今天一大早說好的，强府今夜宴請貴客，請珍珠姑娘勞步移玉，這一趟，別小家子氣提錢，放心吧少不了。

强見性親自來接，這也是珍珠姑娘的面子，她帶着小蘭，由强見性相陪，登上雙馬車到了强府。

馬車直進强府，由箭道轉向後宅，停於花園門外。

小蘭攙着姑娘下車，强見性前導，進了一座玲瓏美奐的小樓，樓上早設筵席，散坐着不少人。

乍進門，四盞晶燈照明下，小蘭首先變了臉色，珍珠姑娘究竟見過世面，示意小蘭不得蠢動，大方的落了座。

來，主人代雙方引見，沒想到，所謂貴客，竟是無毒丈夫，美公子，無影燕，萬里鵬，一條龍，東嶽君和老西！

另外，有把高背的太師椅，背對着姑娘，放置在角落上，椅上坐着有人，是誰却令人難以猜測。

無毒丈夫首先開口，微笑着對珍珠姑娘一禮道：「久慕姑娘大名，今幸相會，足慰生平……」

話沒說完，珍珠已接口道：「這是公子心裏的話？」

無毒丈夫笑道：「姑娘忒急了些，有另外幾句話還沒有說呢，姑娘放着『宮主』的身份不要，賣笑青樓……」

小蘭嬌叱道：「你好狂，敢對我們宮主說這種話！」

珍珠姑娘接話道：「小蘭不可無禮！」

話鋒一頓，轉對無毒丈夫道：「公子既然明知賤妾如今青樓賣笑，却又何必設這圈套呢？」

無毒丈夫道：「南海『珍珠堡』，與在下有些源淵，在明知宮主身份之後，再登西花樓，我將辱人而自辱！」

珍珠姑娘媚眼兒一飛，道：「那現在就不同了嗎？」

無毒丈夫道：「不同，以在下無毒丈夫四字，與珍珠宮主坐談，應是武林中事，絕非兒女間私，姑娘以爲然否？」

珍珠姑娘畧畧一笑道：「好個『武林中事』，公子你擺下了『鴻門筵』，對付一個弱質女子，不嫌小氣些？」

無毒丈夫哈哈一笑道：「珍珠宮主若是弱質女子，則在下應算無用的書生了。」

珍珠姑娘突然問道：「我既然已身入牢籠，那就祇好任憑公子發落，有事敢請快說，有話要問也請早點講吧。」

無毒丈夫一笑道：「痛快，首先請問老神鷹何在？」

珍珠姑娘道：「恐怕人已經到了南海。」

無毒丈夫頷首道：「樂一帖的下落呢？」

珍珠姑娘道：「這可要問公子你了，你們見過面，也談過事，如今他跑沒了影子，公子問我要人，不大應該吧！」

無毒丈夫含笑道說：「姑娘聽錯話了，在下是問，樂一帖何在，並非問那易容爲樂一帖的『金萬両』！」

此言出口，小蘭首先變了臉色，珍珠姑娘也不由黛眉微蹙，老西在旁接了話，嘻嘻一笑道：「姑娘，還記得最近被人訛去二十粒明珠的事嗎？」

珍珠姑娘星眸轉了一個圈，道：「樂一帖和老神鷹在一起……」

無毒丈夫開朗的笑着接話道：「這才對，老神鷹有很重很重的外傷，也許還有內傷，非有位親近並且醫術高明的郞中伴隨不可，否則他很難平安的到達南海。」

話鋒一頓，接着問道：「貴堡擄去老神鷹的原因，姑娘可願相告？」

珍珠姑娘道：「我要說並不知道原因，你能信嗎？」

無毒丈夫搖頭道：「不信。」

珍珠姑娘嬌笑兩聲，道：「那也就只好由公子了。」

無毒丈夫一笑，轉對無影燕道：「燕兄辛苦一次，送個信給巨靈叟，告訴他，那老神鷹是假的，眞的已經送往南海珍珠堡，他若是追的話，可能追上……」

珍珠姑娘霍地站起，手指着無毒丈夫道：「你無恥，你卑鄙！」

無毒丈夫哈哈一笑道：「每一個人有他辦事的方法，在下絕不承認姑娘的謬讚，並且深信姑娘會合作的。」

珍珠姑娘哼了一聲道：「你作夢！」

無毒丈夫聳聳肩膀，又道：「老神鷹和樂一帖既然已被擄走，而姑娘仍然留在京中，並且不惜青樓賣笑使艷名四播，深信必有所謀，所謀之事，姑娘可願一談？」

珍珠姑娘呸了一聲道：「這更是作夢了。」

無毒丈夫神色突然一正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姑娘不說，今夜我不勉强，但是錯過了今夜，請姑娘原有在下不會再存客氣，要出手對付姑娘了。」

小蘭冷哼一聲道：「你眞敢和珍珠堡爲敵？」

珍珠姑娘叱道：「妳少開口，小小的珍珠堡，怎在無毒丈夫的心上，說空話徒惹人笑，還不老實的坐着聽！」

話鋒一頓，嫣然笑對無毒丈夫道：「公子既然說到這裏，我就不多講甚麼了，反正公子知道，我不會在事沒辦好前離開此地的，所以鑫雅閣的西花樓，隨時歡迎光臨！」

老西接了話，道：「怎麼，老西花不起這份錢嗎？」

珍珠姑娘笑道：「只要你不怕連老本都賠進去，在座的羣俠有一位算一位，我都歡迎，這總該沒話說了吧？」

老西還有話，道：「今夜呢？」

珍珠姑娘嬌笑道：「今夜我接了花帖，强公子也付了銀子，沒甚麼好說的了，爺兒們要喝酒，姑娘我就敢斟！」

老西一搖算盤道：「對對，幹甚麼我們說甚麼，沒聽說白花上銀子錢，連邊也沒沾上的事，來，我們喝酒。」

於是酒盞飛佈，酥手添香，雙方果然一收武林中事，小蘭並撥弄弦音，妙歌乘興。

× × ×

太師椅轉對着一盞强燈，椅上昏坐着喬飾樂一帖的金萬兩，老西出手，拍開了金萬兩的啞穴。

金萬兩睜睜眼，趕緊又閉死了。

這大的一間廳房中，就只有兩個人他和老西。

老西嘻嘻一笑道：「我說『一錢如命』的金大爺，你千不該萬不該，不該借用樂一帖這副模樣，因此我只有把你當成樂一帖，淸算一下二十年的本利！」

金萬兩面色慘變：「老西，你胡說些甚麼？」

老西掄圓了右臂，給了他個大巴掌，這一掌，只打得金萬兩口噴腥血，掉落了兩隻大牙！

打過人後的老西，依然是笑嘻嘻地，道：「別生氣，我是打那金萬兩，你現在是樂一帖，所以不必難過，現在我們就開始算算二十年來的舊債。」

話一停，一撥算盤珠道：「爲了救你，我和中原三鬼拚命，受了三處硬傷，我老西放印子錢，向來是大一分，十個月正在本利相同，二十年共二百四十個月，不用複利計算，也够你還的了，這筆債你先還。」說着，老西掏出來一把匕首，雪亮，在金萬兩大腿上一削，削下來一條肉，長半尺，寬三分，足够二兩。

只痛得金萬兩殺猪般的悲號不已，老西却是嘻嘻一笑道：「忍着點，老膏藥，當初三鬼砸我，比這個狠多了，可是我老西連半聲哼唉都沒有，那才英雄！」

嘍！又是一刀，金萬兩受不了啦，哀聲道：「我知道你有話要問，問甚麼我都實話，只請別再拿我當樂一帖，我是金萬兩，樂一帖的師兄。」

老西又給了他個嘴巴子，道：「你明明是長着樂一帖的模樣，竟敢胡說是金萬兩，放屁！」

叭！又一個巴掌，又一口鮮血！

金萬兩悲聲道：「我戴着張人皮面具，你要不信，把面具揭下來就知道我是誰了，我沒放屁，我是金萬兩！」

老西罵道：「你當眞是誰？是金萬兩？」

金萬兩點頭不迭道：「是的，我是金萬兩。」

老西一伸手，從金萬兩脖頸下，揭落了那人皮面具，面具下，露出另一個人模樣，正是一錢如命的金萬兩。

老西一笑道：「姓金的，說老實話，你把樂一帖和老神鷹怎樣啦，我可警告你，有半個虛字，就活剮了你！」

金萬兩到了這個地步，知道若不實說「活罪難挨」，嘆了口氣道：「他們都好好的，被珍珠宮主接走了。」

老西嘻嘻一笑道：「能從頭說，說詳細點？」

在人矮簷下，怎敢不低頭，他從頭說起。

樂一帖曾蒙老神鷹多次救命之恩，江湖詭詐，武林風險，他看開了，遂在京師隱身，開了家慶春堂藥舖。

隔鄰的王麻子，本是刀剪店，就因爲老王麻子說起來是老神鷹的師弟，樂一帖轉彎報恩，膏藥由王麻子店來發售，他這膏藥靈驗如神，於是兩三個月後，無人不知王麻子刀剪店膏藥最好，着實賺了不少錢。

金萬兩，因爲有錢就肯辦事，見錢則開眼，終於遍地仇家，無路可奔，竟賣身投靠到時爲「燕王」的門下。

他易容改名，當了衞士，「燕王」軍興，卒定統一，他在無心中發現師弟樂一帖隱居京師，遂暗中留了心。

老神鷹犯了事，被囚禁天牢，樂一帖雖急欲救人，但却苦無良策，就在這個時候，金萬兩深夜找上了他。

金萬兩並不知道樂一帖和老神鷹的交情，他來找樂一帖竟是要樂一帖給某人施術易容，模樣要像老神鷹！

樂一帖頓時得計，這正是以僞換眞救出老神鷹來的最好辦法，於是樂一帖暗中動手，徵得自願者立即施術。

樂一帖深知金萬兩的爲人，堅決表示，金萬兩若不說出目的及受何人指示，決不代爲施術。

因爲金萬兩雖也是箇中能手，但只限於製造人皮面具，若替活人施術易容，非樂一帖不可。

金萬兩無奈，說了實話，主意是一位親王出的：決策是當今天子承諾，以一名錦衣衞來易容喬作老神鷹。

代價是黃金千兩，金萬兩說好的了，他和樂一帖對分，五與五，至於目的，好像是爲了騙信某一個人，詳情金萬兩一再發誓說，他也弄不淸楚。

樂一帖爲救老神鷹，他答應了，此時，樂一帖秘密施術的第一號假老神鷹，手術已成，但無人知道。

金萬兩在當天深夜，果然帶來了一名錦衣衞，隨行的有位親王，樂一帖那時才知道金萬兩已經投靠官家。

親王曾問樂一帖，手術何日可成，樂一帖回答說六天。

其實，只要四天就可以功德圓滿，多說兩天，他另有用意。

親王等人走後，樂一帖在金萬兩監視及協助下，立即施術，完成了第一步手續，金萬兩又和他作了商量，就這是巨靈叟竟也有個備用的假老神鷹的來源！

於是除了眞老神鷹外，多了三位假老神鷹。

樂一帖心驚此變，又怕夜長夢多，次夜即與第一號假老神鷹，潛入宮禁，換出了眞的老神鷹來。

樂一帖早有安排，把老神鷹藏在老王麻子那「永定門」外的家中，此事眞可謂神不知鬼不覺。

幾天後，巨靈叟和金萬兩，各自在不可能碰頭的情形下，帶走了假老神鷹二及三號，樂一帖也放下懸心。

最後，巨靈叟救了個假老神鷹，以另一名假老神鷹替死，匆匆的和至尊王，血娘子，見我笑夫婦踏上行程。

無毒丈夫事先不知，竟直追不捨，萬幸以兩句閒話，試出其僞，重回京師，我到老西來約晤樂一帖。

可是就在無毒丈夫追躡巨靈叟於海上，一來一回這十幾天內樂一帖和老神鷹已落入珍珠堡手中。

珍珠堡，由宮主親自率十數無敵好手，潛進京師，夜入天牢，找到了第一號的假老神鷹和另外備用的第二號，因之竟不知該救出那個才好，才對。

次日，老神鷹法場就刑，後來的一切，珍珠宮主皆看在眼中，她仔細推斷已有所得，再進禁宮。

第一號因老神鷹業已平安，再加上無法抗拒珍珠堡中的奇特酷刑，供出了樂一帖，珍珠宮主擒獲樂一帖，外搭上了個金萬兩。

金萬兩爲救活命，出賣了樂一帖，把樂一帖囚禁着，他精細的製作了一張活像樂一帖的面具，在靜待發展。

一切沒出意料，老王麻子帶來消息，說老神鷹要見他，由老王麻子帶路，老神鷹和樂一帖全落在珍珠堡之手。

次日，有人押他倆走了，金萬兩由此成了珍珠宮主的同路人，他索興叫金萬兩失了踪，以樂一帖的模樣出進。

不用說，他得到珍珠宮主不少金銀，又因爲他熟悉樂一帖的一切，自然不會現露馬脚，並接收了樂一帖的家當，但他作夢也沒想到，無毒丈夫在發現上當後找上了他，道高於魔，他現了原形。

老西逼出實情，笑了，湊近金萬兩耳邊道：「老小子，實話告訴你吧，我和樂一帖是生死交，玩笑開慣了，你小子乍上來還眞唬住了我，最後仍然露了馬脚！」

金萬兩無話可說，老西嘻嘻兩聲道：「你自己說，我該怎樣發落你才好？」

金萬兩嘆了口氣道：「大概你不會留我活命，我只求死個痛快，其實我並沒作甚麼，殺了我對你們也沒好處！」

老西哦了一聲道：「聽你這個說法，話裏有話，好像是要不殺你的話，我們反而會有好處，你說什好處？」

金萬兩道：「人人都知道『珍珠堡』在南海，可是究竟在南海何處，敢說除了我金萬兩之外，誰也找不到。」

老西面上不帶半絲兒笑容，死板板的活像面對前房之子的晚娘，冷冰冰的哼了一聲道：「拿這個換你的命？」

金萬兩道：「這不敢，螻蟻還貪生不是嗎？」

老西頭一搖道：「辦不到，珍珠堡現在有人在京裏，我們自有辦法叫他們帶路，最好你另外想個交換條件。」

金萬兩突然道：「用珍珠宮主留在京中的目的，來換我這條命行不行？」

老西想了想道：「很難說，你該知道我老西做生意是最現實的了，在不知道這票貨色值不值價以前，無法承諾！」

金萬兩接口道：「我保證一定值價，否則珍珠宮主又怎會守候下去，再說那巨靈叟也不會非救老神鷹不可……」

老西哦了一聲，道：「你是說，他們雙方所謀相同？」

（以下轉入第一六三頁）

精選新派武俠連載

七星堡

慕容美・著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徒烈獲百花教牡丹分壇主捨生救護，暫獲安全，原擬往金庸百花教總壇覓取回春丸以解身中劇毒，但以仍有三月時間，毒始發作，乃改變主意，要先追獲玉面閻羅，取回「先天太極式」，乃改道往長安，僞扮作老人，自稱「天下第一奇人」，誘引玉面閻羅自動現身，又慢慢的一步步引使落入圈套，玉面閻羅果中計，最後被迫往百花教總壇，盜來兩粒回春丸，司徒烈在服下回春丸後，又危言恐嚇玉面閻羅，使他獻出奪去的「先天太極式」秘笈，至是，司徒烈始說明自己就是司徒烈——

智勝羣魔無敵手　誰憐花國斷腸人

天山派出神入化的易容之術，向少人知。遊龍老人天生一表威儀，但在他以眞面目現身七星堡廣場爲少林衆僧解危之前，數十年來，連七星堡主都一直以爲他是位駝背老人，便是一例。

早在他師徒相會於嵩山少林時，司徒烈便從老人那兒得授了這份防身應變之學，洛陽草橋，牛刀小試，他初次扮成一名駝背眇目老者去訪鐵掌孫伯虎，不意事有巧合，冒牌遇上眞貨，結果演出一場「漢中獨目叟」迎戰「長白獨目叟」的精絕劍鬥，丟開鐵掌孫伯虎不說，當時連白夫人母女都沒識破他的眞正身份，自那時候開始，司徒烈對易容之術更有了信心。

之後，他就憑着這份信心，孤軍深入長白。

四馬單槍，外加一身過人的胆勇機智，他週旋於羣魔之間，直將長白武林鬧了個天翻地覆。

結果兵不血刃，一叟二老三神仙，一個個自殘淨盡！

他由於一再的成功，業已悟透易容術的箇中三昧，故所以此番化裝做大漠癩僧的傳人美髯劍客，演來可說毫不費力。

大漠癩僧之後，眞有美髯劍客其人嗎？關於這個問題，老實說一句：祇有天知道！

不過有一點倒是可以確定的，那便是他這個謊局祇要他有興趣繼續下去，永遠也不愁有人拆穿。爲什麼呢？大家都對癩僧知道得很少！

他在快到長安的時候，靈機一動，忽然暗想道：玉面閻羅是個不甘寂寞的傢伙，如果他眞走的這條路，很可能就藏在長安城中。

愈想愈覺有此可能，於是他在化裝完畢之後，立卽到藥舖中買了一瓶雄黃，砒霜，麝香捻合的藥末，與一瓶廉價的解毒丹，一切果如所料，玉面閻羅乖乖地上了鈎，而他一身的百花劇毒，輕而易舉地，至此全部消除！

玉面閻羅做夢也沒想到俗語所說的寃家路狹，竟然狹到這種地步，一聲駭呼之下，欲待奮力抗拒已是不及！

一元指，指風銳嘯着破空而至。

但覺週身驀地一麻，已被彈中腹下太乙氣穴！

司徒烈冷冷一笑，正想先將他的罪狀數說一番，再予處置，星目忽然微一溜動，眉峯不由得一皺。他好像聽到一陣脚步之聲，正由遠而近。

定神側耳聽時，一點不錯，脚步聲及門而止，此刻有個尖而且細的喉嚨在門外先咦了一下，然後遲疑地說道：「老三，你聽到什麼沒有？」

另一個嘶啞的喉嚨接腔道：「好像是老二的聲音。」

緊接着，眼前一暗，殿中已然多了二人。

來人一高一矮，高的粗壯如塔，矮的肥圓似球，來的正是七星首煞「魔心彌陀」跟三煞「橫眉天王」！

見是他們兩個，司徒烈不由得寬心大放。

昔日，當七星堡主在知悉了玉面閻羅自刑堂逃出之後，他曾親見七星堡主像瘋虎似地向他們兩個吼道：「期限三個月，要活的，到期交不出那畜生，你們兩個同罪議處！」

所以一三兩煞現身之後將要怎麼做，司徒烈非常清楚，屈指算來，三月之期差不多也快滿了。

七星堡主言出如律，他如想來個一石三鳥，將七星三煞一網打盡，現在可說是最好的機會。

要殺三人，祇是舉手之勞。

他祇須先將玉面閻羅斃去，不留活口，另外二煞，自然就活不了！

橫眉天王李飛，天生一副火燥性子，進門後口喊一聲：「老二，你害得咱跟老大好苦呀——」伸手便想拏人。

魔心彌陀到底心細得多，當下忙喝道：「且慢，老三！」

別看橫眉天王的個子足有魔心彌陀三個大，說來也怪，他平時心高氣傲，目空一切，天不怕，地不怕，除了師父七星堡主跟總管施師爺二人之外，他還就祇服了一個魔心彌陀，魔心彌陀一聲喝出，橫眉天王立卽應聲縮手。

他緊蹙一雙如刷濃眉，瞪着魔心彌陀，好似甚爲不解。

魔心彌陀止住橫眉天王之後，先朝輭癱在地上的玉面閻羅斜瞥着嘿嘿一笑，然後斂容轉向司徒烈深深一躬，說道：「老前輩如何稱呼？」

這時的司徒烈，在望了兩煞一眼之後，忽然有點不忍起來。

自他認識七星三煞以來，玉面閻羅的種種行爲固屬死有餘辜，而魔心彌陀跟橫眉天王兩煞，却一直沒犯什麼不赦之罪，他如照剛才想的做去，未免有點過份。

於是，他先彈斷玉面閻羅的心經脈，令其成了一名祇能翻眼的活死人之後，才將臉一仰，冷冷地道：「大概還能活上半個月左右，你們要人，現在可以抬他走了！」

兩煞頗感意外地互瞥了一眼，魔心彌陀微微點

頭示意，橫眉天王忙不迭地搶步將玉面閻羅一把抄起，魔心彌陀等橫眉天王將玉面閻羅挾好，這才又向司徒烈恭恭敬敬地施了一躬，然後領着橫眉天王悄然出殿而去。

待兩煞去遠，司徒烈深深噓出一口氣，暗忖道：「這傢伙十惡不赦，讓他再受上半個月的活罪也好。」

他想着，從破爛的蒲團上緩緩立起身來，又盤算道：「據瘋和尚說，先天太極神功練成之後，雖然因了火候關係，一時尚不能强過那些魔頭，但防身自保，已是足够有餘。觀諸目下，一招勾魂不能佔我上風，就是換了七星堡主或者陰陽秀士，大概也奈何我不了了。現在我也沒甚要緊的事，金庸又祇在咫尺之間，我答應過神機怪乞要代他調查龍虎怪乞喪志變節的原因，何不就此前去看看呢？」

一個時辰之後，金庸三清道觀之前，突然出現了一位不速之客。

來的是一位身穿灰色長袍，白髮，黑髯，高鼻，紫臉，眉若臥蠶，目如曉星，神態異常傲慢的偉岸老人。

金黃色的春陽溫暖地照射着。

這時約莫巳末午初光景，一羣衣衫襤褸，但卻一個個目隱神光的叫化們，正三三兩兩地倚在牆腳下埋臉捉虱子。

紫臉老人走向其中一個，停步沉聲問道：「喂，你們敎主在不在？」

被問話的那個中年叫化慢條斯理地抬起臉，朝紫臉老人漠然地打量了一眼，又低下了頭，就好像甚麼也沒聽到一般。

紫臉老人嘿了一聲，又問道：「難道他還沒有從『牡丹分壇』回來嗎？」

中年化子身軀微微一震，但仍沒有開口，紫臉老人冷笑道：「老夫這樣尊敬你們，看來眞是多此一舉——」口中冷笑着，人已大步昂然地逕往觀內走去。

中年叫化跳身而起，脫口喝道：「止步，敎主有客！」

紫臉老人頭也不回地哼道：「能見別人就能見老夫！」

說完冷冷一笑，腳下更是加快，眨眼之間，人已進入觀內。

中年叫化情急之下，一聲斷喝：「你找死——」雙足一點，出右手，駢指如戟，猛往紫臉老人背後「三焦」重穴點去。

紫臉老人好似並未覺察，依然前行如故。

中年叫化雙指堪堪沾上衣邊，老人這才像夏日趕蚊子般地左手反撩，輕輕一拂，中年叫化立如風中落葉，身軀滴溜溜就地一旋，撲通跌倒。

紫臉老人回身用手一指，冷冷說道：「心淨氣躁爲武家大忌，下次用這一招『湘子遞笛』時，切記氣沉下盤，下實上虛，上身要如迎風擺柳，招式可發可收，方合『八仙掌』的要求，知道嗎？」

中年叫化目定口呆，驚愕得不知所措，他訝忖道：這是我們丐幫醉八仙掌法中的要義，這老頭怎如此清楚的呢？

正疑忖間，老人曲指一彈，已解了他的穴道，並揮手冷冷地道：「外邊陽光不錯，還是捉你的虱子去吧！」

中年叫化低頭起身退出，紫臉老人轉身繼續往觀內走去。

三清道觀，在三國末年本是一座冷宮，西晉有個羊皇后，五封五廢，這座冷宮便是那個羊皇后當年被廢時軟禁的地方。

東晉人尚清談，黃老流行一時，冷宮便改成道觀。

由於它是名宮故址，所以規模異常宏大，宮中除了「上清」「玄清」「玉清」三座正殿內，另外尚有三十六座「洞天福地」，百花敎佔作總壇，不是沒有原因的。

三清觀外面仍留着「敕建三清」字樣，但一進觀內，景色全變。

除了前殿尚穿走着數名道僮之外，轉過第一道正殿，立覺香風撲鼻，到處一片鬟影鶯語，美女如雲，幾令人有置身廣寒宮之感。

那些披着各色披風，如穿花蝴蝶的美女們，對紫臉老人的出現，毫無驚奇之色，倒是紫臉老人反顯得有些躑躅起來。

他猶疑了半响，始攔着一名紅衣少女問道：「你們敎主已從潼關回來了嗎？」

紅衣少女朝他上下打量了一眼，用手往後殿指了指，一聲不响地走開了。

紫臉老人皺皺眉頭，繼續向殿後走去，穿過一條短短的廻廊，來至最後一道正殿，目光微掃之下，紫臉老人不由得驀地一怔。

你道紫臉老人看到了些什麼？

原來這第三進正殿上，此刻正有着一個令人怵目驚心的場面。大殿寬廣約十丈，東首的一張太師椅前，正站着那位面如冠玉，唇若塗朱，看上去文質彬彬，似乎祇有三十上下的百花敎主陰陽秀士。

太師椅後，排立着四名絕色少婦，看樣子可能就是春、夏、秋、冬四后。

四后身後，是四名英俊少年，四少年身後則是十餘名錦衣中年壯漢，大概便是「少主」「金蜂」

「銀蝶」之流了。

西首呢？西首也有一張太師椅。

太師椅前，此刻孤零零地祇站着一個人！

但見此人年約八旬左右，披着一襲玄黑色的披風，身軀高大，痲臉，黑皮，濃眉，突睛，貌醜如怪，猙獰有似一尊煞神。

誰？一點不錯，七星堡主冷敬秋！

一邊是金剛怒目，一邊是玉面蒙霜，整座大殿上鴉雀無聲，落針可聞，形勢可說緊張至極。

這一發現，大出紫臉老人意料之外。

他怎麼也沒想到中年叫化口中的客人竟是這麼一位貴客！

不過，現在的情形很明顯，無論在主客那一方來說，紫臉老人的驀然出現，都可說出現得恰是時候。

要是稍遲一步的話，這座大殿恐怕早塌掉一半了！

紫臉老人一怔，七星堡主跟陰陽秀士等人也是一怔，因了這一怔，殿中原先劍拔弩張的氣氛，立時和緩了下來。

紫臉老人輕輕地哼了一聲，負手仰臉，一語不發。

陰陽秀士皺眉側向七星堡主望去，而七星堡主也正皺着眉頭望了過來。兩位巨魔在四目相接之下，不由得同時暗暗訝忖道：「什麼？連你也不知道他是誰？」

這時的大殿中，一片沉寂，除了紫臉老人一人心中既好笑而又緊張外，其餘每個人的心頭，都籠着疑雲一團。

紫臉老人仰臉如故，他表面雖甚鎭定，暗地裏卻在警告自己道：「沉住氣，愈玄秘愈安全，馬腳一露，痲煩就大了！」

兩個巨魔雖然在不斷地交換着迷惑的眼光，但彼此均爲了自己的身份地位，矜持着不搶先開口。

但是，陰陽秀士由於身居地主的關係，僵了片刻之後，不得不跨出半步，拱拱手，緩緩陰聲問道：「尊駕如何稱呼？」

陰陽秀士一開口，所有的目光便都集中紫臉老人身上，但見他隔了好半响之後，這才臉對着殿頂冷冷一笑，說道：「有人說中原武林沒有什麼，老夫現在可眞的相信了！」

陰陽秀士俊臉微微一紅，乾咳了一聲道：「武林浩瀚似海，多的是奇人異士，聽尊駕口氣，好似來自邊遠地區，人非神仙，不才又怎能識遍天下之人？」

紫臉老人嘿了一聲，冷冷笑道：「既然懂得這一點，就不該以第一人自居！」

陰陽秀士俊臉又是一紅，七星堡主的臉色，也有點不甚自然，前者强忍着一股明顯的怒意，接着陰聲問道：「尊駕來此，就是爲了敎訓不才這一點麼？」

紫臉老人仰着臉道：「敎主言重了！」

陰陽秀士有點啼笑皆非地又問道：「尊駕應該知道，這兒是百花敎總壇，不才就是本敎敎主，尊駕既不肯見示俠號，不才也不便相强，但尊駕今天來到敝敎的目的何在，總可說一說罷？」

紫臉老人仰臉如故，冷冷應道：「七星堡主比老夫先來！」

聽了這話，陰陽秀士微微一怔，當下無可奈何地點點頭，淡然一笑，接着便轉向七星堡主道：「也好，咱們就先繼續談談咱們的吧。」

形勢一變，大殿中立又緊張了起來，所有的目光便又注向七星堡主，但七星堡主容得陰陽秀士將話說完，濃眉一豎，突着雙睛怒聲接道：「有什麼好談的？老夫要人！」

陰陽秀士臉色微變，冷冷說道：「堡主既然堅持如故，不才也不妨將不才的意思重覆一遍：人不在，就算人在，不才也無法遵命！」

七星堡主厲聲道：「老夫是誰，你可認清楚點才好！」

陰陽秀士臉一仰，冷冷地道：「應該說堡主對不才認識得太少！」

俗語說得好！話不投機半句多。

形勢演變至此，眼看已無轉圜餘地。殿中氣氛雖然緊張得令人窒息，但此刻的紫臉老人，卻甚爲悠閒地在殿前踱起步來。

他，紫臉老人前刻的心情眞的像他神態那般輕鬆嗎？

恰恰相反！他，紫臉老人，司徒烈，正在迅速地思考着一個問題：讓他們翻臉好呢？抑或爲他們排解好呢？

兩虎相殘，必有一傷，現在的事實很簡單，如聽令兩魔鬥將起來，不論吃虧的是那一個，站在整個武林的立場而言，都是好事。

可是，五月五快到了，岳陽之會是瘋和尚一手安排的，瘋和尚這樣做，必有他的用意，否則的話，以他那一身神鬼莫測的武功，祇要他肯與師父遊龍老人，神機怪丐，追魂怪丐，白夫人，施大哥，以及各派掌門人聯合起來，對付這批巨魔可說是穩佔上風，如非另有隱情，他不是早該這樣做了嗎？

這樣一想，他決定了：不能讓他們打起來！

於是，他暗聚先天太極眞氣輕輕一咳，立有一道無形氣波排蕩而出，整座大殿都被震蕩得一陣微

微顫動。

七星堡主一聲嘿，蓄勢正待出手，這時不由得一愣止步。

陰陽秀士俊臉由白泛青，正準備迎戰，此刻也隨着七星堡主，掉臉朝紫臉老人望了過去。

紫臉老人緩緩走向中央——

他先向七星堡主淡淡一笑，說道：「堡主，老夫想在兩位印證之前先說幾句話，可以嗎？」

七星堡主不置可否地哼了一聲，此魔乃一代梟雄，粗中有細，他雖不服百花教主陰陽秀士，但却不想無端開罪當前這位謎樣的人物。

紫臉老人又望了陰陽秀士一眼，這才臉一仰，微哂着接說道：「『天下第一，唯我獨尊』這八個字，自古以來，也不知毀掉了多少英雄豪傑，巨魔頑兇，過去的過去了，未來的，仍舊有人要來，而那些不能自拔，身不敗不止，名不裂不休的古人今人，差不多什九都是明知故犯，老夫我，便也是其中之一！

「老夫生長關外，於今行年業已八十有五，一生逍遙自在，而今却不辭千里跋涉之勞，來到中原，為的是什麼呢？為的是要爭取『天下第一，唯我獨尊』！

「今天，我們三個，七星堡主你，百花教主他，老夫我，誰也不必瞞誰，我們的想法差不多都一樣：祇有我，才是眞正的武林第一人！

「說開了！這種狂想的本身也無可厚非——雖然它能令人身敗名裂——可是，我們是武人呀，倘無所圖，我們何苦要為一門絕學耗去半生心血和光陰呢？

「吃盡苦中苦，為的要成人上人，不是嗎？

「放眼當今武林，在老夫揷足之前，爭取這武林第一人呼聲最高的，便數目下你們兩位，本來，站在老夫的立場而言，你們的相殘老夫應該非常歡迎才對，可是，那種想法太卑劣，魚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老夫雖有志問鼎中原，但却不願欺心於暗室，這一點，便是老夫現在甘冒大不韙而奉勸兩位的最大原因！

「因此，老夫想提醒兩位一聲，別忘了今年五月五日的岳陽之會！

「今天，你們兩位如果提前動了手，誰贏誰輸，統統沒有好處，這種說法，兩位以為然嗎？

「好了，老夫可以說得更清楚些，兩位請聽清了！

「兩位的成就，據老夫觀測，其間相差極微，誰勝了誰，都必須付出可怕的代價，關於這個老夫縱不說出來，兩位也都明白，而老夫為兩位借籌代謀的尚不止此。

「現在，我們不妨用兩個假定來說明一切。第一個假定：且算堡主得勝。敢先請教堡主一聲：這兒是什麼地方？這兒是百花教的總壇！其次，想請教的便是堡主打敗了的是什麼人呢？不錯，百花教主！

「但是，今天的這場勝負，有誰能為堡主證實呢？

「老夫我，第一個不願作證。因為勝的一方將是老夫未來的重要敵人，讓別人知道老夫打敗的祇是一名受過重創的對手，並不光榮。

「那麼，百花教中的人呢？當然，那就更不可能了！

「好了，堡主事實上打了一次勝仗，但宣傳出去的結果，却很可能被人嗤之以鼻，『有誰見過了？』『胡吹，狂人！』堡主，老夫的話說得過份了嗎？

「現在，讓我再說第二個假定：得勝的是陰陽教主。

「這第二個假定比較容易說明多了，祇須一句話便可說完：因為這兒是百花教的總壇所在地！

「縱然教主係憑眞才實學致勝，但想令人完全相信這一點，可也不易呢！」

聽完紫臉老人這番剖拆，七星堡主跟陰陽秀士全都為之悚然動容，兩魔齊在心底忖道：「這話倒是眞的。」

兩魔之中，七星堡主似較尷尬，紫臉老人目光一溜，微哂又道：「堡主要的人，假如是一名蕭姓小子，可以問老夫！」

兩魔聽了均是一呆，七星堡主回過神來，忙問道：「這位老兄，你，你怎麼說？」

紫臉老人臉一仰，兩眼望天，緩緩說道：「七星堡訂有一種七殺之令，老夫我，東施效顰，也自訂了一種三殺無赦。那三殺呢？第一：言不合老夫之意，殺無赦。第二：行不合老夫之意，殺無赦。第三：凡老夫認為可殺者，殺無赦！」

兩魔又互望了一眼，好似說：乾脆說要殺就殺，豈不更加簡單明瞭？

「中原武林不知有老夫我，但老夫我對中原武林人物却知道得非常清楚，從大有聲望到小有名氣的，巨細無遺。所以說，老夫不但知道中原武林中有座聲威赫赫的七星堡，並且詳知堡中有着『三煞』『七嬌』『十三鷹』！

「那個姓蕭的小子，老夫起初並不知道他是誰，直到剛才他被另外兩個小子向老夫將人要走，老夫始知道他就是貴堡三煞中的玉面閻羅蕭明。」說着，向七星堡主斜目問道：「堡主要找的，可是他嗎？」

兩魔對望着，滿臉既驚且疑之色，七星堡主猶豫地點了一下頭，紫臉老人接下去又解釋道：「那小子五官雖然端正，但雙目閃爍不定，透着一派邪氣：晨間在洛陽附近，他正被一個身穿藍衣褂褲，手執粗短烟筒，兩頰有着兩道八字肉溝，矮而肥，既老且醜，笑起來像鴨子的老傢伙追得上氣不接下氣。」

兩魔幾乎同聲脫口道：「一招勾魂！」

紫臉老人也忙點頭道：「噢，噢，對了，一招勾魂，大概是他。」

陰陽秀士噢了一聲自語道：「怪不得牡丹分壇說他早回來了，而這裏却始終沒見到他人。」

七星堡主却忍不住連忙追問道：「結果呢？」

紫臉老人仰起臉，平淡地說道：「由於老夫看不慣以大欺小，且因自入中原以來尚未跟人交過手，技癢難熬，於是便揷身而上，讓過小的，然後賞了老的一掌，詎知那醜鬼識相得很，一招接實，祇不過吃了一點小虧，吐的血還不到半碗，便立即朝老夫狠狠瞪了一眼，什麼也沒說，掉頭就走，於今想起，猶覺掃興之至。」

兩魔又一次交換着既驚且疑的眼色。紫臉老人頓了頓，接下去繼續說道：「至於那個蕭姓小子，說該死可眞該死，他在老夫打發那老醜鬼之際，大概由於做賊心虛的關係，居然想趁機開溜，老夫不由得勃然大怒，緊追上去，追了約有里許光景，終於將他拏住。」說至此，餘怒未息地哼了一聲，這才又說下去道：「老夫將那小子帶進城中一間舊廟，正待好好地整他一頓，却不想忽於此時自廟外又進來了兩個小子——」

七星堡主迫不及待地忙問道：「來人生做什麼模樣？」

紫臉老人微顯不悅地斜了他一眼，方始接着說道：「一個粗如黑塔，一個肥矮似球，教人看了都有氣！」

七星堡主眨着那雙突睛輕哼了一聲，紫臉老人仰着臉，置若罔聞，這時語氣一變，聲調顯得較為愉快地接下去道：「古人有言：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眞是不錯。那後來的兩個小子，人雖生得不雅，禮貌却是十分週到，尤其那個肥矮如球的小子，自進門之後，便冲着老夫左一躬，右一揖，一口一聲老前輩，喊得必恭必敬，聽起來甜甜蜜蜜，這一下，正好搔着老夫癢處——」

百花教主背後諸人，個個想笑。

紫臉老人陶醉地停了一下，才接說道：「這是老夫生平最大的短處，吃輭不吃硬，經不起別人恭維，這是老夫想殺人時唯一的解方！」

七星堡主忍不住催道：「之後呢？」

紫臉老人點點頭，道：「老夫大樂之下，不由得笑罵道：『肥小子，你打老夫什麼主意？』那肥小子低聲道：『晚輩担心老前輩不答應——』老夫笑罵道：『難道要老夫腦袋不成？』肥小子忙分辯道：『老前輩說笑話了。』老夫道：『那你小子說吧！』肥小子手往蕭姓小子身上一指，不安地道：『他，他是晚輩師弟——』老夫定神將他們三人打量了一番，這才想及他們原來就是傳說中的『七星三煞』。」

七星堡主又催道：「之後呢？」

紫臉老人接着道：「老夫一怔，旋即點點頭，同時說道：『可以是可以，不過老夫不能就這樣放他過去。』肥小子忙道：『老前輩看着辦吧，祇要留他一口氣也就行了。』老夫以為肥小子言下之意是說：『祇要留得一口氣在，咱們師傅是七星堡主，不論傷多重，也不愁治它不好——』老夫當下輕哼一聲，說道：『肥小子就依了你的——』手起處，將蕭姓小子心經脈一起截斷。」

陰陽秀士等人不由得輕聲一啊，道：「那不完了麼？」

七星堡主却點點頭道：「唔，處置很好。」

紫臉老人冷冷地道：「他們三個走了也才不過兩個時辰左右，你堡主如果找的祇是那個小子，還在這兒等什麼呢？」

七星堡主略一躊躇，抬臉朝陰陽秀士狠狠地道：「五月五，希望能够在岳陽見到你——」說着，也不等陰陽秀士有甚表示，披風一撩，大步出殿而去。

陰陽秀士嘿嘿冷笑不已，目送七星堡主去遠後，才向紫臉老人拱手含笑道：「聽了尊駕剛才這番話，小可要向尊駕深致謝意了！」

紫臉老人微微一怔，道：「此話怎講？」

陰陽秀士連忙含笑解釋道：「事情是這樣的，本教潼關『牡丹分壇』，前些日子出了一點小小的意外，本教物色了很久的一名，咳咳，一名很重要的仇人，是的，一名仇人，在捉到手之後，却又被人給救出去了——」

紫臉老人迷惑地道：「難道說是被『一招勾魂』救出去的嗎？」

陰陽秀士點頭道：「一點不錯！」

緊接又說道：「不才正想派人去打聽那老鬼的下落，想不到他已先給尊駕懲治了，聽了這消息，眞令人高興得很。」

紫臉老人輕輕哦了一聲，淡淡地道：「原來如此。」

口裏淡然着，心底下却在好笑，他暗忖道：那個牡丹壇主別的不提，單將責任一古腦兒推在一招勾魂頭上，倒也是好主意呢。

陰陽秀士向後揮手道：「孩子們，排宴！」

然後笑向紫臉老人道：「尊駕肯賞光嗎？」

紫臉老人淡淡地道：「承教主看得起，老夫生受了。」

片刻之後，酒席在大殿上擺開，陰陽秀士四后陪席，四少主斟酒，酒過三巡，紫臉老人自動說明身份，陰陽秀士聽了之後，不由得更爲肅然起敬。

司徒烈態度忽變，是有很多原因的。

他現在不但跟陰陽秀士表示友好，而且還準備在百花教呆一段時間呢！爲什麼？爲了查明丐幫三老之一的龍虎怪乞變節的始末！

他先前故作神秘，不肯道明身份，是顧忌着「七星堡主」跟「大漠癩僧」的師門淵源，他不知道七星堡主對癩僧了解多少，怕露馬脚。

而現在，他告訴陰陽秀士，他姓「余」，名「聖子」，是「大漠異人門下」人稱「美髯劍客」，至於剛才不說的原因，是因爲「有那冷老兒在場的緣故」。他並進一步解釋：「由於冷老兒的老子偸了別人的一元經，師傅在世時，非常瞧他們父子不起，因此吩咐下來，今後永遠不許再跟姓冷的認關係！」

陰陽秀士聽了，大爲傾倒。

爲什麼呢？因爲他尙不知道一元經原來落在七星堡！「其實一元經也沒有什麼。」最後，他淡淡地作結論道：「七星堡主的『陰陽兩儀罡氣』，遊龍老人的『遊龍三式』，劍聖司徒望的『一元劍法』，以及等而下之的少林『十八羅漢手』，丐幫『八仙掌』，師門均備有副册，老夫在練本門『太極神功』之前，均曾涉獵過，教主如有興趣，有空時，彼此研究研究也是不妨。——」

陰陽秀士忙不迭地道：「豈敢，豈敢，余兄多指教！」跟着，慨嘆道：「這樣說來，一招勾魂能逃得一命，也算幸運的了！」

紫臉老人遜讓了幾句，忽又正容道：「老夫今天來此的眞正目的，教主知道否？」

陰陽秀士一怔，顯得有點不安地道：「對了，不才正想請教呢！」

紫臉老人驀地沉聲注目道：「教主，你可知道你的死期已近？」

陰陽秀士一呆，臉色微變，强笑道：「什麼時候？咳，余兄跟不才取笑？」

紫臉老人莊容道：「你以爲是笑話麼？」

陰陽秀士又是一呆，期期地道：「不才實不明白——」

紫臉老人道：「說得明白點，你將死於岳陽，日期便是今年的五月五日！」

陰陽秀士忽然哈哈大笑起來道：「原來是這個？哈哈哈！」

紫臉老人冷冷地道：「笑個痛快罷，等會你就笑不出來了！」

陰陽秀士輕鬆地笑道：「余兄眞會唬人。」

紫臉老人冷冷地道：「如果你避不參加，自然又作別論。」

陰陽秀士陰陰一笑道：「參加了如何？」

紫臉老人冷冷一笑，哼道：「容老夫掃教主的興嗎？」

陰陽秀士微微一笑，道：「願聞其詳——」

紫臉老人注目冷然道：「五月五岳陽之會，將有那些人物參加，教主知道嗎？是日大會的趨勢，教主曾經詳細分析過嗎？嘆，沒有！那就聽老夫現在說給你聽吧！除開老夫不算，那天大會上的主要勢力應該是鼎足而三。

「那是七星堡一派，百花教一派，天山爲首的一派！

「先說七星堡，七星堡主的『陰陽兩儀罡氣』威鎭中原武林數十年，教主一身成就雖不比那老兒遜色，但也祗能說勝負五五，旗鼓相當，恕老夫冒昧，教主敢說一定能强過那老兒嗎？不能吧？當然不能！

「老實說，別說教主不能這樣說，當今之世，如以一對一，誰也不敢自信能在七星堡主之上，這是事實，不容否認！

「教主可以跟七星堡主平分秋色，貴教出色的花后也可跟七嬌分庭抗禮，而貴教中的少主，金蜂，銀蝶，正好對付七星堡中的三煞，十三鷹，以及堡中鷹煞以下的那些得力頭目們——」

陰陽秀士聽得不住點頭地道：「不錯，不錯，情形差不多正是這樣！」

紫臉老人冷冷一笑，忽又沉聲道：「那麼，在這種勢均力敵的情形之下，『鬼見愁』將由誰去對付？」

陰陽秀士一怔，失聲道：「鬼見愁歸依了七星堡？」

紫臉老人哼了一聲，冷笑道：「鬼見愁一個麼？多着呢！」

陰陽秀士又是一怔，連忙問道：「還有些什麼人？」

紫臉老人仰着臉道：「一叟，兩老，三仙，七醜，八怪，這批朋友的份量够不够？」

司徒烈知道，百花教剛自苗疆遷來中原不久，況且長白那段公案到現在尙沒有幾個人知道，是以他敢放心大胆地扯下去！

陰陽秀士聽了，臉色果然大變，他吶吶地道：「前些日子，不才追趕一名冢面怪人至北邙落魂崖頂，見七星堡主跟鬼見愁在一起，心裏就有些奇怪，想不到一叟二老三仙七醜八怪他們也來了，長白黑道上人物，怎會跟七星堡搭上關係的呢？」

紫臉老人冷笑道：「『劍聖司徒望』事件，教主有所耳聞否？」

陰陽秀士抬臉迷惑地問道：「聽說那是一場天火——？」

紫臉老人嘿嘿笑道：「天火？鬼火罷了！」

陰陽秀士吃驚地道：「這怎麼說？」

紫臉老人沉聲道：「老實告訴教主吧，那把火是人放的呢！」

陰陽秀士失聲道：「什麼人？」

紫臉老人冷笑道：「主腦是『七星堡主』，而實際動手的，便是老夫剛才所提到的那批朋友：『一叟二老三神仙，七醜八怪鬼見愁』！」

陰陽秀士大爲駭異地道：「竟有這等事？」

紫臉老人嘿嘿笑道：「他們之間既有這份秘密存在，現在聯合在一起，還值得驚訝嗎？」

陰陽秀士猶疑地道：「七星堡主的爲人我知道，鬼見愁尙有可說，至於像七醜八怪，那批聲名狼藉的人物，他又怎麼肯讓他們公然出現於大會之上呢？」

紫臉老人冷笑着接口道：「危險就危險在這裏了！」

陰陽秀士怔了怔道：「怎麼說？」

紫臉老人冷笑道：「衆所週知，七星堡主的爲人，除了嗜殺外，大體上還算剛正，但一觸及『武林第一人』的問題，便有些不擇手段了，像劍聖事件，便是一例。」

陰陽秀士點點頭道：「劍聖確是勁敵。」

紫臉老人接着冷笑道：「教主猜想的一點也不錯，跟老夫所得到消息完全一樣，那天大會上，七醜八怪他們，將不致公然出現。」

陰陽秀士忙問道：「暗地埋伏？」

紫臉老人搖頭道：「那不是高明手法。」

陰陽秀士遲疑地又道：「那麼他們將預備怎麼做呢？」

紫臉老人嘿了一聲道：「據老夫所知，他們將扮成七星堡主的堡丁，然後在最緊要的關頭，依事先約定的暗號一湧而上！」

陰陽秀士啊了一聲，忽然問道：「這些事余兄怎能知道得這樣淸楚的呢？」

這一問，大出司徒烈意料之外。

他此刻所說的，雖然全是一派瞎話，但由於他編造得合情合理，都可能成爲事實，五月五那天，七星堡主少不得要帶一部份聽差的堡丁去，陰陽秀士不一定見過七醜八怪那批人，當然更不會認識七星堡的堡丁，俗語說得好，疑心生暗鬼，祗要陰陽秀士被說信了，到時候眞的會變假的，假的也可能看成眞的。

可是，他祗顧扯得順口，却忘記了自己目前的身份！

這一問，眞是擊中了他的要害！

是呀！你說你是「大漠聖僧傳人」，又說「這是數十年來初次履及中原」，那麼，你又怎能對這些事知得如此淸楚的呢？

司徒烈，紫臉老人，不由得暗下冷汗直冒，但表面上却冷冷一笑道：「我麼——？」他冷笑着一指自己的鼻尖，麼字的尾音拉得很長，外帶一臉不屑的神情，這顯然是無可奈何的拖延辦法。

現在，他要藉這極短的時間來圓謊。

陰陽秀士點點頭，好似說：是的，你怎知道的呢？

司徒烈此刻腦中亂哄哄的一團，人說情急智生，那畢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般情形之下，都是愈急愈亂。

現在，他祗好再拖一下了，於是，他先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動作很慢，但是，慢雖慢，仍得有個限度。

一口酒的時間過去了！不得不開口的時間已到了！

他心一橫，迅忖道：管它的，索與來個險中弄險，過得了關，過不了關是另一問題，先救燃眉之急要緊。

於是，他嚥一口口水，裝做嚥下餘酒的樣子，緩緩冷笑道：「其實，教主也應該知道才對——」

百花教主爲什麼應該知道？祗有天知道！

這眞是情急亂抓差，他爲了維持局面，不得不作驚人之語，可是這樣一來，頓將問題更形聚於狹義的一點，愈來愈難善後了。

陰陽秀士的驚訝，自在意料之中，他奇怪地忙問道：「不才爲什麼應該知道呢？」

陰陽秀士問得急，在對話習慣上，他必須回答得同樣地迅速才對，於是他索與想也不想地就說道：「教主如說不知道，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陰陽秀士皺着眉頭道：「這話到底怎麼說？」

司徒烈臉一仰，淡淡地道：「因爲老夫也剛知道沒有多久！」

這句話說了等於沒說，仍然空洞異常。

不是嗎？你「美髯劍客」「數十年未至中原」「剛自大漠來」，中原武林最近發生的，你知道得當然不會太久囉！

而且你剛知道的事，別人就必須也知道嗎？

陰陽秀士迷惑得兩眼亂翻，不知道如何置詞才好。

司徒烈想到急處，眞想一脚踢翻桌子，拚個死活算了，但在「現形」之前，他又不太願意這樣做，他不住地暗勸自己：盡人事，聽天命，再掙扎一下吧！

於是，他仰臉如故，又在「不太久」上加强道：「到此刻爲止，尙不足三個時辰！」

陰陽秀士怔了一下，喃喃地道：「余兄到這兒來，都快兩個時辰了，而余兄在來這兒之前，祗跟『一招勾魂』交了一掌，一直就跟『玉面閻羅』在一起——」

司徒烈一聽說玉面閻羅，不禁暗喊道：啊啊，上蒼保佑，我的天啦！

問題解決了！

問題一經解決，心神立卽大定，他不慌不忙地端平視綫，目光一掃陰陽秀士，故作極端不屑地冷冷一笑，反問道：「誰說不是！敎主，現在明白了嗎？」

陰陽秀士不由得愕然失聲道：「什麼？玉面閻羅說出來的？」

紫臉老人冷冷一笑道：「除了七星堡主心愛的弟子，外人又有誰能知道得那樣淸楚？敎主文武雙全，在武林中久負盛譽，今天何竟這樣糊塗了起來呢？」

一打一揉，陰陽秀士感到旣受用，又赧然，訥訥地道：「他旣是七星堡主的心愛弟子，怎會不見容於七星堡中的呢？」

紫臉老人冷冷一笑道：「七星七嬌，美艷如花，而冷老兒爲了爭名釣譽，十天九不在，那蕭姓小子歸附敎主，也已非止一日，連這個敎主也沒看得出來？」

陰陽秀士哦了一聲，不住點頭。

紫臉老人老氣橫秋地哼了一聲，有力地道：「知道嗎，這就是他們師徒成仇的原因！」

陰陽秀士連連點頭道：「噢，噢，原來如此！」緊接着，忽又問道：「那麼剛才余兄怎沒提及這個呢？余兄剛才不是好像說，你正想盤問那小子時，另外兩煞就闖進來了嗎？」

紫臉老人微哂道：「敎主煞也天眞，難道你怪老夫沒說給七星堡主聽麼？不然的話，老夫跟那小子無怨無仇，旣然救了他，又爲什麼要截斷他的心經各脈？」

陰陽秀士不禁皺眉喃喃地道：「那小子他怎始終沒對我說起過？」

紫臉老人微笑道：「敎主疼他麼？」

陰陽秀士忙答道：「五名少主之中，不才最疼的就是他！」

紫臉老人微哂道：「那就對了。」

陰陽秀士詫異地道：「此話怎講？」

紫臉老人淡淡一笑，說道：「他可能以爲敎主根本沒學過『分筋錯骨』手法，而老夫我，憑着兩根指頭，一生中幾乎沒聽過半句假話。」

陰陽秀士恍然大悟，不由得恨聲道：「小囚徒好可惡！」

紫臉老人睨視而笑道：「俗語說得好！眼斜心不正，那小子一雙眼神始終閃爍不定，敎主自己看錯了人，於他何尤？」

陰陽秀士那張紅白分明的俊臉微微一紅，顯得又是懊惱，又是慚愧，嗒然無語了好半晌，這才又搭訕着說道：「那麼，以天山派爲首的一方又如何呢？」

紫臉老人乾咳一聲，仰臉道：「這一派說起來就更可慮了！」

陰陽秀士忙問道：「何以見得？」

紫臉老人目注對方，沉聲道：「『七星堡主』『天山遊龍』『劍聖司徒望』等三位，被武林道上合稱爲『武林三奇』，就因爲他們武功造詣不相上下，故聲譽始終都在伯仲之間。而『七星堡主』的字號較响，『劍聖司徒望』始終令人念念不忘的原因，前者得力於一個『狂』字，後者則成功於一個『玄』字，但是，話雖如此，可有誰敢說：『天山遊龍』的『遊龍三式』，眞的會遜色於『七星堡主』的『陰陽罡氣』，或是『劍聖司徒望』的『一元劍法』嗎？」

陰陽秀士由衷點頭答道：「這倒是事實。」

紫臉老人接着說道：「『少林』，『武當』，『北邙』，『華山』，『崑崙』，『青城』，『峨嵋』等八派掌門人，會比『百花敎』的『花后』『少主』，或者『七星堡』的『三煞』『七嬌』差勁嗎？至於『少林紅衣八僧』，『崑崙三鷹』，『北邙雙雄』諸人，比之『百花敎』的『金蜂銀蝶』以及『七星堡』的『十三鷹』又如何？」

陰陽秀士坦然直承道：「應該强些。」

紫臉老人音調一沉，緊接着道：「『一叟二老三神仙』，『七醜八怪鬼見愁』，這些滿身血腥的魔頭們，如對『百花敎』而言，無可諱言的，自是一種莫大的威脅，但如果拿來跟『劍聖師徒』一比，他們又算什麼東西？」

陰陽秀士失聲道：「『劍聖師徒』？」

紫臉老人眸凝精光，注目沉聲道：「聽說過『七星堡』的那位『施姓總管』嗎？」

陰陽秀士怔了怔，連忙問道：「就是那位曾在黃山天都峯，獨力殲除『邛崍雙怪』，跟『青城五兇』，一夜之間，名滿天下的『魔魔儒俠』施青天麼？」

紫臉老人點點頭，沉聲道：「是的，他便是『劍聖之徒』！」

陰陽秀士愕然良久，遲疑地道：「怪不得——」緊接着，忽又問道：「劍聖不是沒有傳人嗎？余兄又從什麼地方得知此一秘密的呢？」

紫臉老人肅容道：「姓施的本人！」

陰陽秀士詫異地道：「什麼時候？」

紫臉老人道：「很多年了。」追憶了一下，又道：「那一年，他跟老夫不期而遇，老夫先救了他一命，之後他也爲老夫解決了幾件困難，他可算得上是老夫唯一的一位朋友。」

陰陽秀士似解非解地點點頭，又問道：「那麼『劍聖』呢？」

紫臉老人仰起臉說道：「可能這次大會主持人便是他！」

陰陽秀士忙接道：「瘋和尙就是劍聖？」

紫臉老人仰着臉道：「大家都這麼說。」

陰陽秀士忽然微微一笑道：「假如『瘋和尙』就是『劍聖司徒望』的話，除開余兄不說，不才對這次的岳陽之會就更具信心了！」

紫臉老人望着他道：「敎主這話怎麼解釋？」

陰陽秀士又是微微一笑，傲然說道：「那次就跟余兄今晨對付『一招勾魂』的情形差不多，祗不過他那次傷得比『一招勾魂』輕微一些罷了。」

紫臉老人暗罵道：「瘋大師一身武學在天人之間，他就算輸過你一招半式，也必另有用意，你這色魔還在做夢呢！」

表面上却敷衍道：「這麼說來，老夫可放心不少了。」

陰陽秀士笑意一歛，忽然皺眉道：「現在的問題不是一對一，若照余兄剛才的分析看來，這次岳陽之會，可還眞有不少麻煩呢！」

紫臉老人沉聲接道：「敎主現在明白了嗎？它便是老夫今天來這兒的原因！」

陰陽秀士神色一動，連忙問道：「以余兄高見如何？」

紫臉老人臉色一整，肅容道：「俗語說得好：人不爲己，天誅地滅。不瞞你敎主老弟說，老夫今天到這兒來，一方面可算是爲了貴敎，另一方面也實是爲了自己。縱觀目前大勢，咱們之間若是各自爲敵的話，彼此均將屬於最弱的一環。貴敎處境，老夫剛才已經說得非常明白，而老夫我，雖一直沒將『三奇』放在眼裏，但思忖再三，終覺衆寡懸殊，孤掌難鳴，於是，老夫忽生奇想，心忖：假如老夫跟百花敎主聯合起來，又如何呢？」

陰陽秀士忙接道：「整個改觀！」

紫臉老人哼了一聲，道：「改觀？可說是操定勝券！」

陰陽秀士容顏煥發，紫臉老人傲然接道：「『七星堡主』『天山遊龍』以及敎主老弟你，這原先的三方主腦，可說軒輊難分，勢均力敵，但『百花敎』比『七星堡』少了一位『鬼見愁』，比『天山派』方面少了『劍聖師徒』，但如有了老夫加入，咱們還少什麼？足够而有餘！」

陰陽秀士激動而不安地道：「咱們這一方面當然以余兄爲主。」

紫臉老人大搖其頭，漫聲道：「敎主老弟，你錯了！」

陰陽秀士不安地望着紫臉老人，紫臉老人目光豪然一溜，然後接上對方的目光道：「你老弟，身爲一敎之主，岳陽爭名係爲百花敎建立百年基礎，而老夫爲了什麼呢？說來簡單得很，祗要讓中原武林知道『三奇並算不了什麼，大漠美髯劍客才眞了不起』也就够了！」

陰陽秀士感動得臉色發白，忽探手懷中取出一隻錦盒，雙手端放紫臉老人面前，手一指，激動地說道：「不成意思，余兄，您先收下吧。」

紫臉老人側目淡淡地一笑道：「裏面是什麼東西？」

四后，四少主，一致面現羨慕之色，陰陽秀士激動地道：「裏面有兩塊牌子，一塊玉牌，一塊金牌，玉牌是『百花令』，金牌是『逍遙令』，持前者百花聽使，持後者，百花任幸——」

紫臉老人乾咳了一聲，陰陽秀士緊接着又道：「小弟事忙，或許不克終日伺候余兄，從現在起，余兄自由行動好了，敎中有的是玲巧花女，各人眼光不同，余兄還是自己選擇吧。」

紫臉老人又乾咳了一下道：「蒙老弟錯愛，老夫恭敬不如從命了。」說着，落落大方地取過錦盒納入懷中，然後抬臉正容道：「關於三奇的絕學，如『陰陽罡氣』『遊龍三式』『一元劍法』等，老夫均稍有研究，尤其對威力渾雄的『遊龍三式』和變化精奧的『一元劍法』，更具心得，老弟如有興趣，愚兄隨時願意——」

陰陽秀士順口應道：「是的，是的。」

紫臉老人臉色驀地一整，義正詞嚴地道：「兵法

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現在是三月，相距五月五說久也沒多久了，老弟的一身成就，愚兄自是非常清楚，但三奇究非浪得虛名之輩，他們的長處，咱們如能事先有個了解，不也多添幾分制勝的把握麼？」

陰陽秀士聽了，不由得肅然起敬，連忙欠身答道：「余兄說得是，來日定當請教。」一面說着，一面吩咐四后斟酒，賓主感情，至此愈見融洽，紫臉老人也逐漸風趣起來。

他喝了一口酒之後，忽然笑向陰陽秀士道：「貴敎既以百花爲名，花名譜可得一閱否？」

陰陽秀士連忙說道：「有，不才馬上着人進去取來。」

偏臉一抬下巴，一名少主躬身退去。

不消片刻，那名少主已去而復回，取來一本泥金名冊，紫臉老人接過，細細看了一遍，微笑着搖搖頭，沒說什麼。

陰陽秀士不安地問道：「什麼地方余兄看不順眼麼？」

紫臉老人捋髯微笑道：「花有花格，亦如人格一樣，貴敎雖然百花俱備，但於花序的排列，以及花等的劃分，却似乎有點雜亂無章呢。」

陰陽秀士哦了一聲，忙笑道：「想不到余兄還是個雅人，何處不妥，余兄快請指正。」

紫臉老人捋髯微笑道：「宋人曾端伯說，花有十友；荼蘼韻友，茉莉雅友，瑞香殊友，荷花靜友，桂花仙友，海棠名友，花菊桂友，芍藥艷友，梅花淸友，梔寸禪友，有張敏叔者，則稱花有十二客；牡丹貴客，梅花淸客，菊花壽客，瑞香佳客，丁香素客，蘭花幽客，蓮花靜容，荼蘼雅客，薔薇野客，茉莉遠客，芍藥近客！」

陰陽秀士輕輕一哦道：「余兄好博學也！」

四后少主也都爲之入神起來。

紫臉老人頓了頓，用手一指百花名冊繼續說道：『玫瑰』多刺，本屬野生，『十友』及『十二客』中，前人均未論及，足見其非名花，蓋可想見，而貴敎却派爲一座分壇之主，此甚不當。其次『荼蘼』『茉莉』『瑞香』『丁香』『桂花』『菊花』等等，均屬名花之一，而貴敎反列一般花女，尤令人有不平之感！」

陰陽秀士臉上容光煥發，連連點頭，大爲嘆服地說道：「關於這個，有空時，一定煩請余兄一一訂正。」

紫臉老人漫不經意地又道：「香正色雅，此爲『梔子』得列『禪友』之因，而貴敎却註明其爲『司藥花令』，也未免有點辜負名花。」

四少主忽然掩口輕笑起來。

紫臉老人一瞪眼，似要發作，陰陽秀士連忙陪笑解釋道：「『梔寸』被古人稱爲『禪友』，倒是恰當得很，那丫頭文武兼能，爲百花中[illegible]交者，祗是姿色稍差，小弟因她做事負責而心細，所以派在藥庫重地，名位雖低，職掌却相當重要呢！」

紫臉老人仰臉道：「愚兄一生就祇對梔子花存有好感。」

四后也忍不住抿嘴輕笑起來，陰陽秀士朝四后狠瞪一眼，一面忙朝紫臉老人亂以他語道：「花與人，究有小別，本敎取色重於取才，花名的分派，也因小弟對此道所知有限，是以尙多瑕疵，余兄對梔子花有好感的話，以後換個人也就是了。」

紫臉老人張目詫異地道：「古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現在的梔子花既然文武兼才，做事又負責而心細，還換她作甚？」

陰陽秀士忍笑低聲道：「什麼時候見了她本人，余兄就知道了。」

司徒烈暗忖，玉面閻羅形容的大概沒錯，司藥的那個梔子花女，可能難看得相當可以呢！

他證實了這一點之後，正欲轉過話題時，殿外忽然匆匆走入一人。

但見此人年約五旬上下，一身破衣，短髭方口，神態威猛，神色却透着幾分憔悴，見面之下，司徒烈心頭一跳，已自猜出來人是誰。

但他爲了維持身份，雖想多看幾眼，却仍不得不傲然仰着臉。

來人入殿，先朝陰陽秀士深深一躬，正待啓口報告什麼時，陰陽秀士却瞟了他一眼之後，揮揮手道：「後邊去梳理一下，出來喝酒時再說吧。」

那人走後，紫臉老人方放平視線，不在意地問道：「剛才那人是誰？」

陰陽秀士放下杯子，笑答道：「是本敎的『花相』。」

紫臉老人不解地道：「『花相』？」

陰陽秀士解釋道：「『花相』者，『花國』之『相』也。在本敎來說，他可算是一人之下，千人之上，地位僅次於小弟而已。」

紫臉老人故意失驚道：「此人什麼來歷？」

陰陽秀士得意地說道：「此人麼？可大有來頭呢！他姓吳，名上威，外號龍虎怪乞，是中原丐帮三老之一，在中原武林來說，聲望祇比三奇稍遜一籌。」

紫臉老人連連噢道：「對，對，龍虎怪乞吳上威，跟追魂怪乞及神機怪乞合稱丐帮三老，現掌丐帮關洛分舵主是不是？」

陰陽秀士微笑道：「以前是的，現在他已是本

敎花相了。」

紫臉老人想了一下，道：「那麼，那些丐帮弟子呢？」

陰陽秀士微微一笑道：「按各人的能力以及原先在丐帮中的地位，分列爲本敎『護花使者』，以及『花督』『花巡』『花奴』不等！」

紫臉老人忽然皺眉問道：「姓吳的何德何能，竟被老弟如此看重？」

陰陽秀士奸險地笑了一笑道：「說起來，有好幾種原因：第一、小弟看中了這兒的地盤。第二、丐帮關洛舵頗有幾分實力，他平日很得下屬信仰，給以高位，餘人容易歸心。第三、他本人在武功方面的成就也不錯，剛才余兄提及的那批長白黑道人物，鬼見愁不說，其餘的七醜八怪之流，當還不足與他相提並論。」

紫臉老人接着又問道：「別的還有沒有什麼長處？」

陰陽秀士想了一下道：「除了這些而外，別的好像也沒有什麼了，關於文事方面，別看他外表一副粗相，棋却下得相當不錯呢。」

紫臉老人忙追問道：「他會下棋？」

陰陽秀士微笑道：「本敎數百人中，就祇司藥的梔子花令堪與頡頏。」

紫臉老人微微一怔，好似忽然有了什麼感觸，陰陽秀士見了，也不禁爲之一怔，忙又說道：「余兄怎樣了？」

紫臉老人啊得一聲，有點失笑地道：「沒有什麼，愚兄大概喜極忘形啦！」

陰陽秀士怔道：「此話怎說？」

紫臉老人捋髯微微一笑道：「寡人有疾，寡人好棋！」

說罷哈哈大笑，陰陽秀士也不由得跟着笑了起來。

就在這個時候，那位令司徒烈專程前來的龍虎怪乞吳上威又出來了，陰陽秀士一面命少主們爲他添擺杯箸，一面引見紫臉老人道：「吳相，快見過奇人，這位便是『大癲聖僧』門下，『美髯劍客余聖子』『余老前輩』！」

龍虎怪乞口中道着久仰，神色却甚淡漠。紫臉老人則祇輕輕哼了一聲。

天色，漸漸地黑下來，由於龍虎怪乞的落落寡歡，除了報告陰陽秀士一些敎中業務外，半句話也沒多說，因此沒有多久便自散席。

散席起身時陰陽秀士先朝龍虎怪乞命令式地瞥了一眼，然後方掉過臉來，笑向紫臉老人道：「余兄宿處，已有安排，你們先去殺兩局如何？」

聽到下棋，紫臉老人的精神似乎突然振作起來，他偏臉向龍虎怪乞說道：「這位吳老弟意下如何呢？」

龍虎怪乞勉强地笑了笑，道：「前輩寵召，當然奉陪。」

四名花女掌燈，將兩人導至偏殿一座雲房之中，細點，香茗，棋盤，棋子等擺妥後，兩人相讓入局。

紫臉老人抬臉向四花女吩咐道：「你們都出去，下完棋再喊你們。」

四女退去後，紫臉老人見龍虎怪乞已將一盒黑子取去，知道對方有意尊重自己，便也不再客氣，拈起了一枚白子，笑道：「那麼，老弟就請落子了吧！」

一盤結束，白棋贏了，那就是說，紫臉老人贏了。

這是一盤非常奇怪的棋，一開始，龍虎怪乞的棋勢一路領先，中局之後，兩條大龍正在絞殺時，龍虎怪乞不知道爲了什麼，忽然改投在他處，棄龍不顧，紫臉老人一子定天下，不由得微微一笑道：「你陷入『重圍』，『死期』已近，老弟，你知道嗎？」

龍虎怪乞漫聲應道：「我知道。」

紫臉老人注目道：「一以貫之，棋理也是一樣，這便是『中途變節』的後果，你既然知道利害，爲什麼要這樣下的呢？」

龍虎怪乞眼對棋盤說道：「知道時，已經太遲了！」

紫臉老人一面伸手欲撥亂棋子，一面低低地說道：「勝敗乃兵家常事，人非聖賢，誰也難免沒有『失誤』，『回頭』重來過吧？」

龍虎怪乞用手一攔，搖搖頭道：「不，讓它繼續下去——」

紫臉老人注目沉聲又道：「繼續下去？繼續下去是『死路』一條，你看不出來嗎？」

龍虎怪乞打出一手，淡淡地道：「是的，我知道！」

紫臉老人皺眉道：「我却不懂。」

龍虎怪乞淡淡地又道：「俗云：『一着錯，滿盤輸』這兩句話，道理雖然不錯，但另有一句俗語說得好：『螻蟻尙且貪生，何況乎人』？這便是在下堅持下去的原因，大勢儘管無望，但在終局之前，多少總還有點希望，不是嗎？」

紫臉老人心頭微微一動，眼光一掠，見左右無人，忽然低聲問道：「老弟的棋下得並不好，好似學會還沒有多久，而敎主剛才說司藥花女也會棋，難道你爲了有機會接近她，才開始學的嗎？」

龍虎怪乞猛然抬臉，臉色全變了！

但是，目光至處，他的臉色又慢慢緩和了下來，而最後又將臉色一低，兩滴眼淚悄然滴落棋盤。

爲什麼呢？他看到一樣東西！

一面鐫有葫蘆的紫金牌，丐帮三老之一，神機怪乞的「神機令竹」！

紫臉老人着急地低聲催促道：「是這樣的嗎？說呀！」

龍虎怪乞顫聲喃喃地道：「她太醜了，平常沒人理會她，她祗有藉棋琴自娛，但不可一人獨彈，棋却必須二人對下，我挖空心思接近她，但結果仍然大失所望！」

紫臉老人忙道：「你服的藥叫甚麼名字？」

龍虎怪乞恨聲道：「『柔腸寸斷』。」

紫臉老人意外地道：「你說什麼？」

龍虎怪乞咬牙道：「服過那種藥後，恨不得，急不得，氣不得，否則難受無比，即令心平氣和，人如行屍走肉，每隔一月，仍須服用緩和劑一帖，方能保得殘命。」

勉強說完，額汗已如豆粒般滾滾而下。

「鎭定——」紫臉老人低喝一聲，以一指將太極眞氣傳入對方腕間「曲池」，同時更忙問道：「解藥何名？」

「『相思豆』？」

「解藥不在那司藥花女身上呢？抑或她不敢做主？」

「不在她身上，但她知道藏放地點。」

「好了，交給我來辦吧。」

「你有什麼法子？」

紫臉老人微微一笑沉着聲道：「那個，你就不用管了——」

（未完待續）

無毒丈夫

·本文承自第一五〇頁·

金萬兩道：「不錯，完全是爲了一件事，一個人！」老西霎霎眼道：「講吧，講完了我自會定個價錢。」

金萬兩嘿嘿地一笑道：「多原諒，非先承諾不可。」老西一聳肩頭道：「金萬兩，我老西給你面，你若是非不要面不可，那也隨你，一具死屍，恐怕不會值錢。」

金萬兩眼珠一轉，道：「能請無毒丈夫來一談麼？」老西搖搖頭道：「恐怕不行，他正忙着。」

金萬兩道：「我又餓又渴，請解開雙手穴道，讓我吃點喝點，然後再談正經事如何？你總不會怕我逃掉吧？」

老西一笑，出手拍開了金萬兩的雙臂穴道，把太師椅一轉，向前猛一推動，太師椅滑到了席前。

一桌酒筵，早已吃殘，但殘酒剩菜還不少，整整餓了一天的金萬兩，那管這些，狼吞虎嚥大吃大喝起來。老西突地攔住了他，說道：「够了，談正經的吧！」

金萬兩苦笑一聲道：「管飯不飽，不如不管，行個好，讓我吃飽了再談，我也想開了，凡是知道的全都說。」

老西一笑道：「先說一句要緊的話。」

金萬兩想了想：「史劍豪，人稱『仁義大先生』，武林人尊他爲『天下第一劍』，此人是武林三友的老大……」

老西嘻嘻兩聲道：「你是在背『百家姓』？」

金萬兩道：「不，珍珠堡和巨靈叟，兩方的人物都是爲此人來的，此人似乎突然失了踪，有人說他來到京……」

老西接口道：「有人說他來京中，見過了老神鷹？」

金萬兩噝牙一笑道：「沒話說，舉一反三，我服了！」

老西猛地一拍金萬兩肩頭道：「你放心的吃，我去去就來，可別打歪主意，否則我可救不了妳，明白？」

金萬兩道：「你放心，珍珠宮主認爲我洩了她的底，巨靈叟若知道受騙也準恨我，我早就無路可逃了！」

老西一笑不再理會金萬兩，推開門大步去了。

老西剛走，人影一閃，金萬兩面前多了個人，金萬兩一見此人，面色慘變手中酒盞也墜落地上。

這人身量高大，赫然正是巨靈叟！

巨靈叟冷冷一笑，道：「我把你這個一錢如命的狗種，把你當成樂一帖，是我瞎了眼，不過你胆敢欺矇哄騙我，是你瞎了眼，我瞎眼空耗時日，你眼瞎了却賠上性命……」

金萬兩顫抖着說道：「我……我……我能帶你去珍珠堡，只要……只要不殺我……」

巨靈叟冷哼一聲道：「老夫會生擒那珍珠宮主，交換老神鷹和樂一帖，不必非去珍珠堡不可！」

金萬兩聽言知意，才待高呼救命，一支牙筷已穿透他的咽喉，把他釘在太師椅上，巨靈叟身形一幌而去。

老西回來了，後面還跟着一條龍，鵰燕雙俠和無毒丈夫，老西一進門，就笑嘻嘻地說道：「老小子，你的命大，死不了……呀！他死了！」

死了，都發現金萬兩死了。

（未完待續）